不讓青春等閒過

——99年臺大國文課程創作文集

序文

說起大一國文，是臺大中文系全體教師最甜蜜的負荷，也是許多臺大學生在大學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課程。透過文學思想的陶冶涵養與文字創作所觸發的師生之間的心靈交流，使這門課不只是學術知識上的授業解惑，更洋溢著人性的溫暖情誼。爲了讓這樣一門名爲共同科目，實際上卻性質特殊的課程在傳遞文化經典薪火的同時，也能成爲同學們生命中精彩動人的篇章，大一國文教學委員會持續推動提升教學品質計畫，每學期由各班國文教師甄選推薦優良作品，此外又架設「大一國文暨經典閱讀網站」，作爲學生自由討論和互相觀摩的學習空間，並針對表現優良和積極參與網站活動的學生給予嘉獎。今年，委員會決議爲各班獲選的優良作品編輯文集，並將電子檔案分送得獎同學以資鼓勵，這兩三百頁的內容，不僅是杜鵑花城風華正茂的忠實記錄，也包含了我們對各位同學在文學路上繼續勇往邁進的期許之心。

本文集的內容依照文體分類，包括詩、散文、書信、小說、改寫、論說與心得等六部分，其中收錄的百餘篇作品主題紛雜、文體各異，可謂洋洋大觀，由此可見識到各班國文教師多元開放的教學內容及別出心裁的作業題目，相信對於臺大師生們將來的創作或教學都深具啓發性。在文集中，我們看見大一新鮮人生活的種種衝擊，漂泊異鄉的遊子心聲，青春的無悔告白，生離死別的迷惘悲傷，也有古典文學的傳承與轉化，聆聽演講、觀賞電影的思想啓迪，對於社會現象的理性批判，以及文學作品的賞析論述，每一篇都是同學們以心血灌注而成，字裡行間跳躍的是一顆顆年輕善感而誠摯的心，在人際關係日益冰冷疏離的現代社會中，面對這樣一部文集，教人怎能不爲之動容？願您在閱讀之餘，能和我們一樣，由衷爲這些文采斐然的作品喝采，也能重新回味您生命中曾經走過的青春歲月，看見一切的美好都未曾遠去。

大一國文教學委員會 敬啓

目錄

輯一：詩

贈柳	詹逸傑	1
假日值西藏暴動禁出校偶得	吳岱蓉	2
改天見	周孟葶	3
我獨南行	羅毅庭	4
創作——詩歌兩首	王靖堯	7
愁・思	林琬瑜	9
純真十一歲	朱俊穎	11

輯二：散文

缺了角的青春	王嚴徵	12
青春記事	李　靜	16
青春悄然滑落	孫秉恩	17
我的幸福時光	陳竹君	19
幸福時光	梁晏慈	21
曾經，走過那片海	莊宇勛	23
一次難忘的經驗——身爲從前的我	顏宗義	25
快車	李旭晴	27
蛻變之秋	黃瀚嶙	28
蛻變	謝欣穎	29
失重	葉維佳	31
最真實的夢	侯宗誠	33
抽一根鄉愁	羅寬愉	35
離家	陳源青	37
我只想說	邱嘉寧	38
我的土丁桂	曾培琪	40
重訪美濃	傅遠辰	42
臺大初體驗	胡宗維	45
遺憾	黃欣媚	47
一段難忘的經驗——巴黎罪愆	童詠瑋	48
去，回	封昀翰	50
遺忘的將軍	林傑民	52

月下的心弦	池永嘉	53
海潮	韓詠釧	59
成長與遺忘	蔡興水	63
雨・語	蔡宜雯	64
腳步	林于軒	66
摽有梅	吳典融	68
彩色大學	陳怡璋	69
臺灣印象	曾　貞	71
影響我最深的一個人	王新儀	73
影響我最深的一場衝突	張雅喻	74
影響我最深的一場車禍	李　湄	75
廣告	陳柏豪	77
廣告的味道	陳仰恩	78
遇見	楊植斗	79
遇見	趙祐萱	81
遇見	張乃文	83
一日午後於臺大農場	王奎嵐	85
傘與咖啡	甘睿涵	86
遊走於陌異的城市	王雅芬	88
隱喻	曾天倪	90
驚險	薛霈霈	91
戀物癖	邱如奕	93
相信與懷疑	鄭存雅	94
光明的日子	徐煥文	96
滿月有感	苟宣第	99
椰林大道下	曾桓鈺	100
古典小說與我	蘇浩德	101
狗・家人	謝　嘉	102
我的記憶和記憶的弔詭	許如星	103
因爲恐懼成長了	高洁茜	104
樓廊獨語	侯廷璋	106
場隅感遊	葉凱爾	107
我的大學初體驗	廖敬而	108

輯三：書信

書信	張瑋珊	110
書信	譚允維	116

書信　劉致鈞　119
書信　陳昱光　123
給二阿姨的一封信　何雪菁　127
給你的一封信　張碧娟　129

輯四：小說

背對家的方向　陳　瑋　131
雞叫　張　峰　133
自體傳小說——搬離森林的小草　黃思婷　135
逆風　沈君宜　138
擊鼓　江奕賢　146
記・憶　吳綿綿　150
同情。心　魏翎傑　151
雲彼端的風箏・如你　洪于婷　153
蒲公英　李亞霖　157
關雎　李俊介　159
《詩經》下的愛情故事　林玳君　160

輯五：改寫

長安心事　周耀光　162
長安心事　吳如雅　164
長安心事　陳彥伸　166
長安心事　吳宗祐　168
漢水之濱　來宥丞　169

輯六：論說與心得

自律與他律　葉　晴　172
自律與他律　吳孟容　173
儒家思想之於現代社會的利與弊－倫理　王國展　174
儒家思想之於現代社會的利與弊－談儒者　謝沛峰　175
命運史詩——我們對命運觀的演進與蛻變　陳駿國　176
面目　張乃文　178
美食的意義　吳楚琳　180
電影：《我和我的小鬼們》心得　戴定皇　181
電影：《我和我的小鬼們》心得　鄭又欣　182

評電影：《我和我的小鬼們》 張華安 184
電影：《兒子的大玩偶》心得 梁文傑 185
赫塞《流浪者之歌》讀後心得 吳　璠 187
《父與子》心得 黃翔致 190
罪狀——誘惑者日記閱讀心得 左　祺 194
瘟疫隨想 劉承翰 200
選讀《商業週刊》閱讀心得 游沅叡 204
選讀王士銓教授發表文章閱讀心得 林玥妘 206
選讀《Cheers 快樂工作人》閱讀心得 張菁育 209
選讀《康健雜誌》閱讀心得 周資傑 213
魯迅的嚴厲與溫存－由「鐵屋子」與
「路」的隱喻探究魯迅的批判思維 曾則恩 217

從毀滅與偶然中擁抱美好探索「封鎖」和
「戰爭」在張愛玲所著之〈封鎖〉與〈傾城之戀〉
中的意義 趙祥亨 222

封鎖與戰爭構築的愛情 張意鈞 226
紅樓夢人物比較——襲人與晴雯的個性 汪玟儀 229
賢襲人 V.S 勇晴雯 阮越琪 231

授課教師：蔡璧名先生
農化一　B99603015　詹逸傑

贈柳

浪走足痕抹
春離草亦休
若伊執意去
臺柳爲誰留

尤韻

2010 年 11 月 1 日 15 時左右

授課教師：蔡璧名先生
生機一 B99611034 吳岱蓉

假日值西藏暴動禁出校偶得

天寒葉盡露成霜
猶有傲枝向日昂
誰道循規不自在
偷閒一日近書香

陽韻
九十九年十月十九

授課教師：蔡璧名先生
園藝一 B99608006 周孟葶

改天見

即使我如此珍惜
仍無法遏止嚴冬的到來

一片一片
拉扯
一瓣一瓣
啃食

噙著淚水
爲逝去的而哀悼
只留北風在嘲弄
我的冥頑不靈

守著臨別那句
改天見

九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授課教師：蕭敏材先生
機械一 B99502129 羅毅庭

我獨南行

「砰咚－－」
縈繞在耳裡的是
陣陣戰鼓
回首
飄忽在眼前的是
一縷煙塵

我獨南行

整齊的行軍步伐
攪亂了思緒
四處張望
腦海中浮現的
不是現在我所見
而是不知在何方的妳
那些彷彿近在眼前的
忽然
又變的遙不可及
我回想
我低頭

我獨南行

說好的海誓山盟
我想緊握
妳的手 直到白首
當時 哪怕是生死契闊
此時 不是我不想實現
卻是很不情願
讓信約成雲煙
或許總有一天
或許
沒有這一天

我獨南行

僵持
充斥在周圍的是
熊熊戰火
何時才能歸去
非我無情
只怪這聲戰鼓太急促
才把滿槍的怨
揮向你
才把滿腔的願
揮向妳

我獨南行

「砰咚－－」
縈繞在耳裡的是
陣陣戰鼓
回首
飄忽在眼前的是
一縷煙塵

我獨南行

整齊的行軍步伐
攪亂了思緒
四處張望
腦海中浮現的
不是現在我所見
而是不知在何方的妳
那些彷彿近在眼前的
忽然
又變的遙不可及
我回想
我低頭

我獨南行

說好的海誓山盟
我想緊握
妳的手 直到白首
當時 哪怕是生死契闊
此時 不是我不想實現
卻是很不情願
讓信約成雲煙
或許總有一天
或許
沒有這一天

我獨南行

僵持
充斥在周圍的是
熊熊戰火
何時才能歸去
非我無情
只怪這聲戰鼓太急促
才把滿槍的怨
揮向你
才把滿腔的願
揮向妳

授課教師：張谷良先生
電機一 B99901178 王靖堯

創作---詩歌兩首

信徒

雙目微睜 望
誠摯祝福融成的青煙 裊裊
與浮雲飄遊 蕩過了天河

垂眉開口 訴
頑石心中的疑惑 喃喃
與孤魂同歌 跨過了奈何

菩薩城隍 仙師護法
觀音媽祖 星君羅漢
可曾看見，可曾聽聞？

面含慈笑，靜默不語
彷彿聽聞 ------
鐘鼓鳴起，吟哦之聲溢滿莊嚴寶殿

合什，垂首，盈盈拜倒
口中仍然喃喃，青煙依舊裊裊

觀音

是甚麼原因，你竟踏足這美麗的小島，
在修竹碧林間留下燐燐火光？
是甚麼原因，你竟踏足艋舺，
在香火袋上繡上了自己的法號？

又是甚麼原因，你慈暉遠蔭，
寧可自身薰黑，也要維護美麗島？
又是甚麼原因，你願駐足此地，
縱有狂風驟雨，也不離不棄？

菩陀山的蓮座難道太硬，唯有此地蓮花翩翩？
還是安海古刹過於寧靜，唯有此地煙火可聞？

手握蓮華，枝沾清露
風調雨順，甘霖澤地
艋舺龍山長屹不倒，香火不絕
只因有你

授課教師：蕭麗華先生
森林一 B99605059 林琬瑜

愁・思

非飄渺的遐思或浮動的白
強蠹蝕不了的
說不出吞不下更　　揮之不去的
愁——乃深藏於腦的扉頁的深紅一簇
　　沉澱　　擾動在深夜

1.
累積的車票堆疊
蘇花魂斷　　又添了幾分旅途的艱辛
佇立於大都會的街角　　紅橙黃綠不是屬於我的世界
只要那海天一色、蒼穹與波濤擁抱的藍

桌燈依然在漆黑的夜晚昏暗
忙碌使遙遙無期延長
口乾舌燥的人啊　　不需飲長江水
只要一捲高科技光纖電話線

回憶好像落在家鄉了　　我說
還是別帶來了吧　　那是永遠埋藏於淨土的清甜

2.
無法彌補的破裂面橫亙
眼神已經退燒　　凝結成化不開的冰
曾經遍佈校園的並排的兩雙足跡在哪呢？
反正也沒有人詢問

在冷漠的高傲的自尊至上的世界
誤會是死結
和好——則是最難寫的字

3.
是否長大後就會一無所有？
改變是不習慣
鏡中熟悉卻朦朧的臉
是誰？
蹣跚於轉動的巨輪上
努力眺望
等待被希冀鼓動的翼
飛翔

授課教師：蕭麗華先生
生工一 B99602014 朱俊穎

純真十一歲

我很餓 腳掌下的碎石也很餓
惡 狠狠地咬著我 好痛
痛苦穿透雨水滲透肌膚
不變的節奏用槍筒戳我
不變的是刺痛
同情不曾出現在大兵的眼中
服從
是唯一的律動

雙手抱頭
我不明白犯了什麼錯
我
想知道他們可不可以施捨一個存活的理由
前進不准退後
任何時候
沒有因由
正如同解決我不需要任何理由

在家鄉
男孩多麼希望
十一根蠟燭永遠站在蛋糕上
胖姐姐還是那麼胖 小弟的牙齒依然那麼黃
小女友抱著收音機跑來跑去
媽媽奶奶的笑容也在身旁
我看出窗外向著夕陽
一次吹熄所有的願望

註：80年代，薩爾瓦多政府軍和游擊隊發生內戰，漫延的烽火造成許多小孩流離失所。在烽火歲月中，恰瓦的父親離家了，11歲的他成爲家中的唯一支柱，然而再過一年，恰瓦就得面臨政府軍的強制徵召；他若不願加入，就只得參加和政府軍對抗的游擊隊。

授課教師：康韻梅先生
材料一 B99507008 王嚴徵

缺了角的青春

你獨自躲在冰箱裡，手蜷在膝蓋上靜靜的閉著眼，微弱的藍光從你身後發出，白煙在你身旁繞轉，流成扭曲的篆字；透明的玻璃沾上了層層霧氣，你以一種接近沉思的姿勢，待在這裡，就好像你曾經那樣，嘴角微微上揚的微笑。你的四周散發出一種冷冷的，我不大熟悉的寒意，纏著我的身體，讓我有點遺忘那些牽動著我神經的肢體，因此我可以很冷靜地看著，看著你靜靜的被鎖在這一個小小的方櫃，冰冰冷冷的方櫃，那種我不熟悉的溫度。

第一次跟你說話的時候，我說你的笑聲好像海洋一般，給人一種遼闊的感覺，而你只是微笑著，一種暖陽般的微笑，然後我也笑了。所謂人與人的一拍即合大概就是像這樣吧，那一種陌生卻不會不自在的感覺。後來我們交了一大群朋友，然後開始懂得了那些青春的汗水，那些青春的美好，那些青春的風風雨雨。環繞在你腕上的相機，鎖在你抽屜裡的那些日記，你深刻地記下了這些日子，那些大家在一起的日子。有時候你會拿出來給我們看，用那厚實的手掌翻著一張張相片，你以一種流暢的口吻，敘述著每一張照片的故事，那些屬於我們大家的故事；最後你總是說這麼一句：「好懷念喔！」然後低下頭，斜斜的瀏海遮住了你滴溜溜的大眼，你的大手緊緊的握著，好像在想些甚麼。

你是極有活力的，我依稀記得海邊的那天，浸了大半天水的大夥們早已疲累，伸著直挺挺的腳坐在沙灘上休息，只有你仍舊泡在水裡，笑著我們差勁的體力，你那海洋般的笑聲融進水面，我拾起貝殼，聽見裡頭有嗡嗡的聲響。那一天你浸在水裡直到大家都離開的那一刻，我看見在夕陽的殷紅裡，你慢慢走向沙灘，橘橘紅紅的海面，你也是火紅的，我實在難以忘記你那無止盡的活力。你在日記的第三十一頁這樣寫著：「原來這好像就是青春，真的很美好，我無法忘記我和朋友們一起做過的事，有些瘋狂，有些熱血，今天我好開心。」而下一頁有些粗糙不平像是沾過水：「畢業旅行快要到了呢！好期待喔！不過再不到一年就要畢業了，好難過喔！我好喜歡大家，真不想分開。」是啊！我自己似乎也是這麼熱愛著這青春的生活啊！拿著你的日記，我好像掉進了那些回憶的漩渦，原來我一直沒有發現。那天的海灘，那些青春熱血的回憶，你讓我想起來了。

我想著你那陽光般的笑臉，斜斜的瀏海。畢業旅行那幾天的天空飄著細細的毛雨，我的熱情卻依舊不減，我盡情嘻嘻大鬧，創造那些只屬於青春的記憶，手裡的相機拍不停，我感覺自己從來沒有這麼快樂過，我想這就是那份青春美好的感覺吧。這份欣然持續到了海邊，海面有些灰藍，一種抑鬱的顏色，我拾起了一顆貝殼湊近耳邊，海水的聲音傳進了我的耳中。畢旅的前一個星期你說突然有急事沒有辦法去參加畢業旅行，一種震懾與失望的情緒猛然溢出，就像膨脹屍體脹破的屍水，那種味道蔓延的很迅速。然後你笑了，用你那海洋般的笑聲，「不要失望嘛！你們要好好地玩喔！不要太想念我。」然後你擺了一個極滑稽的姿勢，大家都笑了。第三十三頁的日記留下了你彎曲的字跡：「哎！不能去畢旅，好難過，他們現在應該在海邊玩得很開心吧！真的好好喔！我真的好想去，可是我的身體……」

畢業旅行後，大家身體帶著疲累卻興致未盡地度過了旅行後的週末。我難以忘懷，無止盡的遙想那份青春熾熱的溫度；還有那些曾經的記憶，那份我熟悉的暖度。似乎是你教會了我如何品嘗青春的韻味，讓我開始去紀錄，去收藏那些青春的回憶，也會開始低著頭想念那些過去。而你之後卻沒有再出現了，像一陣輕煙般的消失了，當老師含含糊糊的說出你好像去旅行一段時間的時候，身邊的溫度好像突然降低了。

下一次再看見你的時候，你已經瘦了一圈了，瀏海長長了，遮住了你半邊的臉，眼窩也有些凹陷，暈著黑黑的粗線，當你看見我的時候，你只是輕輕地咳了幾聲似乎是在笑，我沒有聽見那熟悉的海洋聲，反倒像是一種發乾的青蛙臨死前的低鳴。那一天沒有人講話，我們之間充斥著一種尷尬或是惆悵，我感到有點頭暈，而你只是微微的咳嗽。

你的活力像是被吸乾似的，感覺你的身體在萎縮，虛弱蜷了你的手腳，咳嗽聲取代了笑聲，病房裡陰陰暗暗的低溫讓我不太舒服，你用顫抖的手指了指抽屜，示意我打開鎖，裡頭放著你的日記，厚厚一本，泛著黃，有幾頁脫落了，甚至有些摺痕。我輕聲唸著你的日記，「十月七日，今天我和大家去吃飯，我好開心喔！」，「一月三日，今天大家去淡水玩，雖然有點下雨大家還是超嗨的！」「四月四日，今天是英文話劇比賽耶！大家都超棒的，我們班得了第二名，這是大家一起用心完成的作品。這種感覺好棒！」……這次換我說故事給你聽了，我從字眼間捕捉了一些你流失的體溫，然而我卻越唸越顫抖，那些青春的記憶啊！我想起了一首歌，在心中用老舊的黑膠唱片播放。

……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那真是一段快樂時光 就在不久以前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 had gone
我多麼想知道它們到哪裡去了
But they are back again
但它們又回來了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像一個失去已久的朋友
……

你慢慢地閉上了眼睛，虛弱的你承受不了這些過重的回憶，而青春也不再屬於你，他開始褪色泛黃，甚至受潮而腐蝕變軟，如那些病痛啃蝕著你的身軀，整個房間的氛圍變得空靈，只剩沙沙的樂聲還有我那接近囁嚅的咬字。

Looking back on how it was in years gone by
回顧消逝歲月裡的種種
And the good times that I had
以及我曾有過的美好時光
Makes today seem rather sad

讓當下變得令人悲傷
So much has changed
很多事已經改變了

我靜靜的看著病床上的你，枯瘦的手無力的放在潔白的床單上，微微的顫動，你現在失去了那海洋般的的笑聲，而我也不大記得了，腦海中你活力的影子早已被如今枯瘦的身軀取代，蒼白的嘴唇像是鬆弛了，微微下垂著，你似乎很久沒有笑了。

All my best memories
所有最美好的回憶
Come back clearly to me
都清晰的回到我面前
Some can even make me cry
有些甚至會使我哭泣
Just like before
就像從前
It is yesterday once more
彷彿昨日重現

最後，有些粗糙不平的一頁，我唸不下去了，那一頁又一頁的記憶，是屬於你的，也是屬於我的，我極力的克制著自己，喉頭裡像梗塞了一個青棗，然而我還是流淚了。在濕潤模糊的眼中，你似乎睡了，以一種極安詳的表情，好像突然釋放了所有的苦痛，空氣中只剩下你沉重的鼻息聲，我想你進到夢裡去了吧！是不是那些屬於我們的夢呢？

你睡了，很安靜地睡了。
你的日記停留在第三十三頁。
那一頁，粗粗的，有些不平，而現在有些濕潤，這一頁顯得更加扭曲了。

你是不是曾經提著顫抖的筆，寫下那第三十三頁呢？你是帶著怎樣的心情望向窗外呢？那一天我的天空有點灰，還有下著毛毛細雨的海邊。這最後一頁，我哭著將他唸完了。

我靜靜地走在沙灘上，清晨的天有些寒冷，那些溫熱的記憶已不復存在了，這裡失去了我熟悉的溫度。海風輕輕地吹，吹拂著海面，海水浮著柔柔的白色波紋，滾著白灰灰的浪瓣上岸，我朝著海裡走，冰冷的水拂過我的雙腳，腳邊有一個螺旋型的貝殼，潔潔白白的，我將耳朵湊近，原來這就是海洋的聲音，我的腦海裡浮現了你的笑聲，還有你沉重的鼻息。我繼續往海裡走著，等到海水淹過了膝間，然後我回頭，望向了這一片灰白的沙灘，那一天你是不是看著最左邊的那塊沙地呢？我們大家在一起的地方，那一天的海灘是溫暖的橘紅色。你的身體也是橘紅色的，熾熱活力的橘紅，我又掉淚了。

我已經忘記是甚麼時候離開的，只記得我仔細的收好了你海洋般的笑聲，晃晃震震的公車上，我很疲累的睡了，窗外的天空仍舊灰灰的。我靜靜的沉睡著，走進了一個夢，一個有你的夢，夢裡有點冷，有微微的藍光，有沉重的鼻息聲，而你蜷著身體躲在方方的冰櫃裡。

授課教師：鄭毓瑜先生
經濟一 B99303042 李靜

青春記事

青春是部瘋狂運轉的爆米花機，一粒粒油亮的黃色玉米擠在小小的鍋爐哩，蠢蠢欲動卻得靜靜等待，加熱、升溫，直到爆裂那一瞬間，醞釀已久的情緒耗盡所有熱量，讓生活中的事件爭相開花。

靦腆過了頭的微笑是我們第一個共同的記憶，彆扭得讓人無法忘記的表情。那時候的我們討論最近發生的事、考試，或者老師在課堂上講起的某件事，偶爾提起一些過去，但總是斷斷續續，像一串散落的珠子，有著詭異的節拍，「答答答」你告訴我上個月發生的事，我不敢像你詢問是不是還有未說完的語句，「答答答」她告訴我一個有關於一位重要朋友的故事，沒有結局。

不知道時間如何將我們繫緊，我知道了上個月的哪個星期天你喜歡上了誰，是怎樣的天氣和怎樣的巧遇，也發現了那個未完成的故事每天都有新寫入的句子，因爲都是她和他－他們的故事。而他們也發現了我在哪節下課會有買零食的衝動，陪我嘻嘻哈哈的買每次挑了好久都選一樣的食物。我們的默契像家人像情人也像朋友，大家都知道看影片偷偷落淚的是誰，也知道不小心睡著的是誰，笑鬧過後就忘卻了，但是總有人知道是哪句電影對白狠狠的刺進她心哩，同時在另一個人的腦袋裡，或者某本日記裡，這時候我們喜歡文字勝於言語。

儘管我們總是太過敏感，還是下定決心要嚐盡人生百態，因爲買了青春的入場券之後就得大玩一場，體驗快樂的極致，挑戰悲傷的限度，承認挫折之必然，是對未來的預防針，也是最寶貝的記憶；因爲我們在一起，小小的事情也能將快樂堆滿生活，儘管有時候集體陷入愁緒，我們還是可以聚在一起數彼此身上的傷，說當初摔的多沉、多痛，一起等它癒合，然後帶著疤繼續往前跑。

無知的我們總是望著天空說遙遠的以後，貪心的我們總是想要打包每一份過去。於是我們裹上一層透亮的奶油在歲月中「嗶嗶剝剝」開出一朵朵炙熱的花，企圖封存那時甜膩的味道。

授課教師：鄭毓瑜先生
機械一 B99502105 孫秉恩

青春悄然滑落

我用刀將砧板上的青春切成肉片，薄可透光地。拈起來對燈欣賞，最終配著水服下。

藥似地。

然後發現青春是座古墓。

耐住性子開挖。一鏟鏟搬移土壤，直至敲擊硬物。曝露出浮雕花紋的棺材板。撬開，臭不可聞的歸屬感撲面。零散狼藉的陪葬與屍骨。輕蔑地拾起檢視。教科書、試卷、課程表、成績單。好幾個開學與結業典禮、幾捲畢業證書放在旁邊。捏緊鼻子翻弄。想要的與不想要的、想記憶的與不想記憶的、喜歡的與厭惡的，混亂失序堆疊成一塊。生氣。憤怒。自以爲是。好友吵架。被父母打。疼痛不堪。怨懣。被老師打。仇視。不服。咒罵。被自己打。自厭。自倦。自以爲活在世上是獨特的。爲自己只配因小事生氣而生氣。驕傲。任性。自我中心。妄想。棺材裡堆了許多致命的東西。

我把它們丟到一旁。

畢業旅行討厭的營火晚會，我站遠了看著快樂的大家。冷笑著嘲笑著。跨年晚會我站遠了看著大家興奮。孤伶伶地酸溜溜地。同學會我站更遠了看著歡笑著的大家。不屑著大家，躲避著大家。自以爲那視野有多遼闊卻塡不滿空虛的心靈。棺材裡堆了許多一看就可憐的東西。

我把它們扔到一邊。

陪葬都移去了，剩下只有端座中央的遺體。蒼白的臉孔和誰很像。我拍了張照片。

會計師點了點收穫說差不多是可買下連續十八年不停歇喊著對不起的價錢。

我搖搖頭闔上潘朵拉的盒蓋。

牧師灑了聖水說聲阿門，問我有沒有找到好東西。我搖搖頭開始鏟土。

「你以爲這裡面能有什麼有價值的東西？」

我搖搖頭立起墓碑。墓主是我的名字墓誌銘是青春。

底片送去沖印店，寄回來的卻是張羞於見人的裸照。羞恥、滿紙初生嬰孩搬一絲不掛的肉色。對自己感到羞恥對過去感到羞愧。我打去責問店員卻用懶洋洋的語氣。

「你以爲能有什麼好看的東西？」

他們賠了我一張 X 光片透視圖，畫的卻不是骨骼而是黑底白字的自卑。我憂心忡忡跑去排隊掛號，醫師卻用冷冰冰的語氣。

「你以爲你裡面會有什麼好東西？」

我搖搖頭收起 X 光片。

遵照著X光片，將雙手伸入體內。忍著反胃深入。觸碰到心臟。熱呼呼的，微微跳動。將名爲青春的心臟摘下。放在砧板上端詳。

這就是我的存在。我的生命。我的所有。

哪天思鄉病犯了可以當藥吃。

授課教師：陳翠英先生
大氣一 B99209026 陳竹君

我的幸福時光

暗灰的雲層籠罩了清晨正沉睡著的城市，曙光透不過那雲，更別說是爲這昏暗的房間帶來些光亮，大概是會下雨的，我心裡忍不住默默地抱怨，潮濕的空氣讓晾了好久的衣服處在將乾未乾的曖昧之中，棉被嗅不出一絲陽光
的暖和，孩子氣想偷偷賴床的自己又被鬧鐘輕輕地催促著。

淅淅溯溯的細微雨聲從百葉窗的縫隙爬了進來，認命地拿了還沒乾的雨傘出門，讓傘面滴滴答答地給細雨敲響，突然想起了臺南暖軟的冬陽，又有些突兀地想起了妳，想起了妳曾經抄給我的句子：「幸福是一種綿長而悠久的充實，一種穩定和平靜。」，我慚愧地檢視自己狼狽的生活，好想念那些過往
的美好夢想。

還記得嗎？南部總是晴朗的湛藍天空，深邃而悠遠，陽光總是刺眼，閃耀在金色波濤的海面。走在四周盡是鹽田的小徑，看那粗鹽結晶在太陽下晶瑩透亮，看釣魚翁在紅樹林間穿梭自如，看金翅仔、綠頭公在廢棄的魚塭中嬉戲，不下雨的冬季，正是曬鹽的時節呢。還有教室外頭那隻總是扯著喉嚨大叫的七彩鸚鵡，和那些一到冬天就爬出池塘冬眠的歐洲陸龜，那時候總是踩著含笑花落也落不完的枯葉，呼吸著乾燥而舒適的空氣，也許是太晴朗的
緣故，要忍受的就只有那飛個不停的軍機吧。

而在這個被雨籠罩的城市，不知何故，想起那冬陽時竟有些暈眩，是淋到雨的緣故還是前一夜的失眠呢？曾經起跑架上蓄勢待發的自己到哪裡去了呢，彷彿溶進這下個不停的雨中，彷彿雨聲滴滴答答地卻沉默地說不出一句話了，每天被趕不完的進度折磨，焦躁地又什麼事都做不下去，衝動之下便把長髮剪了，從來沒有那樣短過，以爲剪去三千煩惱絲或許能減輕自己的焦慮，又以爲藉著酒精的麻痺或許能逃脫那樣的折磨，但其實自己也知道錯得
離譜，責備自己的同時又焦躁了起來。

在最低最低的谷底，電話響起，是家人熟悉的聲音，溫暖如冬陽般，想起他們對我的期盼，即使疲憊也燃起想要從挫折中站起來的勇氣。收拾好雜亂的書桌，解開自己一層層如繭般纏繞著的對過往的思念，我要自己睜大眼睛看清楚前面的路，就算心中充滿了矛盾與疑惑，也要記住，想要走什麼樣的路是自己決定的，要爲自己的選擇負責任，不能再像個小孩子般地鬧脾氣了。

幾天前，完成了英文課的上臺報告，這個困擾了我好幾個星期、費盡心思的重擔終於放下，突然覺得希望又燃起，步出視聽館，暖和的金色陽光灑落，不再潮濕難受的清新空氣充滿了我的每一個肺泡，還有久違了的湛藍天空，微微的涼風撫過。想起準備國文課的報告時，讀了一遍又一遍的呂赫若〈清秋〉，小說中，主角耀勳自外地歸鄉準備開業，然而過程中卻遇到了許多阻礙，使得他對自己的生活產生了懷疑與矛盾，整個人茫然倦懶，陷入了力不從心的焦躁之中……這些之於主角的描述，莫名地觸碰到自己內

心隱而未見的情感，而有了淺淺深深的共鳴。〈清秋〉裡，當耀勳先前遭遇的阻礙都奇蹟似地（甚至些許反諷地）化解了之後，作者是這樣描寫他的：「昨夜變天，今天早晨天氣又變得晴朗……迄今仍發硬的肩膀，今天竟然不可思議地完全消失了。反之，他深感取而代之的重擔。他不禁撫腕仰望蒼穹。宛如內地的秋天、許久不曾有過這麼清澄的青空是那麼高聳，薄薄的綿雲描繪出石階的形狀。」，我的心情寫照竟和他如此相似，難得晴朗的早晨，悄悄地綻放出一種平靜並且充實的幸福。

回到宿舍後，迫不及待地拉起百葉窗，讓難得的陽光直直射入昏暗陰冷的房間，頓時有家的感覺，海呀或者藍藍的天空，那樣的晴朗才是我生命真正的顏色吧，暖軟的冬陽總使我有一種泫然欲泣的感動，強烈地連接起過去那些美好的回憶，我這才發現，出生成長在晴朗的南方的自己，生命中早已注定牽掛著那無法忘卻的耀眼太陽，並且，那樣的熱度在我心中早已埋了一顆小小的種子。什麼是幸福呢？這顆紮根在南方土地的種子早已給了我答案，我忽然明白，所謂的幸福不是難以追尋的青鳥，是心中來自家的冬陽，而那些雨下個不停的日子，其實是澆灌著自己、使自己在磨練中成長茁壯的甘霖，加上了家人的鼓勵與支持，便是溫暖而幸福的時光！

授課教師：陳翠英先生
化學一 B99203029 梁晏慈

幸福時光

有人說幸福是錢也買不到的東西。

小時候家裡的車好小好擠，周末全家人就搭著它，有些不舒服的一路搖晃完整個臺灣。在那樣生活吃緊的日子，除了過年沒機會穿新衣服，我拉著母親的衣角跟著她，眼睛轉啊轉的等著她挑好衣服。菜市場就像是場嘉年華會，起此彼落的叫賣聲、婆婆媽媽討價還價，魚的腥味、土的氣息、粉撲的香味，還有艷麗的紅、刺目的黃。一切飽和的感官在眼前慢慢膨脹，更有暖暖的人情使年幼的我心情也澎湃起來。母親拿了一件件可愛而摸起來粗糙的棉質衣服在我身上比呀比，偶爾和老闆娘話家常。一年一次的買衣服就像某種儀式，我總是帶著最虔誠雀躍的心。

小小的我隱約知道家裡經濟不好，但從沒一次感受那麼深……

從前母親爲了增加收入會去市區外的糖果工廠批一箱箱零嘴，再一一分裝賣給朋友、賺些小錢，而常常忙到好晚，但這時卻是家人團結的時候。大家各司其職完成龐大的工作，最開心的是當有一兩個剩下，那就落到我和姊姊的口中。一次我貪吃的想多拿一些巧克力脆片，卻被只大我 2 歲的姊姊帶到角落。她說如果我少吃一包，累積起來就可以讓媽咪多賺一些，這樣我就才能吃到更多媽咪買的餅乾了。以當時姊姊的小小年紀說出這樣的話，是對父母連過年還得忙碌賺錢而心疼吧！雖然有些捨不得但我默默的鬆手……晚了些爸媽便會趕著我們入睡，在關上房門的一刹那回頭瞥見他們辛苦的背影。使我想起朱自清的〈背影〉，他們溫柔的身影總伴著我一夜好眠。

上半天課的中午，母親會帶著我們吃豐盛的自助餐。只是每樣好吃的東西都會被分成三份：壽司切三份、豆腐切成三片、連炸香菇都會切等分，一人一份剛剛好。當我們吃完配菜，準備好好享用留到最後的主菜，這時又是另一番爭奪戰。意外的不是在爭給自己，而是我們會假裝吃飽把東西推給別人，或者趁對方不注意時丟入她的碗中，若無其事說:「給妳啦！」讓母親又好氣又好笑。有時她心血來潮會多給我們 20 元買份甜點，於是姊姊一手握著我一手緊握銅板，兩個蘿蔔頭踮著腳，在一排排繽紛的果凍、布丁前選呀選。爲了讓對方開心而假裝和她選一樣的甜點，從沒有因爲自己的喜好而吵架。那有些苦哈哈的日子，因爲分享讓每個人都過得好滿足。

有一天母親高興的說父親買了新車，而且在公司表現良好升了職。後來家裡的車貸、房貸都還完。生活突然一下子富裕起來。

大大的車卻裝不下長大的我們：讀書、考試，周末就這樣沒了。或者父親平常忙加班，周末趕著補眠，家人放棄了燦爛的陽光，選擇在電視機前傻傻的笑；新衣服不專屬過年，也不再到菜市場買新衣，而是踏入了城堡般的百貨公司：我無法忘記第一件在那買的衣服。母親拉著怯生生的我踏入這個神祕的地方。比起菜市場的燠熱，冷氣寒得刺骨；少了熟悉的叫賣聲，這裡安靜得聽得見螞蟻走動，自己的腳步像隻做錯事的小貓不由自主放輕；還有嫩黃、粉藍、淡紫一些從沒看過的浪漫色彩像芭蕾舞者優雅地劃開我的視線。一件像極了公主的小洋裝拿到我面前，綴著小花、蕾絲邊，緞面的絲質布料如

初生嬰兒的柔順肌膚，我幾乎是捧著精緻瓷器般捧著那件衣服，深怕不小心摔壞了。然而笑盈盈的服務小姐卻令我好不自在，覺得整座城堡雖然華美，但像被掏空般，少了菜市場帶給我的人情溫暖。

從前回老家得和家人搖搖晃晃搭著旗津渡輪，忍著不舒服卻仍興奮的往海上張望。除夕的夜和表姊們玩著大富翁、守夜等鞭炮，然而現在即便有了車子卻總以旗津沒有電腦、天氣好熱的理由回絕父親。甚至小孩大了、老家太小，好幾年來都是只有爸爸一人回去。母女三人就窩在客廳看電視，吃著滿滿的零食，不玩撲克牌、不守歲。最近電視不好看也索性不看了，而且媽媽看著坐著就睡著了，我和姊姊瞪著眼，也只好早早入眠。當普天同慶的除夕，鄰居歡天喜地的放鞭炮，我們卻嫌擾人清夢。

再過些日子，孩子一一離開家。忙課業、忙社團，中秋人團圓卻只剩電話另一頭幽幽的說：不回來也好，省車錢，妳們去忙吧！改建過的房子少了人、少了笑聲更空了！發現自己吃過了美食卻到頭來仍偏好自助餐，只是把主菜留在最後變得不再有意義，生活的富裕讓我忘了分享的樂趣；20 元的臺大冰淇淋應比摻著色素的甜點美味，但家人的笑語猶存於耳，讓我孤單的一個人吃點心怎麼也無法高興；穿上從前得小心翼翼穿上的華服，似乎唾手可得也變得不那麼珍惜。

甚至還聽媽咪說：「生活就是要多體驗，別在意錢啊！」

若記憶是塊木板，我相信那樣的日子一定深深的、刻骨銘心的劃了一道印記。現在的生活像場煙火秀，總是迷人得使我目不轉睛，但誰曾留意散場後凌亂的廣場及寂寞的心呢？過去像涓涓細流，不慌張、不停歇的流動，提醒著我最單純的美好。我喜歡富足的生活，喜歡一群人玩鬧，一夥人對著煙火尖叫。但我更懷念過去的日子－那段沒有錢或者錢也買不到的幸福時光。

授課教師：伍振勳先生
醫學一 B99401114 莊宇勛

曾經，走過那片海

高中時，教室位於四樓，必須經過一段昏暗迂迴的樓梯，第一次經過那樓梯時，感到被周遭沉悶氣氛壓得喘不過氣來，黯淡又寂靜，通往四樓有一扇小門，爲了防風時常得關上，好不容易爬上四樓，一用力推開沉重的門，從門縫透射進來不是耀眼的陽光，而是那海景潑的我一身藍，整片的太平洋就蠻橫地躺在眼前，我彷彿像是個粉墨登場的演員，搞不清楚舞臺的方向，就被湛藍的布幔纏繞包圍，一不小心就跟海撞個滿懷。

觀海平臺離教室只有幾步之遙，高中三年，我把我的下課時間留給春天的海灘、夏天的浪花、秋天的長浪、冬天的海風，總覺得看這無限延伸的海平面，就可以走到視線的盡頭，平時縮在被畫定框架的桌椅，走幾步卻是世界最寬廣的景觀。不知有多少的憂愁苦惱就溶在那片藍中，有時讓心志狂奔於灘頭，依稀可以感受到海砂恣意流竄於腳趾。連走廊上那幾株盆栽，葉片上都有一層粗粗薄薄的海鹽，那些葉子封存了海的記憶，碰觸它就會揉出海的味道。有時我會拔一兩片葉子下來，坐在教室用手指聆聽窗外的海。

來到臺北後，海再也不那麼唾手可得，面對臺北錯縱複雜的交通，出外令我這毫無方向感的人頭痛萬分。有幾次跟同學出遊，都忙於聊天結交新朋友，縱有海景也只是驚鴻一瞥，我不知道那是一片不會說話的水域，還是我失去了與海互相傾聽對話的能力。我還不清楚爲什麼把自己弄得那麼忙，屬於自己的時間就減少了，與海也沒了深層的對話。

大一，是不斷的嘗試，面臨了學業的排空巨浪和人際關係的礁石重重，自我定位混淆使人難以專注，常顧此失彼，相當狼狽。在大學這個自由的國度中，有太多事可以選擇，有太多道路引導著我，我一次又一次，像個迷途羔羊，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眼見同儕們各顯神通，果決向前，我卻猶豫不決，心有旁騖，沒能以高中勤奮的態度把握每一日，自責與懊悔糾纏著我的腳步，好幾度把自己縛在繭中，活在緊閉的窗口內，但每次想用力推開窗口，卻弄得滿手是傷，結了一層又一層的疤。突然我想起那片海，那片亮藍，那陣陣鹹浪，恨不得將自己溶在其中。

後來我真的溶化了，但不在海中，而是到了游泳池，藉由學長的介紹，我在池畔重獲新生，雖然少了視覺的震撼，卻更貼近了水。游泳和其他運動大相逕庭，長泳時，只要將身體放鬆、任水承載心理的負擔，享受與自己對話的時間，也因爲水中傳音不佳，可隨意的在水中大吼大叫，盡情發洩自己的疲憊。自由式的划手像裁縫師一般在水與空氣間回針，水底是呼，水上是吸，一吸一吐之間，我穩定自己的心跳，任迎面的水流冷卻積累的躁動，所有紛亂無章在水中轉爲和諧規律。起身，在浴室沖暖身子，讓肌肉舒緩，再抹上抗氯配方的沐浴乳，讓蓮蓬頭碎裂的水柱濺灑在肌膚，帶走身上的餘氯，也將「慮」沖散在氤氳的更衣室中。

洗完澡後，披著淡淡的夜色踏著腳踏車回到宿舍，四周景色像被深色顏料暈染而模糊，只感覺迎面的風輕吻著臉頰，臺北特有的綿雨好似深山鳥鳴，似有似無，混雜著土膏味爲我的外衣披上一層琉璃。能見度不高，心情卻是輕鬆愉快的，彷彿回到高中時代

的觀海平臺。之前，一直沒能打開心底的一扇窗，無福享受生活中野花草蕨所帶來的震撼，一度喪失了在生活中自娛的樂趣，幸好游泳讓我緊繃的心情鬆弛，讓我有機會體會一沙一世界的樂趣。

「余憶童稚時，能張目對日……」這是我國中很喜歡的一篇古文——〈兒時記趣〉，那種自得其樂的愉悅，是不管身處多麼惡劣的環境都不會消失的，而對於那些封閉心窗，不用感官仔細體會周遭的人，即使是萬里長城崩於前也感受不到一絲震撼，尼加拉瓜瀑布破天而降也視若無睹。其實生活之美俯拾皆是，真正的美景不一定是名山大川，也不一定是名勝古蹟，但只有用心的人才能從生活細微之處看見樂趣。

授課教師：李存智先生
醫學一 B99401117 顏宗義

一次難忘的經驗—身為從前的我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一日，天氣有些陰，但願晚點會轉晴。

早晨的空氣，微寒，帶點溼漉。獨步小巷中，嗅著秋的最後一股氣息，貼體的外套傳來淡淡的馨香。這一段路，領向一處無可取代的存在，而我，已經十年沒走了。

我不能期待在路上見著前人的足跡，這是柏油路不浪漫的地方。偶爾刮起陣陣寒風，教落葉同我打招呼，已是偌大的奢求。此刻望前看去，那欄熟悉的大門映入眼廉。這裡，夢想與現實，光輝與黯淡，童年與青少，種種的界線，偶爾，還會溢出一點。

十年前，有個小男孩，與他最重視的兩個朋友約定，絕不會忘記彼此。十年後，不論好與壞，都要在這裡再度相聚。十年後，大家都不再是小孩子了，但是，一定還會是好朋友。

此刻的我，已經不再是那個小男孩了。縱使從前熱切地期盼成長，待長成後，卻徒然祈求自己仍是個小孩，能夠以從前那般單純的身分生活。我與他已是不同的人了，十年間，我的生活習慣、行事態度、思考方式有了巨大的轉變。不論變好變壞，都讓人心寒。改變是自然的嗎？總之不一定是美善的。面對相同的遭遇，總覺得過去的我，能夠作出較佳的抉擇。

但我對朋友的感情仍與十年前相同，這是最令我欣慰的。

跨入國小校門，我摘下了眼鏡。他並沒有近視，如果能夠更接近他，我樂意這麼做。但眼前的模糊在在提醒了我，已經無法看清楚了。校門外的世界，使我無法指認過往的一切。

我已記不得，與他們共度的美好歲月了。哀慟，人們十年的演變，是否在記憶淡褪的同時，也爲當時的生活畫上句點？

十年，會不會也使人們忘了約定？

再過下一個十年，我又會變得如何？屆時已沒有任何年輕的藉口了吧。是否會將早先十年的記憶付諸東流？不論喜怒哀樂，得意或尷尬的經驗，都不會對當時的我有任何意義了。倘若斷了與最初自己的連繫，還會是自己嗎？覓不得解答，仍然繼續向未來邁進，不免可悲。

與他們交換的聯絡電話，曾經靜靜躺在書桌抽屜中，等待那不知在何時的詢問。曾幾何時，已覓不得那方紙條。而他們倆，也不曾與我聯絡。

繼續邁步，朝向那校園深處，記憶的深處。然而，這方向正確嗎？不論邁向何處，都是下一個未來，徒然地更加遠離過去。

步過一片長青的草皮，它隨風擺弄莖條，掃除曾被踐踏的痕跡。我的足跡，早在數千個日子前，被遺忘殆盡。新的足跡，有烙下的價值嗎？在數千個日子後，也許，變成了令人懷念的、舊的、從前的，但那不能長存。回首來時路，已無法確知了。忘記了並不情願忘記的一切。

終於望見了記憶的盡頭，一株落葉樹挺然而立，光禿的枝條，已了無生氣。但我知

道，他仍舊是活著的。那堅挺的基幹，伸向藍天的枝條，應是活生生的證明。他叫什麼名字？我不知道。但從前的我當是知曉的。他擁有與這棵樹對話的權力——我也明白，他絕不會管那叫樹。習得英語、日語，卻忘了最初最單純的語言，值得嗎？無法與他進行任何交流，宛如身處兩個世界。這棵樹或許對從前那個小男孩略有印象，但他不會能夠辨識我，我遺憾地堅信著。

我坐了下來，在穩穩的基幹之側。我與他們約定，在這棵樹下再度相遇。小小的不安，倘若我已不同於從前，縱使再度相見，友情是否能夠延續？相遇之後，又會是個怎樣的未來？是否，終究覓不回從前那個單純的我？

微風再度吹起，我感受著輕撫，似乎，種種熟悉的感覺浮現心頭。耳邊繚繞著風聲，定是在提醒過去的一切，縱使已聽不清楚，我仍明瞭。深深納入一陣風，期待，期待著過去的我進入靈魂之中，使我，就是你。

「我是誰？」

「你是十年後的我啊！」

「那我和你，是同一個人嗎？」

「我們有太多的不一樣了。樂觀與悲觀，單純與複雜，熱情與冷漠……。但是，我也希望，我們還是同一個人。」

「我還是可以，恢復爲你的模樣嗎？」

「嗯。你要和我們一起玩嗎？他們兩個，你應該也認識。」

「不了。那是屬於你的友情。而我，會在這裡等待我的友情，等著驗證兩種感情是一樣的。不過，在那之前，就讓我欣賞你們遊戲吧！我有一整天的時間這麼做。」

藍天白雲，已記不得，是那一年的秋天了。

授課教師：林宏佳先生
森林一 B99605067 李旭晴

快車

秋風襲來，椰葉搖曳，催促著雙腳加速踩踏。繞過緩緩前進的計程車，穿過閒聊的學生，用盡全身的力量抽車衝刺，以誇張的角度過彎後，急停在系館前。不出三十秒，手上少了安全帽，多了本課本，跨上腳踏車便消失在系館前。

進入臺大已經五個多月了，但是在椰林道大上飆車的次數卻越來越頻繁，就算不趕時間也慢不下來，如同一天一天逼近的期中考，不斷地加快生活的節奏。當初選擇森林，就是想享受緩慢的步調和舒適的環境，但似乎，它離我越來越遠了。

我在追。

高中三年，我始終認爲大學是個自由的天堂，有廣大的校地、上萬的學生和自由的思想，大學將是充滿不同的人生階段。於是我盼望大學生活的來到，賣力踩著腳踏車，追尋我的未來、我所嚮往。

踩著腳踏車，看過了花東縱谷，也看過了九彎十八拐；體會了東部人的熱情，也領略了城市的冷漠。企圖揮別過去，卻發現它緊緊跟隨。

我在追，也在逃。

求學路上熟悉的夥伴再次出現在我眼前，將我拉回現實。在這，它一天會出現二十一次，不斷提醒我們每天有三小時要留下來思考。

我再次跨上腳踏車，踩著熟悉的節奏，在舟山路上奔馳著。風吹亂我久未修剪的頭髮，濕熱的空氣輕拂雙頰，不再讓人難受。過彎時的側傾，使輪胎發出特殊的蜂鳴聲，只有在那一瞬間，才能停下腦中所有的工作，放空享受短短的三分鐘。

走進餐廳，四處找尋空位，有時花上五分鐘，有時是不必等，但是點餐拿菜一定得等。電視中的新聞一則一則的播，離上課時間越來越近，當我嚥下最後一口飯，便開始在塞滿車潮的路上，緩慢移動到下一個教室。

大學是和高中不同了，以前不想花三小時思考，現在是只有十個三分鐘，可以感受最真實的自我。穿梭在茫茫車海中，我看不到我所追尋的理想，只能停在路口徬徨。

天色漸暗，我再次跨上腳踏車，通過交通繁雜的碉堡式校門，回家。才發現，就算踏地在快，仍要面對我所拋棄的過去。

我騎著快車，繞著同樣的一個圈，而我的過去，將緊緊相隨。

授課教師：林宏佳先生
地理一 B99208047 黃瀚嶙

蛻變之秋

「被蛹囚禁太久的毛毛蟲再怎麼飛都比其他蝴蝶對這片天空感到陌生。」

自有意識以來，我一直都是就讀那間小小的國際學校，朋友從小到大也都是那幾個。他們來來去去，才發現週遭的同學只剩五十個，真正認識的也只有那二十幾個知心夥伴。就這樣我離開了泰國，不知所措的踏入了臺大校門。

帶著不知是恐懼還是興奮的心情的我眼前看著臺大校門，咦？怎麼才這樣？此時的我很確定心臟只因害怕而跳動著。這心中劇烈的反抗一直到了開學第十天才得到了平復。

鬧鐘鈴聲響起，我爲早上八點的中文課，我在國立臺灣大學的第一堂課，準備，匆匆忙忙的趕到四樓的教室才發現自己早到了十來分鐘，令我更欣慰的是坐我前面的是跟我一起從幼稚園長大的老同鄉。到了下午的經濟課我才發現像我這種困在小環境的人要重新開始交朋友有多難。

從畢業前就在煩惱的未來並不是敗在課業，而是與當地人的社交。尤其是在臺大，當所有男生都來自建中、雄中，女生都是北一女、臺中女中、雄女，要融入那已熟識的一群人的朋友圈中，我這個跟他們成長背景完全不同的僑生根本沾不上邊。

開學後的第一個禮拜，我只是大家口中的那個泰國來的。換自己當那個來來去去的陌生人真的是不太習慣，心裡頭也不是很舒服。而沒有換過學校的我也沒有經驗，不太敢開口跟他們講話，等到我鼓起勇氣準備要加入話題時，又無法了解臺灣這裡的口語跟話題。

熬了兩個禮拜我終於有了個名字，發現加入排球隊和足球隊才真正擴展了自己的人緣，因爲這些比賽開始得到注意，我根本不必爲了交朋友刻意去當一個自己都不認識的人，我只要認真的做自己，被接受也只是早晚的問題。

最近的我和之前比起來更有自信，事事也都能處理的比較順利但最後還是有一個疑問：爲什麼明明是秋天還這麼熱？

「不必掙扎，只要輕輕的拍著雙翅所振出的微風也自然的會引起其他蝴蝶的注意。」

授課教師：高嘉謙先生
會計一 B99702110 謝欣穎

蛻變

有時候我會覺得這樣的自己毫無道理。明明知道過往已經發生的事再不能回去，追憶已然沒有任何意義，我仍會無可自拔陷在回憶的泥淖裡，掙脫不開。

記憶像陳舊的照片，泛黃、模糊而脆弱。它們一張張一疊疊被我壓在腦海深處的角落箱子底下，縱然十分珍惜，但只能束手無策的看著他們慢慢被時間的灰塵輾轉湮沒，吞噬。偶爾想起時打開記憶的木箱蓋子，蒙上一層灰霜的照片如同以往所看過的舊式電影，一幕幕畫面定格在最難忘的場景，只是其中的人事物已隨著歲月的流逝不復當時鮮明生動，意象含糊而失真。

就像是個活在過去與回憶共舞的人。當下總把以往的時光比喻成一只流著金色細粉的鏤刻沙漏，別緻而美好，好似一束清晨陽光被揉碎在細腰的玻璃罐當中，微微晃動時澄澈的淡色流光滿溢而出。一味地就這樣沉浸在過去難忘的金黃歲月，憑弔著流逝殆盡的細沙卻在往後發現當時的所擁有的已比現在多過太多，如此循環往復的陷入一種惡性輪回當中無可自拔。

當懷念漸漸變質爲執拗，被這種情緒桎梏著，對於時間的流逝常常有種徬徨感，總覺得會因此失去什麼原本擁有的東西。逐漸發覺這樣的自己正在產生一種不可逆的「化學變化」，這種類似於卡夫卡《變形記》中的「我」一般那荒誕離奇但又確實發生也不得不接受的可怕事實令人一聯想到就近乎感受到那股腥黏潮溼的不愉快。一度嘗試在掙扎當中求得平衡的浮沉是最絕望的時段，因爲切切實實的感受到有些年幼時擁有的珍貴東西已被時間的洪流反覆沖刷直至再也不留存一點痕跡。我體會到人生是一條蹐長的、愈走愈窄的單向道，無法回頭，身後走過的路在不斷地淡化消失，我所能做的只有繼續往前走，哪怕前方荊棘叢生，後方的迷人風景被漸漸埋沒。

深一些、深一些，再深一些。緩慢下沉到一個深度之後，是否也覺得其實沒有想像中如此地難以適應？原本令人難以忍受的事物在無法逃避的揭開之後也並不算什麼。當試著不再那麼在意「改變」本身之時，我恍然發現其實改變並沒有讓自己太無助。驟然開朗的領悟到一直緊緊抓在掌心不想放手的片段回憶只能算是個部份借代修辭，真正不想背道而馳的主體只是過去的自己。但是當一切都已經有所不同時，又怎麼還能再要求己身成爲那永恆不變的存在呢？「唯一不會改變的事物即是變化本身。」對一種必經的過程感到牴觸與恐懼令我動搖，但這並不算是可以做爲一個永遠縮在蝸牛殼當中的好藉口。

不知何時開始把自己的「變化」稱之爲「蛻變」，令我感到驚異的是竟然連這兩者的轉換過程都是如此漸進而圓滑，有如水到渠成般的自然而然。想不開的束縛與領略的豁達之間那條界線竟像是繁華城市一隅的咖啡廳玻璃窗，薄薄的一片透明隔絕了外街的喧囂與內廳的幽靜，如此截然不同卻是對兩方來說都觸手可及。

我對一切逐漸釋然，成長的代價是永遠失去一些重要的事物，那些快樂無憂的童真、認爲世界不是白就爲黑沒有灰色地帶的稚拙，都將隨著蛻變而留下一部分，留給以

前的美好回憶。過去之所以珍貴的原因即是因爲再也回不去，之前不想放手的猶豫如今看來竟像是一種杞人憂天的本末倒置。而這種慢性的「化學變化」並不全然是失去，我因此而得到了一些以前天真的自己無法獲得的寶貴經驗。歲月是一種淬鍊的浪花，沖蝕海岩的紋路同時也帶來了美麗的螺貝。

換個角度想體會到了湧動著「可能性」的全新一面，這是過去所無法給予的。我總是懼怕時間會奪走我所擁有的，卻從沒想過他能帶來什麼。我一樣珍重那些回憶，努力清點著腦中不可替代的生命篇章，但它們只是我人生當中充實而難忘的一部分，而不再是我一心想回去的烏托邦。「希望」不該只留存在記憶當中美好片段，他應是屬於未來的代名詞。我卻曾經爲了保留過去而否定未來，一直不曾注意兩者是共存的，根本不需要在其中做選擇，手中的金色沙漏與前方真正的朝陽本該相互映襯。

提醒自己隨時注意現下身邊所擁有的比日後錯過時的追憶還要聰明許多。或許我某一天可以完全做到這點，僅以此激勵自己。

授課教師：高嘉謙先生
歷史一 B99103042 葉維佳

失重

芙烈達・卡蘿死後最爲廣爲流傳的一句話是：「生命這樣艱難，但我們品嚐它！」

有人說當嬰兒還在母親肚子裡時，他們在羊水裡就像是一種無重力的狀態，身體不需要支撐任何重量的漂浮。唯一牽繫著寶寶的，只有母親的臍帶。是一直到十個月後嬰兒誕生的那一刻，他們才開始真的跟這個充滿重力的宇宙接觸。

每個人大概都是這樣被生下來、跟世界打招呼的。雖然我們可能什麼也不記得，但我卻好替那段短暫的嬰兒時光傷心。畢竟，在出之往後長長的日子裡，我都只能固定在土地上，失去漂浮的能力。

好像成長就是這麼回事。

我獲得重力墜落的地點，在臺灣臺北市。但我很幸運，還好有我的父母，我摔得很輕。一開始的階段其實並不困難，因爲有父母呵護我，他們吹起一個個輕柔的泡泡，簇擁包圍著我，讓我坐在氣泡裡快樂的降落。

頭幾個場景：小學時的好朋友有一天告訴我：「我爸爸已經去世了。」她很平靜的說，而我看著她，說不上話。啪！幾個泡泡似乎悄悄的破了。下一個片段：病房裡外婆安靜的睡著，母親親吻她的額頭，幾日後外婆離開了。在葬禮上對著黑壓壓一群認識和不認識的臉孔，我淚流滿面，這次清楚聽到那些繽紛氣泡清脆破裂的聲響。下一個片段：回國中拿第二次基測成績單的那個午後，我心裡怦怦怦怦地跳，手裡緊緊攢著那張單子……最後一個人茫然失措的頹坐在路邊，感到周遭一切第一次開始陷落。再下一個片段：那個哥哥獨留駐異鄉，與他道別的午後，空氣漸漸滲進我們四周，我不習慣的打了幾個噴嚏，泡泡逸散在陽光裡。再下一個片段：高三那年現實像一片石牆撲天蓋地的壓過來，我掉進某個重力磁場的漩渦，開始飛快下落，追逐著分數志願和未來的日子……

如果此時有燈光打下，會有背景音樂響起，是中低音的沙啞男聲，悠然情深地唱著生命經歷過的種種美麗與哀愁……

但我的生命又不是連續劇，沒有鎂光燈跟男低音。終於到了十八歲生日那天，這回身邊已然沒有氣泡了。父母語重心長的叮嚀「長大了要自己會想一點」，朋友幸災樂禍的祝賀「成年快樂！」，連郝龍斌市長都體貼的寄來一份《臺北市成年手冊：青春飛Young！》，我的心隨著最後那幾筆龍飛鳳舞的英文和驚嘆號也彈跳了幾下。拿到身份證、考到駕照、去過夜店、看了限制級電影……隨著一個又一個生日蛋糕上吹熄的蠟燭，就儼然以爲自己真的長大了似的，彷彿跨進了另一個向度。

不輕不重的，我將落在某塊堅實的土壤上。這次重量全然就是我自己了，再沒人能幫我扛起承擔，而我還要繼續掉落。種種過往都變成我身後的一部分，隨著失去重心的我繼續下墜。或者說，也許每個太過快速墜落的片刻，本身就是失去重力而充滿回憶加速度的瞬間。

「微笑，當生命陷落時。」我開始喜歡這句話可能代表的不同意義。

人類世紀以來的發展史，最後都在追求擺脫地心引力，從滑翔機拖弋到飛機，從噴射機到火箭。我不知道這單純是追求宇宙真相的好奇，還是也摻雜了我們潛意識裡想要逃離地球的慾望？小時候從認識太空人的工作開始，我就再羨慕他們不過。那種在座艙空間裡漂浮的日子，該有多麼享受啊。但是不是如果真的褪下了重力的束縛，我們又會陷在無止盡的宇宙裡漂流？芙烈達・卡蘿的一生離不開輪椅和病痛，她是最被捆縛在地表的人之一，卻也用生命撞擊出最熱烈絢爛的高空花火。她激情、熱烈的畫作，宛如建議著我們另一種不同的擁有生命質量的方式。

我當然懷念無重力的日子，但我也不希望我活著、立足土地上就只是因爲地心引力。如果我的重量裡沒有歷史、沒有自己的痕跡，那麼踏上月球的土壤可能我就真的會漂浮；然而我希望我能逐漸擁有的，是自己的質量，而不是萬有引力牽扯我的重量。

我覺得成長就像一場失重的過程，你不斷從高處墜落，卻並不明白一切正在發生。

地心引力一步步拉扯我，逐漸找回身體的重量。我開始離地面越來越靠近，我開始不再能漂浮；氣泡或者包圍著的羊水早已破了，這回纏繞我的是別的東西，是更多更多一條條不同的期待，換我拉著它們，一直走。

我知道，成長好像就是這樣子，一點都不好玩，你要慢慢學習面對整個沒有緩衝保留的人生。

有時候我也會問自己，到底想要成爲怎麼樣的人？

但多數的時候，我都還是不知道答案。

在不斷墜落的瞬間，或許我只是單純的希望做個有質量的人；然後偶爾在自己心裡的草坪上發動引擎，讓夢想代替我，輕盈飛翔。

授課教師：陳翠英先生
電機一 B99901160 侯宗誠

最真實的夢

街上的車聲漸漸少了，屋外蟲鳴唧唧。月光自窗子靜靜地滑了進來，軟綿綿地鋪在房間的角落。深夜了，我卻仍陷入回憶的漩渦，輾轉難眠。

一開始，我和貢丸、昇達、德偉，都只是一群熱愛數學的學生，爲了共同的興趣在導師的帶領下投入科展研究。就如同身陷茂密的叢林要找出自己的出路一樣，我們要在數學這領域發展出自己的作品，一開始可說是毫無方向！挾著對數學的狂熱卻苦無斬獲的我們，在縣市科展交件的前二週，進入了難忘的公假生活。就在某一天，再度遇到瓶頸的我們，將手上僅有的二人和三人「一路領先」公式，寫到黑板上，貢丸說了一句：「看起來有點像是行列式耶。」我腦中靈光一閃，心中倏地湧出了最深刻的讚嘆，用力地抱住同伴，大家一起忘情尖叫！如登上高山俯視一切一般，看清了事情的真面目。這是任意人「一路領先」公式的誕生，而它「標緻的外型」美得令人讚嘆！（n 個人參加選舉，開票過程中恆符合第一人所得票數不少於第二人所得票數，第二人不少於第三人，以此類推，稱之爲一路領先。給定 n 個人中每人的最後得票數，公式可求得其符合「一路領先」的可能得票過程方法數。）

然而，這只是開始，大家漸漸感受到我們的成果只是所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我們試著挑戰更難的「一路領先」問題（給定總投票數而非每個候選人的得票數），而生活則是越來越多的公假日。往往攤開之前的計算紙思索，便覺得好像有什麼更神祕的東西隱藏在其中，暗中操縱這數學問題的架構。爲什麼這答案會長這樣子呢？有不同的方法能解決這問題嗎？我好奇，想了解，便不斷地和同伴一起挖掘那若有似無的祕寶。有著那股驅動自己的熱情，長時間的思索也甘之如飴。

有天，我們發現三人「一路領先」的方法數恰好是一種稱爲 Motzkin 路徑的方法數，而兩人的方法數則是 Motzkin 路徑加上一限制的方法數！這意味著可能可以藉由這路徑來探討、解決艱深的「一路領先」問題。但是，超過三個人的狀況怎麼辦呢？似乎有什麼東西就在那裡等著我們發現，令我們期待卻又不知所措！忽然，我心中蹦出一個天馬行空的想法：乾脆把路徑架到立體空間吧！誰規定路徑不能走出平面的？既期待亦怕受傷害，我們帶著好奇心寫了程式。幾個人望著電腦螢幕，彷彿清晰地聽見了每個人的心跳，按下輸入，等待結果……一樣，完全一模一樣！我們全都跳了起來，用腳踱著地板，擁抱且大叫！立體三維的 Motzkin 路徑和四、五人「一路領先」方法數有密切關係！鍥而不捨，再來便是四維、五維路徑，甚至到任意維，一切成果如蓄水已久的水庫瞬間潰堤，如死火山的突然噴發，一發不可收拾！

選上參加美國英特爾國際科展的代表後（由於人數限制只有我和德偉），便進入了漫長的培訓。培訓第一天，當我們向葉教授解釋我們的作品後，葉教授一愣，轉頭對著我們說：「這結果真是太好了！這可以寫成一篇很好的碩士論文甚至是博士論文！這結果真是太好了！」我和德瑋面對面，微微地笑了一下。之後的培訓生活，認識了其他的臺灣代表，發現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視野，不同的人生目標。大家要把長久的成果用僅僅

的三張英文海報呈現，並要在五分鐘內用英文讓對我們作品內容完全不清楚的人了解我們的貢獻，這讓我們必須不斷的思考，我們最重要、最精華的成果到底是什麼。兩個半月，我們的海報經過一次次的大修，報告流程與用詞也一改再改，還多了簡報、動畫、模型甚至撲克牌來當我們的道具，經歷無數次的「大破大立」後，一切都慢慢的上了軌道，而出國的日子也漸漸地逼近了。

到了美國聖荷西，到會場布置，真的被巨大的會場和氣勢給震懾住了！挑高的天花板，一排又一排深不見底的作品展示區，全世界各地對研究充滿熱情的參賽者匯集在此，一想到要從這麼多人中脫穎而出便感到自己的渺小。但看著自己的海報，心想，將自己當初發現的感動傳達給人知道，這才是最重要的，心中頓時又多了分自信。評審結束便是公開展覽了，真的是相當棒的時間。站在自己的海報前，自信地向眾人講解自己的成果，沒想到就算彼此間不同國籍也互不相識，我們卻都能互相溝通，討論著我們辛辛苦苦得到的研究成就。有位美國老師在聽我們講解時，不斷地點頭甚至不自覺地張開了嘴，最後說：「你們真的做了不可思議的事情！你們有作品說明書嗎？我要讓我的學生知道你們的成果。真的太恭喜你們了！」辛苦的成果在異鄉得到如此肯定，聽了真的相當感動。我也去參觀其他作品，和陌生的美國人聊臺海現狀，向義大利人學幾句義文，與俄羅斯人討論他的研究心得，我也發現相當多看似高中生不可能做出的研究！在這裡，我看見了不可思議的交流，不同文化的火花，與高中生的驚人潛能。

躺在床上，望著投射在牆角的月光，細細地品嘗著這一切如夢般的回憶。我體會到研究帶給我那來自內心最深處的喜悅，我見識到以前所未曾見識的，我做了之前封閉的我所不敢做的。原來這世界永遠有那麼多的可能性，問題就在於有沒有跨出那一步，放膽追逐的勇氣。我了解成就感不是來自於和他人的比較，而是來自於自我實現的喜悅。我體會到真正的自信來自於不斷地反省改進，勇敢地面對過去的缺點過去的失敗。我也有了更不平凡的自覺，更加了解自己的性格，並勇於正視自己的缺點，勇於堅持自己的理想，並深入思索自己的人生。這一切的成長一切的改變，就來自於當初那股傻勁。沒錯，我們一開始只是熱愛數學的孩子，美國是多麼遙不可及。然而現在，這曾經遙不可及的一切，就這麼實現了……帶著幸福的回憶，我又進入另一個更長的夢了。

授課教師：李隆獻先生
中文一 B99101050 羅寬愉

抽一根鄉愁

又是一個看不見月亮的夜晚。獨自踽步在臺北的街頭，迎面襲來的寒風擄奪了兩頰的溫熱，氤氳的霧氣侵濕身上的薄衫，圍巾和毛帽卻細緻地呵護著身旁穿梭的行人，馬路上的車輛也不客氣地向我喧囂他們似箭的歸心。空氣裡突來一股令人暈眩的惡臭打斷我喃喃的哀怨，往那味道更濃處尋去，一個倚著牆的男子正抽著菸。他身材很瘦小，薄外套遮不住他微顫的身體，蠟黃的肌膚使他面容更顯憔悴。他木然地望著遠處，口中吐出的白煙在他的眉頭交織成一個「愁」字。

電話裡捎來母親的問候：「那邊會不會冷啊，如果真的很冷要去買保暖一點的衣服來穿，知道嗎？」「知道啦，這邊不會很冷，只是每天都下著雨。」「給他說要穿暖一點，穿不暖是要怎麼有精神上課。」我清楚的聽見父親對母親的吩咐，心中不由自主湧起的暖流直衝到鼻頭形成了一股酸勁。「好啦，好啦，我會照顧自己，不用擔心啦。」掛上電話，父親的咳嗽聲在我腦海中不斷迴旋。

父親再度拿起一根菸，客廳早已瀰漫著濃濃的菸味。我在也忍受不住那股令人作噁的菸臭味，於是在父親點燃那根菸的幾秒後，我站了起來，假裝若無其事緩慢地走進房間再悄悄帶上房門。「爸爸！很臭耶」客廳裡妹妹撒嬌地向父親抗議吵著要他別再抽菸。任由妹妹吵鬧一陣子後，「沒禮貌」一句嚴肅中帶點玩笑的話，客廳頓時只剩電視機裡頻傳的歡樂笑聲及那股揮散不去地濃濃菸味。

最近幾年，家中的小孩一個個都到了讀高中、大學的階段，家中的開銷也跟著越來越大，父親地額頭又被歲月刻下幾刀。工作帶來的疲勞，使他的臉色逐漸黯黃，心中煩憂只好藉著一根接著一根地香菸抒發。每當夜深人靜，而我仍爲了大學拚命地挑燈夜讀時，陪伴我地總是父親房門裡傳來一陣又一陣的咳嗽聲。一天晚上，房間那頭咳嗽聲稍卻，替代的是窸窸窣窣地對話：「這個月開銷多少？」「在過兩天要付工錢。」「新的業主說裝潢要換別人做。」窗外寒風仍呼呼地吹著，而我感覺到血液在沸騰，於是我低下頭更奮力地咀嚼書中的文字。這一夜，我想，父親沒有闔上他那沉重的眼皮。

一個周末的黃昏，橘黃色陽光灑進客廳，映照我和父親的臉龐。父親手中拿著一根已抽了半截的菸，我半憋著氣並沒有逃離現場。除了電視機的聲音外，我們父女倆沒有一句交談，直到一連串的咳嗽聲劃破這片靜默。「爸爸，你該戒菸了吧。」心中經過一番考慮及掙扎後，我默默地吸了一口氣，冷靜地說。「不然我考上第一志願你就要戒。」父親來不及回答，我立刻補上一句，心中深怕頑強的父親一口氣就回拒了我。「你考的上嗎？」父親一半懷疑一半開玩笑的問著。「好！你考上我就戒。」他爽快地答應，但又喃喃的說：「你應該考不上……」接著便是一連串哈哈的笑聲……

父親戒菸已有半年多的時間了，咳嗽的情形也漸漸減少，健康的好轉讓我放心許多，只是我在臺北度過的第一個秋天似乎讓他放心不下。電話裡頻傳的關心，讓我逐漸厭惡這潮濕的空氣，總覺地家鄉那乾燥得讓鼻子裡的血管都快裂了的寒風還是教人喜歡些。空氣裡的菸味再度打斷我的思緒。幽暗處，香菸的一點火光在男子臉上一閃一滅，

一閃一滅，愁字便一下子更鮮明了起來。

授課教師：林宏佳先生
財金一 B99703066 陳源青

離家

六月的鳳凰花季，一瓣一瓣火紅鮮豔的色彩帶來了分離的訊息，踏出家門的第一步，是連接不同生活、和嶄新世界的橋樑；今年夏天，我離開了生活十八年的故鄉，踏上了前往未來的道路，從現在開始——我得走出屬於我自己的未來。

出發前一晚，母親背對著我，一邊替我收拾行囊，一邊輕聲對我說：「……有一些人適合待在家鄉，安身立命，就足夠了；但有些人則是需要離開依賴許久的家，出去闖一闖，才能成長，創造出更好的新天地。」她說，我得學著長大，出門在外，樣樣都要靠自己。她的聲音輕輕的，輕輕的；卻深深地銘刻在我心上，在我心底烙下一道溫暖記號。

北上的列車緩緩進站，緩緩駛出，載著我往未來前進。家鄉的身影漸漸消失在我的視線裡。車窗外翠綠的稻田，一塊一塊的消失，高樓大廈一棟一棟，逐漸侵占了我的視野。真的已經到了臺北——那個離家三百七十公里的都城。

來到臺北的第一天，我學會了第一件事——想家。以前總是覺得自己被侷限在獵網中，動彈不得。希望能早日展開雙翅、乘風高飛，喜歡幻想自己脫離層層枷鎖，翱翔在天際的模樣，隨風自在，無拘無束；但現在，我卻從來沒有像這一刻一樣，那麼的想家，開始有些膽怯，有些後悔——後悔自己為何要離家這麼遠。不是這裡不好，只是覺得好像少了一點東西。有人說，人愈多的地方，反而顯得更加寂寞；臺北這座城，是座繁華喧鬧的不夜城，但在我眼中，它卻是一群人的孤單建造而成的狂歡城。而我的孤單，在這座城市裡，彷彿悄悄地被放大、放大，為這座城添上了一道鮮明的孤寂。唉！下雪的夏天呀！

每晚夜闌人靜時，不由自主地陷在思念的流沙中，想念故鄉的一切，一切。思念的音符在此時高昂起來，淚水也不聽使喚地悄悄滑落。終於明白，古代遠遊的異鄉遊子的心情，原來——月是故鄉圓，人是故鄉親。獨在異鄉為異客呀！開始產生了自我懷疑。

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踏出挑戰的步伐？是否能承受別人的期待？當我這樣想時，腦海中總會浮出，那日離別時父親殷切的叮嚀：「女兒啊……成長的路上石頭本來就比較多，路面也不總是平坦；但如果害怕、不順利了，就回家一趟吧！找回最初的夢想，汲取能量，重新出發。家門，永遠為妳而開……」這些話為我漸漸疲憊的羽翼，再度披上了勇氣。

從臺北到家的距離有多遠，思念就有多長。也許我還不夠堅強，也還不夠勇敢，甚至感到退縮、畏懼著明日全新的挑戰。但是，現在——我正在學習，將想念化成力量，成為動力。努力地用織布機將我盤旋在天邊的夢想，織成天空中最美麗的七彩雲錦；就像雨後的澄淨天空，會有絢爛的彩虹一般。

我會加油，一直一直走下去。

授課教師：林宏佳先生
地理一 B99208046 邱嘉寧

我只想說

或許人就是有太多的選擇，才有相對的煩惱，但是完全沒選擇的時候，煩惱是否就會消失呢？人可以有選擇，但能忠於所選擇的，又有幾個呢？

「離開」是我一年前做出的選擇。離開熟悉的環境、離開我成長的國土、離開我溫暖的家、離開永遠保護我的懷抱、離開……

二零零九年九月四日，一個全新的旅程——離開馬來西亞，飛往臺灣。離開的時間迫近，等待的心情由平順轉換爲複雜。我開始猶豫了，我的選擇是對的嗎？我反覆思考，但是……「堅持吧！」一直回響的聲音。

最終的那一刻還是到了——入關。看見爸媽向我揮手，看著他們淚水不聽使喚的流下了。隨著歲月的流逝，爸媽都老了、體力不如以往了，但爲了孩子們，他們願意作出如此的犧牲。「不能哭！爸媽，我走了。我會好好照顧自己，好好唸書，不會讓你們失望的。再見，珍重！」終究沒說出口的話，他們會知道嗎？

一個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臺灣。從小到大的生活背景與臺灣很相似，所以找到了熟悉感。但是周圍的人、事、物都不一樣了。心中的恐懼與孤單不是沒有，但相信時間可讓「心」釋懷。嗯……這一切就如昨天發生的事似的，但時間終究不挽留任何人，在臺灣一年多了。再僑大拼了一年，終究考上了臺大，這是喜也是憂吧！矛盾……

在僑大的那段日子是多麼寫意輕鬆，認識的同學大部分是離鄉背井，獨身一人在異國求學。相同的背景和心情讓彼此覺得親近和相似。老師們的關切與熱情讓身處他鄉的我們備感窩心。「心」也因此暖暖而感安心。

臺大——一所優秀的學府，踏進它的窄門是臺灣高中生的理想；對於我們來說也是如此。一個精英聚集的地方，壓力不自主地找上了我。

全新的環境，全新的生活，需要全「心」的適應。過去就如溫室的小花，處處受到庇護。如今環境再一次改變，過去的一切只能埋藏在心底，改變心態，學著獨立自強。

時間真的好無情，在臺大的日子已經一個多月了，在這一個多月裡感觸蠻多的。以前只要談到「大學」就覺得很遙遠，其實不然。現在我就是大學生了。「大學」這兩個字真的很有意思。多了些自由，多了些自主權，增廣了交際圈子，但失控的時候，這一切還是好的嗎？

對我而言，大學＝大人的生活。在大學裡，我是自己的主人，我要爲自己負責，好好主宰自己的生活。大學生活真的是多姿多彩，社團活動更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

我們不再有固定的上課地點，坐在你左右的不再只有班上的同學，而是來自不同系所的同學，要學著與人相處。每天上下課都可以看見各式各樣的腳踏車在校園內左右穿越。大家感覺都是腳踏車高手，左右閃躲、急速煞車，騎術了得。但覺得壓力的時候，就會騎著腳踏車在校園內亂穿。晚風徐徐，吹拂在臉上，彷彿把全部煩惱都帶走了，心情極爲舒服。無聊時，也喜歡仰望廣大的天空，閃爍的星星猶如父母的支持和陪伴。在這樣的氣氛下，「心」是完全地平靜。回到現實，課業上的問題還是擺在面前，我不會

退縮，因爲這是我學習的一部分。我要學會克服難題；好好釋放心中的壓力；安排自己的時間，乃至於我的人生。

慶幸地是：在臺大我有哥哥，有甚麼事情都有一個至親在我身邊；除此，我有一班愛玩鬧的、可聊心事的朋友；他們讓我覺得在馬來西亞另一邊的我不是只有自己一個人。在人生的潮起潮落中，只要有對的人在身邊，就算日子在難過，彼此的鼓勵與互相扶持已爲心靈帶來安慰。

「微笑著去唱生活的歌謠，不去埋怨生活給予的磨難，不抱怨生命中的曲折。大海如果推去巨浪的翻滾，就會失去雄渾；沙漠如果失去了飛沙的狂舞，就會失去壯觀。人生如果僅求的一帆風順，生命也失去了存在的意義。」這是我覺得蠻有意思的一句話，人生的起起落落，使人成長。我相信只要我願意，一定可以刻劃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授課教師：姜義泰先生
醫學一　B99401069 曾培琪

我的土丁桂

南部冬日的陽光懶洋洋的灑在前院，羅列的福祿桐和變葉木盆栽彷彿和我一樣爭取難得的機會行光合作用，冰冷的空氣中湧現莫名的生機。坐在冰鎮的瓷磚階梯上，我不時望向整面靛藍色的鐵門，冰涼的耳殼搜尋著腳踏車喀拉喀拉的聲響。我在等待庭院的新成員。

第一次將它捧在手上，它的純粹與優雅使我吃驚。希臘白的塑膠盆子中，湖綠的枝條慵懶的探出頭，綴滿了小指甲大小的卵圓形葉片。它不似變葉木一片葉子漸層著無法以筆墨紀錄的色彩，也不同於福祿桐急切的展現那阿挪多姿、曲線畢露的葉片，只是那樣默默的延展著它細小的純綠。捧著粗糙的白盆，我忍不住將它舉高過肩，仰首凝視著濃綠的生命無懼於寒冷地伸展在湛藍的晴空下。只有數根軟枝的它完全不顯得單薄，彷彿憑著這幾支柔弱的綠莖綠葉就足以撐起這一片天。伯母說它叫土丁桂，這樣一個簡單而平靜人心的名字。

躲在瘦長而高大的福祿桐之下的土丁桂在早晚一小杯清水的呵護下慢慢茁壯。細軟的枝條不斷增長，同時冒出了原來數倍的枝條，一下子把小白盆擠滿了。圓小的小葉子鋪了一層細緻的白毛，看上去似是點點起了霧的玉綠湖面，小巧而討人喜愛。初發芽的小葉稍稍嫩綠微黃，漸而深濃，終至染成了均勻的墨綠。我總愛在每日出門前彎腰以手掌拍拍已經茂盛爲一顆綠藻頭的土丁桂，儼然大姐姐安撫小朋友的姿態。帶著這樣的心情出門總讓我憶起和它初見面的早晨，和煦的陽光會照暖我的一整天。

當一早開門吸入肺裡的空氣不再冰涼刺骨，土丁桂長得更加肆無忌憚了。同時它也冒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枝枒，除了一排排對生複葉之外，枝條的最前端團起了白白毛毛的一撮。一天早晨，我驚訝的發現土丁桂不只是原先那綠色的賦格曲，而多了些許紫色的變奏曲！一支側邊的枝條頂端托著一朵純紫藍的小花，約莫只有五元硬幣的大小，卻著實使人驚艷！那是一種深沈卻不讓人憂鬱的紫蘭色，是那種用來擦拭高雅的玻璃高腳杯的亮藍絨布藍紫色。而且正是那種細軟如絲的絨布的觸感！用指腹小心的來回在小花瓣讓來回摩挲，我發現一朵小小的土丁桂也能讓我的心有如沈錨的感動。五瓣飽滿的心型瓣兒緊密的相側相疊組成近乎圓形的平面，而好像有人調皮的在這完美的圓圓細絨之上灑了一撮雪白的嬰兒爽身粉，還不小心潑了一些細小白點在外。三五支羽絨般纖細的潔白雄雌蕊彈出圓心就是調皮的小孩惡作劇的證據。隨著日長而夜短，土丁桂鋪演成了一首精巧清新的協奏曲，是繁複平淡的小提琴賦格曲巧遇了幾個恰好到位的鋼琴和絃的那種單純動人。我總是忍不住蹲下來以食指和拇指認真的搓揉細軟的花瓣，和它竊竊私語一番在出門。

和土丁桂相處的日子破百了，我也和它建立了屬於我們之間獨特的默契。鬱綠的枝條早已淹漫出小白盆，我把它換進大陶盆，並且增加了澆水量保持土壤的潮濕。在太陽過於嬌艷的日子，若我太晚起床或未能給土丁桂充足的水分，它就會垂頭喪氣、蜷曲起葉子，露出佈滿細毛而成白色的葉背一整天向我表達抗議。 在回家的夕陽中，我可以

看到它已經小心的將花朵收束成喇吧狀並收合整齊對生的葉片準備就寢。通常我不會在這時打擾它，只是關心的給它一杯清水讓它入夢，並且期待明天它再給我一個活力的開始。

離家北上的那天，行李全數上車後，我眷戀地回到庭院蹲下身縮在土丁桂旁。期待與不捨的心情一時之間充塞了我的聲帶，頓時我連如何和我的土丁桂竊竊私語都不曉得了。突然後悔沒有空出一個位子給我的土丁桂，雖然我也不知道有沒有一個適合它的住所來陪伴我。我無法想像沒有和土丁桂說早安的出門，也無法想像沒有它滿是活力的綠意在門前撲向我，更無法想像不能邊輕撫著那花朵邊訴說我一天的希望的日子。土丁桂，其實就是一個跟它的名字一樣俗氣、一樣平凡的一株砂地植物，但我又何嘗不同呢？也只不過是個南臺灣長大的平凡女孩。但當土丁桂在南方湛藍的冬日晴空與和煦冬陽照耀下紫花朵朵時，我也要在臺北盆地的懷抱中，欣欣向榮。

授課教師：陳翠英先生
政治國關一 B99302208 傅遠辰

重訪美濃

坐在自臺北開往高雄的火車上，我望著窗外景色更迭，多端變化，歸心似箭地想回到那地方—高雄縣美濃鎮，一個充滿幸福回憶的靜謐小鎮。

還記得，你們伸出了暖和的大手，牽起了我的雙手，走進那油綠一片的野薑花花田，淡雅高潔的野薑花，將我們層層包圍，我們就好似花朵中，那最嬌豔、最珍貴的蕊心，讓花瓣片片疊疊地護著。妳兀自拔下了一朵，將它靠上了我鼻頭，要我聞聞那來自大地的清香，妳說道：「這野薑花，散發的香味代表著我們客家人的清淨、韌性，是我們客家人務實，卻不受世事推移而改變的最好象徵。」「小孩子不懂啦。」他說，你們相視而笑，又繼續帶我向前走去。穿過那片花田，遇到了一條山徑，你們同聲問我：「還要不要往上走？」我不說一句話，就直拉著你們向上爬，爬上了那野薑花田疇旁的一座小山，拜那天天氣晴朗之賜，萬里無雲，當我們爬抵山頂時，視野遼闊，望得見小溪切過方才爬上來之前所行經的一畝畝田畦，也望得見那山巒錯落交疊，一直向看不見的遠方蔓延，我們手牽著手，一起立於山峰，對那美麗的山水景致呼出一聲驚嘆。

今天，我又來到這地方，野薑花海翠綠如昔，不過只見那花田的兩旁多了幾間磚瓦砌成的新樓房。我走入那美得令人屏息的花海，清香不變地朝我拂來，我不自覺地摘下一朵，嗅了一嗅，將它放入我衣服胸口上的口袋，彷彿這樣就能抓住那早已逸散在空氣中的曾經。繼續向前走，原本的山徑被拓寬了，且鋪成了柏油路，那路是好爬了，心卻愈寂寞了，寂寞於那山嵐的氤氳，壓得我無法呼吸；寂寞於那景色依舊，卻物是人非的現在。爬上了山巔，霧氣使那廣袤的平原不見，使那巍峨的峰巒蔽於浩渺的光景而不得。我愣愣地望著那雲深的不知處，若有所思地懷念著什麼。

還記得，我們一起漫步在美濃的老街上，油紙傘店一家家整齊有序地列於兩旁。我們走進一家賣紙傘的木造平房，檀木的沉香不經意地使整間店瀰漫了古色古情，老闆親切地向每一位路過的遊客招手，並轉弄他手上一把畫有激石浪濤的傘，紙傘轉動時，那花紋旋在一起的畫面，使我目眩神迷。妳隨手從櫃上拿下一把畫有秋楓的紙傘，輕輕地將之倚於右肩，問我說：「這樣好看嗎？」我只默然地點了點頭，而心裡早已被那色彩斑斕的圖畫帶著神遊去了。妳要他幫妳買下來，他爽快地答應，拿至依然轉著手上那把傘的老闆，老闆瞥了一眼，直呼我們識貨，他放下手上那把轉動後藍白相間的傘，隨而撐開我們買下的那把，將之旋轉。轉動的時候，秋楓攢蹙累積成一道道橘紅色的斜紋，花紋一收一放、開閉交合，他把傘闔起，交至妳手上，說道：「這把傘，給男士用是剛剛好，還算不失格調；如果給您這種風雅、賢淑的女士配著，那想必迷倒眾生、羨煞眾人阿。」雖然不清楚這番話是發自本心，抑或只是爲了討我們歡心，但看似妳是相信前者了，因爲在接續的老街行程上，妳一路春風滿面，邊哼著日本演歌的旋律，邊轉著妳肩上的紙傘呢！

今天，再次走進這條街，那淡淡的檀木香如昔，紙傘店也還開著，店內陳設如故，老闆卻換成一位年輕的小姐，我走進店裡詢問那女老闆，喜歡轉弄雨傘的那位舊老闆

呢？女老闆木然了一會，接著說：「我父親在六年前就過世了。請問你是？」我呆愣了一會，回過神來，連忙說了幾聲道歉。接著又重逛了一次那發出幽古情懷的老紙傘店，結果我看到了一把極似前任老闆曾拿在手上把玩的浪濤紙傘，我不另做挑選，就直將那傘交給老闆。老闆笑了笑，告訴了我：「這把雨傘的圖樣，正是我爸爸最喜歡的海呢！」走出店外，我拿出收於傘桶的那把傘，將之旋開來，轉了轉幾圈，將傘靠於妳最喜歡倚著的位置，哼著簡單的小調，昂起頭向前走去。

還記得，我們回到了老家，推開木頭製成的大門，他大喊：「媽，我回來了。」奶奶匆匆地從廚房出來，直直地走向我，接著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好久不見了。你們等等喔，馬上給你們端熱的出來！」奶奶鬆開了抱緊的我，邊走回廚房邊說。而妳則跟在奶奶後面，匆匆地走入。不消半晌，熱騰騰的客家菜餚就佈滿了整個餐桌，待奶奶也坐定後，我們就開始享用這道地的客家佳餚，妳從我手上接過我的碗，夾起了一大把的客家粄條，妳說奶奶煮的粄條特別有味道，我吃了一口，果然使我食慾大開，愈吃愈起勁，而你們則和奶奶，一起聊著親戚間茶餘飯後的消息，那一桌豐盛的飯菜，以及大家幸福的表情，都深深烙在我心裡。

敲了敲因著歲月而破舊的木製大門，沉甸甸的腳步聲從門後傳來，打開了門，迎接奶奶的是我的一個大擁抱，奶奶也緊緊地將我抱住，哽咽地說：「真的好久沒看到你了，我以爲自從你爸跟你媽離婚後，你就不會回來高雄看我們了。」我用更深的擁抱否決奶奶的這番猜想，問道：「爸爸在嗎？」「他去高雄市辦事了，你等會兒，坐著休息，我馬上煮點東西給你。」駝著身子的奶奶說畢後往廚房走去。我環顧屋子四周，時光彷彿在這裡停滯了，牆上的斑駁，泛黃的桌巾，一切都跟八年前一樣，一樣的可愛、一樣的自然，奶奶拖著顫巍巍的身子，捧著一個碗公從廚房走出，我趕忙去接奶奶的碗，發現是那代表著曾經幸福的粄條。我坐在奶奶慣坐的位子旁，陪奶奶一起吃這難得的一頓飯。「怎麼樣，你媽媽還好嗎？」奶奶問道，「還不錯，最近好像交了一個男朋友呢。」我說。奶奶與我相顧而哂，不多說什麼話，不多聊什麼天，即使多年不見，但感情卻一如以往，絲毫不因人間離合而改變。

住了一晚，我向奶奶道別，並請她代向爸爸問好，準備搭最早班從美濃到高雄的公車，再轉乘火車回來臺北。奶奶說要跟我一起走去公車站牌，我起先不肯，但奶奶執拗的要陪著我，於是便一起走了。美濃的路並不寬大，但也沒什麼車，我跟奶奶肩並肩地漫步在鎮公所新鋪的人行道上。悄悄地，她悄悄牽起我的手，將之握緊，我感覺到，奶奶粗糙的雙手，蘊含了浩大的溫暖與關懷，我沒多表示什麼，但內心卻早已翻滾激盪。

離開奶奶家二十分鐘後，我們抵達了公車站，公車尚須等候約莫十分鐘，我跟奶奶一起坐在候車亭，看著東方升起的旭日，慢慢地將美濃上了顏色。雲彩被太陽的橘紅染成了一副色彩豐富的圖畫；大地萬物受到煦日的照耀，也逐漸有了生機。看著這般農村景致，不禁讓我嚮往。突然間，冒著黑煙的公車從遠方來了，我與奶奶告別，不知道下次見面又是何時。當我獨自上了車，正要坐定時，發現奶奶竟也上來了，並在我身旁的位子坐下，她決定要陪我一起到高雄火車站，雖然覺得奶奶這樣未免太傻，但我的悸動卻無法用三言兩語說出，我將頭輕輕低靠在奶奶的肩膀上，抱著奶奶，沉沉地睡去……。

火車緩緩啓動，港都的風景朝我身後慢慢地流去。我望向遠方，朝著那充滿回憶、懷有人情的美濃小鎮看去。兩次造訪美濃，的確是有了不同，新建的房舍、老闆的逝世、木門的破爛、父母的離婚，或許還是有點觸景傷懷；不過，野薑花花海，紙傘店，奶奶烹飪的粄條，就算從第一次來訪已經過了好幾年，依然還是沒有改變。「多少是有些難過的吧？」我問問自己，不過想到親情仍是真切可感，心裡釋懷不少。只期待，下一次能夠還有這個機會，能又一次回到這只來過兩次的故鄉。再一次，我望向遠方，朝著那充滿回憶、懷有人情的美濃小鎮看去。

授課教師：謝玉玲先生
生技一 B99B02034 胡宗維

臺大初體驗

風吹起時，陽光從樹梢滴落，在早晨大王椰子的樹影裡激起一陣陣漣漪，我索性就浸入晨光裡，讓陽光打在身上，一朵朵暈開，像夏日的紫檀盛放在衣襟。

我曾經有個夢想，但那個夢想中沒有椰林大道、沒有傳鐘清脆的聲響、沒有斑駁的文學院、沒有碧波翠影的醉月湖……臺大就像一張黑白影印的海報，平貼在我腦海灰暗的角落，我不知道那是誰貼的，當然也不清楚是甚麼時候貼上去的，只是，那是我對臺大的第一個記憶……

下午的弘毅樓三樓，總有我和同學們和書堆奮鬥的身影，用咖啡撐起一次又一次掉落的視線，樓主常常在這個時候把刺眼的日光燈關掉一些，窗外暈黃的光線，讓百葉窗的剪影一格一格地爬上木桌，整個自習室就像一張老舊泛黃的照片。我喜歡在雄中逐夢的記憶，總能在忙碌中找到悠閒的意象，尤其是夏季紫檀盛開的季節，看著漫天飛舞的金色花瓣淋在磚紅的黌舍上，不知不覺也把讀書的疲憊洗掉了。「爲什麼要去臺北？」「爲什麼要上臺大？」我問自己好幾次了，我竟然放棄享受眼前的幸福去追逐一個陌生的夢想，我實在拿不出甚麼偉大的理論說服自己，只能說自己屈服在一個時代的洪流下，日以繼夜地和水花追逐，順流時說自己與時俱進，濺起時又說自己奮發向上，其實都是不得已的，不是嗎？於是，我就順著水流嘩啦嘩啦地飄來臺北。

臺北的車站沒有熾熱的陽光、一層一層的山和鹹鹹的海風，只有一層又一層的鋼筋和水泥包住整個天空，還有通過空調濾網的冷氣一陣陣地吹送，白先勇一定不曾走過現代化的臺北車站，但他的筆卻精準地刻畫出我對臺北的印象—繁華而空洞，人們都吐著絲織著華麗的外表，用高高的大廈填滿所有對天空的想像，爲了空間的使用效率把自己關進小小的房，把火車從溫暖的陽光塞到陰暗的地城，我突然發現繁忙和繁忙中沒有空隙，沒有夏日蟬鳴、沒有紫檀花雨，在這個鋼鐵巨繭中的人們似乎不需要天空、不需要翅膀。

在我整理好快樂和憂傷的心情之前，捷運就很有效率地把我送到臺大門前，那張在灰暗角落的黑白海報瞬間在我眼前攤成宏偉的椰林大道，微風掠過樹梢，向兩排夾道歡迎的隊伍，我佇立了半炯，小心走穩每一步，深怕一摔倒就摔出了黃粱夢，摔回泛黃老舊的弘毅樓……

杜鵑花仍然窮得只剩枝葉，但我的大學生活已經慢慢盛開，我小小的生活突然塞進數以百計的新面孔，同學學長書院室友社團雄友會……等等一大串的詞彙在我腦海不斷膨脹而失去控制，我常常在路上跟似曾相識的人打招呼卻想不起來是誰，而參加得活動更是多的不計其數，從師大夜市、木柵到九份，只要有那些朋友陪伴，或許就能在冷漠的臺北一點一滴找到屬於自己的溫暖。系上的同學都還蠻活潑的，開學沒幾天就能打成一片，我想每個人歡笑的背後或許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故事，關於追逐夢想付出的代價抑或是成功的喜悅，不過不管是快樂的或是悲傷的，大家的臉上總是開心的，或許練習不著痕跡地戴上面具是在臺北生活的重要技能吧！大學生活當然不能少了社團，我參加

了漁村服務社，沒想到在開學的前幾周就已經開始密集的準備計畫，常常要在滿滿的課表中擠出些微的時間跟準備同一個計劃的同學討論，雖然變得很忙碌，但卻也爲大學生活增添了許多色彩。

一個人的時候，我很喜歡去看看心理系館四周的桃花心木步道，圓大的葉子像一把把小扇子把一陣陣薰風推送過來，那是高雄縣的縣樹，當然也帶這我許多兒時的記憶。桃花心木的種子有著一片長長的尾翼，掉落的時候翅膀會繞著種仁一邊旋轉一邊滑翔，如同一把迷你的竹蜻蜓，多麼有趣的一株植物呀！上生物實驗時，有一堂校園植物導覽的課，老師帶著大家走到樹蔭底下說：「這棵是桃花心木……」頓時我心中掀起一陣小小的騷動，他一定會介紹種子，那在我童年時光載著許多夢想的翅膀，「……我還沒看過這裡的桃花心木開過花，同學還有甚麼問題嗎？」聽完這句話，心中原本沸騰的感動瞬間凝結、冷凍，雖然是地理上的巧合，我還是不禁懷疑這個城市是不是真的找不到翅膀？於是我另一個喜歡去的地方就是去綠房子四周的農場看蝴蝶，我認得出橘紅衣裳的樺斑蝶，從國小到大學她從來都沒離開我的生活，第一次的邂逅是在國小的植物園裡，我的目光竟不自覺的被她牽引，那天回家查完昆蟲圖鑑後這個名子就一直烙在我心中，我雖然沒有寂寞到對她訴說心事，倒也是會叫出她名子跟這位老朋友寒暄幾句。

宿舍是連結高中同學情感的好地方，雖然三四百公里不算太長的距離，但人在異鄉真的很容易產生地緣認同感，只要同樣來自港都似乎就能立刻扯開故鄉的話題，一下走到愛河邊賞夜景、一下又搭渡輪到西子灣坐在沙灘上看夕陽泡入臺灣海峽，不需要費時地解釋英國領事館看到的海有多大、蓮池潭的喬有幾個彎……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我們有共同的記憶，共同的故鄉，於是宿舍就像一個溫暖的家，一個有人了解出外辛苦的家。

然後，人還是得回真正的家，於是那天我又回到漆黑的地城，搭上火車一路搖回高雄。到高雄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正好是我以前留校夜讀回家的時間，一幕幕的光影又重新塞回我逐漸遺忘的角落，看著升上高三的學弟肩上又多了一袋沉沉的書，我還是難違人之常情的，把一張又一張半成熟的面孔套上我在紅樓的那段歲月，他們的心底是不是也貼著一張灰白的海報，宣傳著一個陌生的夢想……

回到家後我突然覺得連回家也是大學生活的一部分，我不是爲了回家念書、休息，而是爲了看看懷念的故鄉跟家。臺大對我而言絕不只是一間大學，她包含整個我青春逐夢的歷程、對大學生活的期待、對離鄉背井的不安……等，我才發現臺大生活不只是一個新的開始，也包含許多我和故鄉的連結。

我有一個夢想，開始的時候只是一張灰白的平面海報，沒有椰林、沒有傳鐘也沒有現在身旁的人們，然而當夢想變成生活時，又該做些甚麼？再繼續追逐些甚麼？也許是之後更該思考的問題。又搭上往臺北的車，感覺又是另一個開始。

授課老師：尹子玉先生
醫學一 B99401126 黃欣媚

遺憾

他離開的那一年，我十二歲。

自我呱呱墜地以後，那是緣分的開始。懂事以來，他總是不苟言笑，沉默寡言。在他的面前我就像被施了緊箍咒的美猴王，只能乖乖地呆在佛祖的五指山下。每當我要調皮搗蛋，母親大聲喝出他的名字，我便乖乖就範。記得有一次我獨自在家，在廚房裡閒來無事想倒杯果汁。家裡的規矩就不讓我這小不點碰玻璃製的器皿。既然現在只剩我一人，我便大大方方地打開櫃子，有模有樣的倒著果汁。身高還不及桌子高的我，踮起腳尖勉強看見杯口，怎料這個時候回到家裡來的父母開門的聲音換來一地的碎玻璃。

那一瞬間的我，似乎冒犯了天庭條規，準備要遭五雷轟頂了。我的身上馬上多出了一條又一條的紅色烙印，也深深地印在心上。漸漸地，我害怕他的程度日益加深，上了小學以後，由於大部分的時間都住在學校裡，我們的接觸變得少之又少。學校頓時變成了我的人間天堂、避風港。

一天又一天的長大，他頭上的白髮一天又一天的花白。我和他的關係仍存在著一種緊張氣氛。相處的過程中還是維持畢恭畢敬，他要我幫助的事情我一定去做，但是仍舊處於害怕、畏懼的心情。

1997 年的金融風暴，經濟不景氣的情況讓全世界處於愁雲慘霧當中；無獨有偶，2001 年美國世貿大廈的恐襲事件也讓馬來西亞經濟再度重創。無可倖免的是，我們家也受事件波及。先是父親的生意量大幅度降低，母親的雜貨生意也面臨關門大吉。這還不打緊，重要的是一家之主，不苟言笑的他，也就是父親的他，病了。

不是身體病了，而是心病了。回想起來，一家之主的「肅」顏下我忘了他還是有些有肉的。爲什麼我忘了他還有難過與悲傷，他的病像是火山爆發一般的不可收拾。醫生的診斷是--憂鬱症。那一個年代，在我那個年紀，憂鬱症是什麼我無從考察，我只知--他，病了。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只是話多了，軟弱了，語無倫次了。

母親除了出外找尋工作，也帶著父親遍訪名醫。那時的我們完全不知道，他需要的是陪伴，關心。偏偏那時的我好不懂事，一直以爲那病一定會好，吃吃藥就行了。我沒有關心，也沒有陪伴，現在只留下了遺憾。

兩年後，中醫、西醫都試過了。父親由於沒有工作呆在家裡休養，消瘦了許多。漸漸地，他對人生沒有了希望。看見母親勞累奔波，他只剩下愧疚。回想起來，我不知道那兩年他每天在家裡休息做了什麼，但是我們也忘了他還有感受。

某年某月某一天，他離開了。

他，選擇了放棄。

我和他的緣分終了。然而，我的故事還在繼續，帶著遺憾的感慨這一段我來不及珍惜的記憶。

我一直以爲死亡離我很遠，卻，又那麼近。

授課教師：李存智先生
政治一 B99302143 童詠瑋

一段難忘的經驗—巴黎罪愆

每一段過往的經驗總帶著潮濕的記憶。而對我來說，旅行經驗更是如此黏稠纏於心中。當我們如米蘭．昆德拉所言，將視線和心靈投入沿途風景和遭遇之中時，那豐富的生命記憶是一輩子無法、也捨不得根除的。縱使抵擋不了時間慢慢地磨去一切細節。但當偶然憶起那消逝的歲月時，回憶就好比清晨時分，太陽微微探出頭的那份美感－朦朧，卻感動人心。

而在我的巴黎記憶中，它倒是包涵了些罪愆與逃脫。

前年深秋，我縱身飛往地球的另一端，甫出機場，空氣中瀰漫的興奮愛慕及夢想即迎面而來。清涼的微風摩娑著我臉，暖陽調和了花都的美感，開啓了流動的饗宴。一切彷彿都帶些飄飄然的不真實，但心臟的律動卻旋即對我提出警告，我似乎是被這盛宴下了通緝令。

「爲什麼？」我輕問自己。

得不到解答，我逃。

逃至艾菲爾底端，繁複高聳的鐵塔從書本裡站了起來，直挺挺地守護這片淨土。我躺在一旁戰神公園的草地上，巴黎鬥士的項端無窮無盡地延伸到了天國，上頭有雙明亮的眼對我眨著，似乎在告訴我什麼，但我卻無法領悟。

往凱旋門及香榭大道奔去，提早了三天爲拿破侖慶生，溫馴的斜陽穿過門灑下顯得特別討喜。這裡的人們似乎遺忘了外面的世界，慵懶地浸在各式美食香氣中，輕啜著茶飲，忘我地享受著，翻滾於大街小巷，我似乎不屬於這兒，但香榭氣息也灌醉了我，高歌一曲的衝動擋也擋不住，甚至忘了自己正被追捕，直至門上將士將我一劍敲醒，但當頭棒喝打不走我的醉意。

在凡爾賽宮做了一場黃粱夢後，我躲入龐畢度藝術中心五顏六色的管柱中，這兒似乎挺安全的。但誰知，「藍色的女人」隨即對我丟出了警告，我溜出管柱，衝出廣場，場邊的表演者以未知的樂器，擾亂追捕的視聽。

奔過大街，外牆上成千上萬的神像轉過頭，見我這異教徒鑽進聖母院，他們喚醒加西莫多，在我心中敲響了巨鐘。院內靜得只有如詩般優美的音樂拂過耳旁，輕輕撥開了天堂的面紗。明亮的燭火隨著風，微微飄揚，於黑暗中照亮通往希望的長路，每盞蠟燭都代表了人們藏於心底的希望種子。夢一般的建築及彩繪玻璃是聖母的傑作。我靜靜地看得出神，將剛才的驚險拋至九霄雲外，祥和的澎湃糾纏於心，彷彿也解開了心中長期累積的結。這莊重肅穆的和諧被玻璃花窗小心圍住，不容打破，留下的感動久久迴盪於我腦中。亂世下的心靈寄託，代表著迷霧中的一絲希望光芒。

追捕者似乎跟丟了，我悠閒地躍入塞納河，這饗宴的泉源是位高貴的淑女，他優雅地輕揮著裙襬，散發的浪漫令人銷魂。落日輝映著晚霞，灑下一片驚呼，也將百褶裙染成了黃橙色。水面波光粼粼，閃鑠得誘人，混雜著鑽石般的高貴及鏡子般的虛幻。我靜待星辰交替，配上幽靜的河水，見證了巴黎的時空轉換下的沉靜典雅。轉瞬間，鐵塔射

出藍色的絢麗光芒，從早晨的清新脫俗蛻變爲成熟的美豔，似乎不甘輸給塞納河。航過座座名橋，涼風吻過臉龐的舒適令人更加迷戀。我一頭栽進了黑夜的神祕，窺探巴黎數世紀以來的絕代風華，她最真實的面貌及歷史在我面前展演，瞧著倒映於水面的樹影、小橋激起的緞帶船痕、吻得忘我的愛侶及路邊行人熱切的揮手回應，簡單，可以如此動人。在我前排的一對老夫婦輕搭著肩、緊握著手，逍遙地用他們的語言在耳畔交談，說著說著，老婦漸漸靠入先生的懷裡，似乎一切美景都比不上身旁的老伴。這以細火燉出來的浪漫感動正是塞納河真正耀眼的珍珠。

過度放鬆的後果緊迫而來，我跳開玻璃金字塔，向蒙娜麗莎求救，但她僅以那神祕的笑容及眼神，優雅無聲地給了我最好的答覆；愛神、美神艾芙洛迪特（維納斯）似乎也拾起了斷臂，爲我指出正確的方向；而勝利女神則贈與我一對翅膀，盼我能飛出自己設下的枷鎖。

循著指示，我仍是迷惘於街頭，飢餓地尋覓美食。我挾著午餐，逃至杜樂麗花園。這兒是巴黎的肺，是暢快呼吸之處。秋風颯颯，固執地將兩旁樹葉染黃，栗樹、萊姆樹換了新造型後，愜意地隨風漫舞。濃郁的花香一路跟在我腳步旁，直至池邊，最後選擇攀上椅背。我懶散地橫臥著，和所有人一同行光合作用。陽光鬆馳了我的肌肉，麻痺了我的神經，挑起我最浪漫的細胞，同時，也拋開了一切世俗壓力。天堂，就是如此吧！看來這關是逃不了了。

但路易十五及瑪麗皇后的幽魂還是把我喚了過去。協和廣場上，一千多條鬼魂七嘴八舌的在我身旁道著慘烈歷史，「這廣場，真的協和嗎？」他們拷問我，我慌得大喊，飛快地爬上方尖碑—古代埃及人的太陽神化身。我踩在尖端上，他們飢渴地攀在底部，流著口水。我張開雙手擁抱豔陽，它炙熱地燒著尖頂，保護著我，重生與蛻變在此時展開，一切似乎都要歸回原點，再翻開新的扉頁。下頭血流成河的廣場也早已改頭換面，成了婚紗照勝地。說說尖碑總是成雙成對，方凜凜地利於神廟入口。如今被人類骯髒的政治染黑的這一座，形影單隻地在這片河邊地泥巴地上佇立了一百七十年，日夜思念尚在家鄉路克索的伴侶，看著底下出雙入對的戀人們，淒美的孤單只能發出無聲的抗議。

當我和方尖碑一般，獨自在陌生的國家，遠離熟悉的家園及人們時，似乎突然喚起某件我從來不知道的事，或許，我一直在等著它。而同時似乎也撿起了人生許多已錯過或遺忘的碎片。

我感到自己正驕傲地活著！

從那刻起，我愛上了巴黎，而我自作多情地認爲，巴黎可能也愛上了我！我百感交集地大聲呼喊：「巴黎，你也孤獨嗎？我到底犯了什麼罪？……。」一遍又一遍地停不下來，直到嗓子破了，我才了解到，答案其實早就在我腦海裡，是那雙天國的眼、是那蒙那麗莎的微笑、是巴黎的一切告訴我的。海明威曾說：「假如你夠幸運，在年輕時待過巴黎，那麼不論未來你在哪裡，巴黎將永遠跟著你。」在這即將逃離之際，淚在眼眶裡轉著，我終於明白了一切真相：原來，是巴黎通緝了我，因爲，我犯了，愛上巴黎—這最美麗的罪。

夢醒了，我不是個過客，輕輕彎下腰，拾起這段人生拼圖，收進口袋，用一輩子小心呵護，帶著她，我，自信地往前飛。

授課教師：吳旻旻先生
國企一 B99704057 封昀翰

去，回

五、四、三、二、一。紅色的小立人刹那間開始以綠色的身影在原地奔跑起來，機車油門被狠狠地催下去，我的身體因短暫的慣性而往後仰，坐穩後，從儀表板上，我目擊到向上飆的時速，40、50、60……。

波浪狀的風開始擁抱我，風聲貫進雙耳，彷彿幾十面大鼓被磅礴地擂動，但風的觸感是溫柔的，像是絲綢的布款擺在大腿外側的肌膚，那樣神奇的感覺就像五六年前的夏日午後，屬於我和陳澈兩人的午後。他會旋轉爵士鼓的鼓棒，肆意敲打重擊，而我就坐在琴椅上靜靜地聽著，看著他，也看著轉折的光切割空氣中微微揚起的細塵，有如棉花般的柔軟。

他轉了個大彎，速度並沒有放慢，被離心力甩出回憶的網，我這時才意識到他在和我喃喃自語甚麼，我盯著他被頭盔保護的後腦勺，憶起陳澈不是每次都在大吼大叫嗎？他會在飆速時嘶吼，有時只是單純的發洩，有時是想要和坐在身後的我交談，但通常我是不會回應他的，因爲他的叫喊會被迎面的風擠壓放大扭曲膨脹，往往傳到我耳朵時已經破碎不堪、漫散在流動的空氣中，但我偶然還是會吼幾句自以爲是答案的斷句，或是把手輕輕放在他的肩上，緩緩貼近他散發熱度和擁有穩健心跳的身軀，因爲他總想確認我在聆聽、確認我在他身後穩穩坐著。

「要上橋了，就快到了。」他的嗓音裡有種陌生的沙啞和沉潛的磁性，像喉嚨被粗砂紙磨得不太均勻，但畢竟五六年都過了。陳澈喜歡影像，而我偏好文字。他看完〈霓虹心〉，就嚷著要像劇中主角們到夕陽下的河堤騎車，我暗暗在心中笑他的傻，他竟然讀不懂劇中的隱喻。而我則是渴望去體現蔣勳筆下盪漾無限柔情的淡水河，所以我笑著答應。

但現在周遭是一片無垠的黑，除了益發怒號的風聲，就是一片凌駕在河之上的空闊，而橋下的河也不是我們的淡水河。遠處有山鬼魅似的剪影，還有排列過於規律人工的路燈在兀自發亮。他抓住我冰冷的手，試圖把它放在他腰上，我瑟縮了一下，迅速地抽離他的掌握，把雙手插進口袋裡。他啐了一口痰，漠然地抽出上衣口袋裡的煙盒，在沒有減速的情況下點燃，長壽牌俗濫的煙味，隨著狂野的風撕扯我的鼻翼，我試圖別過頭，但那菸味像風一樣粗暴地擁著我。

陳澈當年在我面前第一次吸菸，也許也是最後一次，他抽的是精靈，輕輕淺淺的菸草味繾綣而上，朦朧了我和他對望的視野，他還是一副隨性的酷樣，但我還是可以從菸篆繚繞中望進他清澈的雙瞳，他塞給我一本史蒂芬金的〈勿忘我〉，當我讀完第一章時才懂，原來一個人的離去會帶來生命中永遠的改變，但那個時候他已經離開很久很久。我連抱抱他、親親他的機會都沒有。

我的心已經習慣蒼老，爲什麼憶起他時可以重新感覺年輕？

而現在我坐在他身後，眼角有點濕潤，都是風的緣故吧！而我也無力舉手擦拭。他是陳澈嗎？抑或他不是。我從反光鏡看到他如黑甲蟲般的雙眼，那對瞳眸閃爍狡黠的

光。他現在的背影肥壯、而他過去的背影清癯，我分得清嗎？

「就快到了！」他微微喘息，儀表板上的速度開始下墜下墜：70、60、50……，我淚眼矇矓中望見街道兩旁淨是三溫暖、日式風呂的暈黃招牌，我碰觸到口袋裡他上車錢塞給我的 6000 塊新臺幣，眼角餘光瞥見他捋捋褲襠。

車已在十字路口的紅綠燈前停下，中年人轉過頭，對我齜牙咧嘴地笑，髒穢的渴切爬滿臉：「等一下幫幫我吧！」而我相信我的臉上戴著一面恍若參透世故的淡然。然而，就在那千萬分之一秒，我突然在黑暗中看到陳澈清亮的雙瞳，一個想法如雷擊下扼令我馬上跳車，但又有一個無奈的聲音告訴我他已經離開好久、好久，更何況，這也不是第一次了。

橫向斑馬線底的小綠人又飛奔了起來，他催了幾下油門，五、四、三、二……。

授課教師：張谷良先生
土木一　B99501111 林傑民

遺忘的將軍

還記得，那天走在雨滴下的一班學生，帶著一份熱血之心，去實地考察臺灣人民心中偉大的蔣介石的舊居－士林官邸。從捷運站開始，打開傘子，一步步地走向目的地，中間的路程，說真的，不長不短，或許是那份心，讓他們不會覺得辛苦，因爲相信之後得到的成果一定會讓他們滿載而歸，然而這結果是嗎？不以爲然，因爲最後他們幾乎都毫無感覺、那份開始的熱火似乎被雨滴熄滅了，這是爲什麼？是因爲他的因素？環境因素？還是那班學生的關係？

是六十年了、是兩萬多天了，又代表什麼？只能代表的是士林官邸建起距離現在的時間，而不是慶祝周年慶。曾經聽過一位導遊向遊客解說這地方和這歷史人物，他既然解釋這地方是前總統居住的地方，且還註明這位人物的身份很特別，因爲他是世界上少數以將軍身份擔任總統職務管理國家。看！可笑吧？導遊既然把你們介紹得如此，感覺上好膚淺。這不能怪他麼啊！

其實，對於老一輩的人民來說，你是一位傳奇、一份希望與期待，可是最後你給了他們什麼？有希望嗎？不知道，知道的是那班曾經對你對這國土抱有很大的期待與希望，期待真的可以返回原居地奪回失去的一切，然而等到他們進入永睡的那一刻，還是沒有結果。是你曾經給他們的承諾嗎？而是你給予他們有遺憾和失望的感覺罷了。

相反地，對於新一代的人們而言，種種的一切，都會是個故事，那份曾經偉大的功績也只不過是他們在背後的埋怨，埋怨你，是你製造了考試機會給他們。說真的，如果不是考試，現在新一代的人民，怎麼會去想了解這些歷史啊！如果沒有考試的必要，相信你們這些只是一段回憶，久而久之，大家就會遺忘。

那份燃起的熱火，之所以到最後的熄滅。可能是那天的天氣因素關係吧！因爲感覺到他在哭了，有人說「男兒流血不流淚」，可是到最後不但沒有得到很好的結果，沒有付出熱血，又沒有流淚，可是又有一個雄大的目標。這是不可能的任務啊，要記得，要有成果，就要付出，不是嗎？只是感覺到這場景讓大家流淚了，曾經霸氣十足，統領一班大軍，那面雄壯威武的情景，今天竟淪落到一個小島內的小角落，好冷清，讓大家感到悲慘。

對，你曾經是多麼的威武，所說的每一話就是大家要服從，可是多麼厲害都好，你都會過去，因爲你無法改變之後發生的事。

前，你是從前的希望。

現，你是現在的回憶。

未，你是未來的遺忘。

我們偉大的將軍啊，　就是這樣而已嘛。

授課教師：洪淑芬先生
歷史一　B99103055　池永嘉

月 下 的 心 弦

憑桅覽秋月，人何處，去悠悠◎
離別在人間，彼岸才見，今夕船頭◎
遠天外，月迷漫◎但白浪皓皓送中秋◎
飛鏡碎影誰繫？歲月疾飛誰留？

惆悵嘆息本無由，情絲惱人愁◎
粼粼海上鯨，縱橫觸破◎
獨倚危欄，不堪涼夜寒水◎
低問玉兔何解浮沉？
人生離合無常◎能不萬緒心鉤？

九月十八日，中秋節。

一個外國人不會慶祝的節日。

孤身在波蘭，除了想起家人，唯一思念的，便是妳。

身處蕭邦的故鄉，卻不禁要彈上一首貝多芬的月光曲。

也許，貝多芬和波蘭並不協調，月光曲和蕭邦國際鋼琴大賽冠軍的身分並不相符。

試問世間上有多少東西會完全合襯？我和妳，妳和他，亦然。

徘徊在維斯瓦河畔，河面上依舊波光粼粼，銀光閃閃；海傍的回憶，卻只留下零碎的片段。

海邊，是我自小長大的地方。

那年的風，那年的海，蘊藏過無數的兒時回憶。

浪花湧來，吹送陣陣海風，輕輕揉撫我的臉頰，輕輕掀動我的髮稍，輕輕喚醒我遺失已久的記憶。

出國深造多年，我最惦記的，是母親，是母親溫暖的手心。母親牽著我的手，好柔，對於我幼稚的提問，她總是嘴角彎彎。

大概，這就是甜蜜的負擔吧。

無憂的童年沒能維持多久。

印象中，小時候父親和母親總為了大大小小的事情吵架，直到九歲那年，父母離異，母親自此變得鬱鬱寡歡，在嚴寒的冬天裡，我欲向母親撒嬌，觸碰到的，卻只有失去溫度的雙手。

遺失已久的記憶，是我刻意埋沒的往事。

幸福，因為不曾擁有，才更值得我努力追尋。

我以為，人世間的悲歡離合，我早習以為常。因為我遇上了妳。

還記得我們在管絃樂團的日子嗎？我們曾是最有默契的一對。有妳在我身邊，當我的精神支柱，人生的陰晴圓缺，我都可以不在乎，我相信我已找到了失落的那一塊拼圖。

隨管絃樂團到波蘭作音樂交流，是我渡過最難忘的耶誕節。我是樂團裡面最傑出的鍵琴手，妳是我們最完美的女高音，是雪地裡最明媚的薔薇，也是我心海裡最無瑕的珍珠。

漫天紅霞，彷彿就在伸手可及的地方。漫步在維斯瓦河畔，我們曾熱暖過彼此的手。我們在流星下許願，我們訴說著彼岸的夢，我跟妳打勾勾說，我要讓我們最浪漫的花瓣，永遠縈繞於維斯瓦的河水，總有一天，我會揚名海外，我會重遊這片屬於妳我的樂土。

幸福，已深深收藏在掌心。

如今，這一切，只剩下回味的成分。昔日甜蜜如棒棒糖的音符，將會成爲日後懷念的碎片。

一個浪花又湧了過來，拍打著美人魚的銅像。

思憶的海洋亦隨之潮漲。

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媽媽告訴我，美人魚的童話這樣說，在晨曦的曙光中，心願未圓的人魚公主將要幻化成爲海裡的泡沫。

但，在夢想實踐的破曉，你驀然成了我心底的缺。

還寒乍暖驚花夢，燕去鶯歸◎
細雨淒迷，勸客斜陽又向西◎
拈桃踏綠尋春去，更送春歸◎
月落餘輝，夜夢深愁與天齊◎

遠在天際的紅霞，已被無數盞在雨夜中追逐著、變幻著的霓虹燈取替。踱步在這既陌生而又熟悉的城市，兩旁垂著高高低低的層樓，一切幻想、輝煌、嘆息、愛恨……可歌，可泣，都在這些重疊的樓影間、在滔滔的人潮裡、在橋下的陰霾裡，湧起又落下。霓虹燈欲以絢麗的彩光劃破漆黑的夜空，乍看的滿眼豐繁，看久了，只道是過眼雲煙。人生，也就是那麼一回事，所謂的五彩繽紛，掛在嘴邊，稍能作些虛空的自我安慰，其實，內心仍是一片迷茫。懷鄉？我的故鄉，究竟在哪？思歸？*我的心早已失落，暮色裡不知飄向何方？*

維斯瓦河上，我送你一株玫瑰，一株希臘神話裡，愛神爲她深愛的人創造的玫瑰，她的花語是永恆不渝。

但你卻說，你怕玫瑰的刺。

維斯瓦河上的玫瑰，只能無聲撒落河畔，沉沒河底。

玫瑰雖有刺，情意最深長。

你懼怕的，是愛情的傷害吧。

沒錯，我的確沒有能力，去捍衛我想要挽留的一切。

散落的花瓣，只能埋藏心底。

小時候很喜歡家鄉裡一種沒有名字的小野花，它就長在雜草叢生處，平凡又不起眼，但我偏偏對它情有獨鍾。媽媽牽著我在海傍散步，總愛微微蹲下來，摘幾朵給我。淡淡的紫白色，把玩在手中，很自然就有一種讓心寧平靜的功效。有一天，母親帶了一些小野花種子回家，教我怎樣栽種它們。家中的陽臺雖然很小，但對我來說儼如一座空中花園，我一直覺得，只要有這些小野花的地方，就是我的故鄉。看似四海爲家的小野花，其實也會擇木而息，大概是不適應室內的環境吧，它們沒盛開多久就枯萎了。

我想，媽媽應該也很喜歡這些小野花吧。她的要求並不高，對她來說，也許能夠看著悉心栽培的女兒成長，過著無風無浪的日子，已經是幸福了。然而，我連一些小野花都保護不了。在外飄泊多年，到訪不同國家作音樂交流，我在家的時間愈來愈少，剩下母親獨守家中，我的心何其難受！看著母親與日俱增的白髮，我愈來愈害怕回家，我害怕面對在我離開後的種種變遷，雖不至於物是人非，倒不免有幾分陌生疏離之感。

曾經，我也是一個平凡而不起眼的人。

如果我一直也是個平凡而不起眼的人就好。

我願做一個平凡而不起眼的人。

成名以後，彷彿再也回不到往日的愉快片段。打從奪得冠軍的那一刻開始，妳我之間的距離就愈來愈遠。我忙著應邀出國巡迴演出，妳也努力準備考入音樂學院。

我想，我的確並不是一個好情人。

那段日子，我幾乎把妳忘掉了。

直到

那年中秋，電話忽然響起來，我實在想不到有誰會在這日子聯絡我。

我差點認不出妳的聲音。

妳說妳找到真心愛你的人了。

那該不是妳的聲音。

那不該是妳的聲音。

妳說他能在妳哭泣時給予妳安慰，只有他，可以彌消妳的牽掛。

妳哭了？是爲什麼？牽掛，是爲了誰？

大學時期，不是人人都說我們是最合襯的一對嗎？我們的默契，不是無可取替的嗎？我們舊日的感情，難道如此脆弱？

我竭力想要保持語氣平靜的祝妳幸福，但內心的痛，是不會掩飾得到的。

妳也祝我前途無可限量，還打趣說妳現在只是音樂界的小角色，怎襯得起我這世界級人物？

同樣是故作輕鬆的語氣，但我聽得出，妳的聲音在顫抖。我知道，那並不是妳想說的話。

面對所愛的人，我們總是表現出滿不在乎的模樣；面對不愛的人，怎樣撒謊也掩飾不了愧疚！真真假假之間，又有誰能搞得懂？

月亮從雲層裡透出來，照著隱約散發霉雨味道的河岸，照著維斯瓦河岸冰冷的吊橋，也照在這孤清的河面上。踏上吊橋，眺望對岸，卻無法再見故鄉的花。過去了的，又有多少人會去追懷慨往，讓緩緩淌下的紅燭淚，去燭照那零落的花瓣？

彼岸花，何日盛？世事簟中蝶，人情霧裏綃。

也許，我們的感情就像一條古舊殘破的吊橋，誰也不敢踏上去，驚動它一點點；這樣的一道橋，這樣的一段情，雖仍猶存在，但已失去了它本身的意義吧？

而他，就是負責拆卸這道無人在乎的吊橋嗎？

也許，他真的待妳不錯，他能夠給予妳需要的安慰，他可以填補妳心靈的空間。

可是，妳真的愛他嗎？

雲層往東方移動，卻像月亮在向西面匆匆飛馳。

天空中依然飄著絲雨。

雨水滲進吊橋梯間的木板，下橋的階級變得濕滑難行。

霧雨濛朧，不算迷人，卻別有一種淒美。

冷樹冥冥月下移，滄瀾夜色合春池；
無邊寂靜留人住，獨有心情似舊時。

一代輪迴一代哀，年年愁鎖館娃臺；
可憐風雨三更夜，疑是親朋寄訊來。

故地重遊，昔日的甜膩，彷彿都添上了一疊濃濃的眷戀，一層淡淡的哀愁。

過去了的，就不能重來；萬般不捨，還是要走。

重逢　造成了第二次的離別。

人，總要背著他的包袱往前走。

沉重，而不能遺棄的包袱，裝載著放不下的抱負，最難將息。

我順手拈起草坪上的一朵小野花。

卻不是故鄉的粉紫，

也不是愛神的玫瑰。

她只是一朵被行人踐踏、被雨水沖刷得有點靡爛的花。

或者，讓她在河裡安眠，才是她的歸宿，她的自由。

儂今葬花人笑痴，他日葬儂知是誰？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處相思，兩處閑愁。

萬緒千惆

它自管來了，自管去了。

岸邊掠過一顆流星。
我仍相信，流星下許過的願定能實現。
我仍相信，離開是爲了回來。

如今，又是一個中秋夜。
雖然相隔千里，但我們望著的，是同一個月光。

有時活在過於現實之中，未免帶點冷酷。
如果月裡真的有嫦娥、有桂樹、有玉兔，雖然活於神話中，卻可以做出無數個故事，無數個幻想，從而得到無數個希望。

月亮，很圓，很美。
妳看到嗎？

那一盞若明若滅的月又被浮雲暫時遮去。夜有多深？人們都在沉睡了，深深的沉睡了。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借前人的詞送上我的祝福，我想，妳會接受吧？

（4252 字）

<u>題解</u>
自由發揮的題目，我最愛了。
原本，想把題目命名「你・我・他」來得乾脆。
我的隨筆，都沒有固定的格式，你可以稱它爲散文式的隨筆，亦可稱它爲隨筆式的散文。
長短句是我比較擅長的創作。
信手把來臺後寫的自由詩三首拼入其中，以託感興。
三首自由詩的創作背境，跟文中的情節其實還蠻相近。
文學最美的境界，是它不會因爲時地人事變遷，而失去它本身的感染力。
本文現實與虛構的距離，就在真真假假之間。
大家可會覺得奇怪，這篇是以男生爲第一人稱寫的吧？
沒錯。
我代入了「他」的角色，以「我」的身份寫出「妳」的故事。
「我」不是他，「妳」才是我。
但這一個「我」的演員，多少投入了我本身元素的反射。
也許，到現在我仍無法誠然面對自己的情感，唯獨透過「他」，才能夠把過濾的感覺沈

澱。
所以，「我和「妳」加起成了我現實中的故事。
我懷念的故鄉，在「妳」心中，那個逝去的、從前的「妳」。
我心中的家，是一家團圓的家，有著童年的家。
我心中的鄉，是有著「我」和「妳」的約定，有著夢想之鄉。
蕭邦國際鋼琴大賽的殊榮，是我兒時的夢想。
一次意外，導致永遠無法達到完美的演奏。
上天不斷給予我新的人和事，卻要把舊的奪去、毀滅。
若這是上天開的條件，我寧可不要。
出國求學，確有很大得著，但背後失去的，只道不爲人知而已。
我無法像徐某那樣輕輕的走了，故作瀟灑，去掩飾內心不捨的情緒。
懷人懷鄉的抒情景物，不難找到，如何用與今昔連結，下筆稍費心思。
文中穿插的每一個動作，都有它寄寓的意義。

雲層往東方移動，卻像月亮在向西面匆匆飛馳

是我對自己最滿意的一句。
思鄉的同時，我無法放棄追尋夢想的路。縱使在外多年，已被世俗沖刷得有點靡爛，縱使我仍顧盼一處安眠。
我很喜歡李清照和蘇東坡，當中暗引了不少他們的詞句，蘇軾的悲歡離合、陰晴圓缺，不失爲對生命最貼切的闡述。

那一盞若明若滅的月又被浮雲暫時遮去

此種似有還無的情感，靈感源自〈月亮代表我的心〉，筆者嘗試以現代主義，爲創作上添一點突破。
或者，人間的一切，統統不過暫時。
我的心，只是一個站牌，上面刻過妳的名字。
以*夜有多深？人們都在沉睡了，深深的沉睡了*作回應，不管情感有多深，也應該悄悄的埋在心底裡就好。
還有兩句，是筆者未完成的詞作。
*花*在本篇中有多層涵義，就交由讀者自行揣釋。
我得承認，此篇取材自我初中時期寫的一篇散文。
然而，
多年前寫的，下筆那刻腦海中早就充滿了她的影子；
多年後修訂，卻換了另一個身影，不自覺的盤踞在我心裡。
多年前，我不曉得那暖暖的晶瑩叫眼淚；
多年後，我發現那冰冷的晶石還附帶一點鹹鹹的味道。

・全章完・

授課教師：洪淑芬先生
哲學一 B99104053 韓詠釧

海潮

踏入嚴冬，北風凜冽，萬物沉睡，靜待暖日。看著如此平靜的海面，心中反而泛起漣漪，好像打翻五味瓶，百般滋味湧上心頭，身體彷彿被熊熊的烈火燃燒著，不安、焦慮、悔疚浮現於眼前。此時正值初暮，披上單薄的外衣，赤足站在甲板上，陣陣冽風迎面吹來，卻沒有感到涼意，隨風而來的是發霉木頭與生鏽鐵釘混合的腐爛氣味，身體隨著海浪的高低起伏，載浮載沉，漸漸感覺不到自我存在。聽著海浪翻騰的聲音，看著雪白的浪花前後交替，後浪推前浪，前浪消失得無影無蹤，當中沒有半刻疑惑，也沒有半刻猶豫，更沒有半刻不捨，好像一切是理所當然，必然會發生。大海這麼無窮無盡，卻必須服從小小的自然法則，潮漲潮退，浪進浪卻，早已被注定和設定，面對強大的自然法則，汪洋大海都不能自由選擇。想到這裏，心中不禁一寒，海洋如此廣闊，仍逃不過命運的安排，何況渺小的人類？與浩瀚的大海相比，不過是滄海一粟，彷彿空氣中的灰塵，隨風而飄。微不足道的我同樣只能隨波而流，不知要到哪裏，也不知可到哪裏。看著海浪太久，自我意識漸漸被吞噬，開始忘記許多人與事，不管是看到、聽到、嗅到，還是甜的、酸的、苦的都與海水融爲一體，變得模糊難辨。可是，唯一揮之不去的是「她」的背影，那烏黑的秀髮，瘦弱的身體，雪白的長裙，反而愈來愈清晰，無法忘記或取代。

還記得十八歲那年的春天，立春已過，雨水剛至，農民捲起袖子，穿著短褲，忙於插秧、播種，漫山遍野都是又青又矮的嫩苗，瀰漫著既蓬勃又強大的生命力。村落簡樸平靜，人們的生活十分有規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由於農作物是他們的唯一收入來源，於是他們非常重視田地和氣候的變化。雨水稍微增加，或溫度輕微降低，他們都很緊張。相反，大家對鄰居漠不關心，很少溝通，甚至互不相識。那時候，家境非常貧困，家徒四壁，祖傳的耕地已經變賣，可惜仍然未能改善生活，只好搬到偏遠的山上。看著佈滿裂痕的牆壁、凹凸不平的桌面、空無一物的櫃子，非常厭惡這生活，總希望離開「家」，脫離飢寒交迫的生活，跑到外面的美好世界，開創與發展自己的事業。可是，我一直沒有付諸行動。也許是因對「她」的不捨，一切全因爲「她」，有「她」，才有這個「家」－－我的唯一安身及安心之所。「她」經常爲家中一切，四處奔走，每次看到「她」的時候，總是匆匆離家的背影，那黑色的影子沒有表情，也沒有聲音，只是默默承受所有痛苦，從沒有怨言和疲憊。每年春天，我們都會跑到山頂，觀賞梅花樹，從山頂俯視，全是一望無際的花海，整齊地左右搖擺，奏起悅耳的春日之歌，那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事情。淡紅與白色的花瓣隨風飄揚，散落於山中的角落，小山頓時變得又紅又白，不再是單調無趣的翠綠。「她」喜歡坐在山頂的梅花樹下，靜靜地低頭看著地上的花瓣，身上散發淡淡梅花的幽香。忽然想到一句詩：「凌寒獨自開」，那瘦弱的身影，一直肩負著沉重的擔子，支撐著這個「家」，在貧窮痛苦的日子裏，仍掙扎求存，好像梅花在寒冷的嚴冬中，不折不撓，依然可以綻放如此漂亮的花朵，這感動深深地埋於我的腦海裏，永遠不會忘記。

每天清晨，她都會到後山裡挖蕃薯、採野果、摘蘑菇，偶爾會幸運地挖到馬鈴薯。馬鈴薯稀粥是世上最美味的食物，山珍海味與它相比，黯然失色。柔軟的馬鈴薯，配合淡淡的米粥，整間房子濃溢著幸福的香氣，真是多麼美好！可惜，這樣的幸運日子不多，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與蕃薯相伴。沒有馬鈴薯的日子，我總會偷偷地下山，對著鄰居的雞籠，虎視耽耽。看著那些黃色絨毛小雞，有的比手掌小，走路時東歪西倒，明明伸手便可以抓到牠們，卻不能這樣做。爲甚麼只有鄰居才可擁有那些肥美的家禽？爲甚麼我不能享受嫩滑的雞肉？爲甚麼人有高低、貧富之分？多年來，我經常反覆思考，反問自己，到底是哪裏出錯？渴求東西是錯誤嗎？追求夢想是錯誤嗎？還是追求本身已經是罪惡嗎？不論是對或是錯，命運早已進入預設的軌道。

那年驚蟄，有一位親戚從遠洋回來，探望我們，提及西方的黃金國，人人都可以實現淘金夢。那裡遍地黃金，人民安居樂業，工資比農村的高，在那裡工作一年，便能夠買一幢房子。那時的我，理智早已埋葬於這黃金堆砌出來的謊言，滿腦子都是對未來完美的憧憬，沒有留意「她」的背影，正微微地顫抖，無聲抗議。她默默地取出幾件棉質的衣物，那些是家中最貴重的東西，我有點猶豫，嘗試阻止她。可是，她背向我，沒有回應，只拿著針線，在衣服上來回移動，修補衣服的破洞，並繡上我的名字，然後整齊地放進背包。那是我第一次這麼認真地觀察「她」，那烏黑的秀髮開始有點變白，背脊輕微彎曲，加上長期暴露於烈日下，皮膚有點乾裂，露出淡紅的疤痕，彷彿在悄悄地控訴生活的艱苦。衣服破爛了，巧手可以重新修補，爲破舊的衣服帶來全新的生命，那麼，人與人的距離可以修補嗎？生與死的距離可以修補嗎？踏出家門的一刻，我沒有勇氣回頭，也沒有勇氣抬頭，只是低著頭往前走，因爲害怕心中的熱情會瞬間消失，不想離開。那時，我默默地許諾：下次梅花盛開的季節，就是滿載而歸之時。

站在碼頭，等待前往黃金國的船隻，恰巧遇上潮漲的時間，廢棄的玻璃瓶都沖到碼頭附近，玻璃瓶互相碰撞，爲我的離開奏起清脆輕快的歌曲。我隨手拾起一個空瓶，寫上自己的心願，然後放進瓶子裏，用力地拋往大海中。我要向世界宣告：「我來了！這是我的夢想！」那一刻，海面突然波濤洶湧，拍打碼頭的巨石，好像在回應我對未來的熾熱期望。船慢慢靠岸，登上甲板後，船舵轉向右面，開始航行。岸上堆滿送別親友的家屬，茫茫人海裏，忽然看到熟悉的背影，可惜看不清她的面容和表情，那時的她懷著甚麼心情看待我的離開？這問題注定石沉大海，成爲我一生的疑問。我們互相凝望著對方，直到她的影子逐漸變小，成爲岸上的一小點，才慢慢轉身進入船艙。現在回想起來，離開故鄉是否錯誤的決定？不過，如果真的是錯誤，只能說是上天早已安排的，無可避免的命運之罪孽。

異鄉的生活一點也不容易，那裡沒有遍地黃金，也沒有華衣美食，當初所想的、所說的都是虛幻、不真實。我終於找到一份礦工的工作，天還沒亮，只是微微泛白的時候，便開始於深不見底的礦坑工作，四周都是沒生命的石頭與沒表情的監督人員，聽到的是他們的呼喝聲與工具敲擊石頭的聲音。每當覺得很累，意圖放棄的時候，總會想到馬鈴薯稀粥的味道，感到馬鈴薯於口中融化，疲倦就會立即消失。我經常有預感，如果錯過明年梅花的花期，便沒有機會看到她了。雖然這想法一直盤踞於心中，每年都是說著相同的話，不過，沒機會真正實現歸家的夢。經過無數寒暑，春去秋來，終於有一點積蓄，

開始做一些買賣寶石與礦石的小生意，賺得一筆金錢，足夠讓我和「她」兩人於鄉村的生活，不再需要餓著肚子了，那時響起「她」的聲音：「回去吧，這裡不是你的地方。」心中不斷浮現「她」的背影，站在海邊，不斷呼喊著我，期盼我的歸來。

那天的海與從前看到的不一樣，浪花不常出現，海面異常平靜，海鷗整天於上空盤旋，卻沒有飛到海面覓食，好像找不到獵物，迷茫地拍著翅膀。船隻的航行速度特別緩慢，好像沒有移動，我不斷地催促船家，他覺得很厭煩，沒有回應。後來，我在甲板上來回踱步，不斷幻想故鄉的景物，已經這麼多年了，不知故鄉變成怎樣？現在有這麼多金錢，第一件事情應該是修補屋頂的破洞。不！還是先於屋前飼養許多肥美的家禽，以後不再需要挖蕃薯。不！還是重新尋找一幅土地，另建一幢房子，於門前建設小花園，除了她最愛的梅花外，還要種植黃鈴蘭，細小的鐘形花蕾與白色的梅花花蕾並排於一起，更能夠襯托梅花的美，還有，黃鈴蘭象徵「再回來的幸福」，以後不會再離開，也不想再離開了。看著汪汪的海洋，甚麼時候才可以到達家？這時的家好像在遙遠的另一端，心急如焚，寢食難安。雖然看不到故鄉，但是隱約嗅到梅花的淡淡清香，引領我回到屬於自己的安身之所。

我懷著興奮的心情，載歌載舞，一直往前跑。沿途的景物沒有太大的改變，她還在等我嗎？不斷幻想與她重逢的時候，應該先說甚麼，先做甚麼。終於看到家的影子，眼前所見的與心中所想的完全不同，屋子破爛不堪，門前野草橫生。踏進家門，房子裏空無一物，這是我的家嗎？她在哪裏？對著空空如也的房屋，不停地呼喊她的名字，用力地拍打牆壁，一定是牆壁的錯，分隔我與她。只要破壞牆壁，必定能夠找到她，回到真正屬於我的故鄉。可惜，冰冷的牆壁沒有任何回應，對我的悲傷、痛苦視若無睹。多年的艱苦工作及忍耐竟然換來這個結果，我不甘心，真的不甘心。

我繼續粗暴地破壞家中的一切，引起巨響，打擾鄉村的寧靜。不少人跑來圍觀，他們包圍我的家，形成一個半圓形，交頭接耳，小聲地說話，侵蝕著我僅餘的尊嚴與清醒的意識。我不認識他們，在我的記憶中，從沒有他們的存在。突然，有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拿著柺杖，一步一步，走到我的面前，緩慢地說出三個字：「她死了。」這三個簡單的文字，組合起來，竟然如此可怕，不停在我的心裏循環播放，重重地敲打柔弱的心。這麼強大的威力，或許是因爲孤獨的恐懼，或許是因爲生與死的隔絕，或許是因爲我對「她」的極度悔疚。以後，我的世界再沒有「她」。缺少「她」的存在，這個家不是我的家，也不是我的故鄉，更不是我的魂歸之地。過往一切的辛苦與努力全都回歸於深不可測的大海裏。

因此，我選擇再次離開這裡，再次向大海出發，開始茫茫大海的飄泊之旅。臨行之前，我重回碼頭，隨著潮退，飄來不少被沙子埋著的玻璃瓶，遠處有一個瓶子，被一群螢火蟲包圍，我小心翼翼地拿起來，看到牠們組成一個字：「罪」。其實我一直都明白，只是懦弱、不敢承認而已，是我害死她的，因爲我的離鄉，追逐虛幻的夢想，讓她孤獨而終。這是我的罪，也是我的命，一切都是注定的。

船的鳴笛聲喚回我的思緒，嚇跑於甲板附近覓食的海鷗，牠們紛紛整齊地拍著翅膀，飛往雲層深處。此時，夕陽已經西下，海上漆黑一片，看不到燈塔，也看不到浮標。仰望夜空，看見北斗七星在微微閃爍，聽說可以爲迷途的旅人指引回家的路。不過，對

流放者來說，星星的存在只是提醒無家可歸的痛苦，告誡必須流浪的命運。失去她，失去家，失去鄉，一無所有，全都是我應得的懲罰。思鄉？無處可思。懷歸？無鄉可歸。我的命運與浩瀚大海一樣，早已預設於特定的框架，表面上是無邊無際，其實是無從選擇。人生漫漫，卻不能由自己自由決定。我還能夠往哪裏走？從哪裏回來？

授課教師：曹淑娟先生
法律法學一 B99A01149 蔡興水

成長與遺忘

閉上眼，我看見了你。在城市與廢墟交會之地，你兀自靜臥在綠蔭、野花、雜草蔓生的沉默荒地上。沒有東風裡爭艷的花妍、也無遊人清亮的笑談聲陪伴，這裡有的，只是冰冷巨大的水泥校舍、和那些永遠拉上了簾子的窗，隔絕了世人過於好奇的目光，把這片喧囂中的孤寂讓你我竊佔了去。

猶記得你我初次相遇時，我們還是那麼的懵懂、那麼的無憂。帶著天真的理想、剛踏入世界的期待和滿腹的疑惑，我走進這獨立於時空之外的花園。猶如天地初生之時，一切萬物都還沒有名字；而我，以野貓般躊躇、謹慎的步伐，爲這裡的每一朵花、每一株芳草、每一棵艷陽下的綠樹和每一種羽翼下的靈魂所唱出的或許是由造物者捎來的意義不明的聲音，在記憶的迷宮裡刻上了永恆的印記。

一切從此有了不同。那花、那草、那綠樹，不再是某種多年生草本植物或某種生物演化下偶然的結果，而是一些象徵符號、一些代表著特定香氛、觸感和回憶的印記，一串能重新開啓生命底層那些或許早已被我遺忘的事件的記憶之鑰。

而你，便隱身在這時空交疊的花園裡，靜靜地映照著這些滿地散落的記憶碎片，彷彿是我心底的那口深井，無怨無悔地替我收集這許多片失落的生命。早秋的烈日下，你是生意盎然的池塘；而我，則在魚群色彩繽紛的嬉鬧中尋找重新出發的力量。冬日的蕭索中，你在欲碎的寧靜中等待；是我，把身影照映在你又深又暗的闃寂上，陪你度過那些在空氣中顫動的微寒時光。

生命的旅程尚未走過中點，我們便已迷失在一片幽暗又狂野的密林當中。林中是一場又一場瘋狂的盛宴和競逐，而我們則在其中尋找意義、尋找啓示、尋找一條屬於自己的康莊大道。我也曾經是遊戲中的贏家和輸家、也曾經在虛妄的勝利中尋求慰撫、也曾經盲目地信仰一些連自己都難以說服的價值、也曾經試圖以眾人的讚嘆掩飾自己的空虛。

也或許根本不曾有過一條光明的正途。也或許生命的本質只是一連串巧合以任意的方式隨機拼湊成。也或許所謂的意義就只是些注定要在電光石火中消失的燦爛。也或許我們真的應該充分體認識界將有毀滅的一天、而到了那個時候人類和他們的一切功業都將不復存在。沒有永恆。我們來自一片虛無、也將終結在那虛無之中。

但我無所畏懼。

每當存在的焦慮吞噬著我，你那平靜、遺世而獨立在光陰流轉之外的水面便會映上我的身影、提醒我那裏存在著一個純意識的世界，獨立於物質世界的紛擾之外－－那正是指引我們漂泊在汪洋中的星斗、默默地發散著幽冥之光，給輕如鴻毛的生命賦予了質量和向度。

在這歧路花園裡，我選擇了一條嚴謹而冷靜的道途。也因此，在很久以前我便放棄了說話的能力，因爲過多的語言總是武斷的。但熱情和意義並沒有消逝。閉上眼，我看見了你。在文明與蠻荒交會之地，你是我心底的那座湖，教我追尋那真正的永恆。

授課教師：曹淑娟先生
法律法學一 B99A01152 蔡宜雯

雨・語

早晨的雨，一如告別家園時微黃路燈下的細濛。念此刻，妳或許仍在床榻上作著美夢；或許，爲了惱人的微積分作業而徹夜未眠。分手後的第三十六天，三百六十公里的漫漫長路，代表著時空交織的，綿長思念。

相同的季節，一樣的身分，只不過之間已差距了一千多個日子。當時的我們，白衣黑裙、綠衣藍短褲，在磚紅校園裡的每一個角落，留下足跡、揮灑汗水，盡情地擁抱屬於青春年華的饗宴。從金黃葉落到凜凜寒風，自百花爭妍到炎炎仲夏
，我們一同走在一條「不歸路」上，有著義無反顧的執著。很難想像究竟要多少緣分才能讓我們的生命有如此密不可分的連繫，我想，絕不僅只於那一本薄薄的校刊的，是吧？

年級欄上的筆劃隨著時間的流逝添上新妝，接踵而來的不是權利與自由，而是沉重的責任與壓力。課業、社團、活動、比賽，讓妳的臉上總是苦悶多於笑容；而我所能爲的，不過只是替妳分擔微不足道的工作、陪著妳宣洩妳那「更與何人說」的重重心事。爲了社團，妳常忙到連歇息午餐的時間也沒有，就連課業也幾近「荒廢」了；參加外交小尖兵、擔任班級幹部，妳盡全力去完成每一個階段性的任務〈當然也都是精采而完美的演出〉背後所付出的心力與時間〈或許更多的成分是淚水〉卻是怎麼也無法一語道盡的。時間的淬鍊，讓我們經歷並深刻體會人生中形形色色的課題，然而我認爲有個重要的部份給遺忘了——當我們面對分離的時刻。

黑板上的數字一天一天的減少，終於輪到我們脫下制服，背上翅膀迎接冒險與未知的明天。妳總是用淘氣又帶點憂鬱的神情告訴我，妳不想長大，不想離開熟悉的環境，和一同牽手度過三年風雨的夥伴。當下，我單純的爲著自己即將飛離巢穴而雀躍不已，笑著回應妳沒關係，我們擁有二十一世紀的便利科技。直到校歌音樂響起，一幕幕的回憶在腦海中跑馬燈，我突然懂得了，妳話裡的不想長大，是如此奧妙的涵義。

地球並不會因爲短暫的佇足而停止轉動，成長亦不能如我們所希冀永遠停留在青春的階段。看著日漸空蕩的房間，我突然捨不得離開了。十八年的歲月、記憶和成長，又豈能用幾個行囊就輕易打包呢？凌晨三時三十分，休旅車已奔馳在蒼茫的夜色下。左轉，是過去；右轉，是未來，我想我已決定了在這十字路口該何去何從。四時三十分，中臺灣的暖橘燈河在我眼前閃爍著，眼光中縈繞的晶瑩再忍不住地緩緩落下，我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堅強。手機螢幕中妳傳來的祝福，是最好的鼓舞。拭淚、抬頭、微笑，早上七時三十分，椰林大道上的陽光是如此耀眼。一個人，也可以很勇敢、很堅強、很獨立，我在心底默默對自己許諾。中午十一點，我正式邁入大學生活，獨立、自主而成熟的十八歲女生，會活出獨一無二的精采與不凡。

從陌生到熟悉，這城市留給我許多自由揮灑的空間，而我也逐漸習慣一個人的生活、思考、以及更多體認。我爲自己的表現感到驚喜，也許這證明了在出發前心理建設的效果超乎預期的成功。雖然仍有許多未臻完善之處有待一一加強，但我深信自己可以面對並克服這些課題。相信我們都可以辦到的！「分離不代表結束，而是更想念。」但

我認爲分離，是我們共同成長的開始。想念固然苦澀，經過成長的調味後，想必其後的甘醇更加令人期待。不曉得多年後的我們，又會產生多少改變呢？滿心期盼，妳給我的驚喜，在不久後的未來。

天，仍是霧濛一片，不知窗外的雨絲是否綿密依舊？落款，我明白因爲記憶裡妳溫暖的微笑和擁抱，在我的心城，是滿地的璀璨金黃。

授課老師：潘少瑜先生
土木一 B99501101 林于軒

腳步

是我走得慢，還是您走得快？追不上，就連最後的音訊都遲來，爺爺，來世，能不能爲我略爲駐足等待？

小時後，爺爺總是天天到幼稚園接我上下學，每當看到我出校門，爺爺立刻轉頭帶路回家，他的背影快速的向前移動，如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標，那時候的我一直想：「爲什麼爺爺總是喜歡走那麼快？」於是，我拼命的想追上去，想追上爺爺的腳步，便邁開步伐，搖搖晃晃的小跑步跟上爺爺，每次，都是爺爺先到家。

想追上爺爺，就像夸父追日一般。

升上小學之後，爺爺不再送我上下學，那樣一個回憶中疾行如風的背影，如同消失了一般，頓時我失去了目標，回家的路顯得漫長而無聊，只有六年級畢業那天，爺爺出現在校門口，捧著一束花，茫然在一片學生海裡尋找著我的身影，六年來頭一次，爺爺駐足等我，六年來頭一次，爺爺接我回家。

我走向爺爺，開心的向他招手，左胸上別著「畢業生」的牌子，爺爺佈滿皺紋的臉孔，似乎揚起了一抹淺淺的微笑，將捧著的那束花交到我手裡，沒有多說什麼，轉身就帶我回家，還是當年的腳步，快速而毫不遲疑，我背著書包、捧著花束小跑步追上，那天，還是爺爺先到家，只是距離彷彿拉近不少，是因爲我長大了嗎？我想或許是，「爺爺是不會變老的。」標準的山東腔，爺爺總是這麼說。

要追上爺爺，似乎不那麼難了。

國中期間，已經幾乎看不到爺爺的身影，最有印象的一次，是我突然頭暈發燒，爺爺來學校接我去看醫生，當我緩步走到校門，看到爺爺來回踱步，焦急的張望著校門，我背著書包走出學校，爺爺牽起我的手，依然一言不發，快步的往診所的方向走，奇怪的是，我跟上了他的腳步，那一段路上，我很想問他：「爺爺，你是故意放慢腳步等我的，對吧？」

那是第一次，我牽著爺爺的手一起走。

就讀高中後，爺爺的身影已然消失在書海之中，也因爲學校太遠的關係，熟識的身影不曾再出現在校門口，只有假日全家一起外出吃飯時，可以看到爺爺，每次吃完飯要回家，急性子的爺爺還是走第一個，爸爸叫我跟上，過馬路時保護爺爺，當我快步跟上，我卻疑惑了，怎麼這次是我放慢步伐了呢？

爺爺，你不是說你不會老的嗎？

十八歲那年，考完統測的我，爲推甄資料焚膏繼晷、夜以繼日，每次離開家的時候在電梯碰到爺爺，看我如此疲累，他總是用那標準的山東腔，緩緩的叮嚀、問候：「加油啊。」我微笑的點點頭，轉身進了電梯。

經過兩個月的努力、煎熬、洗鍊，放榜的那一刻，我欣喜若狂的拿起手機打給爺爺：「爺爺！我上了！」電話那頭的爺爺沒有多說什麼，只說聲：「我知道了。」冷靜而沉穩，但我們全家都知道，爺爺是最高興的，因爲我是家裡的長子，當天晚上，我回到家，

給爺爺一個深深的擁抱，一個擁抱之間，多少千言萬語走過，我們都沒有說話，但我激動的想哭，爺爺應該也很高興吧？

那個擁抱，卻是這輩子我給爺爺最後的禮物。

放榜後半個月的一個清晨，奶奶的聲音將我從夢中驚醒：「爺爺在屋頂澆花時跌倒了！快來幫我扶一下！」甫聽完，我上衣也沒穿就急急忙忙奔到屋頂上去，不到一個小時，爺爺已經被救護車載走。

家裡一個人也沒想到，健朗如昔的爺爺，會因爲一個跌倒，造成腦溢血，短短十分鐘內，要決定動手術與否，但變成植物人的可能性高達九成，短短十分鐘，每個人心裡都在掙扎，每個人思緒都在糾結，十分鐘過去了，醫生走出來詢問。

爺爺的病床快速的推入手術房裡。

那天，我因爲要上課的關係，先從醫院回到家準備課本，但甫踏進家門，我的淚如雨下，嚎啕不止，一切來得未免太過突然，我承受不起，我擔待不住，爲什麼爺爺老是走的那麼急？讓我連再見都來不及說。

整理好心情，我騎著摩托車到上課地點，才停好車，就看到手機傳來一封爸爸的簡訊：「爺爺過去了，趕到醫院來。」當天課也不上了，只是騎車回去的那段路上，眼見的一切景物都被模糊得看不清，淚水不住的奪眶而出。

我騎著摩托車趕回醫院，火速的趕到爺爺病床前，數度哽咽：「爺爺，您怎麼老是走那麼快？我有好多話還沒告訴您，我愛你，我真的好愛你，只是我一直不敢跟您說，我以爲還有好多時間可以跟您說，爲什麼您走得那麼快……」

旭日，終究會西沉，爺爺，原來也會老去……

曾經我以爲，終於可以追上爺爺的腳步，沒想到，爺爺依然走得快了，而那一步，我追不上。他永遠走得那般急迫，是他堅毅的步伐，對子孫的愛卻從不輕易表達，始終惜字如金，決不說出半句溫柔的話，但那親子之間的柔情啊，纏綿在他的舉手投足間，我們其實都看的到，只是我們也不敢說心底的話。

告別式上，家人圍簇在爺爺的棺前，師父吩咐不許掉眼淚，我咬緊牙關的忍著，看著爺爺的面容。爺爺，您累了吧？您終於停下腳步，但您也走遠了，我想我曉得您腳步永遠那麼快的意義了，您要走在前方，做我們一世追隨的方向，讓我們知道，再顛簸的路，前方，永遠有一個人在。

燃起三柱香，默念您的名字、我的姓氏。

我偷偷許下了願，來生，還要做你的孫子，要趕上你的步伐，不爲了什麼，就爲了牽住您的手，就爲了跟您一起走，就爲了來得及說一聲我愛你，就爲了再叫你一聲：爺爺。

照片上的爺爺，似乎點了點頭。

如果您還聽得到，我願意再說一次我愛你，如果您還看得見，我願意再笑一次給您看，如果您還記得住，我願意細數過去種種回憶，如果您還走得動，我願意再陪您走一段路，這一次，沒有誰放慢腳步，牽著手一起走，徐步送至西天路。

授課教師：蕭敏材先生
法律一 B99A01123 吳典融

摽有梅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待其吉兮。

當時年幼的我聽著正值二八韶華的姐姐反覆吟誦著課本裡的詩句，我似懂非懂地問姐姐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姐姐摸摸我的頭：「你還太小，等你長大自然就會懂的。」說完便拿起壓在桌墊下的照片，害羞地望著它微笑。那笑容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因爲那是姐姐最美的表情。

但幾個月後，我卻看到姐姐獨自躲在房裡哭泣。地上散落著被撕毀的照片。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讓姐姐如此傷心。但卻希望姐姐能打起精神，回復往日最美的笑容。我悄悄地走向她，輕輕地拍拍她因啜泣而起伏的背。「姐姐不要哭了，我給妳惜惜。」姐姐拭去臉上的眼淚，告訴我：「以後交男朋友一定要非常小心，不要像姐姐一樣被騙了。」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待其謂兮。

幾年後，懵懵懂懂的小朋友變成國中生了。這幾年，姐姐一直埋首於課業和工作，沒有空閒的時間能夠認真地談場戀愛。媽媽也不禁好奇爲什麼姐姐至今都還沒帶男朋友回家給爸媽「過目」。親朋好友們紛紛向姐姐推薦不錯的好對象，但姐姐一貫的回答是：「我想現在還是先不要談戀愛好了。」

我知道姐姐身邊其實不乏追求者，而姐姐依舊像個少女般也渴望戀愛。但之前失敗的情感傷她太深了，讓她總是在戀愛的臨門一腳時卻步了。她選擇了收起情感，用忙碌的生活步調逃離感情的負累。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待其謂兮。

又經過了幾年，我已從高中畢業。而姐姐已在職場上打拼多年，卻依然缺乏可以倚靠的伴侶。雖然她表面總是裝作不在意，但我明白她心裡其實還是期待能有個可以相許一生的好對象。隨著時間流逝，我們都越來越替她著急能否有椿好婚事。終於，有天姐姐帶著一位長得相貌堂堂、講話文質彬彬的男人拜訪我們家。從他和我們全家的對話中，可以發現他是真心愛著姐姐，也是個足以託付終生的男人。那個男人就是我現在的姐夫。

現在姐夫和姐姐一家四口過著快樂的日子。雖然已結婚多年，但姐夫對姐姐仍舊十分體貼。他總會疼惜姐姐照顧小孩的辛勞，也時常帶著一家人去四處旅行。每次談到和樂融融的一家人，姐姐還是會露出幸福的微笑，那表情和十幾年前的笑容一樣，是我認爲天底下最美的表情。

授課教師：張瑋儀先生
生化科技一 B99B02055 陳怡璋

彩色大學

開學三週，我的心情像畫家的帆布般，塗滿了各式各樣的顏色。在這張帆布上的角落躲著一個不顯眼的顏色-灰色的挫折。這個挫折來自於多種不同因素，但大多起源於學校及環境。面對著截然不同的語言，環境，及學術制度，剛從國外回來的我像一隻逆游的鮭魚，感到十分的挫折。

「到處都是中文！」是我三個月前回到臺灣對臺灣的第一印象。密密麻麻，筆畫複雜的中文字令我眼花撩亂，寫滿中文的普物實驗課本令我肅然起敬，敬而遠之。中文字書寫的困難可說是中文讓我感到挫折的罪魁禍首：一個發音，有數十個字，我怎麼知道是那個？ 不知道，而且等我想到時就不用抄筆記了。只好用注音。不過問題又來了。用注音很慢，會被同學笑 ，而且也不太確定。「ㄆㄧㄥˊ 跟ㄆㄧㄣˊ」聽起來幾乎一樣，到底差別在那裡？一堂課過了，我快抓狂，把寫滿注音及拼音的筆記劃掉，做了一個明智的決定：除了中文課以外，筆記一律用英文寫。

有一個很棒的小島：它是美食天堂，食物令人垂涎三尺；它的東西便宜又大碗，物美價廉。但它也是我去過的國家裡人口密度最高的；沒錯，它就是臺灣。在這個沙丁魚罐頭裡，擁擠造成的困擾很難避免，連在臺大也不例外。在臺大，沙丁魚罐頭變成了腳踏車罐頭。想找個離門口較近的停車位不但動作要快，停車時也要小心：太近，腳踏車的鏈子會被勾到；太遠，其他腳踏車一直擠進來，一堆腳踏車糾纏在一起。微積分課則是學生罐頭。可能因爲老師受歡迎，學生及旁聽生都很多，導致上課沒有 15 分鐘前到就沒位子坐；準時到的學生則站著或坐在階梯上上課。沒想到這麼大的學校也無法不當沙丁魚罐頭。

除了語言及環境因素造成的困擾以外，臺大學術制度讓我有點失望，很挫折。我在國外讀高中時，已經修過大學先修（AP,Advanced Placement) 微積分,化學，生物，心理學，期望大學時能跳過基礎課程，上更有趣，更有挑戰性的課。沒想到臺大的學術制度有規定：只有大學的學分才能抵免大學的學分，高中的不行。聽起來很有道理，其實並非如此。AP 不是用高中學分做抵免。AP 是用 AP 科目考試成績做抵免；成績越高（最高爲 5），可抵免學分數越高。AP 考試的程度相當於大學程度，且評分是以大學生考 AP 的成績爲主。我所有的 AP 都考 5。就因爲這制度，我每天必須重新用中文上已經會的東西。就因爲這制度，我必須忍受冗長，永無止境的課。就因爲這制度，我學習進度被踩煞車，永遠落後我在美國讀大學的同學。這樣的規定有意義嗎？形式上有，但事實上是浪費時間，鼓勵學生翹課。高中生上大學生的課顯示他的程度及企圖心；他的程度及企圖心讓他學會大學的課程。而這些卻被制度一一淹沒。不是在大學上的課又如何？重要的是學到的知識，不在於是何時何地修習。

昨天，我夢想轉學至國外大學，永遠擺脫中文。今天，我用中文完成一份 14 頁的物理實驗報告。當我按下「列印」的那一刻，我感受到的是一份完成任務的喜悅及成就感：我告訴自己，「就算再挫折，再困難，我不怕，因爲我擁有無限的好強心及企圖心，

帶領我邁向成功之路」。

授課教師：黃培青先生
昆蟲一 B99612036 曾貞

臺灣印象

八月三十一號第一次離開家鄉那麼遠，第一次到「傳說」中的臺灣。一抵達桃園機場其實沒有什麼感覺自己離開了馬來西亞。或許是我居住的地方也是由華族爲主，文化方面沒有太大的差異。唯一讓我很感興趣也很興奮的是街道旁的指示牌、路的駕駛方向及司機的駕駛盤位置。看見指示牌上寫的全都是華語，還真的有點不習慣，招牌上也都是漢字，我真的莫名的開心啊！「肯德基」、「家樂福」、「屈臣氏」還有很多我熟悉的連鎖店，第一次看見它們的華文寫法就是覺得太神奇了！

對臺灣的廁所我有點不習慣，因爲排水系統不一樣的關係所以廁紙不能丟入馬桶裡。我的口音及有些詞彙也是跟臺灣人不一樣，例如去買飲料時我會非常順口地說，去買水；要跟店員拿吸管時，我也很自然地把吸管說成水草。還有很多的趣事笑話都發生在小細節上。發現臺灣人的口頭禪是「對啊」、「真的假的?」、「好酷喔！」，我也逐漸被影響了。跟臺灣朋友對話時會很自然地被同化，腔調都會變臺灣腔，有很多同學都說完全看不出也聽不出我是僑生。但是當周圍都是同鄉時，大家的口音又會非常馬來西亞了。我個人是比較喜歡臺灣口音的，感覺比較溫柔。

以前就經常從電視節目中收看到臺灣的綜藝節目有介紹美食，我特別愛小吃喝奶茶。飲料店真的很多，我很喜歡。但是臺北的物價確實讓我有點吃不消啊！尤其是食物，而三餐又不能不吃，所以我都會去學校裡幾個較便宜的地方吃。還有臺灣的網速真的很快，下載東西特別快！來到臺灣很容易變宅啊！都怪網速太快。哈！

到達的時間是夏天，所以覺得很熱也很悶。還以爲赤道國家已經是熱的極限了，來到這裡才覺得我錯了啊！這裡夏天的熱讓整個人都粘粘的，很不舒服。而且在短短的一個月裡，我變超黑！臺灣天黑天亮的時間也比馬來西亞早了一個小時，臺北晚上的天空也不會太黑，一直都是灰灰微紅的。可能是光害太嚴重，晚上也不容易看見星星，也因爲夜晚的天暗不下來，所以依然能看見雲朵。十八年來都沒體會四季變化，這幾天的天氣轉涼了，而且經常下細雨。我想，是秋天來了吧？前天夜裡聽見幾聲雷響，突然地很想家。那是我在臺灣聽見的第一聲雷響。

臺大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腳踏車，腳踏車的數目真的讓我嚇到了，但是我是喜歡腳踏車的，特別喜歡騎到舟山路，騎到生態池還有農學院的田園，當然還有喜歡快速騎在椰林大道上！風會把頭髮吹亂也沒有關係，就是喜歡臺大，就是喜歡騎腳車！開學了漸漸有很多壓力，感覺得到同學們都是人才，我其實也爲能處身於深藏不露的同學間感到興奮！學長姐都說臺大是一個能激發及挖掘自己潛力的地方，所以就開始在這個我愛的校園帶著壓力努力吧。

跟室友及系上的同學都相處得不錯，他們都很可愛也很友善。對於我這個僑生，他們也很好奇。今年的中秋節在臺灣過，發現原來中秋節不一定是吃月餅，提燈籠還有賞月。在臺灣的中秋節是烤肉，我與臺寬的朋友一起慶祝，除了烤肉我們也是月餅。當我望向夜空中的月亮時，他卻顯得有點遙遠，是角度問題還是我的錯覺？

這個月裡我到過了東北方的龍門，淡水，貓空站，小南門等地方。我的願望就是能在四年內環島玩完全臺灣！前星期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去到臺北市新舞臺看了一場國樂表演《寒夜三部曲》。我們都是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有參加華樂團的人，來到臺灣自然會希望能學到更多這方面的東西。畢竟在馬來西亞華人的活動與文化還是受到了限制，非常羨慕中國與臺灣的國樂團。除此之外，臺灣的資源豐富，社會思想開放，書店比比皆是，我感覺自己到了一個花花世界。好好利用資源，機會就會等在另一岸了吧？！

再過三個月就要跨入民國一百年了，我真的很幸運也很期待竟然有機會在臺灣跨年！不久前才剛走過民國九九年九月九日，讓我更期待一百年的到來哈。來到臺灣後我希望的不只是到這裡讀書與旅遊。我想要的是讓自己像個當地的臺灣人一樣生活，真正體會生活，每個習慣每個細節每個腳步都想融入當地的方式。不是想拋棄之前十八年在馬來西亞的生活，而是想在不一樣的環境以不同的方式過不一樣的人生。我想我會在這裡變得更獨立。

臺灣給我的印像一直在改變，或許有一天我對臺灣已經不能以「印象」來說明，那個時候我已經真正融入臺灣生活了。

授課教師：郭寶文先生
護理一 B99406040 王新儀

影響我最深的一個人

影響每個人最深的事情各不相同，或許是一個人，或許是一句話，或許是一本書……而影響我最深的則是我的母親。

爲什麼我會說影響我最深的是我的母親呢？她除了養育我們、照顧我們之外，更影響了我選擇護理系的原因。從小的時候起，媽媽在我們三個小孩的身上就付出了很多的心力，會叮嚀我們要寫作業，當我們心情不好時，她願意成爲一位傾聽者，並且適時給予我們恰當的建議，就宛如黑暗中指引船隻的燈塔，告訴我們下一步該如何前進，當我們犯錯時，縱使她的臉上露著不悅的表情，但是她還是會好言相勸，告訴我們哪裡是需要改進的，我覺得媽媽有另外一個特點讓我感到驕傲，她不管那天的工作再忙再累，回家都一定會煮晚餐給我們吃，她認爲三餐是很重要的，所以她無論如何都會做飯，就是怕我們會營養不均衡，中午在學校吃的便當都沒有蔬菜。

由於我的媽媽是一位護士，所以我覺得她對我們也就更加呵護，或許是因爲如此，讓我萌生了想念護理的想法，於是我之前寒暑假有空的時候，會有幾天跟著媽媽一起去衛生所上班，我想要了解那是怎麼樣的地方，所以我選擇到邊去當志工,，去幫忙其他的護士阿姨做事，我有時候還會跟掛號的阿姨聊天，可以順便觀察民眾，感覺也是件不錯的事！像是之前衛生所還有舉行一些演講，他們會邀請醫院的醫師來進行演說，來告訴民眾一些他們可能不知道的事，或者是進行一些衛教宣導，有時候我會去幫忙衛生所每兩個禮拜舉辦的成人健檢活動，當我看到很多民眾來的時候就會覺得很開心，還記得有一次我在衛生所有遇到請醫院的職能治療師和物理治療師來替小朋友做復健，那時候就覺得自己對醫學相關的科系還抱著一定的熱忱，覺得幫助別人自己也會感受到快樂，也不會去計較付出了多少，我覺得因爲媽媽而讓我了到這麼多，所以她是影響我最深的一個人。

記得在第二次上護理學導論的時候，老師問了我們三個問題，第一個：你覺得護理是甚麼？第二個：你覺得一位好的護理師具備甚麼條件？第三個：你從哪裡得到護理的資訊？當我聽到的時候，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媽媽，我就把答案寫在紙上，我想護理最主要的宗旨就是照顧病人，兒所需要具備的特質除了愛心、耐心、細心之外，還有很多事我們所需要擁有的，這些我覺得在媽媽的身上都可以找學到它們的影子，受到媽媽的影響而選擇念護理，我想我不會後悔，總覺得在這塊領域可以學習到很多東西，而如何與人溝通我認爲是最重要的一點吧！透過與他人接觸，也就更能理解他人的想法，會試著從他人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我想這是我還不足的地方。

因爲媽媽的關係，讓我踏入了護理，從小的時候就漸漸影響了我的想法，讓我覺得護理也不錯呀！我想我以後應該會越來越熱愛它！而這都要感謝我最愛的媽媽。

授課教師：郭寶文先生
法律一 B99A01144 張雅喻

影響我最深的一場衝突

事情發生於一日深夜，當時我們仍和爺爺奶奶同居一處，里野鄉間和樂的三代同堂往往爲鄰人所稱羨，而這如夢似幻的一切卻在大伯回家的那一刻，硬生生地被撕裂……。

那是一個平靜的夏日夜晚，我們一如往常吃完了晚飯，拿了個小椅子作在昏黃的路燈下，談起今日所遇的奇聞軼事，好不歡愉。鄰人的雞群仍在沙地上啄著蟲子，矮牆上的七里香仍散發出濃郁的香氣，就連田裡的青蛙都一如往常地演奏牠們的奏鳴曲，這理應是個恬靜和樂的夏日樂章，卻沒有人料到那突如其來的休止符。約莫在我們正要收拾準備就寢時，路面出現了一個高壯的剪影，搖搖晃晃卻直衝著奶奶大喊：「妳說要給我的錢呢？」滿是醉態的大伯踉蹌地靠近奶奶，爺爺起身將他推開使他跌坐在地，爸媽趕緊起身將奶奶帶進屋裡，沒想到大伯惱羞成怒，毫不保留的一拳向爺爺揮去，一切發生的太突然沒有人來得及阻止，那一個瞬間就這麼定格在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那我習以爲常的天倫之樂在那一刻，像一面鏡子摔碎了，滿地是拾不起的沉重記憶。

後來，我在爺爺的抽屜中發現了一紙保護令，一瞬間像被重擊似的，那天晚上的衝突再次在腦海中播映，然後停格在我最不想看到得那個畫面，心中有一團雜亂的毛線需要我找到線頭。悄悄地把那一張保護令拿回房間，從頭到尾細讀了一遍，心中不由自主地欽佩起核發這只法令的法官，竟然能讓區區一張法令產生如此強大的效力！突然，我好似找到了線頭「如果我也能像這樣保護我自己的家人不是很好嗎？」，糾結的毛線團開始一層一層的被解開，我緊抓著現頭開始編之自己的夢想—我要學法律，我要用最強而有力的力量來保護我的家人。生命自此開始有了轉折，未來的道路往一個始料未及的方向延展開來……。

迄今，我仍不能確定這起衝突所造成的影響對我而言是幸還是不幸，但可以確定的是，它是一個偉大的建築師，給了我一張精心設計的藍圖，剩下的，就由自己一磚一瓦慢慢地堆砌。我堅信它給我的方向，我堅信它給我的目標，巴菲特曾經說過：「如果你在錯誤的道路上，奔跑也沒用。」我堅信這是一條最正確的道路，所以我不猶豫、不逡巡，向著目標奔跑著。

授課教師：郭寶文先生
護理一 B99406024 李湄

影響我最深的一場車禍

十八歲的暑假，正閃耀著脫韁的青春燦爛。這是經歷了無數次大大小小各類考試，及最後七月初那場殘酷試煉後，一段苦盡甘來的解放。在接近尾聲時，我接到了國立臺灣大學護理學系的錄取通知。周遭耳語鑽動，驚訝、疑惑、甚至帶點譏諷的眼神如浪潮不斷拍打，面對家人關切的凝視，閉上了眼，我知道……再一次回到那個冬天。

每年接近年底的十一月是高中的校慶，除了高一學妹有準備園遊會之外，當然還有三個年級不分長幼，連老師們也開懷地共襄盛舉的運動會。此時身爲將赴學測戰場的高三學姐，一方面如火如荼地讀書考試，一面還得參加運動競賽，內心的無奈與不滿隨著倒數卻是與日俱增。反觀剛入學的妹妹，全身閃耀著初生之犢的青春光輝，熱衷於第一次的高中校慶，如此對比更顯得我懶散，卻又是緊繃。

某一個假日午後，我和妹妹約好去練習排球，作爲從書堆中起身喘口氣的機會。爸媽先帶她去拿球，我則在家繼續看書，不知不覺五分鐘腳程拖長爲一小時的空無音訊，我正納悶，電話鈴聲如解惑般響起。另一端是我不曾聽過的，爸爸焦慮卻刻意冷靜的嗓音，在嘈雜的聲響中，我聽到他說，妹妹被車撞了。

一如連續劇中那樣戲劇性的描寫，我的腦子瞬間無法思考，在幾乎刺耳的空白中，我突然想起了方才隱約經過的救護車鳴響。閉上眼，再次用力睜開，無視四周雜沓人聲、及不遠處鄰居議論駕駛違規的窺看，我不發一語地看著被戴上護頸，眼神空洞且無法動彈的她。想起出門前那滿是笑容的臉龐，催促我這老骨頭應該要多運動，但此刻卻因驚嚇而蒼白、毫無生氣。後來的事情我記得不很清晰了，只知道搭上了救護車就開始哭，隨車救護員得一面處理傷口，一面安慰我說沒什麼大礙了，當姊姊的要堅強一點。到了急診室，我仍像潰堤的水壩般不停啜泣，引來好奇的目光。媽媽責備我要我別哭了，會嚇到妹妹，我才克制自己，看向病床。她已從被撞的驚嚇中恢復，儘管無法動彈，那頑皮靈巧的雙眼竟也盯著我，不顧嘴裡鮮血細沙還未清理完，含糊不清地告訴我，她沒事，別哭了。

我在稍後想起了那次電話通知後的另一通。媽媽似乎遲疑了一下，原先叫我在家裡等候，卻改口要我到離家不遠的現場去，要小心路況。後來我才知道，妹妹在事發後一度昏迷，醒後還看不見也聽不到，直到恢復神智哭出聲後才又正常。當爸爸問她需不需要什麼東西，她只喃喃說道：「我要李湄……」。

也許經歷這場車禍的是我。我的心受到了極大的衝擊，徹底敲醒了三年的渾沌。我從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也不知道別人期望我該做什麼，但在親愛的家人脆弱無助時，我卻只能在原地瑟縮發抖、不知所措。也許人們會說，學了護理也不一定能及時派上用場，或是當醫生才有前途之類的話語，但我從來就不是想在事發當天做些什麼事，而是期望自己，在不久的將來，能夠真正地、成熟地，做好我能做且應該要做好的事情。不再只是爲了我所認識、我所珍愛的人們，在了解到十多年來求學歷程，所受盡是各式各樣的幫助，目前我能想到的回報就是學以致用，不僅是回應父母栽培我考上第一志願學

府的苦心，亦是對於從小師長的期待：成爲一個對社會有所貢獻的人。這不是從事醫護工作就高人一等的思維，也不一定是讓我人生順遂的下一步，但是，現在的我確信也慶幸我所做出的選擇，而這就已經足夠，我知道。

授課教師：李天祥先生
化學一 B99203027 陳柏豪

廣告

一張老舊而破爛的海報貼在雜貨店門口，掉色而黯淡的幾個大字寫著「可口可樂」。人來人往的大街上，矗立的兩排大廈擠出一道天際線，前方廣場的大看板跳出一行搶眼的大字「可口可樂」。同樣的四個字在不同的時間、地點、人們眼前出現，以不同的方式帶來震撼。渾身泥巴的孩子用一個星期的零用錢買了一瓶可樂，西裝筆挺的上班族在販賣機前猶豫了幾秒，也按下了可樂。

將世界串連起來，給人們熱情，給人們渴望，這是廣告。曾幾何時，廣告從誇大而不切實際的行銷手法，轉變爲人們理想的映像，映出快樂、映出格調、映出溫暖。廣告從對大眾的廣而告之，漸漸滲透進行爲、催化互動、激發對生活的省思、以及思想被醞釀。可能是一句口號，抑或是圖像，給人憧憬和力量。圓形內交叉的三條線形成葉狀，象徵著和平，斜置的卐字象徵恐怖，廣告將世界傳達給世界，以他的誇張、他的幽默。

走在臺北的街頭，五光十色的招牌林立，壓滿整個天空，像是朵雲隨時間變化。廣告是天氣，抬頭一望有整個世界的陰晴交替。不同的廣告標語，不同的顏色配置，我的心情隨之起伏。溫暖高雅的橘，是愛馬仕的品味格調；單純潔淨的白，是蘋果電腦的極簡美感；沉穩典雅的綠及咖啡色，是溢著書香和智慧的誠品書店。廣告集結商標、標語及各種媒體傳達，表現的不再只是商品，而是心情，是生活。沙塵揚起，乾燥的大地被烈日曬疼了，一粒銀色子彈劃破膨脹欲裂的黃土。聚焦再聚焦，流線型的外殼和銀白的烤漆將周遭空氣冷凍，像寒光凜冽的手術刀，流暢地切開，滾燙的血液湧出，用生命染上整片枯竭的大地。這是廣告，是一輛車，也是賦予生命的過程。繃緊的情緒在車的奔馳中爆裂、釋放，接著舒展開。這不僅是電視廣告的視覺震撼，更是情緒的催化劑，激起幻想和慾望。

林立多樣的招牌廣告使我眼睛疲勞。電視廣告的情緒波瀾使我口乾舌燥。想吹吹風，靜一靜，想一想廣告所塑造的世界和真正生活的實際。廣告之前人人是平等的，無關乎富貴或貧賤，人們能架構出自己的理想，藉由簡單的符號或口號，短片或傳單，戰爭與和平、喜悅傷心、熱烈以及沉穩。廣告是傳達思想的工具，所以其中充滿人性。我在販賣機前停下腳步，遲疑了幾秒，按下可口可樂。

授課教師：李天祥先生
生科一 B99B01062 陳仰恩

廣告的味道

每一天，在明亮的早晨中，你醒了，坐在那熟習的咖啡香中，輕輕的打開報紙，什麼映入了眼簾？離開建築的束縛，你迎著微風徐行，舉頭一望，你撞見了什麼？回到家，將你的胃裡充滿了幸福，依偎向沙發上的家人，打開電視，什麼闖入了你的思緒？廣告，時時刻刻迸現在我們的生活中。當我們視它如落在地上的塵埃時，它究竟堆積了什麼？

傳單就是最典型的廣告，雖然它明白你不會多看它一眼，仍然千方百計要把它塞進你手裡，趁著你疏於防備之時攻入你的腦，把那面寫著敵方最聳動誘人的字句的旗幟，牢牢的插在你的城頂。然而在此同時，有一些比那面旗更細瑣的消息也跟著進來了，它們在無人覺知的情況下在最底層流傳著，漸漸的擴散到各個角落：「董事長和專家是男的」、「男人該有部車」、「洗衣煮飯打掃是媽媽每天要在意的事」、「沒有鑽戒怎麼求婚」、「快想辦法瘦下來吧」、……。

社會上常期待能去除這些商業化和性別歧視的觀念。在此同時，廣告卻毫不間斷的將這些想法印在大眾的腦海中。廣告好像一種「香水」，每當你翻開雜誌，它便沾了你一手；你每瀏覽一個網頁，三五滴濺到你身上是不可避免的；每次你一打開電視，「嘩！」一整桶的「香水」灌頂而下。即便這「香水」實在淡而無味，亦或它對我們的影響真的輕如鴻毛，但是當社會上的每個人說話、處事、待人時，都隱隱散發出它的味道，那就意謂：我們的社會上充滿了這種味道！我們身處鮑魚之室，久而不聞其臭，如何能察覺諸般念頭在我們裡面的潛移默化呢？當整個社會浸淫在這樣的氣味之中，又怎能期待這些思想完全被除淨呢？

俗語說：「聚沙成塔，滴水穿石。」小小的廣告看似微不足道，卻是真正的無遠弗屆、無孔不入。面對一個廣告時——不管是閱聽或是製作——拿出心中的放大鏡細細搜查，千萬不要放過任何不受歡迎的「廣告的味道」。

授課教師：李文鈺先生
政治公行一 B99302330 楊植斗

遇見

最美的相遇，只維持了刹那，但卻如此永恆。

這個世界早已沒了神奇，小時候探索花木蟲魚的精神早已隨著時間的洪流逝去，週遭盡是陌生的熟悉。一條路走了數來年，在景色毫無變更的情境下，我不會注意老店是否重新上了漆，或是鄰居家新植的盆栽，更別提電線桿上刺眼的廣告標語。忘記怎樣去好奇、追尋的我，卻被一叢青綠敲響我心中塵封已久的鐘，讓我爲了她再次啓程。

騎著腳踏車迎風返家，算是青澀時代一種苦悶中的解脫方式，好幾個磚頭重的書包就這樣扛在肩上，回家的路途代表的是和學生身份的短暫告別，書包裡有多少書我會忘得一乾二淨，甚至感受不到它的負擔，只有回到木製書桌上它才又找回它對付我的一貫方式，我總是愉快地哼著歌、踩著踏板沿途走馬看花，隨意瀏覽不需動腦記憶的景色。一切看來都是不變的，就算有些微的遞換我也毫不在意，只要不是平房突然成爲高樓大廈那樣天大的轉變，我想我是懶得去看雜貨店 過期餅乾有沒有補上新貨。

「……這？」就在我錯愕地發現腳踏車的菜籃被悄悄占據時，「她」只有一根拇指的大小。那是一棵未知的植物，有如一般的雜草，飽滿的葉兒嫩得快滴出水來，像是新發的。原本想將她除去，要求她還我一個屬於我原本認識的菜籃時，我竟然笑了，我笑她憑著一抹在菜籃中的灰塵也要死命生長，這股韌力讓我想看看她究竟能維持多久，

我在菜籃前裝了一個風的厚紙板，深怕一個不小心，她便被絲微的風連根拔去，自此我多了一個樂趣，看著她的根露出了原本即不充足的土壤，我會替她多添些；看到她枯黃沒有生氣，我會在那天多騎車外出曬太陽，因爲她我重新認識了我記憶中的街道，我曉得哪裡的土壤有最豐富的水分，也知道當我想讓她透透氣時，哪條道路能夠吸收最充分的陽光，生活重心不再繞著課本打轉的我，也開始「趴趴走」，有空就踩著腳踏車出門，也因此默記了許多路名還騎到所有附近的鄉鎮。

她爲我一成不變的日子染上了彩，我對生活不再感到無趣，也重新拾回了童年時求知的趣味，帶著她四處「奔波」，一切都變得那麼與眾不同。

然而，天下的筵席沒有不散的，幼鳥長大了，也總要飛出巢外。她也不再是那一小株雜草，她有三十幾公分高，還開出了一個青色的花苞，花開花落，當她綻放的那一瞬間，同時也意味著我跟她相扶相持的旅程也該走到盡頭，但，我能夠做些什麼？難道要趁她尚未開放老去之前將她製成標本常伴我身旁？即使知道她即將離開，我還是踩著腳踏車，輕聲地哼著歌，希望她的花能開得又大又好。

那段時間我幾乎日夜守著她，就怕錯過她生命中最美麗的那一刻，終於在一天的清晨，花苞緩緩地膨脹，最後裂開，裡頭透出了羽毛般雪白的她，如同天使輕柔且優雅地立在花冠上，她將豐滿的羽翼展開，高貴卻又親切。

她是一株蒲公英！我顫著手指，想輕輕地捧住她。無奈指尖一觸及翅膀便挫得她遍體鱗傷，我趕緊縮起手來，不想讓她受到一丁點傷害。我不想跟其他人分享她的好與美，不再將腳踏車往陽光下騎去。她也變得愈來愈憔悴，青翠的莖柱逐漸泛出了黃，也開始

失去了支撐的力量而頹喪地癱軟起來，她就像一個病危的患者，想要的不過是窗口外彷彿伸手可及的藍天與白雲。

看著她病情加深，我沉默了一會兒，騎上腳踏車。

看，這條路，高樓特別多，最不適合曬太陽了！

就是這裡，每當換上這兒的泥土妳精神就特別好。

這裡竟然有在賣蔥油餅，下次來這裡吃看看好嗎？

喂，妳，怎麼不說話？

她終於失去了所有的力氣，身體頓時被地心引力拉去，美麗的翅膀就這樣墜落，無數的雪白砸在菜籃中紛飛。

直至今朝，我仍忘不了那段相遇，現在的我仍常在有她曾經陪伴的地方流連，但想念她時感受到的孤寂卻無法用言語加以描寫。

我仍記得我拾起了垂死的她，拉著她的手一起做最後一件事 我輕輕的吹落她幾近光禿的羽翼，希望她未來所延續的生命多多少少有我的影子相隨。那麼沉重的孤單，我自己來就好。

授課教師：李文鈺先生
工科海洋一 B99505033 趙祐萱

遇見

那天我在夢裡遇見我自己。

天又亮了，清晨特別令人厭惡，加上臺北那略帶陰沉灰暗的天空，濕濕的像欲哭無淚的女人，又蓋著灰色的薄紗隱藏自己的脆弱，怎麼都不是令人愉悅的天氣。一天又要開始了，舊的工作還沒結束新的又來，天天追趕不停卻從來沒有終點。

但不管心裡怎麼想的，該起來還是要起來，該做的還是要做。停止負面的想法，我滾到床邊順勢站起身，重複著每天的例行公事。打開衣櫥準備換下睡衣，衣櫥裡卻不是它原本應該有的樣子，一隻毛茸茸黑色的東西蹲踞在裡面。以牠眼睛旁一圈黑色的花紋還有黃黑條紋的尾巴可以看出應該是一隻狸貓。但是怎麼會有一隻這種東西在我的衣櫥裡？臺灣應該沒有這種生物，是誰偷渡來養又不小心讓牠到處遊晃？而且牠對我的出現好像一點也不驚慌，應該真的是有人養的。正當我思考如何處理這件事的時候，狸貓說：「穿衣服啊！該走了。」

我應該是在做夢，那時我這麼想的。但人還是傻在那邊一動也不動，或許那時候尖叫逃走會有不同的結果發生，但我沒這麼做。狸貓發出很明顯不耐煩的語氣說：「不想換嗎？那就走吧，已經沒有時間了。」接著整個人就被吸入一個類似蟲洞的通道中。「這麼趕著帶你離開，是因爲那裡已經被快發現了，不離開的話就沒有機會了。『裡面的世界』在崩毀，崩毀的裂縫會有異世軍團的惡魔入侵，令裡面的世界更快速的崩毀。需要有人去找回它的根基，我們有辦法找出最有可能找到根基的人去尋找。」狸貓快速解釋著。這實在太荒謬了，但在夢境中好像沒什麼不可能，既然是夢就陪它玩玩吧。

蟲洞的出口來到一座大廳，像西洋棋黑白間隔的格子。「裡面有座迷宮，跟著你的直覺走吧。我只能帶你到這裡了。」狸貓說完就消失了。被別人莫名其妙的帶到一個地方又被莫名其妙的拋下，獨自一個人待在這裡，一個只有黑白的世界，還要獨自走完一個迷宮，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出口，唯一能引導我的只有自己的直覺。

這時，從地底升起一根圓柱，周圍升起各種不同樣式的門繞著圓柱旋轉。我謹慎地挑了一道雙開的金屬大門走進去，卻又從一道木門回到大廳。反反覆覆地開門又回到原點，每一道門都不是理想的結果。我像隻無頭蒼蠅毫不考慮的橫衝直撞，只要看到沒進去過的門就衝進去。好像被耍了，被帶到了一個根本沒有出口的迷宮。拼命的尋找，留下的只有滿身的汗水以及疲憊。急躁地追尋，最後連要找什麼東西都忘了。爲甚麼要努力找呢？即使我賴坐在地上也沒有人會逼我站起來。

我坐在圓柱旁，呆呆的望著周圍不斷旋轉的門出神。每道門上好像都有淡淡的幻影。好像又看到媽媽大聲的責罵，或是又露出失望的臉。朋友互相吵吵鬧鬧，時間到了又各自離去。男友皺眉嚴肅的表情，想摸摸他的臉卻又辦不到，直到他嘆了口氣，閉上眼睛。我低下頭將臉抱在雙膝之間。或許不能一直用同樣的方法看事情，低頭才發現不一樣。

圓柱底下有道小小的門，旁邊擺了一塊起司，一張便條貼在旁邊，上面寫著「吃我變小」。吃了起司推開門，門後有顆發著柔光的光球。光球周圍的氣體繚繞，柔柔的，像是在招呼我。我看到好久不見的自己，笑著只是單純因爲喜悅。喜悅是這樣單純毫無雜質，且容易取得的。但手裡攢著東西不放，就沒辦法張開雙手迎接。「好久不見，親愛的」我低喃。狸貓說的根基是我生命世界裡的東西，是我自己少掉的一部分，所以才讓我來找這個失落的部份。我把手貼在那光球上，光球立刻發出刺眼的強光。

天好亮，用手稍微遮住強光，熟悉的天花板牆角還是掛著蜘蛛網。窗外風光明媚，樹葉上沾著一顆顆晨露。突然驚覺我應該離開夢境了。站起身，伸個大大的懶腰。新的一天又開始了，今天要過得更好。

授課教師：李文鈺先生
法律一 B99A01328 張乃文

遇見

我不記得了。

若要問起那一晚，我從心靈深處的沙灘中挖出的物品只有層層疊疊白色的考卷，白色的講義，心愛的白色音響，還有，最純粹的，白色的感動。

那些脆弱的紙張禁不起海浪的銷磨，已經化爲一張張蒼白模糊的臉孔，澱積在記憶的底層，爲美好的回憶做一個小小的時間註腳；做爲主角的那份龐大情緒卻彷彿被打上了聚光燈，每一次的重新回味都依然如此耀眼，激情得令人喘不過氣。

升高三的日子，三千煩惱突地梳攏在我的腦後盤成一個扭曲的髻，烏沉沉地蹲踞在那，每一根髮絲都在叫囂著不同的期望與結局，荒謬的美夢與想像。我不能抬手一刀兩斷，因爲他們都是從我的腦袋裡生出來的，我將多年的夢想與積累押在兩場考試上，他們便化爲濃黑的惡夢壓在我的後頸上，時不時提醒我他們的存在。那時的我，很堅強，也很脆弱，彷彿一隻永遠直挺挺站著的駱駝，正瞪大著眼睛，望著雪白的稻草一根根地落在自己背上，等待靜靜地，優雅地崩潰。

直到一支小小的，黑色的，格格不入的隨身碟降落在那一疊白色墳墓上。

然後一根手指在無心之中，將音響切換到了與自己本意不符的音軌。

那是一位長期被世人誤解的男子。那晚他卸下了詆毀的面具，來到我面前。

於是那晚，我在他溫暖的臂彎裡哭泣。

這，就是我與金屬樂的第一次邂逅。

他是一座火山，承載著生命裡最富饒豐美的力量；音響被炙烤得通紅，帶著可以灼傷太陽的熱度。但他又是磐石，堅定而渾厚，沉穩而溫柔，像是大地的擁抱。在他的懷裡，我感覺到狂喜正在血管裡焚燒，從前沉睡的熱情因子都因此而沸騰；但他穩定鼓動著的心跳卻又令人感到安全，彷彿恐懼都會隨著那穩定的節拍而逝去。我一方面從他厚實的臂膀中得到了繼續追夢的勇氣與力量，一方面卻又被他溫暖的胸膛迷得神魂顛倒不能自已。一曲 Nova Era 終了，我愛上了他。

我曾經用盡所有能夠動用的詞彙來描繪初遇的悸動，但只要他站在面前唱一首簡單的歌，就足以訴說一切。當吉他聲揚起，彷彿靈魂最敏感的一端也被繫上了那條弦線，隨著樂手的一撥一彈跳躍顫抖；當鼓聲落下，每一擊都恰好敲在心房最空虛的地方，跟著嗚嗚咽咽地發出共鳴。因爲這次相遇，我的世界在一瞬間頃圮頹毀，卻又在一瞬間凝聚重生成爲一個更堅固的結構，而他就是我的基石、我的樑柱。

我開始學習了解他。啊，他有千百種不同的面貌，而世人對他的刻板印象只是其中一種。他可以是最令人沉痛的泣血情歌，也可以是令人熱血奮起的勵志喝采。有時他在我耳邊喁喁細語，在滿月下偷嘗夜色的溫存；有時他高亢地陪我衝破雲霄，爲我注入繼續奮起的血液；有時他嘶啞怒吼，讓我失意低落的情緒得到宣洩。他也會攜著風笛與長笛前來，在北歐的森林裡爲我唱一首民謠；有時他甚至帶領著一個交響樂團，讓我們在提琴手的見證下相會。

從此我的大考年多了一位親密的盟友。他是同伴、是情人，不論在氣氛緊繃的集體自習或是繁星閃耀的午夜時分，他都在我左右。在考試的前一個月，音響熔成了一扇純白的大門，而他引領我走進他的舞臺－一場完美的現場演出，至今想起仍像是一場殘缺的美夢。我猶記得那晚過後的翌日早晨，我在歸程的火車上，眼淚－真實的，生理上的眼淚－就如同滿潮的海水溢出眼堤，肆無忌憚地氾濫，摧毀路上所有的阻礙與困惑；在那當下，我知道自己是強大的，任何障阻都顯得渺小而不堪一擊。而當反置的沙漏倒數來到上陣前的最後一晚，他在我的臂膀上不輕不重的掐了一把，對吃痛的我說：「此刻的你需要最冷靜清醒的神經與最溫熱沸騰的腦袋。」然後一如既往地為我歌唱。

為什麼我還會驚訝呢？當莊家揭盅之時，糾纏後頸的呶呶不休戛然而止。

我看見一隻燃燒的鳳凰喜悅地飛上藍天，從蒼白的墳墓裡迸裂出來。白色的紙片被牠的羽翼拍打成細碎的灰燼，柔軟地平鋪在記憶的海灘邊。

時間來到數個月後，新時代，新挑戰。他依然是最親密的戰友，每日每夜用不同的面貌陪我精進，陪我追逐更遙遠艱辛的目標。

如果相見之後就有別離，那麼我與他的遇見，還在現在進行式。

授課教師：李隆獻先生
中文一 B99101010 王奎嵐

一日午後於臺大農場

一日午後，我一如以往地走向臺大農場，點一杯義式濃可可，而後深深嵌入最角落的位置。

坐在這令人喜愛的座位上，仰頭只見屋簷從左上角斜劃至右下，佔去我三分之二的視野，爲我遮擋稍嫌熱情的陽光。低頭啜一口熱度剛好的可可，瞥見圓桌上有一只白色方盤，剩下的盡是藍天。

「啾啾！」突然兩隻小麻雀一前一後朝我腳邊跳來，垂涎剛掉落的新鮮果實，在幾個小小的跳躍中，前一隻發現我的目光，歪了歪頭，倏地飛走了。另一隻也甩甩小巧的頭顱，拍拍翅膀追牠去了。在一陣啁啾聲中，我感到一股清閒。

這時來了一對母女，那小小女孩只比我的小腿高一個頭，她的一言一行洋溢著童真，軟軟小小的臉是那麼可愛。在我耳裡，她的童言童語就和昨日也在此處遇到的貓的喵嗚聲一樣，那般地酥軟、令人心醉。

貓兒的慵懶在午後陽光下展露無遺。偌大的方桌上，牠挑選一個沒被樹蔭遮擋的位置，好讓暖陽把毛曬得暖烘。牠將兩手交叉，下頷輕輕靠上，雙眼微瞇，一舉一動看似隨意卻又不失優雅高貴。我被牠所深深吸引，躡手躡腳地欲近身細看……似乎是陽光曬得牠太舒服了，牠恣意地打了個大大的呵欠，那模樣真是可愛至極！就在我的心即將融化之際，牠赫然抬頭望向我，察覺我想接近牠的不良意圖，我驚恐地睜大雙眼盯著牠，大氣不敢喘，腳也不敢再往前移動半毫；而對方也張著大大圓圓的眼睛注視著我，瞳裡的晶亮因光線變化而閃動。我們誰也不敢妄動，彼此僵持不下十餘秒，最後……貓兒的慵懶再度被午後的暖陽勾起，美麗的琥珀色一閃一閃，再度闔起。

我收拾不捨的眼光回座，捧起已經冷掉的熱可可，不禁爲自己剛才的失態啞然失笑，用黑色陶杯遮掩自己大半的臉，並偷看附近是否有人注意到剛才的情況。就在此時，有個想法突然浮現腦中——原來我來到臺大，已經過一個月了啊……意識到這件事情的我，腦袋瞬間不能思考，但內心卻感到五味雜陳，一股既開心又摻雜著煩憂的滋味湧上心頭，一時半刻無法理清。

我想……在這一個月裡，雖然有些忙碌或感到些許困擾，但我確確實實地在「享受」我的生活，尤其是在美好的午後偷得一縷清閒。

記於民國九十九年十月十四日未時

授課教師：李錫鎮先生
人類一 B99105032 甘睿涵

傘與咖啡

一個人在宿舍。或許是被雨聲吸引吧——信步晃至窗前，手中的咖啡開始用她那來自印尼爪哇島的迷人香氣挑逗窗外的雨水。有幾滴雨珠真的蹦跳到我的臉上，瞬間爆破消散成虛無，只留下天空澄澈的溫度。而天，此時是一片不真實的灰濛，連帶周遭的一切都彷彿籠罩在一層薄幕中，路上川流的傘也因而顯得格外醒目。下雨的日子，傘似乎是唯一存在的真實，那樣鮮明、那樣恣意綻放，連人的感官知覺都隱藏其下，只剩下單一純粹的圓，在雨中無聲前行。

大學生活很多時候都像撐著傘行走。傘下是一方自在的小天地，乾爽明亮，擁有不被打擾的寧靜。蛻變的年紀，四周無可避免流竄著數不清的人、事、物和紛至沓來的訊息，像字紙簍般，開始輕如鴻毛，最後卻有泰山之重。人群、聲情、資訊偶爾使人厭煩，這時候就會想撐開一把傘。隔出一道距離，隔開所有嘈雜，專注自己內心的靈明。於是陶淵明的「心遠地自偏」竟然可在傘下偷得。

儘管傘能提供隨時隨地的庇護，傘下的世界，從某個角度來看，也是寂寞的世界，必須獨自傾聽雨聲、獨自踮腳跳過大小水窪。即使有另一支傘緩緩移近，底下的人仍舊無法看清彼此的表情。因爲雨，臉和聲音兩朦朧。雨也使路上行人更匆匆，很少有人會願意在雨中駐足，好似這段路程只是一個更大旅程中必經的一部份。大學也是如此，是通往成人社會的過渡。學生在這裡竭盡所能儲備未來所需的能量，個人的人生道路也在此一一展現，待時機成熟便將啓程，創造另一個雲龍虎聚的時代。也許會恰巧相遇在某個交叉口，或者攜手同行一段路，但最終都將分道揚鑣。傘下的人總是各有各的目的，僅僅是彼此生命中的過客。疾行而過時激起飛濺的水花和一汪擾動不定的漣漪，以及那個時空下傘底的驚鴻一瞥。

從上方往下望，雨中游移的傘像飄搖的浮萍，隨風而聚又順水而散。聚時叢叢相疊，蓬鬆似繡球，繽紛若杜鵑；也有那形單影隻的，像落英片片。有別於國高中關係密切的團體生活，大學打破這種框架，全面接露「個人」的存在意識。院系、課程、社團，分群的行爲仍持續，但這僅是機緣下的「聚集」而非固定的「集合」。個人意志成爲決定性因素，每個人隨時都能帶著他的傘自由移動。「聚集」因此顯得相對短暫而不固定，各團體的成員好比候鳥，不在同一地久留。而當「個人」被強調，群體的鏈結相對薄弱時，「歸屬感」就成了一項難以捉摸的東西。「一個人吃飯不寂寞嗎？」開學不久我被一位身邊永遠有人群圍繞的朋友這樣問著，當我獨自徘徊於學生餐廳時。無法斷定甚麼時候開始，這樣的選擇成了用餐前的必要儀式—該與人共進，還是獨自享用？從前認爲理所當然的事情都不再理所當然，一時細細的疏離感爬上心頭。人心是多麼難以掌控，孤單時總渴望與人爲伴，在人群中又懷念獨處的自在。傘下常理上只能容納一人，但有時多個人似乎也無妨，可能會是另一番風景吧？該如何將手中那把傘運用至開闔自如的境地實是一項修行。

窗外水氣氤氳，我低頭啜飲手中的咖啡。不知爲何，進入大學後愛上了這獨特的味

道，小時候卻只覺得苦。就像太白舉杯消愁、孟德杜康解憂，我則獨鍾手上這杯口感濃郁的黑色聖品。如此選擇也算是自主展現的表徵，同宿舍生活的每一處細節和手中那把「傘」的開闔。自由的清新微嗆、責任的苦澀帶甘，都須和著咖啡一同嚥下。這是種成長。

授課教師：李錫鎮先生
中文一 B99101045 王雅芬

遊走於陌異的城市

自覺上大學後不足兩個月的時光裡，大部分的記憶都爲我一人所獨有，並非都是自己一個人，而是一種人群中的孤寂，抑或是兩人言不及義對談的無奈。因爲對周遭環境與人尚陌生而懼怕袒露自我，於是而得更大的沉寂相對，明明有人在旁，卻更濃烈的感受到自己與不爭氣的寂寞，因此，那一夜，我婉拒或遺忘所有的應酬活動，選擇回歸到真正獨留自己的狀態，帶著地圖與腳踏車出外晃蕩。

不願與世俗合流而獨自遊走的我，卻不能不依賴地圖的指引，沒有勇氣自己開闢一條小幽徑、順著地圖路徑到達校園後門，終於能夠拋開地圖尋覓晚餐了。我喜歡獨處時的不疾不徐，時間流逝得親切自然，沒人相伴於是能夠欣賞萬事萬物，反而不易將自己個人的小情小愛放大檢視。風吹髮梢，髮梢撫摸臉頰與頸脖，柔軟綿密的、來自自身的安撫，想像這一刻的自己，好美。

我享受腳踏車給予我的獨自一人之小天地的幻想，流動的風景，超越散步的人們或是穿梭過喧囂的人群，有種從時光之流超脫的昇華感，而過程中自己又好像能讓思緒與記憶隨性到達渴望歸往的時空，念及那再也回不了的大學前的日子，國小、國中、高中那些把大家綑綁在一起的團體教育。那些日子裡我迎合，迎合父母的期望、迎合老師心目中好學生的版型、迎合同學間圓融的朋友形象，儘管身在其中時，對集體主義造成的個體獨特性流失有所反感而格外珍惜一個人存在的觸覺，卻也在那些迎合的過程裡漸漸順應，以至於今日竟懷念起那時的單一純粹與美好。値得慶幸的是，現在的我因爲曾經順應而到達某種足以懂得檢視社會的高度，「或許，在這裡的人們，也都是以一種順應社會的方式來反抗甚至重建這世界吧？」正當我因爲思緒的過度湧現而覺得略爲不適時，才發覺自己已遠離塵囂的美食街，映入眼簾的是一家明亮簡潔的精緻素食自助餐，也就隨緣的選了此處落腳，來好好緩解那令人暈眩的思緒。

自助餐的模式令我自在，但卻隱約地因爲動作慢卻下來而察覺到內在的一些什麼在一點一滴的上升。燈火通明的餐廳裡，不論是甜蜜的戀人或是溫馨的家庭，甚至狹隘窄小的我，都鮮明地暴露在日光燈下。我不害怕這樣的赤裸，對於從小便不擅向外尋求的我，早已能夠對孤獨處之泰然，然而卻因爲高中時結識了一位知己而習慣兩人吃飯的模式，如今因她留在故鄉重考使得我得再度面對一個人的餐點，況且這本是個應當回家鄉與親人相聚的周末呀！懷友念家與思鄉之情一併上升至滿頂，已經對這陌生的臺北感到疲憊了……。也許我的生命性情與周遭過於格格不入，才會無法自得於聯誼性質的對談與聚餐，但矛盾的是我又沒有勇氣全然成爲自己，因而時常於回應時感到煎熬或游移不定，甚至有時還是在意踽踽獨行時遇見曾謀面的人們，在意他們眼中所看見的我。終究還是難以安爲一位人不知而不慍的隱士啊。

細細品味著形狀巧妙的海帶、青菜及各式美味經典的料理，卻少了最重要的配料：知音或家人。當不成隱士但也不想將獨留給自己的空間漲滿越陷越深的思念與寂寥，於是品嘗食物的同時也品味起周遭的人們。是啊！就將自己抽離來欣賞世界吧，一種抽身

以觀世間百態的樂趣。總算覺得思緒不那麼擁擠了。隔壁桌一對熱鬧的老夫妻，老先生向老太太交代一聲：「我再去盛飯。」起身緩步離席。看著他們的互動，思路不禁到達曾經讀過的有關生理愛戀的品評：人們出生前是和母體緊密相連的、肉體的二合一，於是人們呱呱墜地後因戀著那依偎的感受而向外尋求，然而當然再也尋不著那般的肉體和諧了，就連心靈的相融都是那麼難以尋得。我想，人們喜歡聚著，尋覓類似的觸動，而卻也愛著脫離母體時成爲個體的自由。也許我缺少的，只是「體會」罷了，親身去感受與享受人群有緣相聚的歡快以及一人自由闖蕩的暢快吧。

回程時，就著記憶裡的路徑緩緩騎著，儘管一開始騎往反方向、儘管美食街依然嘈雜，卻有種「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的錯覺。因爲當我真正開始享受這孤單時，卻反而更鮮明的憶起過往朋友間的情誼與生活的一點與一滴，它們就如同柔暖的月光，隱約地照映在心上，而此處的陌異與喧囂，似乎成了過於喧囂的寂靜，與世隔絕地令人耽溺過往。也許是心暖了、又或許因爲是歸程，到達校門我不再攤開地圖，就順著前方人群的去向騎，隨波逐流也不絕對是壞事吧？順流而往的扁舟們不也是可愛嗎？

回到宿舍，爬往自己五樓的寢室之時，我想，對於此日我該是滿意的吧？儘管獨自遊走是如此陌異，縱然思緒擠得些許厭倦，甚至有時苦得令人身心俱疲，但過程結束後卻有種寧靜，回甘的芬芳。飄飄然進入寢室，發現一封知己傳來的簡訊，在出門前，我曾傳了封我好似與系上脫了節的訊息，她認真地回應並教導我，試著去找個近在咫尺的支持，社團也好、系上也罷，總之不要只有她和家人作爲重心。於是我才真正領悟自己爲何對這樣的快樂飄然有所質疑了，在臺北沒有支持的我，就像一個沒有人牽好的氣球，擔心自我就這麼隨風而逝再也回不來了，而今日的快樂，也因沒有支持的人事物，似乎一不留神就會飄離而最終只剩寬闊的藍天、只剩偌大世界裡的我。

終究還是越頂滿溢了，在咀嚼她文字的當下，覺得她感受了一切我所經歷，於是淚水汩汩而出，懷著感謝，那一刻我明白：此地，已不再陌異。

授課教師：吳旻旻先生
農化一 B99603017 曾天倪

隱喻

傍晚六點的草地上，一隻黑冠麻鷺正努力地咬住一條蚯蚓。

居然能在校園中遇見除了松鼠和人類的動物，閃過我心頭的第一個情緒是純然的興奮。長腳、烏頂，彷彿浸入咖啡中的深褐羽毛，正是圖鑑上的黑冠麻鷺沒錯。我停下腳步，一邊嚼著鬆餅一邊站在人行道旁凝視著這靜物畫一般的大自然小小獵殺。

但其實不是獵殺，而是一場已成定局的死亡祭典，就在這西斜的迷濛陽光中上演。鷺鳥的長喙狠夾住蚯蚓的尾部，雙腳緩慢地使力倒退，那姿態自信而穩定，好似迎向勝利的拔河選手。至於牠口中可憐的被弒者，就像小時候在雜貨店賣的橡皮軟糖，一端深陷土中，另一端被拉扯成不可思議的駭人長線。我停下咀嚼鬆餅的動作，聽見身後幾個女生發出驚奇的尖呼。我完全忘記是否該拿出相機，是否該敬仰這合力頃刻爲零的無暇刹那。我只是盯著鷺鳥呆滯的眼睛。在那瞬間，我發現自己在那雙黑眸中看不見牠的靈魂。下一秒就是無聲的斷裂，蚯蚓癱軟的身軀躺在鳥的腳邊。

我握著依舊溫熱卻不再可口的鬆餅，沈默地轉身離開這草地上的刑場。

沒有血花四濺，沒有嚎哭嘶叫，要提背景音樂的話更缺了命運的交響曲。但死亡就是這麼回事，在這世界上發生就像撕日曆一樣正常。村上春樹會稱之消失，蘇軾會嘆羽化登仙，愛蜜莉狄金遜曾讚揚天堂之傷，辛波斯卡會寫下天空的蔚藍。也許死亡真的優雅如同這些字裡行間，抑或平庸得不過就是一道煮了卻沒人吃的晚餐、一副失去主人的琴鍵，一個再也打不通的電話。曾幾何時一個朋友驕傲地跑到我面前說她已經決定好自己的葬禮上要播什麼歌了，逼的我也趕緊下決定。但不知爲何那被我們記在心底的歌名換了又換，卻從來沒告訴過別人。如果死亡是那鳥，蚯蚓是那被弒者，站在一旁咬鬆餅的肯定就是事不關己的葬禮觀眾吧。那是蚯蚓的、只唱給自己聽的最後之歌。

死亡何其殘酷，但生命又何其堅強？就算像橡皮糖一樣扭曲撕扯甚至四分五裂，生命都會緊抓住土壤不放手。但也或許土壤的底下還有另一隻蚯蚓使勁捉住牠的同伴，不肯讓牠離開？這世界到底存在了多少色彩與聲音值得眷戀，多少溫暖還沒擁抱，多少悲傷的力量還沒體會，在最後的歌聲響起前我們都不會知道答案吧。

傍晚六點的草地上，一條蚯蚓決定把青草的味道永遠記在心中。

授課教師：高嘉謙先生
外文一 B99102063 薛霈霈

驚險

我的生活是從不失序的一張白紙，沒有甚麼驚奇的遭遇，也未曾經歷過人生的巨大起伏，十幾歲的青春歲月中，除了幾次在當時看來似乎驚天坼地但如今回首卻只宛如幾筆過濃的渲染的小挫折之外，大致上是坦順的。我的生活如一張白紙，用被水稀釋的過於輕淡的水彩揮灑。

但偶爾，也有一些讓畫筆震顫的驚險。

在不久前，我隨同幾個朋友在周末時南下遊玩，幾個人搭了車，像被某種篤定的直覺和有勇無謀搭載著，我們彷彿遠行的旅人一般將暫別的臺北看作永不將回歸的家鄉。甚至連此行的目的也還茫然，看著逐漸隱沒在樹叢和山巒中的城市，被撕開的票根在眼角的餘光中隨車行輕晃，隱隱地像在暗示著甚麼，當然，當下的我們不會嘗試著解讀，高亢的玩性和出走般的浪漫情懷淹沒了我們的不安和一切警戒。

一路顛簸到雲林，不知是古坑的咖啡過於濃烈或因其他，眼前的一切似乎變得不真實了起來，也許這種突如其來的旅行對於生活一向平淡無奇的我而言，是某種類似興奮劑的存在吧？我們在及腰的碧草中散步著，絨毛狀的植物輕搔我裸露的小腿，細緻的泛紅的癢處彷若是微風不經意的吻，在草原的兩端，農場栽植的果樹茂盛鮮綠，茂密地枝葉間垂掛著或艷紅或深橙的纍纍果實，在正午的日光下成熟飽滿的宛若一觸就會迸發開來，隨著陽光金黃色的波江淌流過整個大地一般。彈去額上凝著的一滴滴溫熱的汗珠，一句小說中的對白突然之間飛進了我的腦海：「這真是一個埋藏黃金的好地方」，那個人物這麼說，「我真想在那些我曾經有著快樂的過往的地方都埋下一些珍貴的東西，這樣一來，當我變得又老又醜又悲慘的時候，我就能回到這裡，挖掘我年輕時的回憶，並且重新記得。」真美的一句話不是嗎，我喃喃想，青春不正是如此？

迎著窗外徐徐的微風，接連幾杯的黑咖啡和牛奶將我們的神智刷洗的無比清醒，但在清醒之外，卻彷彿又帶著那麼一點瀕臨失序的心悸。我們如在流觴曲水邊休禊飲酒的魏晉士族，一杯一杯的濃烈搭配朋友間毫不拘束毫無邊際的漫談，下肚，情緒高昂話聲尖銳彷若時間正靜止著任由我們揮霍——不，然而只要稍稍沉默幾秒，就立刻能戳破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的。那是在我在漫談間稍稍喘息，並以我無比清醒的雙眼看向窗外時，那閃耀在整個天邊的金紅色明示著我的訊息：時間仍流逝著，而且這一天已經要結束了。

朋友們難以置信我們短暫的一日遊即將結束的事實，他們瞠大的雙目滿含著對時間的不解和怨懟。隨著天邊的金紅色逐漸地被巨大地頹灰所掩蓋，我明白且實際地催促著他們上路，因爲我很明白，再拖下去我們也許就搭不上回臺北的車了，然而，殊不知這就是他們暗中期待的結果。朋友們正經地卻又無比天真地告訴我，他們打算在這裡待一晚，反正住宿舍的好處就是不會有獨坐在家裡守候的父母，房間裡的床今晚是不是空著的涼著的，除了室友們短暫的疑惑和擔憂之外，在漫長的夜裡不會有任何人提起，甚至連睡前閒聊的話題都算不上。

漫長的斡旋並非我所擅長，帶著某種無奈地挫敗感，我決定不顧一切任由他們，但一種血氣方剛式的固執卻又促使我不肯讓步，因此，我決定一個人搭車北上，他們並沒有花費太多時間考慮，答應的話語說起來是很簡短有力的。我收拾了我的行囊，在深灰的天空下闊步疾走在稻田間，一股同樣深灰的情緒刹然佈上了我的心頭，我抬頭遠望遠方的天邊僅剩的一點白，因眼前的未知的萌發的恐懼和危機感猛然湧上，沒有時間表，沒有計畫，連此行的目的也茫然——我怎麼會將自己陷於這種處境裡？四下俱寂，街燈嘶嘶地晃動著亮起。

是天地被漆黑所吞噬的時候了，是我能清晰地聽見我鼓動的心跳的時候了，我慌亂地看著錶，末班車是十點半，距離現在不到半小時的時間，確定了我可以想見的危難之後，我不自覺地加快了腳步，我踩過爛泥和凹凸不平的土坑，穿梭於暗巷和面無表情又隱然帶著危險氣息的陌生人身邊，冷汗在我的頸間沁出、吹散、沁出……，心跳和秒針的顫動交織成一首驚心動魄又混亂的四手聯彈，我拖著已經痠麻的腳，與四周交換著慌亂的視線，像緊抓著浮木一般死命地抓住每一分每一秒，我狂奔、狂奔、狂奔……。

路彷彿沒有盡頭。

世界是靜止的，時間是靜止的，當我在隆隆地顫動著的客運後刹然煞住腳步。排氣管的臭氣燻在我的臉上，令人蹙鼻但是卻是真實的，我的雙手捧著我近乎乾裂開來的肺部，拖著長長的步伐走向微弱的路燈下，彷彿注定般正爲我敞開的車門。我禁不住想起早上我們歡欣鼓舞地上車的情景，幾個小時前的事情如今竟恍如隔日。用力蹬上車，瘋狂和魯莽被踩扁在柏油路上，毫不吝惜地拋棄。

十點半，在臺北正是全城的人們追逐夜生活的時候，然而在這個裡百公里外的稻田間，卻已彷彿是午夜了。車上寥寥數人，或側頭睡去、或直視著窗外，臉上承載的竟都是我在當下全然喪失的平靜，我蜷縮進一個完全被剪影所壟罩的角落，還未平息的心跳跟著引擎的節拍。車子開動了。

我全身癱軟地陷在起伏震動著前進的座位中，麻痺地感受著被汗水漫過的背脊，冷汗將身體和椅背完整地貼合在一起，我將頭抵在窗沿，失去焦距的眼看不清窗外的一切事物，但就著高速公路上疾閃而過的微弱車燈，我眼角的餘光還可以瞥見我在幾秒前緊攥在手心的，被撕去一角的票根，彷彿它是我此行唯一能聊以紀念之物——我曾化身爲一頭脫序野獸的憑證。

授課教師：潘少瑜先生
歷史一 B99103049 邱如奕

戀物癖

領教大學的遼闊後，我迫不急待地買了腳踏車代步。嫌新車貴，便買了二手骨董。暗紅的漆，有春秋禮車般的儒雅之氣，高坐墊、黑牛角把手，一副桀驁不馴的樣子。起初我們相敬如賓，各自做好份內的事，我不超速、不蛇行、不載女人，她滿意著，偶爾亂哼一曲，總沒出亂子。因此我並不知道她是個多麼狂野的角色。

俗語說：「近生狎」，過了不久她開始東張西望，車首老是不安地扭來扭去，非要狠霸霸地壓著，這讓我每次騎完車都有剛和猛虎博鬥的力竭感。接著齒輪不定期地嘎咑喀咑作響，我就像獨自走在深夜迴廊似的，某個看不見的孩子咯咯顫笑，隨著我戒慎地踏出每一步，腐朽的木製地板毫不掩飾地發出哀嚎，接著，必然的木板應聲破裂，踏空的我重重摔下。而現實，因爲齒輪毫無預警地罷工，空轉的踏板驟然猛降！自從我撞到小腿後，她便對這個遊戲樂此不疲。更慘的是，即使每此都是如此的老把戲，依舊嚇地我心悸不已。

然而真正潑辣的當屬本車忠實的煞車系統，不管是緊急時刻膝反跳似的胡抓一氣，還是愛撫般輕柔的觸碰，煞車的巨鉗都會在瞬間死命地咬住前輪，造成前輪穩若泰山的停滯，然而車身和後輪卻潛龍升天一般扶搖直上！我自己想像過這些畫面，大概可以用歐洲中古世紀攻城投石車的運動模式來比擬。

隨著我們勢同水火的爭執，臺北的天空日漸陰冷。每次拭去坐墊上的寒露時，手掌都會看見玻璃碎裂的畫面。駕車的手不管怎麼搓，怎麼呵氣，就是無法在白紫色中擠出一抹緋紅。而摺疊傘的限制，讓我總是顧此失彼，無法決定今天該犧牲前襟還是背包？於是我換了把大傘，預期被體貼的呵護。

解決了除溼問題，剩下便是停車，由於煞車本身就需要相當的技巧與勇氣，何況現在又多了把大傘。於是每次停車都如臨大敵，先減速，瞄準人煙稀少處，一旦四下無人，便用脖子輕輕銜住傘柄，優雅地雙手煞車。然而某天，當我也這麼走完程序時，頸部卻突然爆發出尖銳的刺痛，我反射性地用手抹去任何可能的東西，卻只感到近乎撕裂的拉扯，傘的機關正滿足地吸吮脖子溫熱的鮮血。「真是夠了！你們傷害我太多次了！」我受傷地說。在雨中沉默半晌，突然覺得自己太嚴厲了，好吧！至少手上有了血色，並且……如果你穿黑色就更妙了〔傘〕！伯爵斗篷下的吸血鬼之吻也不過如此吧。

化解尷尬後，我滿意地將車停入格子中，卻突然聽見了殘忍的嘎啦聲，新傘和前輪姿牙咧嘴地咬在一起。輻輪扭曲變形，傘布被絞出數個創口。我愣住了。心疼、自責的螺旋在天空糾結纏繞，像要擰出所有苦澀的液體。天地只剩三個受傷的人，殘缺的她們和寂寞的我。

授課教師：李錫鎮先生
歷史一 B99103029 鄭存雅

相信與懷疑

在這個充滿矛盾的世界生活，不免需要區別什麼是可以信任、而什麼是該受到懷疑的。孩提時期的我們，多半在愛與關懷中長大，對於接收到的訊息，往往不會懷疑；但隨著時間流逝，挑戰越來越多，我們也越來越懷疑自己和周遭的一切。世界瞬息萬變，究竟該相信什麼？我在生活經驗裡，暫時找到了一個模糊卻又安心的解答。

小時候的我，因爲身處一個溫暖而自由的環境，對家人和朋友都有著深厚的信賴，甚至於依賴。溫和而容易猶豫的個性，使我不時向周遭的人求助，而他們泰半都會給予善意的回應；而爲了回報善意，我也會積極應和他們。然而就在小學三年級到四年級時，某個特別的經歷改變了我，使我不再那麼相信群體。

那個時候，班上大部分人和我都享受著與朋友聊天、嬉鬧的快樂，唯獨有一個情況特殊的女同學不然。她總是努力地想跟上大家的腳步、想和大家快樂地談天，但很多人不知該如何與她應對，還有少數人欺負她。單純的我看著她四處求助，每每自然而然地伸出援手，陪著她。我的舉動，毫無疑問地令其他人感到驚異，而我剛開始不以爲意：幫助有需要的人錯了嗎？不過是得多點耐心和勇氣罷了。我如此想著、堅持著，直到最好的朋友勸說我，希望我與那位同學保持距離。越來越多的打擊使我漸漸不再親近那位同學，她也越來越常露出寂寞的神色。即使這樣，我仍然盡力陪著她，直至她在五年級時轉走。在此之後，我的生活繼續轉動，只不時飄出幾縷惆悵。

不過，就在小學五年級分班之後，我也開始嚐到寂寞的滋味。儘管身旁仍有許多可愛友善的同儕，我卻始終無法與他們深交，有種說不出的隔閡；再加上從前的好友到了別班，玩伴也消失了。我仍舊相信並收集生活中的美好人事，卻也害怕自己不再能得到其他人的深信。

上了國中以後，我又再次遭遇了和小學三、四年級時同樣的經歷，而那位當事者旋即在一年後轉走了。此時，我開始了解，相信人和被人相信究竟有多難；也再度感受到人情的溫暖，因爲我交到了更多性情相合的好友。

然而就在國中三年級時，我慢慢地開始懷疑自己。繁重的課業壓力，讓生活越來越緊湊；加上不自覺地沉迷看電視，生活更加紊亂了。爲了改善生活規律，我試圖督促自己，卻又屢次無力地屈服在慾望和猶疑之下。我，看見了自己的缺陷，想相信自己但做不到。

高中之後，我對自己的懷疑和信任都漸漸加深了。課業和人際關係上的不適應，都使我受到傷害。我不斷懷疑自己，因爲鮮少和他人有交集、難以融入群體而這情況持續了很久，影響迄今；我逐漸拾回對自己的信任，因爲我慢慢學會了理性思考、聆聽自己的內心，終於看見了自己的大躍進。

高中一年級時，我感覺自己像隻貓，無法了解他人，而他人也無法了解我。剛開始，我熱情地找人談話，但對方的反應多半很冷淡；少數反應比較熱絡的，又不免會試探和捉弄自己。在這種窘況之下，我沉默了，只是靜靜地聽著其他同儕聊天，偶爾和他們聊

兩句；那種感覺，就彷彿在眺望著外界，疏離而痛苦。

上了高二，情況終於改觀。新班級溫和而飽含書香的氣息，使我有了大轉變。同儕的和善，讓我重拾對自己和群體的信任；由於得到小小的幸福感，也讓我開始反觀自己過去的一切，思考著種種緣由。每天我都在問自己：爲什麼會害怕？害怕什麼？在什麼狀況下，信任關係難以建立？自己今天又做了哪些令人不滿意的事？我一邊問著，一邊試著用旁觀者的角度看自己的生活。

隨著時間流逝，我一步步地掌握了自己的思維模式，看見自己之所以被信任及不被信任的原因：之所以能被信任，是因爲經常存在的正向想法、正向作爲；之所以不被信任，是因爲活在自己的世界太久，以致於和外界隔絕。而在這段時間裡，我依然常常想起那兩個得不到充足信賴和幫助的朋友，並且深深地期盼，在自己的能力和勇氣大到足以被多數人信任時，一定要盡自己所能，讓這個世界有更多溫暖的信任關係。

現在的我，還在相信和懷疑間搖擺不定，但已經明白了一件事：除了時間和真理，沒有什麼是永久不變的。相信是多麼地難，每一個信任關係都是在機緣下產生，有時甚至像是奇蹟；懷疑是多麼地難，若不經幾番波折，它幾乎無法現身。然而，就因爲我們生活在一個矛盾的世界，所以必須在信與疑之間遊走，尋找屬於自己的平衡點。許多在國高中時被視爲理所當然的知識，事實上是各領域的學者們，在漫長的探究歷程中思考、推斷出來的，需要我們來懷疑、查證；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是一連串的邂逅和互動帶來的，每一次的信任，都是靠彼此用心感受、溝通，才得以建立的。

相信與懷疑之間該如何取捨？我不知道，但我了解：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視野裡，一如住在湖裡的魚，只能從水面附近窺視陸地與天空；不過我們更爲自由，可以思考許多東西、想像，以至於和其他同類建立長遠的信賴、拓展視野。我相信同伴、親友的善意及體驗到的種種知識和美好，也懷疑事物的表象和太過絕對的想法。我很安心，因爲已經習慣了一切的「流轉」，這個如「矛盾螺旋」般的世界；我不擔心自己，因爲自己擁有許多值得相信的人事物，還有一顆懂得相信與懷疑的心。

授課教師：李錫鎮教授
中文一 B99101027 徐煥文

光明的日子

有哪一天太陽並未升起的嗎？身處受陽光照耀的世界，這是多麼平凡的經驗！

那一年的冬至，長到極限的永夜又將退縮，給光明讓出位子來；然而，我的人生就要爲真正的黑暗所籠罩了，就在我踏入醫院之後。

我的眼疾在高二時復發，就像世界上曾經大流行的傳染病，它們一度沉寂，使人遺忘；而它們的倏忽而起，又使人驚愕、恐慌、無助。我只能坐以待斃，因爲這病和杏林子的類風濕性關節有個共同之處：不會好轉，只求它別惡化—壞死的神經細胞是不會重生的。正當冬至過去，白晝逐漸增長時，光卻逐漸從我眼前淡去。

光明的日子，就要成爲我的「特殊經歷」了。

即使如此，生活還是得過，臉上還是得露出笑容，否則連人生的意義都不知其何在，現在還不是自暴自棄、厭絕人世的時候。我和爸媽平靜地來到臺中榮民總醫院，辦好了住院手續、登記、入住。醫院裡儘管安靜、 明亮、一塵不染，並且空調一直維持在最適當的溫度，但完全不令人感到舒服，不是生理而是心理因素，當然兩都是相互影響的，總之我不認爲這裡是人住的地方，時間一久活人也會待成死人。

手術前夜心情是矛盾的，一面希望明天別來，一面又知道明天不來後天也不會到的。在最希望趕快熬過去的時候，偏偏又一分一秒確實地毫不含糊地經歷著。從晚上九點開始點縮瞳劑，這時眼球的焦距拉長，便清楚地看見離眼睛最近的東西：睫毛—原來我們一直都是「目不見睫」的！我躺在病床上，儘可能像這樣想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想些醫院外的、光明世界的事。

一大早護士匡啷匡啷地推著推車闖將進來，不讓我藉著睡眠來加速時間的流逝。她給我又補了一劑縮瞳劑、叮囑了一些事情後告訴我：十點四十手術開始，十點時會有義工推著輪椅來接我。然後就用自動筆芯般粗的針幫我打了點滴，據說那是爲了全身麻醉而準備的。「這是麻醉科要求的，這麼粗的針頭才能順利使用麻藥。 」護士說明。然而我的右手從此就癱瘓了好些時日；刺入時固然是劇痛，針頭留在肌肉裡面的期間當然也不令人好受，這樣巨大的侵入物使得關節附近的肌肉和神經都受到刺激和傷害，以及某種程度的牽制。我只有一處疑惑：麻醉藥明明是液體，和針頭的粗細有何關係？不過這種事知道也無益，那時的我決定暫時放下一切知識與學習了。

十點志工阿姨準時來病房將我推到手術室外，先經過一扇密碼鎖的大鐵門—電動的，奇怪手術室需要這樣的防盜設施？—，再轉彎來到一處有櫃檯的短廊，手術室就在櫃檯旁的門內，從裡面吹出陣陣的冷風，不禁令人心頭浮出些陰森晦暗的字眼。

點滴滴得很快，好像要把我的手臂撐爆，好像血管快要承受不了水壓了，我能想像它如破裂的水管般噴出一條條水柱的樣子。時間過得很慢，好像要我細細品味那等待和痛楚交融的滋沫一樣，相對論一定是惡魔的陰謀。

手術室的氣溫顯然比外面低了六、七度，義工阿姨弄來了幾條毛毯，罩在我單薄的手術衣外，但我全身仍在發抖，好像臨上斷頭臺的路易十六：「給我一件外衣，否則人

們會以爲我是害怕得顫抖。」

我得自已爬上手術臺，那種感覺很像要死刑犯自己攀上絞繩。躺平後向上望去，刺眼的燈光讓我乾脆閉起眼，然後護士接上了心電圖。「要打麻醉了喔。」那「滴—滴—滴—」的聲音便愈趨細微，麻痺從右手臂攀援而上，襲向頭部，眼前的景象自四周開始模糊、變黑、縮小、縮小、縮小……

啊……光明……

從麻醉中醒來，很像是從爛泥灘裡掙扎著爬出，而半個身子還在裡面，拖泥帶水的，一時又因太重沉了下去……好像有什麼人問了我什麼話，好像我回答了什麼，但都陷在混沌裡，全忘了。獨自一人在汪洋中載浮載沉的感覺差可比擬吧！出了手術室在恢復室裡待了一會，又被送回原本的病房，然後我便呼呼大睡了，被麻醉的昏迷和真正的睡眠，終究有所區隔。

我完全清醒的時候問了爸爸時間，他說是六點。然對我來說醒著和睡著沒有多大差別，因我的眼前都是同樣的漆黑—術後的眼睛不能張開，並且緊緊地蓋著紗布，此外因爲全身麻醉藥效還沒退，所以我幾手沒力氣下床，還得時時讓爸媽扶著去廁所嘔吐—全身麻醉的後遺症。真正的考驗現在才開始。

當我在病床上半夢半醒之際，縈繞在我耳邊的是一種機器的嘶嘶嘰嘰聲，後來我問爸爸，才知道隔壁是位老先生，以及照顧他的外傭 Assa（聽起來是這樣），而那機器似乎是幫助老先生呼吸的。

那機器很擾人，每隔幾分鐘就要發出刺耳的噪音，好像是因爲老先生對插進他口腔的管子感到不舒服，而經常任意將管子弄開，於是機器便發出警告，接著就是 Assa 和護士一陣忙亂。通常是護士小姐罵了老先生幾句之後，又向 Assa 叮嚀幾句才離開，而那 Assa 中文似乎不太好，只是唯唯諾諾地應著，問她有沒有問題也只「沒有，OK、OK！」地回答，在我們聽來根本就是有問題，但護士也只能半信半疑地回護士站了。那老先生的脾氣也真夠倔的，一天總是得鬧這麼幾次，然他已經幾乎失去了說話能力，也沒辦法表達自己的需求，只有每天早上七點準時帶著一大批護士和實習醫生殺進來的主治醫治師比較清楚他的狀況。

他通常隨著一聲：「阿伯！有卡好嘸？」很有精神地走進來，待得那些跟班們量好後血壓血糖等各項數值之後，他就對老先生說：「阿伯，你要和這臺機器好好相處啊，因爲你沒有它就不能呼吸了！你看你血氧量這麼低！你要接受它習慣它，讓它成爲你身體的一部分，所以不要再把管子拿掉了，好不好？」

那麼，我也該接納黑暗，讓它成爲我生命的一部分嗎？

Assa 是隨處可見的那種外籍姆工，聲音聽起來二十歲左右，生活作息非常規的人，她每天下午三點準時拿起手機打電話給朋友之類的人，可能是用亞太或威寶網內互打免費的門號，一講就要到晚上七點，我當時很疑惑，一天除去睡覺就那麼幾小時，就算身在異國，就算不得相見，哪來這麼多話可以聊？難道連今天的三餐菜單也報告不成？但聽她有說有笑的，會令人有種她的醫院生活多采多姿的錯覺。

在我出院的前兩天，那老先生的兒子媳婦來過，他們儘是叮嚀 Assa 幾句，又離開回去工作了。隔天那媳婦—聽語音約莫三十來歲——早來了，讓 Assa 去吃早餐休息，

自己陪著公公，但對他來說誰在旁都是一樣的吧，因他也和我是同一世界的人了。

那時媽媽也去買早餐，而老先生的主治醫師照例大駕光臨，媳婦便一邊聽著醫生和護士們在記錄那些數值，一邊向他道謝，又忍不住問道：「我公公的情況到底好不好？」

醫生等例行檢查都結束後，屏退左右（但隔簾有耳）之後說：「人老了，這種事情真的是難免……妳看當一個人肺衰竭、腎衰竭、肝、心臟都不行的時候，這是身體最根部分的老化損壞，妳說、我們用外力，像手術、藥物，或是機器，真的能影響嗎？實在沒辦法保證，因爲人的壽命、人的器官細胞的壽命是有限的，我們不可能每次都它恢復成原本的樣子，否則人不就長生不死了？我們只能盡力而爲。阿伯出院後能不能像從前一樣？也許能，也許不能，那下一次還會不會再發作？一定會，也許明天，也許明年；也許我們能再次讓他回去過正常生活，也許他就這樣在醫院待下來了……很多人都是這樣，一次、兩次，在醫院裡徘徊不去，就這樣渡過下半輩子……」

「那……我們現在應該做些什麼準備比較好呢？」

「當然氧氣瓶之類的東西是必要的……只是看阿伯的狀況，真的又發作的時候，妳說五分鐘夠嗎？大腦只要缺氧幾分鐘就會損壞；救護車再快也也至少十分鐘吧，能不能救回來實在只能看運氣……，所以，真要準備的話，還是請妳和妳先生做好心理準備吧，畢竟阿伯都七十三歲了，這樣的事情也是遲早要發生的……。」

我大概可以想像那媳婦現在的表情，應該是很僵硬的笑容。

人的一生，總是充滿了無奈、必然和遲早。人的出生既然不是由自己決定，那死亡當然也不會是，人必然而遲早而充滿無奈地死去；老去則附帶著器官衰竭、細菌感染，像那位老先生一樣，肺水腫、痰盈喉、大小便失禁……整個身體浸泡在痰漿、尿水等噁心的液體中一動也不動，精神恍惚以致連想離開這臭皮囊的打算都沒有，任憑你從前是多麼偉大的政治家、企業主或某個領域的權威，不死於非命也鮮少有人能逃過這一關。

這才是地獄、是真正的黑暗。

在我出院的那一天早上，老先生去動手術了，隔壁床位空無一人，想來我們的緣分就到此爲止了，又將步入各自的黑暗，迎向可能的光明。

而今我是勉強回到光世界，跌跌撞撞地過活的了，但願老先生也能如此，但光明的日子終究不多，讓我們爲這特殊的經驗感到慶幸。

授課教師：林宏佳先生
會計一 B99702071 苟宣第

滿月有感

窗邊隙縫滲入的絲絲寒氣，搖醒了因服用感冒藥而頭昏腦脹的我。如垂簾般服貼的眼皮，似乎仍想蒙蔽自己的雙眼，拖延住現實的來臨。繡花針般纖細的光束，不斷的挑戰著黑水銀珠子的極限。最終仍舊是不得不屈服於鬧鈴的最後通牒。

迷濛的視線中，雙手下意識的開始尋找那支通話用的紫色盒子。桌布上顯示的數字，令我回過神來，驚覺今天正是臺大校園生活滿月的日子。

腦子裡滿滿的都是這三十個日子的精彩剪輯。這部自編自導自演的影集，雖然已在腦海的螢幕上映了無數次，現在回首駐足仍是覺得精彩可期。

大學生活，還真是一刻也沒閒著。迎新、課業、系隊練習、新生盃、宿營…….樣樣接踵而至。高中規律的生活習慣霎時被各式各樣的活動瓦解掉，我們好比脫韁的野馬。

以前，我們試圖在苦悶的讀書生活中找點樂子，現在我們企圖在墮落的玩樂生活中尋覓空檔念書。

靜下來想想，系隊，正是吞噬我青春歲月的頭號元首。人生，也許還有許多值得追求的美麗事物，但源於那顆乘著白色翅膀在空中飛躍的白球的執著，我義無反顧的投身系羽的行列。

可能很多人會質疑，羽毛球對於自己的將來能有什麼幫助？不像許多社團，既能增進英語能力，又能拓展國際視野。但是課外活動如果無法讓自己感到快樂，獲得最大的滿足，豈不是違背它最初的旨意？我就是愛做這些「不長進」的事。

活蹦亂跳還是比較符合我的本性。盡情的享受每一次揮拍的機會，毫不遲疑的抓穩每一個擊球的瞬間，穩重沉著的應戰每一場動魄驚心的比賽。人生最幸福的事就是能奢侈得將時間投資在所愛的人、事、物上。

時常被笑說我的每日生活是：早上練球、中午看球、晚上賽球。要是真能一直重覆這段「三部曲」，想必我身處的已不是真實的世界。也許，我的情感早已遠遠勝過墜入情網那種無法自拔。

當生活只有「念書」和「打球」兩個目標，是一種簡單卻又充實的幸福。人生又何嘗不像那穿梭在球網之上的羽毛球。既可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飛越，也可能是緩慢平穩的過去，抑或是蜻蜓點水般的從網前躍過，但最終都有它明確的目的吧！

授課教師：林宏佳先生
生機一 B99611042 曾桓鈺

椰林大道下

清風一陣陣地吹來，那椰子術的高聳，我正仰望著。也已經一個月了呢，自從開學踏入碉堡型校門內開始，我揭開了人生中又一次新的序幕，臺北的藍天讓人有些許的著急與慌張，但林間小道的槐子花香卻觸動著我內心深處的回憶光彩。

我是個異鄉人，其實從高中開始即有這種從裡而外的無助感，也許那是因爲我來自鄉下的小城鎮吧，人們的氣息，很不一樣。騎著才學會沒多久的腳踏車，我讓自己去感受這都市中的綠意，它們讓人群顯得渺小，而又不具壓迫感。這裡是小時候大人們賦予期望的學術勝地嗎？還是這只是人們盲目追求的光環？日復一日，我在趕教室與放空思索的狹縫中隱隱窺視到人性與我來此的意義。

同系即是一種緣分，系上的同學很好相處，但，不合拍。他們來自不同地區，也各有特質，只是在思想上牴觸了。我不清楚是自己已經習慣獨處了，還是仍覺得格格不入，一直缺乏讓人忘我的那種開心氛圍，或許我該再敞開心防一點。但騎車時還是習慣自己單獨行動，也許我喜愛著被綠意隔開紛擾的都市氣息的那種氛圍。

我想我是爲了預見更多才來這裡的。不論是知己、真理還是一個契機。人生像是一座從沒人能得知全帽的迷宮，你永遠不知道哪條路通向所尋求的方向、或是下一個轉角又將遇見誰，直到某一天回過神來，才發現許多事物早已逝去。不論是眼前的椰林大道、大樓林立的藍天還是系上同學，這些都是我現正身處的一切，是應該盡心去對待的一切，縱然它們不是我所預期的。讓自己能有更進階的思維、更愉悅的社交生活，是我需要學習的。

我將腳踏車以一種出乎意料的順暢停進了理想的停車位。雖然使用的是機車大鎖，但歷經風雨之後解所往往會卡住，這或許也代表著不容易被開鎖吧，我微笑著。在這裡我終於瞧見了文明與自然的完美調和，他來自於不滯於物的心靈。是回應期待的時候了；是朝夢想攀爬的時候了。以往的那些努力，不正是爲了踏入此地？從今而後，未來將由自己指引，而非假他人之手。所有需要的能力都將在這嶄新的時空下完整，夢想，已進階成目標。

所以一切都沒有改變，只是心裡更爲踏實了。踏上系館門前的階梯，仰望著未來。回思這數星期以來的種種，過去早已逝去，現在的用心比之更爲重要，眼前的人、眼前的事，都引領著一個不可預見、但卻充滿著熟悉氛圍的未來。

任課教師：竺靜華先生
獸醫一 B99609064 蘇浩德

古典小說與我

古典小說，過去不曾是我的朋友。

在我的眼中，他看來溫文爾雅，充滿了文化的氣息。他談吐文縐縐的，說話內容精緻細密。然而，過於精細準確的用字習慣往往使他的對話夾雜了很多深奧複雜的詞彙。他那些滿佈詩情畫意以及意味深厚的子句，即使是從小就接觸和使用中文的我，也不能完全理解。他的對話方式，讓我難以接觸他。

或許是我對他的偏見吧？我總是覺得古典小說是一個悶蛋。他的喜好莫過於是文學的賞析和風景的欣賞。除此以外，他亦很喜歡討論和思考哲學和儒學等高深又抽象的問題。儘管我不是一個好動的人，但我對古典小說所愛好的靜態活動絲毫不感興趣。想必我跟他相處時，一定會受不了他沉悶的個性和乏味的對話。

我跟古典小說，就如兩個截然不同的存在。不論是個性、行爲與喜好，也有著天淵之別。我們的生活圈子彷彿沒有任何交集，因此，我們彼此沒有相遇的機會。

一天，在偶然的機會下，我跟古典小說相遇了。他跟我分享了一個年老書生中舉的故事，讓我感到非常地意外。對於時代設定爲古代的故事，我都有點抗拒的心態。由於不同的時空所帶來社會制度、生活習慣和文化的差異，光是要弄清故事的進程和角色的行爲及其目的，往往就耗用了不少的時間。意外的是，他所分享的故事即使沒有交代太多的背景資料，卻顯淺易明，把中國古代儒生爭取功名背後的陰暗面活生生地展示出來。

另外一次碰面的契機下，古典小說跟我分享了石生猴子修道的故事。沒想到他能以如此輕鬆幽默的方式表達出他的想法。他想分享的話題，往往都帶有發人深省和很值得思考的問題。遲鈍的我，竟然能在短時間內掌握到故事每部份的重點和背後的深義。以猴子的視點看出人類醜惡的一面，真的是十分新鮮。

一次又一次的會面，漸漸引起了我對他的故事的興趣。他跟我過去想像的他完全不一樣，不但不太沉悶，而且也略帶風趣。再一次的相處，我發現到他另外的一面。沒想到他除了擅長文化、社會和哲學，亦領略愛情方面的事。在逐漸衰落的貴族家族中的愛情悲劇，實在是可歌可泣。

一次無意的相遇，打破了我對古典小說的偏見。我漸漸見識到古典小說真實的一面。開始期望去發掘古典小說更多有趣的地方。不知道下一次見面，他又會向我展露出怎樣的一面呢？

授課教師：姜義泰先生
地理一 B99208039 謝嘉

狗・家人

謝謝妳，是我一直想對妳說的一句話，因爲這個家因妳的降臨而改變。

初到這個家的你，小小的，像是一個不盈一握的脆弱珍寶，讓人忍不住捧在掌心上好好疼愛珍惜。看著妳灰棕色的小身子、還未能聚焦的眼睛、只能匍匐前進的四隻小小腿，這些是多麼的惹人憐愛；聽著妳用微帶著乳香的小嘴叫出乳臭未乾的叫聲，好不可愛，但其中隱隱流洩出對自己身處未知環境和失去母親翼護的不安，讓人忍不住爲之揪心，心疼這麼一個小小的身軀究竟裝載了多少的害怕與思念。

隨著時間流逝，小小的身軀逐漸在愛護中成長茁壯，當初灰黑不起眼的醜小鴨蛻變成耀眼美麗的天鵝，一顰一笑都吸引住了我們的目光，讓我們爲之追逐。妳的一舉一動有種說不出的魔力，總能讓人卸下武裝拿下面具反璞歸真，只要有妳在的地方總充滿歡笑輕鬆，世俗的塵囂煩擾頃刻間化作雲煙消散。妳的存在已化爲我們生命的一部分，妳的出現已成爲理所當然——在沙發上讀報時，窩在腰邊汲取溫暖的蜷縮身影、吃飯時貪求食物的貪心身影、回家時迎接的雀躍身影……一切的一切是那麼的自然，有如天地運行般的理所當然，似乎這個家始終如此。

直到前一陣子妳不再有活力，大家想說可能只是小小身體不適而忽略，太過理所當然的認爲讓我們蒙蔽了理智，殊不知此刻的妳正面臨著生死關頭。等到發現事態不對而將妳送醫時，檢查出來的結果有如木樁刺進吸血鬼般狠狠襲擊我的心，多麼不願承認這結果——要是再晚幾天我們捧在掌心的寶貝將永遠消逝在我們的生命中。在妳動手術和術後恢復的期間大家內心煎熬，罪惡感如漣漪逐漸擴大，剛毅嚴肅的父親紅了眼眶、總是樂觀的母親流淚了、我內心懼怕到淚水有如潰堤般不絕……感謝上天最後把我們的家人還給了我們。

經過個事件後，我發現原本表情總是很嚴肅的父親會溫柔的笑了，不善於表達關心的彼此開始試著互相關心。因爲面對過失去的恐懼，我們更懂得珍惜我們所擁有的、更加把握所處的現在，而這一切都是妳所帶來的改變。

如今我已離家到外地求學，總在被寂寞佔滿的床上想到妳，想著妳等門的習慣、想著妳能溫暖人心的體溫、想著妳盈滿興奮迎接我的吠聲……想著想著總讓我心中不由自主的揪起，禁不住的鼻酸，空虛氾濫成災。在有妳的陪伴下度過了充滿回憶的十個年頭，早已習慣有妳在身邊的我，在冷冷溼溼的臺北我總會無意識的回頭，期盼心中思思念念的溫暖身影能夠映入我的視線裡……

我們都明白妳不可能陪伴我們一輩子，但妳已是我們一輩子的家人，就算我們彼此語言不通，但感情羈絆本就不是言語所能道盡的，妳就像是我們生命裡的一片拼圖，圓滿了我們，缺少了妳，就不完整了。

說不出口的謝謝，因爲這兩個字無法言喻我心中對妳的感謝與感動。如果有來世，我要許下承諾——我們要再當家人，一輩子的家人。

授課教師：姜義泰先生
圖資二 B98106023 許如星

我的記憶和記憶的弔詭

我那屆的竹女語文資優班甄試，以國、英文各分爲選擇題和作文測驗兩部分進行，滿分四百分，獲得正取生資格的我，國文作文只拿了三十六分。記住生硬又丟臉的數字似乎容易且客觀的多。對我而言，三年青春歲月的回憶，似乎僅以零碎殘缺的片段堆疊在腦海中，經不住時間的淘洗，才畢業短短一年，我對高中的記憶已經模糊到只能拼湊濃縮成簡單又籠統的「好，我很懷念」來形容了，至於好在哪裡、懷念什麼，我已經支吾難答，依稀的印象中，高中生活我過得多采多姿、燦爛充實，有感於林徽音所言：「有點兒惋惜時間，微微怪時間不能保存情緒，保存那一切情緒所曾流連的境界。」那璀璨的記憶宛若隨著不斷膨脹的宇宙飛快離我遠去的星辰，逐日縮小成渺茫的光點。

記憶，到底是靠不住的吧！即便當下我天真而信誓旦旦地深信：「我這輩子絕對不會忘了這一刻！它會永遠烙印在我腦海！」但現在自己連當時爲什麼而悸動都忘得一乾二淨，人忘卻記憶的速度遠超乎當下記憶的速度，頓時能心領神會王羲之作蘭亭集序所感懷：「向之所欣，俯仰之間，以爲陳跡……雖世疏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沒想到高中每禮拜一開始寫得嫌煩卻愈漸入佳境的週記，竟成了最可靠的記憶承載體。

書寫記憶可說是人企圖抵抗時間洪流和大腦侷限性的頑固本能，似乎也成爲記憶弔詭的癥結所在。因爲讀取書寫記憶的當下不僅是在溫習，也同時是在編整錯綜複雜的真、假、虛、實。也許人相信記憶的原因純粹是因爲我們「得」這麼作，它是我們人生依憑的基石，或說它賦予了我們過去的「在場證明」，但實際上我認爲記憶並非如此可靠，記憶如電腦檔案是可以隨時隨地覆寫、修改的，以一種不著痕跡、不被察覺的方式悄悄讓記憶扭曲、變形，甚至植入些子虛烏有卻令人深信不疑的記憶，像是人人誦詠的童年，並不全然如文章、歌曲或電影中追憶的那麼幸福純真、無憂無慮，人們對童年往事的記憶似乎是經過人爲洗禮（腦）後，營造出人對金色童年一致而如夢似幻的追念和寄託，現實和幻境已真假難分、虛實難辨。我最欣賞的日本漫畫《全職獵人》中有一句發人深省的話：「現實和夢境的分界明明就是人們含糊地整理出來的記憶罷了，可是就算如此，人類還是不斷掙扎地將記憶當作加在彈簧上的力量，令自己能到達更高的地方。」有股淡淡的哀愁，但頗能自娛。

人這麼做也是無可厚非，誠如法拉第所說：「我也知道人心是偏向錯誤，人會在自強烈需要的事情上，欺騙自己，即使是尋找印證，也要符合自己的慾望。」此時欺騙以超然於道德層次之上，不能否認的是，每個人都有他羅生門的創「憶」。

授課教師：張瑋儀先生
社會一 B99305053 高洁茜

因為恐懼成長了

「快、狠、準」這時代對於我們這世代要的「基本」標準。每一樣事情被追求要做的快、要做得完美。因此不知不覺從四面八方都帶來了隱形的壓力。

身爲長女，甚麼都是要以冒險的精神去面對。父母的第一個小孩，不懂甚麼學校是對她好、不懂要怎樣照顧對小孩最好、不懂要給與小孩甚麼才是最適合的，因此就甚麼都給她嘗試，自然而然養成了似乎「天不怕、地不怕」的豪爽個性。但，真的是如此嗎？我並不這麼認爲。

我喜歡小丑，也喜歡用小丑比喻自己。笑容的背後，隱藏了多少的努力、隱藏了多少的眼淚，應怎樣的在這樣的一個笑臉背後去向大家呈現？表面上的快樂，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誰能明白呢？現在或許語言的發達、資訊的發達、科技的發達，人的內心已經不再像以前是這麼的神祕和難測了。現在透過部落格和臉書的個人狀態發佈，這樣的內心呈現已經不再是甚麼新鮮的事了。

背後的懼怕，一個不敢向大家表白的人性軟弱，很不可思議的從莊榮輝老師的口中聽到他的人生故事。我覺得老師真的很厲害，我真的很敬佩、很喜歡莊榮輝老師，沒有想要捧他場的意思。或許我是大一新生的關係，面對這「未知」的學校，在這個開學週真的讓我充滿了恐懼。不知道我自己選擇的科系是不是我最喜歡的、是不是最適合我的、我選擇的課到底對不對？我要怎樣和同學們相處？我要怎樣善用學校的資源？學校這麼大，我現在到底是在學校的哪一個角落？我應該怎樣讀書？大學考試到底是怎麼樣的？很多很多的「未知」充滿了我的生活，因爲恐懼真的讓自己活的一點都不快樂。

「53」這號碼不曾出現在社會系，因此來自遠方的自己是沒有直屬學長姐的照顧，也就是說，甚麼事情都要自己來！因爲害怕自己會遺漏某些重要的程序，因此對自己的大學生涯殘生了巨大的恐懼。接著又因爲上課似乎聽不懂老師說甚麼，就更是恐懼。再來我的華語似乎大家都沒辦法聽的很明白，就覺得自己和同學們的相處有了問題，恐懼有增加了。最後看到同學們似乎對學習一點問題都沒有，而且幾乎都好像專家一樣，再看到自己第一次接觸自己喜歡和有興趣的科目，還是初學者，因此真的好害怕自己會跟不上大家的腳步。因此我的恐懼就真的增幅到我幾乎快要崩潰的境界。這就真的完全符合了老師所說的「最大的恐懼，可能是對未知的不確定與想像，所以交織出來的」。

但，喜歡老師說：「要面對恐懼，甚至去擁抱恐懼，若看清楚恐懼的面貌是甚麼，則恐懼也許就不會這麼糟糕了」聽到了真的讓自己得到了非常的鼓勵。所以我真的嘗試了去面對我對一個個對新的學校恐懼。首先，我好好的「走」了學校一圈，真的是踏著十一路公車走了學校一圈，現在對學校的環境總算認清了，再也不會害怕自己在學校迷路了。接著就是對於自己所選擇的科系，現在上課開始進入第五個星期了，慢慢了解了自己的主修，開始習慣了大學上課方式，慢慢的喜歡上了大學的生活。因此，我覺得另一個克服恐懼的藥方就是時間了。慢慢的跟上大家的腳步，習慣了大家的空氣，恐懼就似乎不會發生在這段時間中了。

在大學生涯開始的恐懼真的讓自己成長了不少。我更是獨立，我學習更是懂得勇於發問，我學習更是懂得善用資源，我更是知道自己那裡不足，而且知道自己還有很多要去學習的地方。但間接的讓自己也有了很多莫名的壓力，覺得自己有好多好多事情必須去完成，覺得第二波的恐懼又似乎慢慢的向自己逼近……

但我拭目以待！ 因爲我知道我後面有無限的力量正支持著我朝著我的夢想前進！對自己有夢想的人，能排除萬難的走的更遠！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層！

授課教師：張蓓蓓先生
資工一 B99902091 侯廷璋

樓廊獨語

再過兩天就來臺北整整兩個月了，哈，只能用一句話來形容這兩個月啊：「時間跑得比宿網還快。」所有的一切生活，都是在一個又一個星期中渡過。或許一星期有七天也不短，但是如果用課程或事件來看的話，常常在要上體育課時就有一種：「咦？感覺才剛上過體育課，怎麼又到了勒」的感覺，或是：「天啊！周末怎麼又過去了，明天又是星期一」。雖然睡覺時間不斷在縮短，但是時間卻越來越不夠用。我算是比較會打理時間、安排進度的人卻已經有這種感覺，那我不難想像其他人從「把死線遠遠地拋在後頭」到「死命地追著死線跑」的那種無力感。

現在，如果有人要約我做一件事，我都不敢輕易地答應，因爲對那個時間到底會不會有事完全沒有把握。對！我的時間真的不是我能決定的。剛到臺大只擔心課業、舊朋友的關係維持，但是今天，我要專注求取課業、新朋友、舊朋友、系上活動、系隊練習、社團活動之間的平衡，常常一個晚上有三件事情要抉擇做哪一件，而這還不包括晚上自習這個選項。像我這個比較少參與課外活動的人都幾乎沒有一天晚上可以在九點、十點前拿起課本讀書，可想而知臺大到底塞給我多少東西。

我的導師常對我說：「認真的把教授教的東西讀到透徹是一般人追求成績的作法，我們要跟他們不一樣，你什麼東西都弄得很懂也沒有用，你應該做的是把那些東西弄懂就好，重要的是趕快趁現在時間還多時去找出你想要做什麼，比別人早確定然後提早往這方面去讀，這樣才能想辦法弄出一點什麼，不然未來要在臺灣這種環境發展軟體是很困難的。」老師是資工出身的，還曾經在業界待過，當然會有這種想法，而且這也是相當正確的概念。

但我想對老師說的是：「我才十九歲啊！」我不相信哪個十九歲的青少年可以不想著交女朋友、與朋友出去玩、做一些瘋狂的事讓自己一輩子難以忘懷，而是提早去廣泛地尋找自己真正的未來。我沒有說趕快確定提早出發不好，但這絕對是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否則我的導師也不會說：趁現在有時間時—在我已經透支的時間裡。我曾經一度幻想我可以真的做到然後在臺灣把軟體產業發光發熱，但是在我發現打開電腦上網搜尋資訊跟與人聊天我會選擇後者的時候，在我發現看專題的 PPT 跟和朋友吃宵夜打屁我會選擇後者的時候，我終於知道如此多優秀的人才爲什麼都做不到這點。

對，才兩個月就有如此多的事情要我去做，才兩個月就迫的我要設法平衡一切，才兩個月就讓我有無數次想要待在被窩裡逃避一天的疲累。但是，我從來沒有後悔當初把臺大資工當第一志願，在我努力在課業與朋友之間取得平衡時，在我不斷用新的事情把我的小空檔塞滿時，在我每天都要忍痛割捨一兩件我不可能分身去做的事情時，在我今天坐在這裡希望老師記住我的作文三十年以上時，我早已創造出屬於我自己的臺大生活，足以讓我這一生難以忘懷。

授課教師：蔡璧名先生
生工一 B99602033 葉凱爾

場隅感遊

傍晚離開莊子課的教室，按慣例到操場跑步，九圈結束後坐在跑道旁進行收操。不經意地抬頭，轉瞬間一切景物映入眼簾。燈光，球場，人影。似乎在一片靜止中緩緩推移。

開始思索關於「場」這個詞在人生中的意義。人的生活往往是在許多「場」中穿梭，職場，商場，情場，運動場，夢一場，而人生也不過一場。我默默的坐在跑道邊，望著場上一個個人影，一圈又一圈繞著。心裡覺得有些可憐。自己不久前也在那兒繞圈圈，當時覺得自己是在前進。置身場中就是如此吧！覺得眾人的意義是有意義的，眾人的追求亦是自己的追求，日日夜夜的忙碌，正朝著遠大理想邁進。場，人給自己設下的框架，場中自有規則，總有是非成敗。人在場中成就，也在場中失落。而成敗往往並行，人心攪擾，不得自在。誰能身於場中而不浮浮沉沉？ 看不透的，看不透的。除非來到場外，坐在那兒，自然心領神會。

莊子《逍遙遊》中提到姑射神人「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以前認爲這樣虛幻的描寫，只是逍遙境界的一個比喻，聽來確實心曠神怡！今天覺得，這「四海」其實可以是現實的「場」。四海之外，意即場外。雲氣飛龍就是一種心境，置身場外的心境。唯有讓精神離開場中，才能參透貫通其間的概念。看透是非成敗，依循自然中尋常的道理。如同陽光普照大地，明確完整而統一。

畫個圖說明，每個圈圈代表一個場，如果站在虛線上就是在場中的「好位置」，以外則非。結論是不可能同時站在所有虛線上。浮名浮利，虛苦勞神。

但其實有別的選擇。可以站在太陽的位置，場外，享受不在任何一條虛線上的自在！和跨越億年的星光爲伴，與宇宙合一。即所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

授課教師：謝玉玲先生
地理一 B99208038 廖敬而

我的大學初體驗

坐在靠近窗邊的位置上，窗外的景色，隨著急駛的列車不斷更迭，再怎麼美也無法留住那感動的瞬間。內心的世界也是如此，一幕幕對於家鄉的記憶如泉水般的湧起，回過神來才發覺這些熟悉的片段早已沈入遠方眼所不能及的地平線下。這就是遊子的心情吧？對一個甫成年的少年而言，要擺脫對家中的眷戀確實是需要不少時間來彌補這段失落。不過失去依偎的同時卻也換來了自主。握在手中的自由，不自覺得開始盤算起要如何灑向未來；潛藏在體內的熱血，隨著終站的接近不斷升溫，也逐漸驅逐了心頭的陰霾。畢竟自己雕塑出的未來，是最真實的生活。下車前我決定將所有的懼怕留下，我決心從踏上月臺後，每一步，都是邁向前程堅定自信的步伐。

轉入長興街，成排的男舍，表現出一種都市外的寧靜。站在男一舍的大門前，灰舊的建築在蓊鬱的樹叢中更顯其孤挺。這裡，將是我第二個家，也是未來的起站。走過一道道狹長的走廊，我小心翼翼的檢視每個門房號碼。隨著號碼不斷的遞減，走廊的盡頭也漸漸接近，心也開始緊繃了起來。正當走到盡頭時，「422」門牌的出現總算緩和了不斷加速的心跳。這是我第一次的在外生活，即便是對如洗衣、打掃等令人感到不耐的事於都感到無比的新鮮，反倒像個國小生般不畏一切似的。令我最不適應的無非就是讀書與休息處竟被侷限在如此狹小的空間中，但幾天下來也被迫學著去利用空間存放物品，亦是一種成長的喜悅。當然心中也不斷的與過往的生活相較，體悟到過去的忙碌的生活還有多少事是家人已爲你擔下的，現今完全由自己了。宿舍，不單只是個休息之處，也是鍛鍊自己在家務事上耐煩與耐繁的地方，使我們另一面的成長。

熟悉了幾天獨立的生活，一連串的行程便接續到來。首先的新生訓練，面對未來的同學來自全臺各地，心中多的是期待，卻也怕不同背景所帶來的代溝。當天隨著人潮的前進後湧到了體育館的集合會場，終於等到大夥兒其聚一堂了！北部的人表現了地主的自在與自信；中部人飄逸著最熟悉的家鄉味；南部人展現出簡樸及直率的務實風……，各顯其特色，儼然成了「一系一世界」的讚嘆阿！從互動中讓我也讓我感到這之間的代溝遠比想像中的窄了許多，果真友誼是一種無國界的通行。緊接著的開學典禮，第一學府的校長，莊重、矜持卻又不失幽默。致詞中，校長再三叮嚀活出臺大人的美德，其中對於「勤勉」這方面的勉勵讓我印象深刻。「臺大是一座挖不完的寶山，前提是你要肯去挖它。」在在提醒我手中的自主也是一種主動，學問不再是來到面前而是伸手抓取，要自己去追尋。如此的智慧是站過來人的經驗上勉勵我們，這就是臺大代代珍貴的薪火相傳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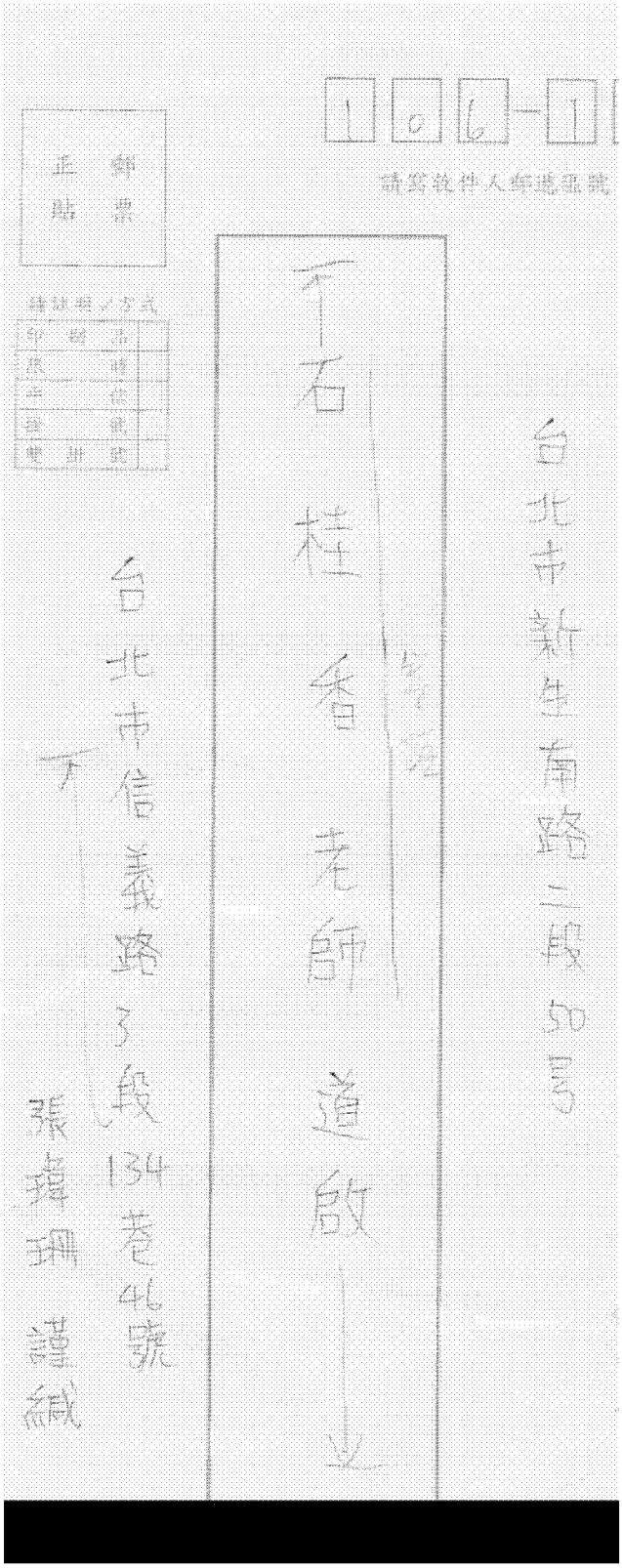
我利用了接連一個週末的時間走遍學校的外圍，去尋找書店、市場、五金行等生活消遣、購物的好地方。我也喜歡這樣看臺北，不是騎車而是用走的；不是忙碌的而是能細細品味這都市濃郁的人文氣息。我知道臺北人是忙碌的，而我也即將成爲臺北人，但我這兩天的時間給我很深的感觸，用眼用腳用心慢慢的欣賞臺北，享受一種很文明的潮濕味。「走遍臺北」也成了我在開學前夕逐漸茁壯起的新目標。

正式上課了！真的很不適應突然沒課而來的自由以及空虛，小憩片刻都有種忙裡偷閒的無形壓力。大學教授的教法也讓我感到驚訝，像是拋磚引玉，留下不少的學問及疑問給我們，但我喜歡這樣全新的模式，選擇自己希望鑽研的領域循序漸進，才能在心中有屬於自己獨特的答案。而作業的模式也改爲了報告呈現，要有簡明扼要的詳細表達內容，以及組員合作的精神。雖說必須花很多的時間才能漸漸構築出來，可是一次又一次下來，我發覺我能不斷提升思考問題的效率，精簡冗詞贅字，有了未來社會該有的能力與態度，是在中學無法擁有的新鮮與磨練。這是我在這座寶山第一個由心領受到的寶物，是塊常見璞玉，卻能常新不舊，一生受惠。

想像與現實總有落差，過去與未來總不斷糾纏當下。大學雖是不如我認知中的自在輕鬆，但卻有發揮自我的擂臺。初步的體驗不能代表未來，卻能洞悉未來，我有恐懼與不耐，但更豐滿的是我期盼的心。在不遠處，我知道不適應處能逐漸至吻合，有過倔強的態度也能磨去稜角。新鮮人的味道並非暫時的，把握緊手中自我的自由，在未來每天將會都有嶄新的初體驗。

授課教師：黃啓書先生
社會一 B99305004 張瑋珊

書信



柱香老師 道鑒：

老師，您好嗎？我是您六年前教過的學生張韋翔，離開了這麼多年，才冒昧地寫信給您，真是過意不去。儘管我知道您永遠無法看到這封信了，我仍然衷心希望您在天堂能接收到我對您遲來的感謝與無盡的懷念。

投入教育界幾十年，我只是您無數教過的學生中的一個，您可能已經對我沒有印象，但我深深相信被您教過的學生都會像我一樣記得您這位對學生及教學熱熱生命與熱情、付出教誨而不求回報的好老師。您在我的心目中，不只是國中的國文老師，也是教導我無數人生道理的心靈導師，更是勇敢對抗病魔、不輕易向命運低頭的生命鬥士。

記得當年一堂國文課遇見您，就可以從您堅強的

身形看出您的身體並不好，不禁為您感到擔心，甚至懷疑您能撐得下去嗎？然而，我錯了。您的教學熱情完全掩蓋身體上的不適。即使講太多話就會咳嗽、聲音沙啞，您仍努力撐緊芳芙風，操著有些粗啞的聲音說話，念過一篇篇課文和注釋，編織一個個精采絕倫的歷史故事或自身經驗和學生分享，對我們的任何疑問都不厭其煩地解答。當我們犯錯時語重心長地給予告誡，也教導我們許多人生道理。即使擁著筆的手會微微顫抖甚至握不穩，您仍常常寫下大篇的板書，並堅持每張小考考卷都要親自一字字出題。

但是那時有些幼稚和叛逆的我們卻常無法體會您的用心良苦。當我在寫那些您親自出題的考卷時，心中在抱怨著那些繁瑣的註釋和填空既麻煩又不必要，卻沒想到這

12mmX12

是基礎的訓練和你在其中的付出。有一次我們班對班導教學老師不滿產生衝突，而和她有深厚交情的您就充當氣氛緊張的師生間的緩衝劑。印象深刻的是您嚴肅地指正我們的不是，讓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和不成熟的我們感到慚愧。現在回想起來，即使已經太遲了，我還是要向您說「聲：「對不起」。

另外，我覺得上您的課最有意義的事，不是課文中的內容，而是課文外的弦外之音。我常徜徉在您講的生動有趣的故事中，不論是孔子、司馬遷、蘇軾、朱自清、徐志摩、琦君、張愛玲縱貫古今，無不讓我聽得津津有味，意猶未盡。課文不再只是冷冰冰的印刷字，因為你的解說讓這些已逝去的作家們伴隨著他們的文章鮮活了起來，讓我得以輕鬆消化吸收，而且在多年後的今天依然記憶猶新。

12mmX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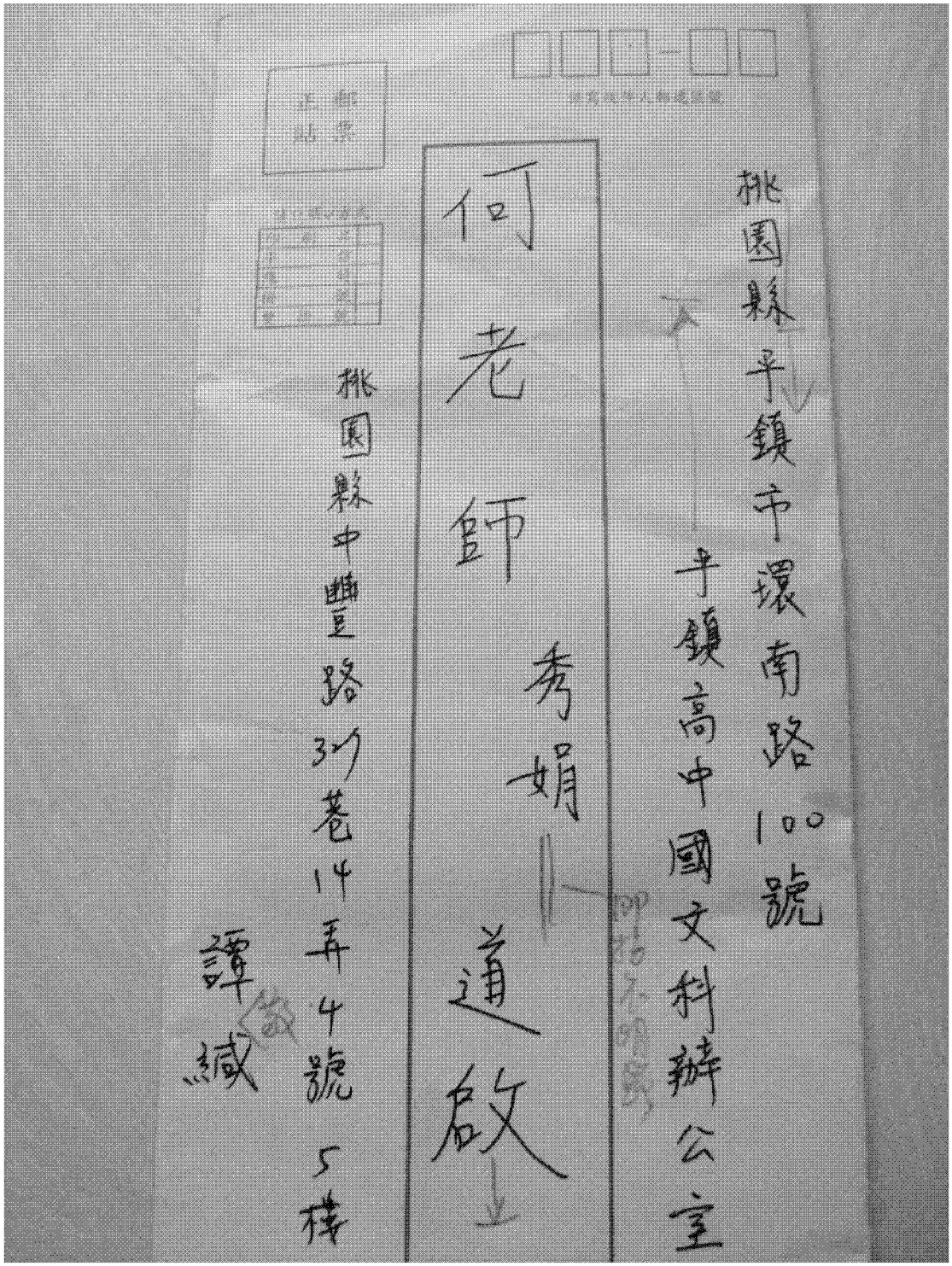
您還記得嗎？在故事裡班的弟弟中，您最因為年輕而住院。目前他們都十分關心您的身體，紛紛寫來卡片期待您能早日康復。而不管在什麼插畫，您總是會因為緣、讓、緣、緣、緣

最後我也在基測中有好的表現，不負您的教誨。在畢業及拿到基測成績單的當下，我感謝所有指導我的老師，而對您，那聲「謝謝您」伴隨著對您的懷念，縈迴在腦際，卻怎麼也說不出口，因為您已無法親耳聽到，但我相信學生的心意您一定能領會。

現在我已經進入台灣第一學府，而大學的國文老師說我們一生中最應該感謝的老師是幼稚園和國中老師。因為幼稚園是啟蒙教育，而國中正處於童年和成熟的過渡階段，非常需要老師的扶持與指導。而您在我的學習過程中正是扮演了如此重要的指導角色。我現在能有不錯的學習發展有很大一部份要歸功於您和數學的蔡宜樺老師。您對教學的熱忱、對學生的關懷樂何出、嚴謹認真卻不失風趣的上課態度、對理想的堅持和勇於克服困難的勇氣都是我學習的榜樣，也是您

授課教師：黃啓書先生
生工一 B99602013 譚允維

書信



秀娟吾師道鑒：

學生目前正就讀台大生物環境工程學系，目前與同儕租屋住，身體無恙，請老師不用擔心。想想畢業典禮，轉眼而逝，費盡心力準備大考的高中生，也已經成為了輕鬆玩樂的大學生，雖然說是玩樂，但學生總是努力鞭策自己，每天都有讀書，使自我心智不至於怠惰而廢。

想想高中老師你的教導循循將我們引入文學的殿堂，儘管學生不是那麼的努力，上課有時還會分心玩樂，但學生很感謝老師您給我們的不離不棄，還有國文的知識，還有人生的經驗、生活的智慧、待人的態度，以及最重要的一顆慈悲的心。

現在學生在這裡也有一位很好的國文老師，他之前說，志業一詞讓學生有所振奮，所謂志業就是承先、啟後，雖然學生以前的國文學的並不是那麼的好而有所愧對，但我會在未來努力，努力學好國文，學好這一份我們共同的語言，傳承我們中華文化的精神。

不知老師身體是否安好，近日天氣轉涼，請老師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健康。雖然說是一份作業，但學生從大考完後就一直想到老師說請，謝謝，畢竟老師是學生生涯中遙遙最尊敬的老師。

再過幾天就是學校校慶了，學生常常懷念高中同
窗的日子，望著窗外綠光森林的景然，聽著老師您說了學的
古人的詩種風流。屆時本望還可以回母校探望老師，分享
學生續的大學生活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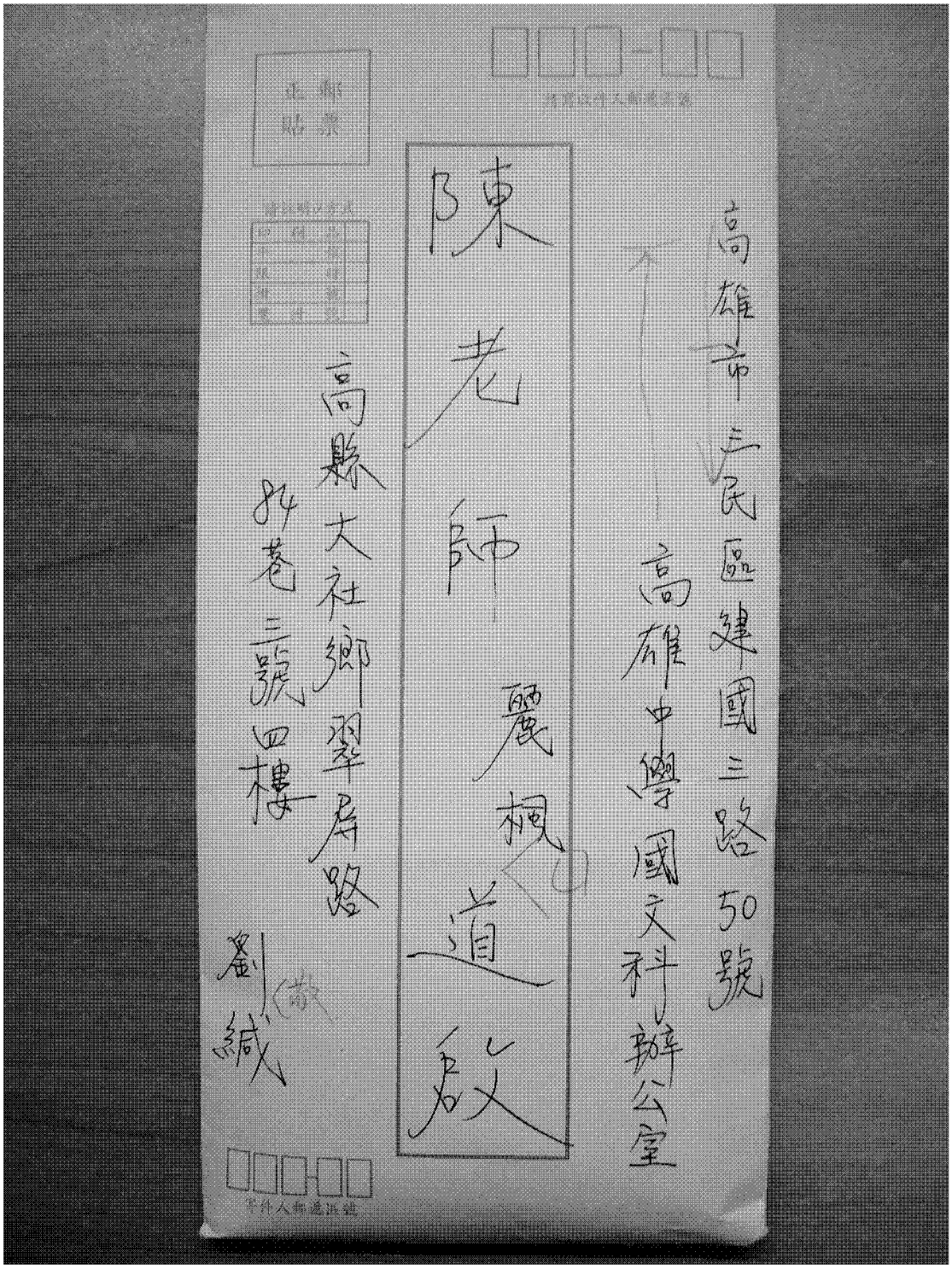
順此敬達，敬請
教安

受業 譚允姬 拜上

九十九年十月八日

授課教師：黃啓書先生
生工一 B99602039 劉致均

書信



麗楓吾師道鑒：敬稟者：

時序入秋，天候轉涼，望吾師多添衣物保重身體。

學生告別您壇前已數月，北上求學以來，仍時常緬懷著高中三年充滿歡笑的歲月，更常憶記著您的諄諄教誨，莫敢忘懷。學生目前在北部適應甚佳，雖是隻身求學，這段時間來亦結交了不少志同道合之友，同窗們個個性格良善，易於近人。教授們皆精於術業，不吝教授，有大師之風，校園裡校舍巍峨，設備一乘，另一

方面欲草如莫，幽然非常，學生在此祝讀，深感萬幸。

素稱大學校風自由，然學生僅管自主，勿莫放縱浪蕩，仍兢兢業業認真求學，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句至理名言，學生銘記在心，只盼能不負您的苦心，符您的期望。

再過數日即是母校校慶，學生命因期中考在即，課業繁重，難以飛身返回高雄，深感抱歉愧疚。學生約莫於十二月初，即期中考結束後不久，有空閒之暇，將回家數日，屆期應

抽空讀書，各種圖能讀，要一幅的寫，寫
要說說大概的意思，就算了。

[illegible]先生，[illegible]

教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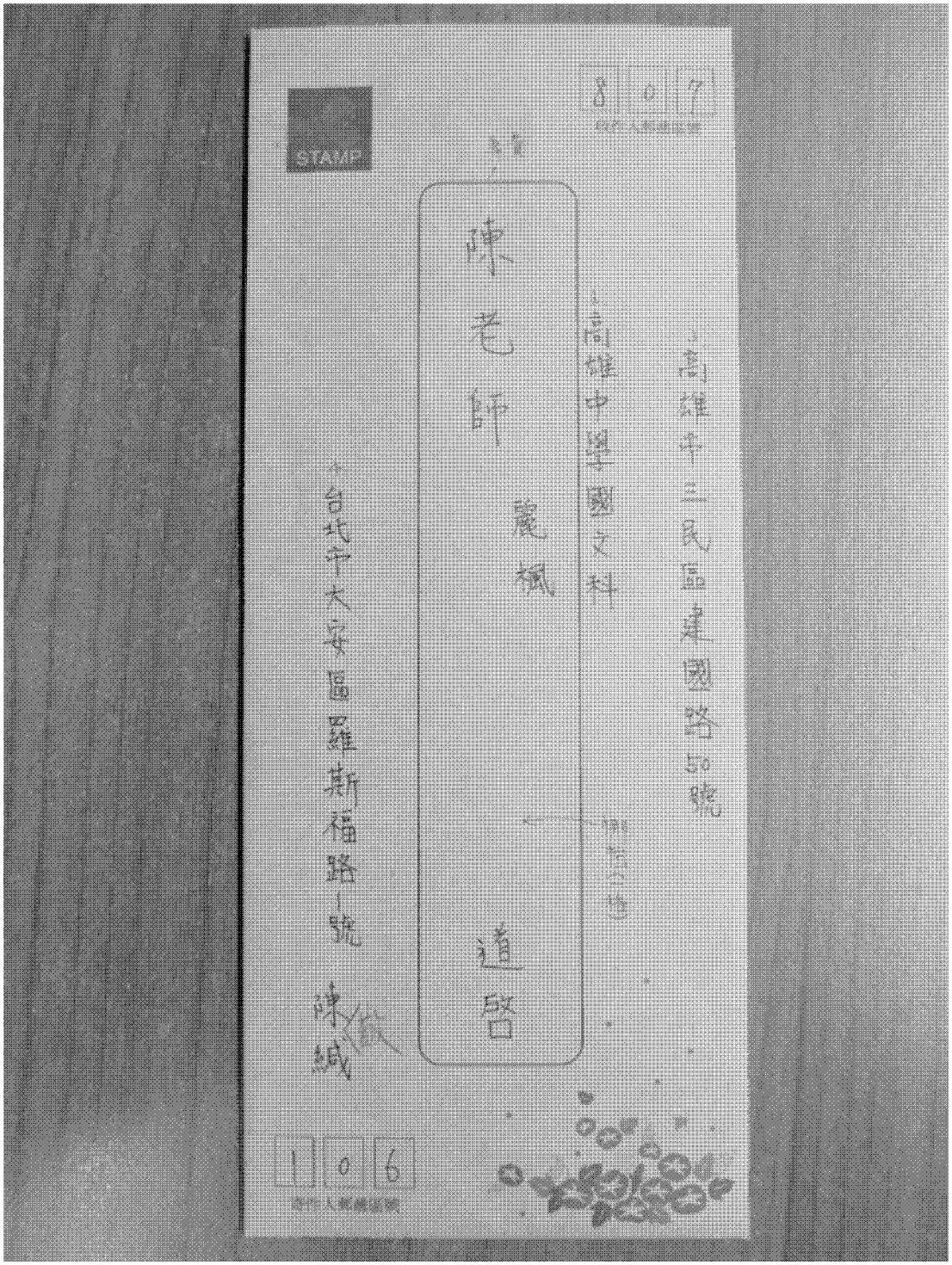
受業劉敬均拜上

九十九年十月八日

授課教師：黃啓書先生

植微一 B99613029 陳昱光

書信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el: 886-2-33664002~7
http://www.cl.ntu.edu.tw/

如分

：

封文格式寫李四年八樓甚佳，惟之於尊長紙材詞一般等用草字，可無留心。

來文收信人而提稱詞處，乃一信之首，容意重次既有礙美觀亦有草率輕忽之誠，不可不慎。

信尾敬辭，大體正確，又慣例於「安字」上復加於己次，以申挽得之殷誠。

麗楓老師道席：久不接教言，故思念與時俱積。回首前年，轉入新班，陌生無情之感占據心，幸有老師特意舉行的小組活動，討論，提供學生懷念融入新世。而後年級的相處，老師不僅在課程中提供良好的素材，更是激發我哲理思考的管道。另外，最令我感念的是：您關注每位學生的師。至所常，當我拿到成績，自己的鼓聲，其感激之情真不能言語形容。如今我已不能坐在台下聽老師風趣的講授，切己成回憶。只想說聲：老師謝謝您，以表達我心深篤的感謝。謹此，恭請

教安

學生 陳昱光謹肅 十月十日

敬愛的老師：

親愛的老師：久不接教言，故思念與時俱增。回首前年，轉入新班，面臨特殊的感召，幸有老師特意駐行的小組活動，討論、提供，不少的裨益以融入新班。而後半段的組處，老師不僅在課程中提供良好的素材，更處處發我哲理思考的啓蒙。

另外，最令我感念的是，您關注每位學生的學門帝，當我準到頂點自己的敲聲，共感受之情真不能言語形容。如今我已不能坐在台下聽老師風趣的講授，切己成回憶。只能說聲：老師，謝謝您，以表達內心深篤的感謝。謹此 恭請

論安

受業 陳昱光謹啟 青十日

任課教師：潘少瑜先生
外文一 B99102093 何雪菁

寫給二阿姨的一封信

親愛的起相法師：

當百葉窗篩下光影淡淡的鋪在你褐色的僧袍上，我順著你的眉你的眼試圖解讀當下你的表情，只覺得有股溫軟的沉靜被圈裹其中，我難以言之述之也無從刻劃。

就如同雨後初霽的那個晴日，我在往日的校園一隅遇見了她。就是恰巧那樣的季節，恰巧那樣的晴空，恰巧那樣的心情，我的視線撞擊上她的美好，於是乎落下了我滿地驚嘆。

如果你要問我，是否有一個姿態屬於她可被稱之爲最美、名之爲永恆，我想那便是我初次見她的那個早晨。我打著傘，被阻擋住的視線卻從傘緣望見了她迎風招展的幾瓣馨香，將傘向後輕仰，我抬頭看見了完整的這株她，粉色花瓣上清晰可見昨夜的雨露，粗褐色樹枝野性地舒展在天空下。我悄悄的想著，她是力與美的最佳融合，沒有矯柔也不粗魯，就那樣澹然挺立在那裡，等待每一次在緣生即將過渡至緣滅時，灑落一地的落英繽紛。

我們所擁有的，也只是從緣生行至緣滅這途中的短暫美好嗎？

先別給予我答案吧，你知道我是多麼迷戀於那些難解的思想漩渦、那些風裡偷偷播送著的謎霧、那些書頁篇章中人們所欲捕獲的時時刻刻。你懂我的這份執著，聽得懂這份近乎貪著的渴望，因爲曾經你也瘋狂的拿自己去撞擊這個世界，想在火花迸現的瞬間看見這世界真實的輪廓。

而如今你見到了嗎？

在許多個連路燈都默然的夜晚，當我再次造訪你的舊屋，盤著雙腿坐在地上時，總能嗅到那股清淡的木屑香，卻無法察覺它究竟來自眼前的木書櫃、木凳、木桌、木板地，或者來自記憶。因爲伴隨木頭味而來的總是腦海中的你，你笑盈盈的嘴角、你清脆爽朗的笑聲和你對我無條件的寵溺。在這樣的夜晚裡，我對你的情感總會蒸騰出矛盾的氤氳，霧氣裡我同時看見你牽著我手，又見你離去時僧袍飄飄的衣角。我不懂緣生與緣滅怎能相擁，怎能共生且共存。我氣惱你的離去，氣你教會我成與住卻獨留我一人品嘗壞與空。

而那一刻我們相對而坐，在醫院長廊的盡頭，我只是絮絮叨叨著大學中的煩惱，我想我並不真的需要解答，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依然是當初那個你，對我的包容不移不渝。我說完了，你的答覆使我突然淚眼凝駐，你說我們要穿一雙好鞋，就不用怕境遇是如何動蕩搖擺、荊棘滿佈。我透過模糊的眼彷彿重新看見你，你眉尖眼底的淡然不是了無趣味，是豁達是堅毅。因爲我始終都只能隨外在境界的變化擺盪起舞，我爲聚合而歡快，也輕易的被離散所擺佈。就在那一刻我終於發現，其實我從未有一時一刻怨憤過你，我氣的不過是緣起必得緣滅的這件事實，然而對於必然將發生之事憤怒是多麼癡傻的事呀！每一次的誕生、聚合，就注定了死亡與離散，我們所能做的只有握住緣起，使緣滅不管在何時成熟都能留下不悔。

所以當下一次我有幸又佇立那株櫻樹下，我要收起傘來與她並肩呼息，望足她的每一寸粉彩、吸飽她的每一股芬芳。因爲她就是你，你便是她，沒有人能奢求恆久的相惜，只有每一個此刻我都緊握擁抱、不愧真情，然後當有一天櫻樹開至極致，必得散成一地碎瓣時，我能釋然地站在她身畔，望著花落雨的紛紛美好，不再憤懣悲愁，也不會痛悔曾經遇見、曾經相知、曾經我的世界因爲她而綻放雨後純粹的美好。

雪菁

2010 秋

授課老師：潘少瑜先生
法律一 B99A01315 張碧娟

給你的一封信

親愛的，下雨了，又想起你了，你近來好嗎？

不是故意用下雨這麼個幾幾乎被用俗了的濫情的意象作開頭的，只是下雨天，這麼個微涼的，清白的光亮微微從雲翳後透出來的，濕而平靜的下雨天，總令我想起你哪。

然我們是一點也不像這輕盈淡薄的雨天的。

每次想起你，總會回去看你的信。每次一封封數著你的信，總會想起那些我們彼此相擁、燃燒、親吻，彼此割裂、挫傷的熾烈；每次看著那些熾烈和灼痛、每次看著你的字你的美麗的詞句，總會覺得，好愛你哪。

有誰，這世上，能像你一樣感受到我的熾烈，並回應以同樣強烈的不顧一切的傾注呢？有誰，像你我一樣有同樣的懼怕和渴望、有同樣的接近的激切和逃跑的欲望？

有誰像你我一樣有盈滿玻璃瓶的、輕輕搖動就幾乎要溢出滿腔的愛，卻無人來汲取呢？

真可惜你是無法愛我的，這是多麼先天的限制啊。對於愛這件形而上的純粹屬於性靈層面的事爲什麼會受到生理如此深切而根本絕對的影響，我始終不明白。賀爾蒙又讓我們只會對異性動情，然而男人和女人渴求的東西應該大大不同吧，純粹的陽性的男與陰性的女之間真的有相愛的可能嗎？

然而就算有愛的可能也沒有用。你曾經對我這麼說。你說我總是太懦弱、太急於逃跑了。你說我真的很膽小，害怕承擔責任害怕承擔對方的重量，你說，我總是抱怨自己太快就投注情感因此總與別人錯過，但其實這是下意識的保護自己的方式吧，因爲急切的想付出愛，又害怕對方真的有所回應、害怕對方接受之後自己就會真的不顧一切的倒乾瓶子裡的水、害怕受傷，所以要在對方來得及作出什麼回應之前就放棄，然後一遍遍自己熱切的愛上又割捨，自己舔舐傷口，簡直就像病態的在上演一齣齣獨角戲，拉個人的影子當男主角，還不允許他動，他一動就要趕緊關了燈拉上布幕下臺走人。

這就是我爲什麼在你愛我、亟欲亟需倚靠我的時候我明知道是自己要你向我敞開，卻還是得逃跑、還是怯於回應的原因。我渴求熊熊的燃燒，卻又害怕我無法承擔那樣的熾烈、害怕被焚毀。

這就是天生的(又或者是後天磨挫出來的，誰知道呢)不可避免的矛盾吧，就像寂寞時需要被填補需要抓住什麼哪怕是一點點的溫暖以防止自己向漩渦中心下墜、在眾人之中嘻笑玩鬧享受熱鬧歡笑久了又需要一個人安靜的什麼也不做，就像吃著鹿肉就會想念羊肉吃到羊肉又會想吃鹿肉一樣，是人性的幽微。

我不是只是喜愛追尋，不是只是享受追逐獵物的過程一旦得到就覺得無趣了，我只是害怕。

你一定會問，既然害怕去愛，何不捨棄愛，不要再去追逐愛？

但這是辦不到的。這是根屬生存本身的痛、本身的殘忍。人們總在爲自己的存在尋找意義，宗教、權位、民族精神、世界和平，都是如此，那些崇高的目標理想，其實都

是人們想催眠自己存在是有意義的，而我們之所以要那麼汲汲營營的去尋找存在的目的，數千年來皆如此，不就是因爲其實那樣東西根本無處可尋、根本不存在嗎？人生就只是逐步邁向器官衰老、齒搖髮疏的過程啊。

這樣沒有目的意義，沒有地方可以去沒有事物價值可以支撐的存在本身，自然無可避免會導致靈魂中的空洞，導致心靈的空虛寂寞，韋勒貝克說：「嫉妒、慾望和生殖的渴望有著同樣的起源，那就是存在的痛苦。是存在的痛苦使得我們尋找他人，以減輕存在的痛苦。」就是這樣吧？我們這樣寂寞的出生，然後會一樣寂寞的死去，而且這寂寞會隨著年歲的增長、青春年華的不再(再伴隨人類對死亡和老去的恐懼所導致的對青春的崇拜)而逐漸擴張，一步步吞噬我們佯裝自己不寂寞的可能性。

而唯有愛，唯有讓存在本身就變成它自己的意義和目的，而非去找一件用存在去追求的理想，才能解決這樣的空虛寂寞。所以啊，親愛的，追尋愛，是無可避免的啊。或許你又會問，既然無法得到愛、缺乏勇氣與人相愛，何不學會愛自己呢，何不從學著內在圓滿自己、撐起自己？但處在十八九歲這種敏感而多情的年紀，誰肯放棄愛的可能性呢？

雨還在下呢，這場雨，好久哪。

該停筆了，親愛的，出門記得撐傘，莫淋濕了。願你一切都好。

授課教師：伍振勳先生
化學一 B99203024 陳瑋

背對家的方向

玻璃窗外的景色喧嘩，不間斷地提醒我，又要再一次離開熟悉的地方，我別過頭逃避，它彷彿知道我不願面對，窗外越來越陌生的景色，漸漸隱入黑暗中。車內的小電視螢幕射出炫目的光，吵鬧的色光衝撞擾人，硬揪著我的目光，亂竄、掃視，最後，停在一雙爬滿皺紋的手上。

手上捧著一本相簿，指腹輕觸著相片，我感覺時間在那雙手上靜止。緩慢而顫抖，指尖輕輕抓起相片的右下角，猶疑地提起，不捨地停在半空中，然後，微弱的「咻」一聲，翻過一頁，再度陷入停滯的時間中。我順著那雙手向上看，是一位年紀約八十歲的老奶奶，老花眼鏡後的雙眸，片刻不離手中的相片，照片的圖像映在黑眼珠上，隨著眼珠轉動，照片上的人物恍如被注入靈魂。老奶奶的膝上是一個鼓鼓的牛皮紙袋，裡頭裝滿相簿，一本本都泛黃斑駁，被雙臂緊緊抱住。

不久之後，空間裡的沉默被打破，相片裡的世界多了一個人，多了老奶奶臨座的女大學生，多了對話。

「你看，這是我，不像吧，呵呵呵，這是年輕的時候，好久好久以前囉！」老奶奶帶著北方口音，聲音不如我想像的無奈感慨，意外地，帶著一股豁然的力道。

「不會啊，還是看得出來呢。」大學生看看照片，抬頭看看老奶奶，笑著說。

我閉上眼，聽著耳邊細微的「咻咻」翻照片聲。

「這一個是我，這一個啊是我大妹，這一個是我大弟，死掉囉，打仗的時候不見了，找不到囉。這一個是……哎呀，記不得了，呵呵呵……」

「噢……大學生對於老奶奶的豁達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她的音調試著表示理解。

咻咻聲成爲聲音的唯一來源，每翻過一頁的殘響，總是時光回到從前的象徵，弄不清是二人進入相片，或是相片裡的人物重新被注入生命。聽著，似乎翻到底了，闔上相簿的悶聲將兩個時空暫時分離，而翻弄牛皮紙袋的沙沙聲，又再度將不同時空連結。

「妳還要不要看？」

「好啊！」

咻咻聲持續迴盪在車內，而我陷入沉睡。

不知道過了多久，我重新睜開眼，逼迫自己適應炫光，在意識尚未完全清楚前，耳邊有朦朧的……

「這一個我大妹，這一個是我，這一個是我大弟，死掉囉，打仗的時候不見囉。哎呀！這一個記不得了，呵呵呵……」如同停不下來的唱片，一遍一遍播放，老奶奶的過去。她自己並不知道，她重複播放著腦海中最重要的記憶，一遍，又一遍；身旁的聽眾也聽著，一遍，又一遍。像一首甘醇的陳年老歌。

需要多少的時間，才能將深刻的傷痛釀成這樣的記憶？我腦海中浮現老奶奶年輕時的模樣，背景在國共內戰時的中國大陸，我看到她的家人分散各地，逃亡、打仗、流離，再怎麼悲慘，首先保好自己的命，好好活下去。她的大弟呢？打仗時不見的。不見了？死掉了？需要多少時間才選擇相信大弟已經過世？在那時候有多少人失去聯繫，但會不會仍然相信他們在大陸的哪個角落？或是在世上的哪個角落？照片上被遺忘的那人又是誰？親戚？朋友？鄰居？那曾一起處在共同時空的人，分享了一樣的記憶，在傷痛造成之前的寧靜中，拍下了照片。而妳自己呢？那時候一個人嗎？怎麼到臺灣來的？有人陪伴嗎？

腦海中的畫面的背景變成船上，船在波濤洶湧的臺灣海峽上擺盪，深色的海水打在船身上，船上有一位少女，兩隻眼睛直直盯著船離開處，望著岸上的家，身體卻不由自主朝著背離家的方向前往。

車子下了交流道，車燈亮起，我回到現實，看清了那二人。老奶奶穿著棉質的上衣和長褲，微弓著背，皮膚鬆弛，雙臂抱著牛皮紙袋；大學生約莫二、三年級，穿著整齊雅致，臉上帶著沒有距離感的微笑。老奶奶微傾身子，對大學生問道：

「等一下有沒有人來接妳啊？我看你的行李那麼重，有沒有人來接妳啊？」

「我自己坐捷運過去就好了。」

「啊？行李很重，沒有人來接妳啊？」

「不會啦！一站而已。」

車子繼續行駛，朝著背對家的方向，最後在臺北車站停下。

「有沒有人來接妳啊？行李看起來好重啊！」

「我坐捷運就可以了。」

「沒有人接妳啊？」

「沒關係，一站而已。」

到站，下車，乘客各自展開旅程。我望著前方老奶奶的背影，隻身一人在漆黑的夜中，肩上背了一只包包，右臂環抱著牛皮紙袋。

「行李看起來那麼重，等一下有沒有人來接妳啊？」我在心中問道。

她踏出一步，遲疑地四望，小心翼翼地護著相簿，慢慢前行。她不管往哪走，都是背對家的方向。

授課教師：竺靜華先生
生機一 B99611049 張峰

雞叫

「咯。咯。咯！」

在鄉間的每一個早上，我都會被公雞的鳴叫聲嚇醒，那「咯」的幾聲劃破了破曉的長空，那時候一定不只一戶人家的公雞在叫喊著，啼聲環迴著整條村莊。

「阿公，爲甚麼那些雞每天都要在天沒亮的時候沒完沒了地叫著？吵死人了！」每次聽到雞啼聲，我都會這樣的向外公吵著。

「阿峰，到你長大了你自然會明白！牠們不是在叫，牠們是啼，啼聲是傳達思念的叫聲，爲的是呼喚在遠方親人，並告訴他們我們還安好。」而他，總會不厭其煩地解釋我知道。

「那爲甚麼不直接打電話給他們？」

「到你長大了你自然會明白！那些親人已經睡著了，不能再接電話了。」每次講到這裡，阿公都會靜默一下。

我六歲以前的童年，大部份假期都在鄉間渡過，我對鄉間的記憶，大概只有一大堆可怕的蚊子，和早上的雞啼聲。我記得外公是個騎腳踏車的高手，左腳一搖，身子一晃，腳踏車就給起動了。每次我回去鄉間探望他的時候，他都會滿心歡喜地載我到村口的店子買點糖果逗我開心，雖然路很顛簸，但我的確很開心。那時候我已經知道外公是很喜歡我的，也是很疼我的。我六歲那年，家裡的生活好了一點，媽媽就給外公買了一臺機車，方便他來城市探望我們，也好讓他方便去市集辦貨。但外公對機車的操作很不熟悉，他第一次騎機車就撞在村口的一株大樹上，幸好車速不快，他只受了一點皮外傷而已。

那年的秋天，爸媽因爲工作的關係，把我送回鄉間，要外公外婆照顧我，那也是我第一次有機會看到金黃色的稻穗。穿梭在稻田中，讓稻穗打在臉上，輕輕的，柔柔的，感覺異常地舒服。當到了採集稻穗的時候，外公就把我抱到一堆稻草上，讓我舒服地看著他們工作。坐在稻草上，秋風帶來的，是一絲絲的微涼；看著他們工作，心中卻帶一點點暖意。

有一天早上，我被同樣的雞啼聲吵醒，心裡依舊想著那句要問外公的問題，但我找不著外公，只在桌上找到一張字條：「阿峰，我到市集買東西，晚點回來。」我還記得這短短的句子，外公已經寫錯了幾個別字，只有我的名字他沒有寫錯，聽說這是他一生中學得最難的一個字。

吃完早飯，我們就收到消息，說外公騎機車外出，在通往市集的大路被汽車撞倒了，頭蓋骨爆了，送往醫院時已經不治了。我清楚記得那一天是一個秋雨天，我們所有人都立刻趕到醫院看外公，看到外公的時候，我根本反應不來，只傻傻地抱著那已經沒有知覺的外公大哭起來，窗外的雨點和我的眼淚纏成一條線，滴在外公冰冷的臉上。

阿公，我知道你疼我，我現在長大了，知道那是啼聲而不是雞叫，我明白思念遠方親人的感覺。雖然身處城市的我再也聽不到雞啼聲，但我沒有一個早上不想起你，沒有一個早上不想打電話給你，然後問那傻傻的問題。我望著窗外的一絲絲的秋雨，不禁想

起那年那日的眼淚。

授課教師：陳玉萍先生
醫學一 B99401020 黃思婷

自傳體小說－搬離森林的小草

陽光灑落在校園蓊鬱的榕樹林上，在向陽的葉子上留下彩虹的倒影，放眼望去，一整排光彩照人的榕樹林，頗有王者迷人的風采。她們班就座落在這一排威武體面的榕樹林前方，每個人總愛在經過時順手把玩榕樹長長的鬚根，而她，卻是情有獨鍾的喜歡樹下那些不知名的小草，在爲花圃澆水時不忘捨給小草們一點滋潤。

她的想法有時候和她的同學背道而馳，在嚴格的私立學校，她安順的服從每一條教條式的校規，她的同學卻不服氣，老愛作怪，像是延延，她一個很注重外表的同學，總要用髮捲把她烏溜溜的長髮捲成唯美的大波浪，然後再硬說是自然捲，而佩佩，她最好的朋友，總要率性的把襯衫全都拉出來不紮進百褶裙內，再用特意拉長的背心掩蓋，有些大膽的同學像小夏就乾脆把 ipod 夾在課本的書縫裡，想盡辦法把違禁品僞裝成合格品，這些無傷大雅的違規似乎令她們樂此不疲，覺得自己稍稍反抗了威權，獲得精神上的勝利。

延延她們戲稱班導爲便衣男，因爲整個班只有他享有穿著便衣的特權，她原是不知道這個詞的意思，是後來自己才慢慢體會出來的，還記得當時好奇詢問小夏時，小夏高傲的對她說：「你只是株小草，不需要知道。」從那之後，她悶著氣，再也不問別人這個問題。她深刻的體會到她們班就像是一個森林生態系，活潑外向的檯面人物自然而然長成氣派宏偉的大樹，內向害羞的同學則被擠壓成營養貧乏的小草，她原是不清楚自己的定位，直到那一天，她才驚覺，原來她一直生長在大樹的樹蔭下。

她心底偷偷的期待著畢業旅行，嚮往著她們能一起享受的自由生活，沒有人管他們穿什麼、帶什麼、幾點睡，他們感覺就像是一群剛出獄的罪犯，暫時解除了校規的鐐銬，在這三天的保釋期間，不論做什麼都是一種奢侈。像是庫，就在他那超大行李箱塞進一堆以前被認定是違禁品的東西，甚至算好麻吉的份也一併擠進去了，延延和她的朋友小夏，精力旺盛的逛夜市，佩佩以及一些懶得動的窩被蟲，在房間早就開好十二個人的牌局，她也在其中，玩排七、uno 和那些能夠小小捉弄別人來贏得勝利的撲克牌遊戲，這彷彿能滿足她喜歡惡作劇的胃口，這種單打獨鬥的遊戲她最拿手，每次她都先贏，玩完了她就在旁邊轉遙控器看電視，讓深陷戰局的牌友羨慕的看她在一旁納涼。在這個太令人沉醉的氣氛裡，誰都不願意提起那件煞風景的事，就連一向謹慎的她也壓根兒沒有料到，模擬考對她來說是個痛苦的開始，至少她當時認爲考試是她最擅長的一種撲克牌遊戲，沒什麼好憂心的。

新學期開始，學校裡卻反常的流傳著陰謀論，不安的氣氛像是一大片如影隨形的黑雲，黑壓壓的籠罩著、包覆著，壓得令人透不過氣來。以延延和小夏爲首的八卦團在樹蔭下交換著秘密情報，她站在不顯眼的位置，墊起腳跟，勉強聽見一些片段，「那個便衣男，總是利用夜自習幫我們一個個洗腦，要我們放棄推甄拼指考」，在看見小夏微微點著頭後，延延眉飛色舞的接下去，「都已經什麼時候，還要我們搬教室」，她周圍的八卦團成員頓時爆出贊同的憤慨聲音，她侷促不安，不知道該不該融入這個危險的話題，

徬徨中她對上庫的目光，他的眼神和她一樣迷惘。

在學測沒剩幾天的時候，她覺得校車上的聲音變得異常吵雜，也異常的清楚，打個比方，就像園遊會上拼命想吸引遊客目光的宣傳聲一樣，每個攤位的聲音都用喇叭筒擴音，學弟互相打鬧的聲音、她後面一排學妹抱怨功課的聲音、校車伯伯播放夜市人生的聲音，沒有一個是她想聽的，卻被迫要接納每種聲音的折磨。其實在她心中也有這麼一個園遊會，在推甄或指考的抉擇點上，也有太多被喇叭筒擴音的聲音，延延無心的閒話、班導的苦口婆心，還有自己內心深處的謬想，她不知道要向那一種聲音投降，有時她會開始胡思亂想，羨慕那些沒有考試的各行各業。

下了校車，她似乎在等待著什麼，呆望著遠方出神，一個番薯身材、皮膚透著健康古銅色的中年男子走近她，一步一步的，傳來令人心安的腳步聲，是爸爸，她原本無神的雙眼閃了一下，爸爸邁著穩健的步伐向她走來，完全不似將近七十的長者，她迫不及待的看著老當益壯的爸爸俐落的接過她身上沉甸甸的書包，彷彿長久壓在心頭的重量也減輕許多。交接完畢後，她又恢復兩眼無神的狀態，中年男子也習慣她這副出神的模樣，自顧自絮絮叨叨的講了些甚麼，她則是默默的拎著一個精巧的水壺袋。在夜空下，有兩個孤單的人影。

那個討人厭的分數終於出來了，不過是一個數字，卻鬧得她們班人心惶惶。班上迅速劃分成兩派人馬，一種是在心中放煙火表面上卻不敢太過張揚的，一種是表面上幫別人放煙火心中卻有不甘的，她很明顯的是屬於後者，她知道祝賀別人是基本的禮數，但卻是情非得已，畢竟在考試這種她最擅長的撲克牌遊戲裡，她從來沒有輸過，但是這場卻是罕見的例外，她被迫要眼睜睜的望著贏家在一旁納涼，而且一納就是兩個多月，她簡直快氣瘋了，覺得自己被別人捉弄，她真希望這不是場正式的比賽。

她永遠記的那個艷陽高照的午後。延延走了，甩著那頭太過閃亮迷人的長髮優雅的走了，小夏走了，勾起一抹比以往還自信孤傲的笑容乾脆的走了，庫走了，留下他的夢想不夠瀟灑的走了，佩佩走了，避開她哀求似的眼神狠下心也走了，座位漸漸出現空格，一開始還稀稀疏疏的如游散的雲絲，成不了氣候，慢慢的，空位的規模越滾越大，像個成形的超級熱帶氣旋，不安的漩渦拖著她往下沉，望著五十個座位的大教室裡坐著單薄的十八個人，她的心情也和教室一起空蕩蕩了起來。

在他們離開後不久，她心裡那股洶湧的怒潮也差不多平息後，她觀察到一些很有趣的現象，以前他們是一群夾縫中求生存的鼠字輩，躡手躡腳從事著不法勾當，現在他們倒成爲被養的白白胖胖的天竺鼠，已經沒有人費盡腦汁僞裝違禁品了，他們正大光明的在零食堆翻找糧食，隨性的穿著拖鞋爬上爬下，睡飽就等待下一次的餵食。

八卦團尾隨兩位首腦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十八羅漢——這是數學老師爲鼓舞留下的十八人而想出來的特別封號。由於留下的女生只有她一個，她自然而然成爲女羅漢的代表人，她受寵若驚的發現，她的每一句話竟然變得舉足輕重，她發起一個叫做生存遊戲的 game，把班上拆成若干個生存小組，目標是在考試制度的競技場中漂亮的存活下去，她把每組模考進步的分數給一個新定義叫做產值，爲了達到產值正成長，每個生存小組的成員變得異常認真，爲了生存下去，他們也在生存遊戲中學會相互合作。她體會到幫助同伴的快樂，至少在分數出來時，她頭一次爲別人進步打從心底的高興，她漸漸

發覺以前單打獨鬥的撲克牌遊戲其實沒那麼有趣。

學校爲了搭建木造的飲水亭，一整排榕樹林成爲學校政策的犧牲品，反而是樹下的小草在她悉心照料下長得很好。體育課的她躺在柔軟的草地上，溫煦的微風輕撫著小草的頭，她哼唱著物理的向心力之歌，清朗的歌聲穿過草叢、越過球場，讓側耳傾聽同伴們的也一邊輕輕的跟著她唱，這首歌像條魔法緞帶一般，將他們十八個人的心緊緊繫在一起。

一切都改變了。隨著班上的森林生態系消失，這塊土地正在經歷一段不平凡的消長，離開陰暗的樹蔭，脫離蓊鬱的樹林，不起眼的小草們成爲眾人矚目的主角，在陽光暖暖的懷抱中，小草們一株株微笑伸展著透亮健康的青綠體色。

唯一不變的是放學回家的那條路，依舊是遠遠的，一個番薯身材、皮膚透著健康古銅色的中年男子走近她，一步一步的，邁著堅定踏實腳步，她微微抬起頭，看見天上的星子對著他們笑了，她深邃的眼瞳中閃過一抹光彩。

授課教師：陳玉萍先生
醫學一 B99401113 沈君宜

逆風

呼吸道都會被冷風刺痛的天氣，是二零零九的冬天。自修室中幾乎都是奮力挺著胸前三條紅槓的學生們，或埋首專注於桌前的書，或三三兩兩從方才晚餐的偷閒時光被拉回現實，或偶一抬頭瞥一下隔壁的好友……幾乎只有翻書聲的寂靜，空氣中帶著點令人窒息的沉悶。她搖搖頭，似乎嘀咕著這晚不該是這麼度過吧。三個多小時的讀書時間已經到了臨界，她好像從不想管什麼「高三生該如何如何」的定律，披起外套唰一聲起身，朝暗夜中的操場走去。一圈、兩圈、三圈……冷空氣不斷的灌入鼻腔，像突然的一罐冰水沖醒了她。操場上沒有人，至少沒有人莫名其妙的在這個自習室即將關門的時間來跑步。……五圈、六圈……寒風撩起修得短短的頭髮，她任思緒和腳步一般飛揚，逆著風……十圈。

在好多人的眼中，她是個遙不可及又奇怪的存在。白天與同學一樣的打鬧，晚上相約留校時卻自己跑得不見人影。她沒有說，但這似乎是她一個人孤單的浪漫，是她不願、也無法與他人分享的。思緒太澎湃，經歷過的或許比其他人豐富，而這年冬天心中的掙扎或許也強烈了些。

開學時她再度接下擔任過三學期的班長職位，總是見她迅速的挾著教務處來的種種訊息，精明的處理一次湧入的許多雜務。但這樣的工作卻在平靜的生活中捲起了暗潮，尤其當推甄的日期一天天逼近，她再也不能假裝忽略身邊人再明顯不過的暗示。那些紛雜如數學習題上曲線的暗示全都指向一點：去念醫學系。

尋常的早晨，她沉著臉走進教室，把肩上的紅書包往坐位上一丟，教室中還不很多的人抬起頭，一臉訝異的看著反常的她。吐出的語句總是太過輕描淡寫，沒有表情的臉也只是盡力壓抑著拉扯尖叫的情緒，但一如往常，少有人看得透她。「你這個奇怪的水瓶座 AB 型！」她的好友不只一次道出這樣奇妙的星座血型組合，爲她三不五時蹦出的奇異想法作註解。這些想法包含著從小就存在的莫名其妙「志向」:「我不要當醫生！」

＊＊＊

C 把她拉到一邊，輕輕的問了句:「你成績這麼好，不會有……來自家人的壓力嗎？」她的臉上帶著微微的不解，C 在這時並沒有和她特別熟，但或許分列班上的一、二名讓她們之間多了一分連結。

她在前幾天極力拉 C 進入自己的物理組科展。幾個月前，一個甫上高中的女孩，趴在桌上完成了她的第一部太陽能模型車。老師們那句「女生對機械這種東西總是比較不行」隱約飄來，她低著頭向著自己那部模型車，悄悄的覷了一眼講桌前的老師和埋首揮汗的同學。難以察覺的一抹驕傲神色在眉宇間蔓延開來，或許是這天、這個鹵素燈點亮的小實驗室讓她對物理另眼相看。「來嘛，」她過度熱情的對 C 說。「會很好玩的。」

也許少有人招架的住那樣的神采飛揚，C 答應了----直到她母親那句話：「你要念醫學系，應該化學或生物對你比較有用吧？」C 一口氣對她說了這樣多，再加上那句「不會有……來自家人的壓力嗎？」她幾乎是傻愣愣地搖頭，眼中只見好奇，和極力擠出的

一絲同情。

後來她和 C 一同參加了不少比賽，也一起走過校園中許多角落，進行著被外人視爲「老人」的對話。C 說她也想要念醫學系，只是這點想當然爾也是她的壓力來源。那天 C 絮絮叨叨的說明了原本高二不會接觸的推甄辦法，讓總顯得不知天高地厚的她領略到了想爭取醫學系三個人的推甄名額，對那些想擠進醫學系的人而言是多殘酷的競爭。她佩服 C 想服務病人的心，但當 C 嘀咕著應該多加油時，她只聳聳肩，舒了一口氣：「幸好我沒要念醫學系呀！」

＊＊＊

高三走廊的氣氛一天天詭異起來，正確而言只要有高三生的場合，總會傳來一句句竊竊私語：「你推甄要撕什麼？」各種情報四處流竄著，醫學系全校前十名兵家必爭，早有人列出了詳盡的表格。她在表格上的位置是屬於沒人威脅得到她、但可以威脅許多人的關鍵，但了解她的人都自動將她排在「與世無爭」的二類組位置。她的存在代表著那些準醫學生們多的一個機會。若有人知道她這些日子的所見所聞，想必不會如此放心。

坐在離家不遠的大學圖書館中，桌上的課本仍舊穩當當的擺著。她微皺著眉頭，意圖掩飾沒辦法看清楚的事實----對她而言，文字數字都是一片模糊，只清晰見到課本的兩頁上分別寫著幾個大字：左是醫學、右是理工，兩者在書頁中僅有一線之隔。

卻是怎麼也跨不過的距離。

來接她的爸爸準時在十點五十出現在圖書館門口。他的身影總是穩健、令人放心，但今日似乎也有些欲言又止。她連勉強擠出笑容的努力都直接免了，淡淡的說了句：「我累了。書很多。」

回家的晚上風很大。熱帶的高雄，此時也是深秋了吧？逆著風有些難走，她瘦削的影子在背後拖得好長好長。

＊＊＊

「你要念第幾類組？」一年級快結束的某個午後，她站在第一個真正的十字路口上，生物老師問了這句。

「在考慮二、三類組吧？」她答道。

「不打算念醫科？」老師一貫平淡的聲音中掩不住一絲訝異。

篤定的搖下了頭：「不打算。」她鄭重的宣布，但不忘回以一個微笑。

坐在老師桌旁看書的兩位同學----其中一位是萬年全校第一 B——不約而同的抬起頭。沒有人不念醫學系的，那些成績幾乎可和 B 抗衡的同學們，不是因爲成績好想讀醫學系，就是因爲想讀醫學系才成績好。雖然這兩個可能性始終教人說不明。

她帶著 B 和另位同學的驚訝眼光輕快的步出了辦公室，嘴角有著一抹略帶得意的笑。她總會帶給旁人一些不解和疑惑，似乎還樂此不疲。

最終她仍舊選擇了三類，這並不是個奇怪的決定，這學校中三類的競爭力強，想激發鬥志的同學都會選擇三類的。她還說她相信未來研究理工的過程中，生物也是會接觸到的一塊，先學著也好。

事實卻是她好喜歡生物。她好不容易將手自打了點的細胞圖形移開，滿意地欣賞著自己的傑作。一陣風吹來，飄落地的計算紙上，密密麻麻打了點的細胞和複雜的力圖糾

纏不清。

＊＊＊

門內是媽媽和親朋小聲地談著話，門外卻是她附耳在門板上，一臉的複雜。她知道他們都是打來勸母親要她讀醫科的，就算不偷聽她也知道。她想知道有沒有人可以提出那些被她視爲「太過現實的藉口」之外的理由，但就算有，倔強的她也不會聽吧？電話掛斷的聲音打斷了她的思緒，她躡手躡腳飄離現場，克制想甩上自己書房門的衝動。

於是開始了無止境地留校晚自習，每日總是最後一批離開的人。「你以爲我爲什麼留校？」她無奈的問 C。

C 看過她許多充滿質疑的網路日誌，總認爲不該人人都搶著當醫生。但這回，總是同學最佳傾訴對象 C 也說不出什麼好方法。「你還是去念你的物理吧，」C 說。「總覺得你當醫生……浪費人才。」是嗎？是這樣？她自己也不確定，又被最近的各種聲音弄得心煩意亂。走到公車站的路上，是 E 陪著她，兩個女生並肩靜默著。

E 和她同校已近十二年，兩人卻是上了高中才熟稔。因爲家住得近而一起搭公車，在一次次聊天的過程中發現了除了鵝蛋臉、戴眼鏡、尖耳朵和高瘦身材外的共通點。她們都被歸類爲外星生物，高二某個晚上她們在住家附近的巷子中約好，一個要做「快樂的自然科學怪人」、另一個要做「快樂的社會科學怪人」。

「欸，車又要跑了啦！」不知道第幾次一起追公車，打斷了她們的若有所思。背著書包向前衝，複習講義沉重的拍擊都無法阻礙這兩個追公車老手。

＊＊＊

「我是假三類。」她告訴物理營的隊友們，斬釘截鐵，語句中帶點驕傲、帶點叛逆。他們之中好幾個也都心有戚戚焉的點了點頭。那一夜他們同坐房間內，玩著玄妙的心電感應遊戲。營隊結束，揮別隊友的那一刻，她故作瀟灑的甩甩頭離去。營隊不都是如此？何況這回只有三天。結束了就不帶走一片雲彩，就算他們的頻率似乎是如此一致……或許有緣改天作同學吧，她打趣的想。

誰知分散臺灣各地的他們竟一直保持著聯繫。其中和她同是高雄人、念過同一所國中、參加過一樣競賽的學弟 L，是最讓她感到巧合的。這樣多的組別，竟然會讓兩個頗有淵源的人分到同一組？他們都鍾情於物理。即時通上從國中經歷聊到彎曲時空，聊到奇怪的習慣和血型……他竟然和她同是被視爲怪胎的 AB 型。在電腦前她笑了，看起來純粹的愉快一笑、好似遇到同胞的淡淡一笑。

「我希望將從事研究工作。」她對 L 說，就算是透過即時通訊上不帶色彩的文字，依舊嗅得出那種屬於她的獨特風格，有點倔強而煞有其事的。

「我也是，」電腦視窗上出現了這一行。「說不定生活不會很優渥……但是我甘願。」別人會嘆他們傻、不通人情世故，但當下的夢卻往往比現實還要深刻、還要真。

逆著風很難睜開眼睛，但他們堅稱有更美的風景。

＊＊＊

走進雜亂的三樓書房，她放下自習歸來的疲憊，卻瞥見桌上鄭重的釘成一疊的影印紙。她明白那是給她的。身爲長女而習慣堅強的她，此際撫著右胸口的手卻洩露了心跳的加速。那是父親寫的一封信，而這並不是尋常的一件事。她印象中爸爸說的總是不多，

對她的學習也鮮少過問。這封信卻是衝著她而來，她嘗試帶著不以爲然的表情看完全篇，卻發現眉頭不自覺的深鎖。

若無其事地向妹妹道過晚安，她竟發現自己無法入眠。帶著或許是氣或許是怨，她倏地從床上起身，忽略了出聲探詢的妹妹、擠過恰巧經過的媽媽，來到三樓書房悶坐著。母親帶著疑惑和關心上樓的時候，眼光不偏不倚落在書桌上那疊筆跡有些急促條理卻十分分明的信上。

「本來叫他不要的，但想想他寫的也有理……」

「不論現在選了什麼，都沒法保證永遠對它保持興趣不是嗎？」她幾乎是發洩的吐出這句話。久違的眼淚竟然瞬間潰堤。

她哭了。她哭了？那個遇到任何事總緊咬下唇不作聲，強悍的證明自己的她，哭了？

眼淚或許遠比語言震撼（她早就明白，卻從不願意利用這點），沒有人敢再說什麼，默許了她的要求：「可以讓我專心念書嗎？」

書櫃上兩本拿來調劑用的紅樓夢沉默的目睹了這場風波，她抬眼看了看它們，在下樓之前。

＊＊＊

她問了國中時實力相當的老同學 D 爲什麼想讀醫科。這一方面是出於自己的好奇，一方面是因爲父母前幾天有意無意提出的疑問。她曾有些疑惑地告訴他：「我不想讀醫科，雖然……我也不確定是不是因爲不想走大家認定我該走的那條路……」想來好笑，她也不知道爲什麼要對他說這些。她當時是認真地說吧，此刻同樣認真的坐在電腦前，等著聽 D 的答覆。

「不知道，好勝心吧。」螢幕上出現了這行，她幾乎可想見他聳了聳肩的樣子。D 一定瞞了什麼吧，一定，這樣的理由無法說服她。

關了即時通，她有些憤怒地敲著鍵盤，「如果我成績不好、如果我怕血……」她在網誌上打著。C 用好長的一篇回應了她。她嘆了一口氣，快高三了，似乎離選科系愈來愈接近……

她還是喜歡在愈發忙碌的生活中擠出一些時間看報紙，有一方面是爲了上頭的科學研究新知。「阿茲海默症……」兩眼發直的她仔細的讀著一字一句，腦海中浮現那棵芒果樹的枝葉。

就算已是高中生了，她仍然喜歡爬鄉下阿嬤家的芒果樹。撫弄著帶點淡香的枝葉，她忽然聽見了暖風送來的對話。「我是你兒子啦，這是你查某孫。媽，今天過得不錯吼！」阿嬤提到去了廟口，雖然其他人都明白，臥病在床的她哪都沒去……

「去念書吧。」她放下報紙緩步上樓。阿嬤往生好一陣子了，在生前並沒有和她特別親近，但那棵芒果樹卻讓她久久無法忘懷。

＊＊＊

沒人再對她提選科系的事，已然燃起的心緒卻沒有饒過她。圖書館中她依舊看著兩邊書頁上的兩個選項，猶疑著、游移著。翻起風浪的先是一則則醫學研究新聞、接著是芒果樹、接著……

「我要用心考完學測再說。我不要排斥任何一個選項了，電機、物理……醫學……

都是。」對好友說出這個決定後，她好似卸下了所有的負擔，又恢復了平日的樂觀愉悅，果真專心念了幾天的書。

然而高三的時間是不等人的，推甄的日期同樣一天天逼近。就在決定的前夕，段考的下午，她捧著英文課本竟再度焦躁了起來。

沒人知道雙手抱在胸前、眉頭緊蹙的她，腦袋是如何轉得飛快。他們只看到她和 C 反常的在段考的下午拿著手機拉拉雜雜的說了一堆，「好好考慮吧，你的問題真有點麻煩。」她明白自己若是改變了決定，C 也免不了受到影響，默默的拿著 C 爲她要來的、那個首當其衝的同學電話，她愣了許久。這位同學在幾星期前才聽她親口說要推甄電機系……

「我決定了。」她從沙發上躍起，腳步卻出奇的沉重。相較於果決的心情，此時的她卻懦弱得不敢撥出那個號碼，只好讓所有的歉疚在指尖化做文字。按下發送鍵的一瞬間，她吞了吞口水，似乎嚐到了五味雜陳。是如釋重負、是不安、是抱歉，更是新的開始。

隔天一早的校車上沒有出現 E 的影子，她只好一到學校就直奔這位好友班上。E 看著她帶點神祕的神情，探尋的目光帶著疑惑。她不知道自己怎麼說完的，E 還有辦法開了一兩個玩笑，拍拍她的頭表示鼓勵。

心不在焉的考完英文，她便帶著那封表示諒解的簡訊，在好友們又是興奮、又是訝異地鼓勵下走到了處理推甄的電腦前。曾問過她打不打算念醫科的生物老師就站在一邊，好心推薦過她用繁星報名電機或物理系的設備組長更是坐在電腦前。她聽到後面有些同學三次叫號不到，人群中傳出「她要撕二類科系」的嘈雜，還有力氣輕輕一笑----自己本也是他們之一呢。這畫面想來有些諷刺。唸出科系編號時，她吐出的聲音卻沒有顫抖。

E 是第一個來簡訊的人，把早上來不及說的話濃縮在小小的方塊螢幕上，她看了卻有種被理解的心安。C 也走了過來：「昨晚辛苦了，你竟然有黑眼圈！」真的嗎？平日睡眠充足的她昨晚不過是有點兒輾轉反側。下午她向 D 拿回一本書，順便聊了這事，走出餐廳時卻恰巧撞見了她的同學。「來拿書。」她神色自若地說。「呵呵，是嗎。」同學的臉上帶著一抹詭譎的笑。

不需要再刻意唱反調的感覺或許也不錯，但突然如此符合所謂社會期待也讓她有些不慣。導師和同學哪句「其實早覺得你很適合」多少增添了她一些信心，但她愛自找麻煩又閒不下來的腦袋裡又盤算著更多。「我要走醫學研究。」她告訴 L，還是那樣認認真真地。

「天啊，她在幹嘛？」她拿著一本書來來回回的走過人不多的長廊，經過的教室裡，別班同學困惑的看著腳步飛快的她。「算了，不是早該習慣她做奇奇怪怪的事了嗎？」就算是學測逼近，她仍舊不肯像別人一樣無時無刻乖乖的坐在桌前，寧願被別人又羨又惑地撻伐每天準時拿著籃球向外跑的行程，和邊走路邊讀書的古怪習慣。風揚起，把她的笑容吹到最好看的角度。

拿著推薦函給指導過她科展、直到推甄前都還以爲她要念物理系啦電機系的物理老師時，她有些小小的膽怯。老師所寫的字句中還依稀讀得出對她最終決定得驚訝呢。學

測結束了，她的腳步似乎站得更穩，又再度風也似的穿梭在各個走廊，爲自己的目標奔跑。

終於，她著手寫申請推甄的自傳，毫不避諱的把曾排斥醫學系給加了進去。看了她自傳的 M 打趣說步調真快，教授說不定會看到中風。「步調快又精簡，很像你！加上你本身就很怪，教授應該會有興趣。」C 說，她哭笑不得。她長篇的自傳中寫滿了一般想讀醫科的同學不會有的經歷，當然也缺少了大部分人認爲該有的經歷。

「『我對成績好就該念醫科的論調十分反感』……這『論調』兩字會不會太強烈了啊？」有人問她。

「管它的，我就這麼認爲啊。」她不在乎的聳了聳肩。經歷這麼多波折，竟還是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傲氣，或許該有人譴責她太不成熟。

她用冰涼的手意圖冷卻發燙的臉頰，糊了黑色紙的窗戶倒映著白色西裝外套和對一百七十公分身高顯得錦上添花的皮靴。推開了門，迎接她的是一雙雙和善卻帶著過人洞察力的眼睛。她不知道自己被看穿了多少，但在她對於教授們的質疑篤定的答「是」、堅持的說自己對班上冷氣濫用的看法，還沒隱瞞的說出曾想念物理系時，什麼也沒有多想。她能言善道，但她太天真、也太不會修飾。「我大概要考指考了吧。」她輕描淡寫的對同學說。再一次，同樣認認真真的拾起課本，把申請考試拋到腦後。

放榜日她走進教室，卻沒見到一同參加申請的 B。「大概是躲在家裡想先偷看結果吧？」同學們都猜想。「那你怎麼來了？」每個人的眼光都移到她身上。「哈哈，反正要考指考了嘛。」

離放榜還有一小時，她還是默數著。物理課時手機響個不停，彎下腰去，她聽見另一頭 B 好興奮的歡呼：「我們都有上喔！」竟一不小心掛斷了 B 的電話。找了個上廁所的老套藉口，她走到教室外，大口呼吸著新鮮的空氣。真的？真的嗎？道賀的簡訊不少，她卻望著出乎意料之高的面試成績，不解教授到底是看上了哪一點？

結果她竟開始與同學一起留校自習了，還在明知因爲一次返校日的缺席而領不到全勤獎後天天到空的可憐的教室報到，只爲了當指考同學們的長期免費勞工。沒有人知道她爲了什麼、得到了什麼。有時見她又是獨自一人走在校園中上吹風，或許也有人看過她坐在曾與 C 一同發奮讀書的偏遠走廊聽雨聲。C 此時已經請假在家衝刺即將到來的指考，但 E 仍天天與她一同上學，縱使在公車上睡得東倒西歪的她不斷擠壓 E 的「生存空間」。

某個留校的夜晚，她瞥見拿來當計算紙的廣告單上聳動的標題，忍不住的寫了張難得不是筆鋒犀利戲謔的紙條給一旁的 M：「說真的，我沒有比誰厲害……那些明明有實力卻缺乏運氣，考了兩年的人還得不到的東西，我是何德何能，可以得到？……」那個總愛拿她的八卦來大作文章的 M，這次的回應卻少了特有的揶揄（這實在不是她們一向的溝通方式），她久久都不會忘記凌亂的計算紙上嚴肅的一行字：「也許一切都有它的安排和意義。」偷偷瞄了瞄身旁的 M，她在字條上加了句：「九點去跑步。」還附上了首嘲弄 M 的改編宋詞。

她走進高醫的大廳，耳畔依稀響起媽媽那句「到醫院看看也好，要是不喜歡或太累，你就轉系吧。」母親依舊有些不捨她的決定。一起當志工的有不少同學，更多的卻是必

須累積志工時數、以利申請醫學系的學弟妹們。她不禁慶幸自己可以不爲了現實目的、僅僅爲了體驗而穿上紅背心，細膩的、整齊的繫上衣帶。

藥局中她手腳飛快地排著藥袋，她喜歡聽藥師叔叔阿姨們對這準醫學生的叮嚀，雖然他們總不忘加一句「哎，這麼辛苦做什麼呢，我都叫我兒子不要從事醫藥這行。」或許是冒險的天性，她卻興奮了起來，臉上帶著一貫的微笑。

「妹妹，你現在有空嗎？跟我一起推這病床。」資深的志工伯伯喚她，她趕忙放下手中棉被，戰戰兢兢地接下病床另一側的把手。這幾日也在急診室推過好些病床，她卻明白這次的目的地不一樣。口罩掩著她緊抿的嘴，她不敢出聲，只不時抬眼望望床上那位女士，試著從腫脹的臉、插著管子的鼻、沒有意識的眼瞳和光禿的頭的身影拼湊這位女士病前的模樣。病床邊亦步亦趨的跟著一位嬌小的女人，臉上看不出明顯的神情——是家屬吧，她猜想。他們幫著護理師將這位女士移到安寧病房刻意布置得溫馨充滿藝術感的房中，轉身離開時突然聽到那位嬌小女人的聲音，不斷的說著謝謝。她只來得及點點頭。

接下來的時間內她沉默不語，眼神中卻依稀可讀出奇異的堅決。

指考時她徒步兩個考場之間，除了 L 之外每個人都覺的她瘋了。聚會中，L 提到了自己之前在選擇科系上同樣不是挺順利，醫生世家的他自然有些壓力。同樣在物理營認識的同學激動的說以 L 的資質不讀物理太可惜，她忽然冒出一句：「只要決定的人自己不可惜，我們這些外人又何必可惜呢？讓他自己決定吧！」語畢，她暗笑自己，如果是一年前，想必說不出這樣的話吧？「有太多巧合了，我很高興能有這麼多機會暢談自己的理想。當遇到一位和自己類似的人，想必是既驚奇又期待能從對方身上看到多少的自己。」L 在網誌上如是說。L 會出國念物理，她祝福他，也傳了簡訊替升上高三的他加油。

指考的放榜不是童話故事，不是每個人都有快樂的結局。她默默數著、想著：C 得以完成她的志向，和她兩人在電話兩頭大笑大叫。M 黯然決定重考，目標仍是好多人又愛又恨的醫學系。不變的是他們仍舊來往著沒有標點符號、看似毒舌卻挾著關心的簡訊。D 和醫學系擦身，念了原本是她的志願的理工。E 也不甚順遂，但填了她認爲好合適的中文系。奇妙的是，物理營的隊友們之中，有另兩個人當真做了她同學。

承載太多的行囊即將陪她北上。那天一早卻看到門口熟悉的身影。是 E，帶著優雅的笑(這大約是兩個女孩最不相像的一點)，沒有多說什麼----卻遞上了長達三頁的信。「老實說，一開始聽你說不念醫學系，除了不免俗的驚訝之外，真的有點小小的可惜……覺得你很合適……我相信，就算是一條很多人走的路，你一定會把它走得很精彩、很屬於你自己！」她想起幾個月前英文課教到 The Road Not Taken 時，每個人都轉頭看她。最終她並沒有選擇人煙罕至的那條……但 E 說，她一定會把這條路塗上自己的色彩。果然是 E。她把信放在胸前，閉起眼睛微笑了。

「你真的不像在過一般的大學生活，」L 在簡訊中說。「但我以後大概也會和你一樣。」她替自己安排了許多幾乎不與別人說的計畫，只差沒有像 E 一樣條理分明的寫下來。他們暗自期許繼續生活在外星世界，繼續擁抱自己的理想。這在外人眼中總是好笑。她或許是天真、或許是不知天高地厚，但此時她跑在大學校園中，任風撩起比一年前長

多了的髮……

奔跑中的她，似乎不必刻意跑向相反的方向，總像是逆著風飛翔。

也許少有人注意到----她又微微勾了一下嘴角。

授課教師：蕭敏材先生
生科一 B99B01096 江奕賢

擊鼓

火車汽笛響起，又到了該出發的時刻，而這次不知道能否再回來……

「嘿！你聽說了嗎？政府好像要來實施徵兵耶。天啊，這場戰爭似乎是不會很快結束了……」傑森的好友肯恩氣喘吁吁的從市集跑回來告訴他這個消息。

「是喔……」傑森憂心的問：「那這樣我們不就要上戰場了嗎？」

「應該是吧。聽說軍隊已經派人來了，可能等一下就會到這裡了。我看我們趕快去準備一下吧。你最好去找一下珍吧。當兵上戰場後很難保證何時會再回到家鄉這來啊。雖然不想觸霉頭，但是畢竟戰爭是無情的，你我都有可能……」

「嗯，我知道，你不用再說了。」傑森有氣無力的說：「我會跟珍告別的。」

「真是搞不懂，這場戰爭究竟是在打什麼，只不過就是容不容許黑奴而已也要開戰，政府以爲所有的人民都在乎這議題嗎？還不是只有那些有錢的大戶在那邊吵。拜託，我們這些平民連賺錢都來不及了哪來的閒錢去養奴隸啊，更別說去管什麼人權不人權的了……」肯恩不爽的抱怨著：「現在竟然還要我們去賣命幫他們打仗，這說的通嗎？」

沒錯，戰爭是無情的，而且對傑森來說，徵兵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靂一樣。原本打算過幾天就要向他心愛的珍求婚的傑森，現在面臨即將上戰場一去可能就不回的情況，整個心情不止跌到谷底，簡直是已經到了無底深淵了。但也沒辦法，這就是殘酷的事實，戰爭總是會使家庭破散、情侶分離。無論政府怎麼塑造爲國而戰是件榮耀的事，被徵召充兵的人們並非都有心參戰，但除了無奈還是無奈，難過也沒辦法。

「珍，我會固定寫信回來給妳的，妳自己也要多保重……」

……

一八六三年 六月八日
在不停的行軍之下大家都累了，我們終於到了目的村落，可以暫時休息一下。我很慶幸到現在還活著，經歷了許多零星小戰役竟然還能存活下來真是上帝的眷佑啊。心愛的珍，不曉得妳最近是否過的還好呢？我多麼希望可以收到妳的回信啊。但我也知道這是非常難的事。其實我也不知道自上戰場以來寫給妳的信是否都有寄達。無論如何，寫寫信述說一下近況至少讓我心情穩定一些……

本來以爲六月底就可以像另一支軍團的部隊一樣可以先暫時調回北部的，但是最近那位米德將軍似乎是要繼續進攻蓋茨堡，我看是又回不去了。出來打仗到現在，一路上看到許多兵工廠裡有人在努力打造槍枝、子彈跟許多裝備，讓我心裡好不平衡。爲什麼他們就能夠待在未受戰火侵襲的村落裡照樣過生活，只不過要幫忙打兵器，而我卻要遠離家鄉跟隨軍隊賣命出征呢？究竟這場戰爭還要打多久？到底我們是爲何而戰？我實在是覺得很無奈啊！ 珍，我好想妳。多希望這戰爭沒發生，這樣我們也不用分隔兩地了……

或許吧，是我們太相愛了所以上帝要讓我們也學到分離的感覺，不過我只希望這次的分離不會是天人永別的分離。戰爭，真是讓人憂心又恐懼的事。珍，相信我，只要我還活著，我會一直愛著妳。我會盡全力活下來回去和妳相聚的……

一八六三年 六月十五日

一個禮拜過去了，除了看到撤退到這村莊裡來的傷兵外，也碰到其他支援部隊的到來。看著更多的傷兵不治身亡就讓我更加的不安了。珍啊，我擔心這命運很快就要降到我身上了。我是多麼的百般不願啊。聽隊長說，我們很快就要起身往前線出發了。接下來又要經歷漫長的火車旅程啊。前幾次搭火車都只是轉移陣地而已，這次卻是要搭往前線直接面臨血腥的戰場了，這跟前幾次在村落遇到的零星交戰將會是完全不同的場面啊。珍，請妳爲我禱告，讓上帝能保佑我免於戰死沙場，讓我能回去和妳相聚。

最近越來越魂不守舍了，練兵時常恍神，想到其他有的沒的，擔心著真正上大戰場時會不會很快就被打死了。唉，我希望至少不要像有些傷兵一樣因爲傷口感染而痛苦的死去。要讓我死的話就痛快的把我一槍解決吧！當然，我並不是要尋死，請妳不要擔心，我依然會努力奮戰勇敢存活下來的。很想跟妳說，等我回去我一定會給妳幸福的。但是，戰爭是捉摸不定的，我真的不知道還剩多久能活，尤其是最近要真的上戰場去廝殺，能不能活著回來都是一個謎……

一八六三年 六月二十日

火車汽笛響起，又到了該出發的時刻，而這次不知道能否再回來。想當初剛搭上火車時雖然知道是要出征，但第一次搭火車的新奇感稍微蓋過了對戰爭的緊張。這次卻不同了，身邊的同伴有的是新加入的援軍，而之前認識的有的已在零星戰役中不幸喪身。現在的我百感交集啊，看著車外的田地又讓我想起家鄉，想起了我們在一起的那段時光。爲什麼要打仗，爲什麼我們要互相殘殺而不能和平的解決之間的問題？現在離家鄉越來越遠，窗外風景雖美，但畢竟還是比不上家鄉的美啊。到底現在我在哪裡我也不知道了，只知道將要面對的是一個充滿腥風血雨的戰場，只能跟隨著將軍的指示乖乖往前奮戰。

珍，妳現在好嗎？夏天到了但今年卻無法和妳一同去溪邊戲水，我好難過。以前跟妳剛開始交往時我們夏天常去溪邊玩，現在卻再也做不到了。我很抱歉，當時跟妳說要一起白頭偕老的約定，不知道現在是否還能達成。我想，只要上帝眷顧，我一定能活著回去的！請妳一定要等我。雖然不知道這封信是否能寄達，但我知道妳一定了解我對妳

的愛是不滅的。我愛妳，珍。

一八六三年 六月二十九日

親愛的珍，我想這次有可能是最後一次能寫信給妳了。我不知道，因爲過不久我們就要被派上前線戰鬥了，而且看情況將會是一場非常血腥的一場激鬥。最近的緊張搞得我又魂不守舍、輾轉難眠了。前幾天不小心竟然在野地集訓時搞丟了彈藥包，真是要不得，這樣下去我可能真的因爲自己的疏失戰死沙場啊！願上帝眷佑，能讓我撐過這場戰役，或許就有機會能回去了。

記得那時我倆的約定嗎？離開前，我曾握著妳的手，跟妳說一定會回來繼續牽著妳的手一起白頭偕老、永不分離。但現在我們距離如此遙遠，分隔的時間越來越久，到底何時能再聚？如此艱苦的軍旅生活，讓我實在不敢奢想能夠再回到家鄉過著無憂無慮的平凡生活了。不是我不願意，但我可能真的會回不去。所以想了想還是決定要跟妳說抱歉，曾下的誓言可能無法實現了。如果我真的能活過這場戰爭，我一定會回去和妳相聚。如果我不幸先走了，也希望妳能自己保重啊。謝謝妳讓我擁有許多美好回憶。雖然可能無法照顧妳一輩子了，但我會永遠愛著妳的。我愛妳，珍。就算到了天上我也會一直愛著妳的，我只求妳過的快樂，其他的我也不敢再奢求了……

……

炮聲轟轟的響著，四周都充滿著砲火摧殘過的坑坑洞洞。傑森跟隨著部隊依照指示抵抗敵軍右翼來的攻擊。一排一排的士兵接連中槍倒地，但大家還是奮勇的繼續殺敵。究竟是爲了信念而戰還是爲了活命自保而戰，已經無法分辨了。在戰場上，兩方就像野獸般的廝殺，非得爭出個你死我活。戰爭的意義究竟何在？
面對著敵軍的頑強攻擊，傑森看見身邊的同伴接連倒下，心知自己大概也撐不了多久了。這時的他，也不敢奢想能全身而退了。

「好吧，要死也要死的光榮一點。」 傑森試著激勵自己。

「碰！ 碰！ 碰！」幾名敵軍被打倒在地。

「碰！ 碰！」

此時，傑森眼前浮現了家鄉的景象。那青綠色的草地，清澈的小溪，充滿嘻笑聲的村莊，都再度呈現在他眼前。而他心愛的珍，就坐在小溪旁向他招著手。一切都感覺好真實。傑森高興的跑向珍，終於能夠實踐他的諾言再也不和珍分離了。傑森準備要牽起珍的手，和她說好愛她、好想她。

「轟！」

傑森眼前一片黑暗。

後面的軍隊繼續向前遞補，跨過了傑森。更多的士兵陸續倒下，陪在傑森身邊。傑森一臉滿足，彷彿還停留在回憶中。

一八六三年 七月 二日
聯邦軍估計傷亡數： 一萬餘人
聯盟軍估計傷亡數： 七千餘人

……

授課教師：吳旻旻先生
生傳一 B99610033 吳綿綿

記・憶

「要是連這一點也沒有了，那會剩下什麼？」他望著桌上那一個個貼著標籤的盒子，低下頭來看著日記本上那有些顫抖的文字。

二十歲的時候，他賺到人生第一個一百萬，就在所有的朋友都還抓著書本不放的時候，他嚐到了成功的滋味。他把一個個美好的記憶裝進盒子裡當作商品販賣，一開始都是一些生活中的小事，小學拿的第一個一百分、第一次和喜歡的女孩子牽手、十七歲生日時拿到人生的第一臺單眼相機、一個人去環島旅行，一開始他也只想試試，沒想到意外受歡迎，甚至開始出現了供不應求的情形，他知道，他需要更多美好的記憶！

於是他投入所有的積蓄展開跨越國度的旅程，在旅程中他不避諱冒險，勇於嘗試，製造常人少有的經驗，他看見的壯麗風景、嚐過的佳餚、遇見的奇人是那樣精彩，那是讓人一生難忘的回憶。也因此，這些記憶使他賺到第一個一百萬，站上人生的巔峰。只是，這些他都不記得了。

年少的成功讓他看見更大的商機，他成立了公司，公司團隊以創造美好的記憶爲業，然而過去那些美好再也無法滿足人們，他們需要更多、更特別、更瘋狂的記憶。他們上山下海，做那些人們沒有勇氣嘗試，卻又充滿嚮往與熱情的事，商品愈來愈刺激，而他的記憶也愈來愈空白。

數十年之後，公司發生了財務危機，加上市場的成熟、同業的競爭，最後，他的偉大事業以倒閉收場。然而，他還是不斷販賣著記憶，販賣那些僅存的美好記憶，爲了還債，爲了生活。直到，他所剩的記憶全是不美好的。

他病了！病得不輕，失去身體上的自由，也失去了心靈的自由，而他還是常翻著那本日記，用僅剩的痛苦記憶去聯想、去編織那些曾經存在的美好過去。一天下午，一個年輕男子走進他的病房，指著桌上的盒子「我知道你需要這筆錢，而我需要你的記憶。」原來，這男子的公司專門販賣痛苦的記憶，愈痛苦愈值錢，記憶成了犯罪的工具，能將一個人致於死地的兇器。然而，這筆錢並不是小數目，是能讓他恢復身體自由的唯一希望，他需要一場很大的手術。

他望著桌上那一個個貼著標籤的盒子，努力回想那些僅剩的回憶，聯考落榜時的淚滴，和愛人分離的那場大雨，與父親爭吵的那一晚，那個再也沒有回頭的那一晚，當然，還有辛苦經營的事業化爲灰燼的瞬間。突然間，他好像找到了什麼，那是小時後和姊姊吵架過後的傍晚，一個人站在夕陽斜照的草原，枯木陪著他，隨著天色漸漸暗下來，只剩懊悔與害怕，他往回走，在黑暗中哭泣。

空洞的眼神望著鏡中那不再熟悉的自己，「要是連這一點也沒有了，那會剩下什麼？」。

授課教師：吳旻旻先生
財金一 B99703008 魏翎傑

同情。心

女孩子總是有用不完的同情心，我深深地這麼相信著。

八歲那年，一隻白頭翁莫名奇妙地闖進我的世界。可惜我們緣分太過短暫，不到半個月，牠就猝死在粉色鳥籠裡。我哭得傷心欲絕，淅瀝嘩啦，眼睛腫的都成了單眼皮。

至於死因，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十歲那年，一隻博美狗（牠叫球球）也是突如其來地衝入我的世界。牠的臉不用細看就知道歷盡滄桑，白鬍子、下垂的眼角和略泛藍光的瞳孔讓人看了心疼。前主人因經濟因素被迫將牠轉送給他人。牠進駐家中的第一個夜，非常不寧靜，淒厲的狗吠響徹整棟公寓，悽慘絕望又陰森，氣氛詭譎。牠在吶喊訝異詢問，爲什麼被丟在陌生的地方這麼久，而我在好奇同情憐憫，對於牠的無助，儘管自己身上寒毛根根豎起。那夜的驚恐，歷歷在耳。

全家的愛和關懷融化不了球球的戒備。牠時常齜牙咧嘴。

清晰記得有次我輕撫牠背上的金黃色毛，卻被狠狠反咬一口。齒痕很深，甚至讓我留了血，汩汩。而那次的突發事件就像是個燒得灼燙的鐵塊，深深燙著我，最後再絕情地留個烙印作殘忍的紀念。然後使我不得不想，愛就算再多，是不是也常常換不回等值的對待？

在很後來的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這句話是真理。不只是我，也適用於別人。

我和 C 的關係呈現無止盡的膠著狀態，像是個暗瘡，潰爛，可是誰也不把表面挑破。

諷刺的是，我們曾經是多麼契合的朋友(在遙遠的當年)，直到 H 的出現，打碎所有美好的可能。其實沒有誰對誰錯，只是時間關係錯了。C 和 H 是對決裂的朋友，可是 C 太在乎 H，她開始時時刻刻跟我討論著關於 H 的一切，。

從耐心微笑傾聽，到，明顯地不耐煩。再溫和的休火山，也是有爆發的可能。

不聽不回不笑，我的冷策略。一個嚴重的錯誤決定。

C 發現我的冷漠的疏離，便趁下課時找我說清這一切。又是永生難忘的一個場景。從背後環抱著我，她說：「我沒辦法看著你的眼睛說話。」

她不知道，我也沒辦法看著她的眼睛聽她說話。

腦子的思緒整片被刷白，我顫抖著。時間彷彿停在那一瞬間，連空氣，都暫停。

「你有話想和我說嗎？」

「……沒有。」我用力掙脫她手臂的溫度。逃。

原來一個人的狠心絕情是沒有極限的。我以爲我會心軟，可是我沒有。我以爲我會崩潰地哭，可是我也沒有。我以爲我會再次濫用同情，可是我仍然沒有。

故事的情節停了。我的內心卻還在上演著小劇場。

是很複雜的情緒。因爲 C 再也沒來找過我了，而我開始活在痛苦和後悔的深淵之中。C 的等待換不回 H，而我的後悔換不回 C 的情感。

整整兩年了，我和 C 成爲點頭之交，而 C 和 H 之後的進展我全然不知（當然我也

沒有知的必要)。三條平行線，穩穩地切出我們各自的人生。我們隱沒在人海中，只剩背影。

最熟悉的陌生人。

那天跑去了動物園幫忙愛心送養流浪狗。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觸。

心頭在震動。

看著愛心媽媽們把每隻狗兒當成孩子一樣疼愛，努力地招攬遊客來做愛心認養，很感動。而我來到那裡的目的，其實也是希望動物們能找到一個安穩的家，得到憐愛，得到關懷，不再受到傷害。

腦子突然閃過了一束光。

關於愛，是不是其實是不求回報？

看著他好，我就應該要跟著開心，不管讓他開心的對象是不是我。

同情，是一種衝動的情感，不能持久。

而激動，是情緒的發洩。哭了，其實不代表真的難過；而沒有哭，也許是眼淚早在心裡流乾了。

人類的情感真複雜，我自始至終都沒真正了解過。

遙遠的當年，關於那隻白頭翁，垂垂老矣的球球，熟悉又陌生的C，愛心媽媽與流浪狗。

昨天的我是我。

今天的我是我。

明天的我是我。

我，是我。

授課教師：高嘉謙先生
會計一 B99702109 洪于婷

雲彼端的風箏・如你

一個忽高忽低飛在空中的風箏，尾上隱約繫著條銀白線，映著天空的藍，風箏彷彿融入其中，多想就這麼御風而行，無奈在地平線的彼端，一雙小手緊握不放。一陣大風而至，吹亂我的髮梢，同時，無聲地，解開風箏的束縛，我望向朝天哭喊的孩童；望向空中的渺小黑點。風依舊從耳邊吹過。

愈飛愈高、愈飛愈高，直至消失在視線中，那斷線的風箏。

看著那高飛的風箏，視線逐漸模糊，內心似乎有股力量，拒絕想起那不願回首的過去，但映入眼簾的景像，依舊讓我掉入記憶的漩渦，所有的一切，在腦中如幻燈片似的播放，三年五載的曾經，一幕一幕流轉著……。

流轉在我和寬的曾經。

街口的便利超商是一起買零食的地方，充滿笑語的公園，我們溜滑梯、盪鞦韆，恣意享受孩提的樂趣，玩累了，就隨便躺在公園的青草皮上，任憑衣服染上泥土的氣味，不管何時何地總是結伴嬉笑玩鬧，生活中洋溢著喜悅和笑顏。童年的記憶都是我們一起創造的。

「哈哈，你被我找到了，寬，換你做鬼。」

「哪有，這次不算不算啦！」

「不管你，這次我不會被你抓到的，寬，開始啦！」

一、二、三……一年、兩年、三年，我們從成天在外玩耍的孩童，逐漸成爲背書包上學的小學生，深結的羈絆，讓我們總是一起上放學，下課休息，校園一處，也總有談天說笑的我們。每當我被師長責備而感到委屈不滿，寬會靜靜聽我的怨言，甚至說些無厘頭的笑話，逗我開心；當我被某位調皮的男孩捉弄時，寬會陪我一起罵那個男孩，抒發我的憤懣情緒。從小我只會哭，希望用眼淚換取他人的同情，遇到挫折不會面對只是尋求幫助，我一直覺得寬會幫我擋下所有的風風雨雨，所以我只要逃離問題，因爲我有寬，永遠在一旁支持我的寬。

寬的雙親熱衷旅行，國內的風景名勝區，都有到過的足跡，國外的壯觀歷史古蹟，在一張張相片中，紀錄著曾經的造訪。寬清楚我從未離開家園，海外對我而言是既陌生又神祕，所以每當風塵僕僕歸國，總會帶著琳瑯滿目的紀念品，任我挑選並展示各地風光，寬和我分享旅途中的軼聞趣事，我常笑得人仰馬翻，那時羨慕寬能四處遊玩，而且搭著神奇的飛機升空，簡直就是卡通情節，我也相信寬的旅行一定比童話故事，更生動有趣。

「哇……」一聲淒厲的哭聲撞破原本的寧靜，全家人擔憂地佇立在我身旁，只見雙手撫著眼的我，含糊說出「刺到了，好痛……」，爸媽趕緊帶我去醫院就診，寬一路跟隨著我們，依稀說著「痛痛不見、痛痛不見……」，彷彿想爲我減輕劇烈的疼痛，但我依舊大哭大鬧。當醫生告知必須動小手術時，惶恐不安侵那時年幼的心靈，我抓著寬，抵死不願進手術室，無論爸媽如何安慰、如何勸說……。我記不得之後發生的種種，手

術的開始與結束，從我的記憶中被抽離，但有句話放在心底忘不了，手術前，寬對我說的那句話。

「我會一直在妳旁邊，打勾勾說好的。」

我聽到寬這麼說，我的心慢慢平靜，鬆開緊抓不放的手，此時繫著彼此的是約定的許諾，雖然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寬那時是無法進手術室的，但我一直認爲，寬，會永遠陪著我，從過去到未來。

手術醫好我的靈魂之窗，卻依舊無法看出這一切的緣起緣滅，冥冥之中自有定數，手掌上的圖譜早已洩漏天機，相遇的開始，離別的結束。但是如果這一切可以重來，我希望能看透命運的注定。

如果人生可以重新再來。但這一切都是，如果。

有一陣子，我們不知爲何喜愛上放風箏的自適，課餘時分，在附近的公園，讓風箏隨風扶搖直上，飛到雲的彼端，我和寬在地面奔馳，線頭的一端緊緊繫在小手上，感受到風箏的拉動，雖然風箏會消失在空中，但依舊明白它的行蹤，時有一些三五歲的孩童們，用欽佩羨慕的眼神，注視高飛的風箏，我們得意地相視而笑。一日，當我們興致高昂地放風箏，一陣大風，吹斷了風箏線，讓它從此浪跡天涯，從我們生命中離開。我天真地問寬：「風箏會自己回家嗎？」寬肯定地說：「會的，我們回家找找吧！」回家後遍尋不著，我開始急得流下眼淚，記憶中寬對我說：「我知道風箏一定是迷路了，有一天它找到路就會回來的。」

我不清楚寬是安慰我，還是他也相信風箏真的會回家。

但，長大後的我知道，有些事物離開了，就再也回不來了。

風箏飛走了，也帶走我們玩風箏的熱情。

應該是小學五年級的暑假，許久不見出現在家門外的寬，我疑惑地詢問爸媽寬的去向，他們只是淡淡地說，寬和家人出國旅行，「爲什麼我們沒有送別？」這問題在我心中萌芽，但見雙親嚴肅沉默的氛圍，我悄悄退回房間，坐在窗邊，想像一架飛機從頭頂飛過，飛向海的彼岸。感情深厚的兩家人，產生了微妙變化，飛機離地的瞬間，便撕開了一道深深的傷口，我和寬隔著一個天空的距離。那年暑假，我和寬沒有見面，只因雙方家長的禁止。兩家人之間的變化，我不懂，只是日復一日等著，有天誤會冰釋，卻只等到，一個難理解的結果，時間不會彌平傷口，只會越劃越深。

時間不會彌平傷口，只會越劃越深。第一次我覺得我們相距，好遙遠。

在相同學校就讀的我們，卻從此像陌生的兩人。上放學改由家長接送，想念從前在路途中邊玩邊鬧，聽聽樹上鳥兒鳴叫，逗逗附近鄰居的小狗，聽見鐘聲隱約響起之際，才匆匆趕往學校，然而現在坐在與時空隔離的車中，耳邊只剩音響傳出的音樂。

在走廊上碰面時，寬低頭默默走過，我從寬的眼神中看見冷漠，但或許是我的想像，一種冷漠中帶有的無奈。有時我會不顧對爸媽的承諾，特地到寬的班級拜訪，期望寬能給我一個熟悉的笑容與談話，但寬乖巧守信，卻謹遵命令，因此，我們多半相對無語，在我們之中，是寂靜、是沉默、更是疏離，我們的互動像是一通響聲已久，卻未接的電話，最後斷了線，又復歸原本的孤獨。在失落低潮時，不會再有人聆聽我的心聲；在歡笑喜悅之際，不會再有人一同分享。當我終於鼓起勇氣向爸媽詢問這原委時，他們只輕

輕地說：「年紀還小不會懂的。」

當時，我心中的想法是，那我現在不要當小孩，我就會明白的。

那時我真的只是個天真的小女孩。

寒冷的冬季，我的心暖和著；溫煦的春天，內心卻飄著冷冽的雪。

六年級新年的一日，熟悉的門鈴響起，是寬，邀我去那充滿舊憶的公園，我驚於爸媽意外的贊同，更喜於我們重修舊好，路上，寬一如往昔那般健談，和著我爽朗的笑聲，一直到熱鬧的年節結束前，每天都期待著聽見門鈴聲，一同前往公園，散步聊天，但我們的話題，卻從未提及先前的尷尬，有些事，我們欲言又止，只希望所有不愉快，都隨風散去，重回寬出國前的時光，沒有長輩們的阻礙律令。

當鞭炮聲從街頭巷尾消散，在一次回家的路上，寬停下腳步對我說：「妳記得那年我們一起放風箏嗎？」我點點頭說：「是啊！那時我還問你風箏會不會回家，你和我說會。」他望著落日餘暉說：「是嗎？現在想想，有些事物離開了，就再也回不來了。或許有天我也會是那斷線的風箏……。」，我笑寬在胡言亂語，他回以一抹熟悉卻有些哀愁的笑容。一瞬間，我竟有種無法再見的念頭，這種感覺在心中沸騰著，爲我們的關係，註下一段預言。

留下一句難懂的話，那天之後，門鈴恢復原先的沉默，我想寬又出國去旅行了吧！只是我永遠不會認爲，這是一趟沒有歸期的旅行。

寬就這樣無聲無息離開我，也帶走我曾經的童年回憶。

以爲開學後的我們又能如往昔般一同上放學，但依舊只是錯誤的孩童爛漫，而當我再次到寬的班級拜訪時，同學們只是一逕搖頭，說寬已經許久沒到校了，以爲寬發生什麼意外，我努力地想從爸媽那得到一些能令我安心的話語，但沒有答案，直至三月十五日。

三月十五日，永遠忘不了的一日。當天聽爸媽淡然地說，他們全家移民國外，永久定居，我的思緒停格，心跳聲被愕然絆住，這一切對我而言，是如此沉重。原來那幾天的相處，竟是最後的賦別，不願不告而別，卻無法說出即將分隔兩地；欲不要留下缺憾，卻依舊爲我們的情誼，寫下未完的刪節號。

我終於明白寬說的那段話。

那天，用眼淚爲我們歡笑的樂章，譜出終曲，至此以後，我將這段童年藏在記憶最深處，不願再回想起。同年的畢業季，離開國小，切斷最後繫著彼此的牽絆，但其實在三月十五日，或許更早，我的童年已畫下休止符，不再延續。

那年之後，我不再流淚，最初只是相信，因爲年歲的成長，淚水不適合縱橫臉貌，所以有淚不輕彈，但後來我才逐漸明白，原來沒有任何事能再觸動我的心弦，不會有更刻苦銘心的痛楚，歷經寬離去的滄桑，眼淚早已與舊事封存，別人說是堅強，我卻認爲是另一種不願接受事實，選擇逃避的軟弱。

望著那高飛的風箏，臉頰上逐漸匯出兩條小河，義無反顧流向心海。

家族間的紛爭衝突，小孩無法了解，只能順從爸媽的抉擇，最後寬全家決定遠渡異國，離開我的生命中，光陰的沙漏不知翻轉多少次，月曆撕去一頁頁，也撕去我的希望與想盼，雖然如今早已明白這背後的真相，我還是寧投射柔美的情感，因爲寬和家人熱

愛旅遊，身上流著漂泊的血，離鄉只不過是爲尋求新天地。當飛機再次離地，隔著的不只是一個天空的距離，是從此分別的心。我想望寬在海的另一端，正健康快樂成長，我祝福寬，因爲寬永遠是我最摯愛的表弟。

風箏消失在天際，內心湧起莫名的情緒，想起多年來我從未寫下內心真正的感受。寬在海的彼端，是否還記憶著這段曾經？許多問號在腦中浮現，驚於直到相隔多年後的今日，我才憶起這一切，或許我永遠沒忘記，只是將這段記憶鎖在內心最深處，我還是像從前一樣選擇逃避，儘管我不再是小孩子了，是不是，寬？

期盼將這些年所有的回憶，化做文字，致在彼岸的寬。

「不問你過得如何，因爲我相信過得很愉悅，去年街口的便利超商，重新改裝，變得更大更新穎，如果是兒時的我們，一定會東跑西竄。公園依舊飄揚著笑聲，每每我在兒童嬉鬧其中，看見兩個熟悉的身影，那年放風箏的歲月，清晰如昨日，如今我終於明白，你真是斷線的風箏，一去不復返，而我是放風箏的孩子，卻只能痴痴駐足，望著你遠飛。在我寫信的同時，你應聽見黎明破曉，因爲此處正是夜闌人靜，時差讓我們連在夢境中也無法相遇……」還未寫盡，再次，我的淚中有大禹。未知的地址，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

但這段思念的旋律，我相信，寬，你能聽得到

此時已是夜半時分，我的房燈，孤獨明亮著，我臥在溫暖的床被，卻輾轉反徹，情感還定格在過去，只以往事追憶亂心弦，訴說此刻難眠。獨自走下床舖，在書櫃中翻找一本本陳舊、沾滿灰塵的相簿，相冊中有我們的身影，從出生到國小，在翻閱中，彷彿找回記憶中遺失的拼圖一角，屬於我們的故事。最後，我的視線落在相冊的末頁，那是最後一張合影，我和寬拿著一個風箏，照片下夾著一張紙，用稚嫩的筆跡寫著「三月十五日，寬說風箏迷路了，它會找到回家的路吧？」

三月十五日，風箏遠飛的日子。

一個風箏，冉冉上升，我和寬奔馳在公園的草皮，口中說著：「好高好高。」當風箏漸漸隱沒於雲海，我們開心地笑。又是一陣風至，風箏線斷了，一如當年，風箏消失於天邊一處，轉頭回來已不見寬，但這次我不再哭泣，我望著雲的彼端說：「我相信有天你一定會找到回家的路。」風依舊從耳邊吹過，在夢中。

風箏在雲彼端旅行，我在地平線遠眺著。

授課教師：康韻梅先生
政治一 B99302339 李亞霖

蒲公英

雲南大裡的清晨，鳥兒的啁啾取代了臺北惱人的鬧鈴，和這四合院不搭調的咖啡香刺激著我的腦內啡，她躡手躡腳上了床而我閉眼假寐，過了一會沒等到她調皮，我自動張開眼睛，那如桃花般嬌豔的笑臉瞬間在我眼前放大了數倍，我突然想起了一個故事，一千年前，唐朝詩人崔護曾在滿是桃花的莊園裡遇見一位美麗的女子，從此爲她魂牽，一年後重遊舊地卻不見佳人依舊，我拍拍她的額笑問：「妳上哪兒去了？」「久等了，您的咖啡。」呵，這杯千年後的咖啡啊，竟還是這麼濃醇誘人；我認識她十來年了，她的美如倒映在天池裡的晚霞，紅豔醉人卻又不失那分輕靈恬靜的淡雅，她的孩子氣是她最大的武器，讓人甘心爲她擋風遮雨，她的溫柔就像萬里藍天裡的的一片雲，捉摸不定卻又觸動人心，她這種人生在古代就是傾國傾城的紅顏禍水，生在二十一世紀，我們用一個簡單明瞭的詞彙定義她，正妹，她當之無愧！

走在麗江古城的羊腸小徑，家家有水，戶戶有花，她牽著我的手問：「或許再過十年我們會有『樹猶如此』的默契？」我佯裝不懂她天外飛來的問題，拉著她在桃花樹下坐著，一陣風吹過片片桃花如雪般灑落，調好光圈按下快門，想永世珍藏上天賜予我的美麗，陽光下我慎重的掬起花瓣說：「若真要走到王國祥和白先勇的悲劇結局，朋友啊，在妳身後落了一地的，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她歪著頭笑著問我：「我以爲妳崇尚亞當斯密的資本主義論，什麼時候妳也可以和席慕蓉一起耍深情？」我想或許在那裡我們都染上了一點靈氣一點浪漫；飛機上她不發一語，下意識她突然把我抓得很緊，我想那可能是連她自己都未察覺的老習慣，每當她有難以啓齒的事必須對我坦白，那動作總是晴天霹靂的前戲。

她從懷裡掏出兩條從雲南市集裡偷偷買來的銀手鍊，細心的爲我套上，我不明白她眼裡突如其來的霧氣和我內心感受到的酸楚從何而來，怎麼了？我輕聲問道，試著從莫名的慌亂中裡出一點頭緒來，「我收到美國大學的通知書了」我的理智在崩潰的邊緣而她的一切就像高速投影片在我腦海中播了一遍，從我有記憶以來，她就在我身邊了，放學後兩個小鬼頭想盡辦法要擺脫褓姆和家教，鬼靈精怪的她永遠都有新奇的點子，人前她優雅大方，舉手投足間完全是個家教良好的大家閨秀，關起房門來，她玩得最瘋，她的活力吸引著人群的目光像是天上最閃耀的星星，人們都以爲她是完美的，事實上，她老習慣把歡樂留給大家眼淚留給自己，她獨立好強，她對身旁的人負責，對自己的未來和過去負責，她從不輕易相信旁人給的承諾卻還是像一個小女孩一樣期待著永恆，她的存在初始濃烈似酒，很快的化爲一杯水，滲入我生活裡的點點滴滴。

那天的桃園機場充滿了透明的光，我練習了好久卻始終無法把再見說出口，數不盡的眼淚在這個時候應該收回，我們都還年輕應該是夢想起飛的年紀，她告訴我：「蒲公英的浪漫就是離開再重生。」

有一種人會讓妳記得好久好久，不論相隔多遠 你還是會相信，你的脆弱他最懂，他能夠讓你淚流，但你卻幸福依舊，雖然抓不住他的手，但你卻能感受他的靈魂卻時刻

伴你左右，他激勵著你勇敢繼續向前走，即便他什麼都沒說，他總是假裝自己不難過 因爲他也捨不得讓你替他承受，他和你有共同的夢所以相信彼此還是會重逢，你會永遠仔細收藏，每一個有你也有他的感動，她，對我來說就是這一種珍貴的朋友，而我們都是蒲公英，用最輕的重量，走最遠的路。

授課教師：蕭敏材先生
政治一國關組 B99302218 李俊介

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十八歲的冬天，正在升學的生產線上被加工著，精美的包裝傳出腐爛的臭味，死抱著版本分歧的四書五經猛啃。讀書時，強把自己的頭往文字裡的縫隙塞，頭腦像溺水般的苦痛；腦筋空閒時，就用心咀嚼痛苦。

人似乎總是傾向待在安定的狀態，品嚐穩著定交往中的甜蜜也好，一個人自己享受著孤獨襲人也罷；最怕的就像我一樣，在愛情的邊緣地帶載浮載沉。

也許是因爲在升學的壓力之下，做很多決定反而更純粹更魯莽，只因爲在學校麵食部有對眼確認彼此，便在聖誕節送他巧克力，藉由祝福讓毫無關聯的兩個人都因爲對方打亂彼此的生活。

曖昧是最美好，因爲不是很看透彼此，但卻令人格外難熬。

我的身上出現很多喜歡他的徵兆，買泡芙想多買一個跟他分享，想找他一起去外面唸書，睡前也想傳個沒有內容只是想說晚安的簡訊。

冬天的操場，兩個人逃離教室，我不知道他的心情怎麼樣，但我的眼睛已無法在參考書上聚焦，我們如往常一樣散步著。

「我們真的會在一起嗎？」他問我。

我並不了解他到底在想什麼，不了解他簡訊的意涵，不了解他將頭靠在我肩是不是有著一份期待。唯一知道的是，他的心裡上映的都是他和另一個學弟所演的電影，那是一場沒有結果的戀愛，但他卻習慣陷在那個泥淖裡。

那時的情緒總是受他左右，往往一封簡訊捎來的消息就可以殺死好幾個我。即便沒有交往，燈火通明時，想著要找他；夜闌人靜時更顯得不安，有時想像中的羊兒都累到了跟我抱怨，夜晚被徹底分割，但因爲時間在，只好用無聊跑過去，理智底下是徹底的瘋狂，但寧靜的夜晚狠狠的摀住我那亟欲狂叫的嘴巴。

即便過了一年，有時還是會被當時動盪的餘波侵擾，即便心理經歷了那如戰爭般的痛苦掙扎，但我還是深信詩經內的感人場面，能有一個人能與我盟誓，終生不渝。

授課教師：蕭敏材先生
社工一 B99310021 林玳君

《詩經》下的愛情故事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一日不見，如三年兮……。

河堤旁的楓葉逐漸由綠轉紅了，金黃色的陽光穿過一片片的葉隙，投射在木頭搭建的步道，秀一與美枝悠閒地漫步在這美麗的光與影中……。
「謝謝你陪我聊天。」美枝一邊道謝，一邊撥開被風吹到臉頰上的髮絲。
「真不好意思，跟你說了這麼多無關緊要的事。」
「不過你還是第一個聽我講這些事的人呢！」美枝看著秀一如此說道。
「哪裡，哪裡」秀一摸摸頭，靦腆的笑了笑。
秀一與美枝每天都會一起在城市外一個不知名的河堤步道散步，那裡的河水清澈的能看見魚，那裡的空氣清淨的令人精神舒爽，是個少數人知道的浪漫天地。此外，一排排矗立在充滿古色古香步道旁的楓樹更是美得讓人目不轉睛！枝頭上的楓葉就像害羞的小女孩，被注視的都紅了臉頰！
「跟你在一起好像會特別想起他，我的男友……」美枝細語說道。
「我們讀同一所的高中……」美枝娓娓道出過去她與男友相識的過程。
美枝與她的男友是高中同學，他們都喜歡親近大自然，所以一起加入自然保育社，雖然是個人數不超過十人的小社團，但成員間有極大的向心力，社團也因此經營得有聲有色，每週六成員們在老師的帶領下會一起去觀察野生動植物，進行課外教學，那真是段揮灑青春且有意義的高中時光。美枝與他彼此談得很來也很欣賞對方，於是日久生情就成了男女朋友。
「記得有一次，我們一起去知本賞蝶，真的好有趣呢！」美枝雀躍的說道。
「不過，沒想到他還滿膽小的！」美枝第一次露出這麼調皮的笑容。
「讓我猜猜看，他是不是很怕高，所以不敢走吊橋？」秀一開玩笑的說。
「哇，你好厲害，答對了」
「他在橋上緊抓著欄杆不放的模樣我絕對不會忘記！」
「可是十多年前我與他失去了聯絡，他再也沒出現在我面前。」美枝轉向河堤，憔悴的身影映在清澈的河面上。
「即使過了這麼多年，我無時無刻不在想他……好想再見他一面。」一陣風輕拂而過，水中泛起一波波的漣漪。美枝的身影逐漸模糊。
「很抱歉，不能幫你什麼忙。」秀一低著頭，緩緩地說。
「請別這麼說，非常感謝妳今天陪我聊天。」
不知過了多久，天色漸漸暗了，兩個人的影子在夕陽的照射下變得好長好長。
「時間不早了，我要回中心了」美枝轉過身，故作堅強的向秀一道別。
「恩，那明天見了。」秀一望著美枝的背影，一邊想著：「老伴，自從妳生病後，我逐漸從妳的記憶中消失。妳像乘著時光機，回到遙遠的過去。現在的我，對妳而言是來自

未來的人，無法停留在妳的記憶中。我的影像成了碳筆素描的畫，不敵時間的流逝，邊角起毛而顯的朦朧紊亂。但我會一直陪伴妳，就算妳的記憶終將如發黃乾枯的葉片隨風飄落，我也要撿起這一片片殘破的落葉，將它一一收藏，把握與你相處的每一分每一秒。」直到美枝消失在轉角的一端秀一才離去。

(隔天午後)

「對不起，我來晚了」秀一揮一揮手，小跑步地奔來。
「這個年紀實在不適合跑步」秀一上氣不接下氣的說道。
「咦？請問你是……」美枝皺了皺眉頭，疑惑地望著他。
「你好，我是秀一。」
「噢，我想到了！」
「你好，好久不見了……，遇見你我真開心。」
「偷偷告訴你，這裡的風景很美喔，你要陪我走走嗎？ 」美枝大方的邀約。
「恩！」秀一爽朗的答應。
「我會一直陪你走下去的……」
「或許我不能成爲打開你記憶寶盒的鑰匙，但我會好好保護過去珍貴的回憶」
秀一默默想著。
你看，楓葉正紅的燦爛呢！

授課教師：何雅雯先生
財金一 B99703121 周耀光

長安心事

「Long Long Ago 的細小調子在龐大的夜裡裊裊漾開；爲了竭力按捺著，那嗚嗚的口琴忽斷忽續，如同嬰兒的哭泣。一次又一次，長安吹起口琴。『告訴我那故事，往日我最心愛的故事，許久以前，許久以前……』」

這是長安的美麗，一種蒼涼的美麗。她無從選擇自己出生的家庭。打從她是曹七巧的女兒，就註定了她屈從的一生。每每在母親的逼迫下面臨關鍵時刻，她總是演繹出成全、妥協、犧牲的美麗。她的稱職演繹延續了上一代濃得化不開的心酸枷鎖，她無可選擇地成爲悲劇的一角。

她知道母親貪財愛錢，她似乎也略知其中原因。但她永遠不明白的是：爲何母親總會、總能無止境地主宰著她的命運，她的幸福；她也不曉得要如何掙脫那傳承自母親、沉重的黃金枷鎖。她把那一重重的心事，化作口琴調子，她總認爲放棄、犧牲才能保留她生命中僅存的一絲美好。

尚在姜家時，她用一雙小眼睛把大人們的一舉一動看在眼裡。很多事，她好奇，卻又想不透；她不明白母親和季澤叔說的那些話，她不明白母親爲何成日咒罵著季澤叔，看他的眼神卻不是生氣、怨恨的，總之是一種說不出的感覺。當然，她是不敢問的。她對父親沒什麼深刻記憶，她只知道，在她還未出生，父親就得了病。她偶爾會悄悄地站在父親床邊看看父親，但現在那張陌生的臉孔已在她的記憶中變得模糊。

從姜家搬出來後，和母親、哥哥住在一塊兒，她覺得生活變得簡單多了，她懂得簡單也很美。她喜歡和哥哥、表哥玩在一起。但後來表哥被母親趕走了。她沒思考多少，她只知道母親害怕家產被別人搶去佔去，她只知道她少了個遊戲的玩伴，家中少了些歡笑聲。她不明白母親爲何讓老嬤嬤把她的腳趾折斷，用很長很長的布把他的腳裹得小小的。她的小腳又是膿又是血水，她的掙扎和哀號，併沒有得到母親的一絲憐憫，只得到老嬤嬤心疼的安慰。每個漫漫長夜，伴隨她的是徹夜不能眠的撕心痛楚，她還得懼怕啜泣聲引來母親的謾罵。過了些時候，母親又不知爲何讓她把纏膠布拆了。她只知道，她的腳不漂亮了—又是一陣無奈與惋惜的啜泣。

上學堂是多么令人快樂的事！她喜歡周遭的每一個朋友，她喜歡聽老師說動聽的故事；她最最喜歡上音樂課，大夥兒快樂地唱跳，音符愉悅地跳動，讓她放鬆、讓她陶醉。然而，母親三不五時地到學校來大鬧，漸漸地，好多同學認得她，連同學的父母都認得她。她感到無地自容。對她那個年紀來說，臉面可是大事。她做出了退學的美麗犧牲，她要儘早終止這一切來保留她那快樂的上學時光。每每吹起音樂老師送的口琴，會讓她憶起那過往上學的快樂，讓她觸動失去這一切的傷痛。

時光的流逝，抽鴉片、使小壞、與母親慪氣，她漸漸成了母親的複刻版。誰都說她是活脫的一個七巧。她對此感到不屑又無奈。她對母親是怨恨的，眾人的說法讓她彷彿也必須討厭自己。她是痛苦的。

她也曾追求幸福。她爲自己與童世舫的心思一致與默契心有所動，她以爲苦盡甘

來。但母親不饒人的嘴舌，在情況變得更不堪之前，她迫不得已又作出了分手的犧牲。她原以爲能夠如同過往般，把這一點點的甜蜜記憶封存起來。但母親最後竟把她的形象、她的一切在童世舫面前，徹徹底底地摧毀了，她無意間看到的。她心裡那最後的愛已經消逝了，她永遠都必須怨恨自己的母親，否則她甚至可能會失去活下去的一口氣。怨恨和無所謂成了她餘生的生命力。

她無法選擇自己的命運，這是她深知的一點。她的一生被母親親手毀了，這是她心中永遠的痛。但打從出生成爲曹七巧的女兒，就註定她是這齣悲劇的主人翁。然而，看著芝壽嫂最後鬱病而終，她內心僅存的一絲光亮被現實的殘忍熄滅了。芝壽嫂本來和這齣悲劇毫無瓜葛，最後竟被活活地折磨死了！長安終於對生命產生了真正的絕望。

她不再吹起口琴，她眼前的月色是永恆的灰濛，怨恨和放棄成了她餘生的惟一……

授課教師：何雅雯先生
心理一 B99207060 吳如雅

長安心事

身爲一個瘋女人的女兒，長安的角色想必是辛苦的吧。雖然依照中國的傳統，女兒出嫁，她是唯一有機會逃離這個瘋狂的家的幸運兒，但她的母親彷彿在她年紀輕輕的十三歲就宣告了她的無期徒刑——「天下的男人都是一個樣的混賬……碰都碰不得！」長安在母親的「保護」下受盡了傷害，她學會一種不合常理的規則。當她差點跌倒時，趕來推倒她的母親可以有資格大罵扶了她的表哥，沒有特殊的道理，只因這是一個被扭曲的世界。從小臣服母親的淫威之下，無奈的做一個受母親控制欲、競爭欲操弄的傀儡。長安並不是沒有自己的意見，但她的經驗告訴她，沒有甚麼事攔阻的了一個瘋子的意志。她的求生之道既卑微又消極，她只能用放棄來保護珍惜的事物，背叛自己真心的嚮往以換取表面的和平。

在洋學堂的長安應該看見了比較健康的世界，她的臉色紅潤了，但也有不適應的地方。在家裡受人伺候慣了，打理不好自己生活上的小事，例如記好洗衣取件的號碼。整體來說，她是喜歡上學的，至少有音樂課那天是期待的吧！這是她所珍視的一片淨土，她不願原來瘋狂的世界把混亂的氣息吹來，弄髒了這個地方。她不願這裡的人見識到她來自一個如何不可理喻的環境——她以後拿甚麼臉見人？那樣的世界除了幾乎全知的小說讀者能稍稍產生同情心之外，是正常人都會想要避而遠之的。長安知道自己的角色，她害怕她的願望會因她而步向毀滅，雖然也許有渺茫的機會，使她在學校的單純生活能禁得起她母親變態的風暴侵襲，但她不想冒這個風險。

她毅然離開了心目中的樂土，原本想和同學留下淡淡的回憶，把淒美的悲傷留給自己，但她母親畢竟是個尖酸的人，免不了又是一陣鬧場，將長安畫下的優美句點給塗得烏煙瘴氣，從此上學的這段故事，對長安而言，可說是更加的不堪回首了。回到混亂的姜二房，她放棄尋找別的秩序，成爲母親那樣的人也許還能讓她的生活比較有保障。但就算她學會七巧那樣惹是生非、怨天尤人，她吃過的苦、忍受過的委屈和身處的地位樣樣不如她的母親。她可以和母親慪氣，但還是逃不出母親的控制。

管不住兒子亂逛妓院的七巧，用鴉片關住了他，長安也在一場病中被七巧「勸」出了毒癮，七巧像是漠不關心，也可能是刻意忽略長安的婚事已經快沒著落。是她在姜家的經歷使他再也不相信婚姻了嗎？或者該問；這樣的一個瘋子究竟能夠相信甚麼？長安先是「安分守己」的在道德上墮落了，接著又迷失在鴉片中，她要是這樣過完她的一生，幾乎可以說她在離開學校之後就已死去。但是長馨的同情和熱心給了她一線希望，七巧的病則給了她一個機會。

長安就這麼認識了童世舫，一個吃過訂親和自由戀愛之苦的男人。他們能滿足彼此的需要，於是訂了親，還約會過幾次。長安太快樂了，她終於體驗到正常人的生活和戀愛，這段日子應是長安擁有過最接近幸福的經驗了。而七巧卻不聲不響的病好了，她不准任何和她命運有關的人得到幸福。長安也知道她不得不再做一次讓自己後悔的決定，爲了保護她所珍視的這段關係。她不願童世舫毀在她母親的手中。也許她的出嫁可以減

少種種悲劇的可能性，但誰知道呢？她母親可是姜家曹七巧。兩個人傷心的解除婚約，卻真心的認識起來了。無辜的感情不知死活的滋長，長安當然還是沒能躲過母親的詛咒，七巧毫不心軟的毀了女兒的形象，沒有特殊的原因，只因爲她會做的事只有破壞。長安已經完全的接受了她的命運，那不樂見的事終究會發生：童世舫見過了她的母親、知道了她的過去，這下除了絕望，真的甚麼都不剩下。也許長安最不願意的就是生在這個家裡，她逃不出這股漩渦，也就無法得到其他更美好的日子。

長安的悲劇在七巧死後也該收場了，只可惜這時她的人生也只剩下爲數不多的可能性了。

授課教師：何雅雯先生
地理一 B99208013 陳彥伸

長安心事

我不知自己爲什麼會搖起筆桿。一介女子，沒見過幾次之乎也者，識得的大字也是當年爲了念科白、唱兩首曲(雖然也不知幾年沒對過鑼鼓點了)。這麼一個沒文化、沒教育的平民，說是要寫作，也真瞧小了那些犁稿紙維生的人們，再怎麼算，也只能當成一老姑娘灑透日記頁面的辛酸淚。總還懂得一吐荒唐言，不像那女人從嘴裡噴的片片剃刀，刮的人耳疼也罷，最慘是那身疼、心疼，她屍骨早已寒，我卻兀自滴血。

我想那傷是不會癒合的。三十多年，一斧一刀鑿得可深刻、削得可俐落，彷彿我這一個人是本來就在胚中長好了樣、被那女人產下、然後硬生生挖出來的。童年早已陳腐爛去。提攜哺育、慈眉善目｜或許那女人也有過如此時代｜，不曾出現過如此光景。在我還被天真包覆著、如棉襖厚厚裹著，蒼白、紙偶一般細軟的身子還空空洞洞、單薄的年紀，她就充斥著、滿溢、而碎裂、脫節。誰料得到一滑跤、竟會摔走了表兄，還賠上兩隻腳。她起初鋒頭不是對著我，所以怎麼個罵人也記不清了，但之後她轉過頭來、眼珠子一滴溜、望向我的目光，那重量、那戲謔，是無論如何也丟不去的。她並沒有瘋，她是理智的，但我覺得到了濃霧中、沒邊又沒方向，撲面而來的茫然。無法接收、當然無法理解。雙足的疼扯回我的思緒，那是當時我所面對的｜母親，盤踞在地上、慢慢纏上的白布，「喀咔！」｜唯一有實感的事情(沒有慘叫，因爲當我察覺時，我的喉嚨早已乾痛得發不出聲音)。我的腳又在痛哩！不可能停下來的，只要心跳動一次，那女人遺留下來的惡意便在全身轉上一圈、刺著畸曲的腳掌，就像骨骼換成了燒紅的鐵條般酸的、辣的，每每從眼角榨出淚來，是混著紅的。從此，我懼怕她忽地一時興起，那總能讓我的冷汗濕透衣裳。

手有些兒倦，以前我不曾寫過這麼多的字。卻也還比不上全本大戲中一段的臺詞呢，真不知作出那戲的人從哪翻來如此多可嘆的句子，又如何有這耐心能一勾一劃的抄寫至底。不禁想唱個兩句，但如今能哼哼唉唉的帶過便不錯了。腰早就硬得像石頭、嗓子怎麼個弔法也早忘掉。當年還是待過戲園的。只因退堂鼓打得早，我卻是紅著面給人踹出廳堂的。她不知道，臉皮雖比被褥薄的多、但是重得多。她怎麼會知道？臉皮扒掉了便不值錢，但被褥即便成了破布也能換上幾個銅板。她這走前一吵、走後一鬧，使得上過學的我徹底死了，還被贈了個不爭氣的墓誌銘。或許是我自己矇起眼、不去看那活下去的可能，想起這或許、這惋惜｜所謂舌上一把黃連粉、一滴蜜，苦摻甜、趁苦越甚。剩下活著的份、是那女人。該怎樣形容呢？言語比早採的青檸更酸、像鋸子刮著牙齦，自尊比天高，但爲了損人可以先自貶三分。人人都說她不賢慧，這倒是把我也一塊兒罵進去了。我又能怎麼著？關在屋內幾個月便成了活生生的瘋子，拉也拉不回來的。或許是這間房、這姜家有些有些古怪，那整天日曬不進的小樓、角落，使人開口便是嘖嘖聲不斷。她在那滾了一輩子、成了發狂的正常人，知道自己憋嗓尖號的失態、明白自己散髮歪釵的醜陋，她又能怎麼著？當時倘若留在小村中當個賣油鋪的活招牌可有多好？或許、這便是她品味了一生的那滴蜜。我何嘗不是？父親早死，一個毫無見識的女子獨力

教導女兒，也不就是把身上受過的一套照樣子搬過去罷了，因爲她也只懂得這些。我亦抽起了大菸。一個好好的女孩兒家，有甚麼心事需要成天叼著菸管子？說不盡、說不盡的……。點一泡菸、昏那一陣，醒了依舊。壞了身子、也壞了裡子。黑沉沉、鴉片般的眼圈、稜角分明的顴骨、嘴角下巴有時還沾著沒拭淨的唾沫。哪來的男人看得上這種姑娘？一個人也是、一個人也好，不必管甚麼情愛糾葛，不論怎說，我們家的財產是夠吃一世的，不必拋頭露面，只需像古時女子、靜守閨中，差別只在我等的是終點、而她待的是良人。常說，一女子忙時擺梭操針、閒時談天說笑、老時有兒有孫便是最大的幸福。可惜的，我和她似乎都無緣可知其真假。

她所嫁非人、敗了一世，到頭來得手的不過是成堆帶不走的銀子。因此她見不得人好，不論是我、或是那兩個可憐的嫂嫂。我不清楚是兩腳一伸、撒手遠去的人和拼命活下去的人，究竟誰比較走運？死亡是完美的逃避，周遭如何只是外話，死去的那人必定是快樂的吧。但活著好像本身便佔了不少便宜，能隨心所欲的跑、跳、哭哭笑笑。這麼說起來，我到底是屬於何者呢？原本是能掙扎出那汙沼的。她病了，我們兩人訂了婚，該可說是相敬如賓，差點連大菸也戒去。怪只怪她多苟延殘喘了一年。腳踝又被細長的手指抓牢了，不可思議的、默默將我拖進泥中。並不嗆人、也不礙著吸氣，單只是、塡滿了口鼻，軟爛的、發著臭氣的，有些冰涼，讓我微顫。臉沒入了一半，雙眼瞧見的景像，是離人、遠去的人，算是自己趕走他的吧？我臉上的線條柔了下來。

或許，至此我已十分滿足。不是因爲獲得、而是因爲失去。那女人，今世白走了一遭，同樣的，她不可能讓我去冀求、去期待著甚麼。被剝奪成慣的我(這麼說或許很可悲，但一絲反駁的餘地也沒有)，只要偷得一丁點的時間便十分足夠，即便它遲早會逝去，那也是曾……。

我主動逃避著爲人母的未來。當下的相處已是不得了的奢侈品。否則只會有一個、又一個的我，滾往以後的道上。我懂的，即便我是個狂人，我仍然是清醒的。總比身爲正常人、卻瘋了的她勝上不少。至少、至少、至少……。

故事從三十年前演到現今，夠長的了，卻還未完。但，總需有謝幕的一天。

至少、至少｜現在擱筆還未遲。

授課教師：何雅雯先生
醫學一 B99401012 吳宗祐

長安心事

媽一陣數落把我說得不成人，轟雷掣頂，我卻彷彿神遊於外。

從小，咱家就是被姜家人欺負的，媽被欺侮一輩子，我沒替她掙面子，老是拌嘴，如今一想，還有什麼話好說？註定是沒出息的，外頭有閒話，奈何不了他人。或許就是因爲不在乎，才活得下來吧。活著做什麼呢？不在乎，故活得下去。年紀輕輕便輟了學，一雙缺陷微彎的腳，過了三十還嫁不掉，像我這種人，還在乎些什麼呢？

然而這一次，我放得掉嗎？那天和你在公園裡。秋天的太陽晒得我雙頰泛起紅暈，編整過的長髮、搭上那躲在緊閉的房門內搭配了半時辰的套裝，你應該不至於厭惡吧。並排走在草皮邊緣上，你並沒有趕忙向前，也沒有刻意拖慢腳步。小心翼翼地瞧你，聞你，一個男子的淡巴菰氣——這麼一個男子，與我走在公園裡的草坪上，陽光燦爛，周遭的嘈雜都淡去了，我們兩人，如此神聖。

這次真的放得掉嗎？其實我還想要更多，但能否要得更多？他們都說我不成人；我的懦弱、我的唯唯諾諾，那些他們評述但不十分譴責我的語詞，你能容忍多少呢？你的態度會有所改變嗎？那日，我們曾走在神聖的光裡。但媽說，別認她作丈母娘；你不可能會懂得原委的。如果這一次再放掉，我所僅存一點點的對生命的自尊、決然判斷的自信，是否能抵得上與你在一起時的快樂？如果這是此生僅止一次如此快樂的快樂，我應該留著它。但我該怎麼留著它呢？留著它，還需忍受母親將她守了二十年的苦痛一針針扎入它；這可是生命裡頂完美的一段啊！

我假作不介意，抬了抬眉毛正視那個女人，實則望見她後方平板的白壁；聲音從雙唇間字字吐出，「既然娘」，不敢猜想未來、臆測不能再發生的事，「不願意結這個親」，會懊悔的，絕對會懊悔的，懊悔自己終結了機會，依稀渺茫的幸福正往終點飛越、即將戛然而止，「我去回掉他們就是了。」

母親頓住，停了一停，又抽答了起來。任母親的哭聲成爲無意識的背景，我彷彿被一條線踉蹌地拉著走，走向隔壁矮几上的電話，心裡只有一個念頭：要撥電話給你，以一種不得不爲、蒼然的堅定。

授課教師：蕭敏材先生
生技一 B99B02011 來宥丞

漢水之濱

你覺得，剽悍的森林好像柔和了起來。
印象中挺拔的喬木如柳條般搖曳著，熟悉的景物像是塗上油般明晃晃的。
厚實而軟的水膜包覆著你，像是一隻大手將你從河中托住，不讓你沉落。
你竭力將意識拋到彼岸，你殷切期盼的那方。即便你腹部流淌的鮮血皺眉，你仍要搜尋那氣味，那股令你魂牽夢縈的異香。

你是村子之中最傑出的獵人，那張蟒蛇皮鋪成的獵弓，連撥弦聲都叫野兔失魂；當你拉上妳的雉尾羽箭，即使是森林中最敏捷的山猿也要倒下。但這身好功夫並不足以領你到那些狡猾傢伙的巢穴，你超越靈敏的嗅覺才是最致命的武器。對你來說，晦暗的森林裡味道是最繽紛的色彩。各樣雜沓的氣味在森林中流竄，而你總是能捕捉到你想要的味道，就像解開毛線球般順著它的路徑找到獵物。就像現在，你循著空氣中稀薄到幾乎不存在的鮮血味，找到了剛飽餐一頓的大黑熊。你不疾不徐的拉滿弓，幾個深呼吸後，放手。黑熊的哀號隨風而至。擺下弓，你得意的笑了。

獵到大黑熊並不是村裡常見的事，你享受著村民投射而來的目光，心裡默默微笑。你是個擁有魅力的人。媒婆三不五時就來找你閒聊，村中的女孩也對你頻送秋波，你不是個不解情意的人，只是在等待著什麼。回到沒有人等著的家裡，你卸下在森林中的勇猛，坐在床邊，身體彷彿短了一截。紅色的夕陽餘暉透過窗板射入。時候不早了。看了看身旁空蕩蕩的床位，又看了看灶上那已經油膩發出臊味的野雞肉，你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拖著大黑熊上市場時，獵戶一如往常的與你閒聊的起來。「看來南方林裡真沒有你逮不到的東西了，對吧？」你一貫木訥的笑了笑，沒有回答。「可這林子總是什麼都有的，告訴你，」他揮了揮手示意你靠近，然後壓低了聲音繼續說：「這片森林裡面，有神獸。」

事情總是發生的出乎意料，讓人覺得老天在這林子中做了安排。
這日，你如往常一般凝神搜索著氣味的線頭，然後你嗅到了從未有過的味道。那是股極其濃烈的香味，深深吸入胸中那種撩人的感覺令人飄飄欲醉。剛自木筒流出的熱騰騰的紅高粱酒香也不足與其相提並論。於是你循著它走到了水邊。極目遠望，漢水的彼岸就是香氣的源頭，一名游女。你看向她，數年以來的矛盾立時得到了解答，你知道她就是你在等待的人。

她遠遠的也看到了你，看呆了的模樣令他掩口而笑，河上的霧氣散去了一些，
你終於看清楚了她的長相。她是一個極其白皙的女子，好像樺樹上新長的幼苗一般柔弱而可愛，順手將額前幾縷黑髮往耳後一撥，露出了端正美好的五官，你覺得，香氣益發濃烈。

「神獸啊……」你思索著先前獵戶對你說過的話：「這是我在家傳密卷中看到的：『神獸似鹿，通變化，食人肉。殺之，得償一願。』你要不要抓抓看阿？賣了牠我們可能大

賺一筆……」思緒穿越獵戶的喋喋不休，你來到了十年前大雨中的森林。

當時情況只有狼狽二字堪可形容，你在暴雨中與虎搏鬥，不僅沒抓到牠，還被壓斷了幾根肋骨。鮮血從傷口汩汩流出，你猜測這可能是生命的終結，於是你翻身大字型仰臥，任由大雨穿過這片養你育你的森林，打在你身上。但奇蹟發生，從森林深處， 一頭大公鹿朝你走來，一口叼起你的身軀，慢慢帶你穿越暴雨，走向村落。自此你便十分感激牠的救命之恩，時不時的會打幾隻野雞什麼的帶給牠吃，肉食的鹿前所未聞，但森林之中確實無奇不有，更何況你虧欠的遠不止此。

那次之後，你違背了非獵日禁止進入南方喬木林的規定，每天前往漢水邊，只爲見那游女一面。有時她在河邊浣衣，手指順勢將頭髮撥攏的姿勢看的你入迷；有時她靠著喬木休憩，熟睡嬌憨的模樣也令你心神蕩漾。更多時候，她只是看著你，什麼也不做，那股異香便勾了你的魂；那異香就像她的一雙白皙的手，撩撥著你思緒的絃，你想著她，幾近發狂。你恨不得一箭射穿漢水，開一條路通往她身邊。

「但願牠不是什麼神獸……」披上弓，帶上箭筒，你內疚萬分的喃喃自語，但你卻擁有一個不得不殺了牠的充分理由。然後在森林外圍的伐木區，你遇見了村長。「我們村裡最勇猛的獵人要上那兒去阿？」村長是個智者也是個不折不扣的勞動者，今天也在辛勤的劈著木柴。「別說別說，我猜猜……」村長放下柴刀朝你走來，汗涔涔的手摸向你的眉心，摩娑著說道：「戀愛了，對吧？」你也不迂迴，問道：「獵戶說只要殺了神獸就可以了卻我的一樁心願，這是真的嗎？」村長的手仍按在你的額上，表情很是複雜。「你的情況裡恐怕不盡然如此……」你沒注意到村長的躊躇，繼續問：「我很久不見牠的蹤影了，該到哪裡找到呢？」「不難，循著那股惡臭你自會找到，但是你……」不等村長說完，你就拔腿奔向森林，好趕上你那停佇漢水彼岸的心。當然你沒注意到，在後方看著你的身影，默默的流著淚的村長。

林子裡很諷刺的下起了暴雨，但你沒有心情懺悔，因爲所有氣味將被洗去，你喪失了唯一找到雄路的線索。林子裡瞎闖了一陣，你正考慮著是否改天再來之時，你看到了小土丘上的牠。

倨傲著擺動著那鹿頭，牠的每一根鹿角都尖利的足以致命，你沒有耐性去判讀牠眼裏流露的情緒，對準眼睛抽手就是一箭。隨後是同樣精準瞄向胸口和頸部的第二和第三箭。相處了那麼久你早已清楚牠的實力，你小心翼翼的戒備著。幾秒鐘後，雄鹿頗有餘裕躲開了你所有的箭，看起來相當哀傷。你不假思索，抽出了腰間的獵刀衝了上去，驟雨淅瀝聲聽起來越來越遠。這是自虎之後你第二次的與獸搏鬥，五感都被推到了極致，但在鼻腔之間，沒有一絲絲的臭味被你察覺。

戰況比你想像的還慘烈一些，但你還是獲勝了。你用盡最後一點力氣割開雄鹿的咽喉，環抱著牠粗大的脖子，哀哭到口中咳出了血。

抱持的希望到底有多少呢？你在心中不停自問。雄鹿並沒有在死後張開口，告訴你夢想得以實現，暴雨漸歇，天色漸漸轉清，你的思緒卻更加混亂。數分鐘後，你放下鹿身，強拖著自己殘敗的軀體，一步一步走向漢水邊，空氣中除了血腥味以外，什麼也無。漢水之濱，她就在對岸，像你招手。你像是回到母鹿身旁的幼鹿一般，踉蹌走入水中，不一會兒，青藍色的河水就被染紅。你舉步不停，直至腳尖碰不著地便開始泅泳，目光

一寸不離游女，直到漸漸沉落。你的靈魂似乎脫離了你的肉體，隨著異香飄流到漢水彼岸。你舉步不停。

你覺得，剽悍的森林好像柔和了起來。

印象中挺拔的喬木如柳條般搖曳著，熟悉的景物像是塗上油般明晃晃的。

厚實而軟的水膜包覆著你，像是一隻大手將你從河中托住，不讓你沉落。

你竭力將意識拋到彼岸，你殷切期盼的那方。即便你腹部流淌的鮮血皺眉，

你仍要搜尋那氣味，那股令你魂牽夢縈的異香。

然後你們在河中央相遇。她的身子輕飄飄的，彷彿沒有重量。你對她微笑。

她環抱著你，俯身親吻你的額，吸吮著你眉心上的傷口。

你覺得，香氣益發濃烈。

沒有人看見獵人的死亡。只有當時在漢水邊釣魚的老翁，他繪聲繪影的說著當時的情形：「我這被子從沒見過這麼可怕的妖怪！在漢水中央，那渾身長滿鹿毛又長了對畸形的鹿角的女人，在吃著一個渾身是血的人，還長了一排尖尖的牙兒，更可怕的是那人居然還面帶微笑，天阿那模樣真夠我做下半輩子的惡夢了！」有人問他，怎麼不划近一點看個仔細，他也煞有介事的答道：「怎麼敢靠近？那妖怪他馬的是我這輩子聞過最臭的東西！連我家那口甕裡醃了二十年的魚都沒他臭！」老翁好像要趕走那味道一般，從鼻子裡狠狠的噴了一大口氣。

故事原型：

詩經【漢廣】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措薪，言刈其楚， 之子於歸，言秣其馬。

翹翹措薪，言刈其蔞， 之子於歸，言秣其駒。

寫作動機：在【詩經的世界】(白川靜著)中看到，游女的另一解釋爲洛水中的女神，於是就有了從神怪故事的角度出發的契機。又想刻畫不顧一切的愛情的樣貌，便有了這樣的故事。

授課教師：李存智先生
醫學一 B99401041 葉晴

自律與他律

人性，究竟源自於善抑或惡？荀孟各執一詞，論辯即使已千餘年仍舊無統一定解。然而於看似兩極的觀點上，他們卻又雙雙肯定著教育的重要性。對於性善者，它是將人性化作生活準則的媒介；對於性惡者，它則是外在規範處世的來源。自律與他律，本質上是如此地迴異，卻又不可分割。

自律與他律，根本上的差異即在於此規範是源於內心或外在，分別是個人與社會價值觀的反映。概括而言，大眾主流價值觀其實終究源自於個體，應爲個人價值觀之交集。依此衍生而出的他律規範，通常是不言而喻，廣被接受的。所謂之風俗習慣，倫理道德，乃至於宗教信仰，皆是某特定時空下民情積累之產物，規範的除了外在行爲更包含內在思想，乃自律與他律結合之體現。

至於法律，則是他律極端的展現。其效力較前述倫理等規範顯得更加強制與立即，但於思想上的約束便相對薄弱。相同地，法律的制定亦是源於社會主流價值，但由於其仰賴司法之強制來形成規範，其所能保障的便只剩下最低限度的道德，無法自人性根本處形成約束作用。此好比於沙灘一隅蓋上防水布，自外而觀一切井然有序，然其下可能是一片狼籍。

法律框架下的這片空白，勢必得以自律來彌補。面對強制性的外在規範，若能徹底了解其背後價值涵意並加以認同，一定的自律便同時形成。此時他律即不再顯得如此嚴苛，約束的效果亦更加確實。此顯示在一定的價值體系下，自律與他律並非不可共存，而乃相輔相成。

然而，個人價值必然無法與主流者完全相符，此差距便可能導致自律與他律間之衝突。舉例而言，古代中國不平等之婚配制度下，有女性願意爲了追求愛情與自由而賭上生命；現代社會亦不乏個人寧願領受世俗異樣眼光，也要追求走自己的路。價值觀本無高下之分，但倘若牴觸主流便勢必會有所犧牲。於自律容忍之範圍內，是否要衝破他律的圍欄？或許正是由於這些選擇，生命才顯得多采並且獨一無二。

自律與他律，如此的迴異卻又相合，任一方皆是彼此不可或缺的必然。層層網格下，交織出的不僅是生命，更已然是歷史的縮影。

授課教師：李存智先生
政治一 B99302249 吳孟容

自律與他律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連小學生也有班規要遵守。我們的生活似乎被層層他律的束縛包裹著。

荀子的學說便是以他律作爲矯正人們行爲的方法。他認爲訴諸外在的規範，例如教育或法律，能夠使人的欲望收斂，使人不爲惡。這套方法在現實上可產生立即的功效，使每個人的行爲有一套客觀外在的法律加以規範，杜絕人們爲惡的可能。但是，他律不是萬能的。

有個故事是這樣說的：女孩誤入一個不起眼的小村莊，發現村民個個溫良恭儉讓，沒有一個人不擁有美德。女孩對此感到好奇與驚訝，便問居民他們是如何做到的。原來這村子由山上的一個巨人管理著，巨人脾氣剛硬不易相處，但卻痛恨缺乏美德的人，因此下令居民個個都必須擁有完美的美德，否則巨人便會吃掉那些不具美德的人。這是個有他律但缺乏自律的故事，居民不了解美德「美」在何處，只知擁有美德能夠保家安身。他律雖可以得到立即的成效，但卻在某方面侵蝕了個人的主體自由。倘若有天村民懷疑人生的目的難道只是爲了接受巨人的規範而毫無個體的自主性，產生對巨人政權的不信任，那巨人的美德政策可能就不再那麼有效果了，甚至可能被摧毀。

他律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便凸顯了自律的重要。

相對於荀子的主張，孔孟學說提倡以自律爲核心的道德規範。孔子提倡「仁」，「仁」本就根源於人心，要實踐「仁」，必須透過個人內在修養，而外在的規範只是輔助而已。孟子所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而已。」正是此義。仁義禮智乃人所本有，故孟子強調透過反省，將內在的道德發揮出來，作爲行爲的準則。不論孔子或孟子的主張都透過人的內心及自我修養而來，不假外求，正是自律的精神。

《先別急著吃棉花糖》書中一開頭就說：「要預測一個人未來成不成功，能不能延遲享樂是很重要的指標。」能不能延遲享樂，端看一個人自我控制的能力好不好。也就是說，一個人是否能成功，自律的能力是個很好的參考點。

如同他律無法自外於自律而存在，自律亦無法跳脫他律的伴隨，因爲並非人人如孔子、孟子般有充分的自覺心，不是每個人都忍得住晚些吃棉花糖。所以在現實生活中，自律幫助人提升自我修養，但要維持秩序、達到普遍立即的功效，還是必須兼顧外在的行爲規範。

在現實社會中，自律與他律必須二者並重。個人要自愛並遵守團體紀律；新聞自由靠媒體自律也訂定法律規範；至於政府，美國憲法起草人麥迪遜說政府由人所組成，人不是天使，因此需要外部（憲法）與內部（法律）的規範去限制他們。但同時我們也都知道公務員的操守很重要，擁有職業道德，知法並且自律的公務員才不會觸犯法律或遊走於法律邊緣。

總而言之，大至社會，小至個人，都應同時內以自律要求，外以他律規範，如此才能建構個人與團體、社會之間皆祥和共處的大環境。

授課教師：張勻翔先生
藥學一 B99403018 王國展

儒家思想之於現代社會的利與弊-倫理

中國文化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好比滔滔東逝的滾滾黃河，孕育了整個大中華地區，滋養了千年以來騷人墨客寂寥的內心。儒家思想經過了幾世紀以來的挑戰與淬煉，在南宋朱熹的妙筆之下，確保了它屹立不搖的核心地位。而就儒家思想整體而言，倫理的綱常將是支撐整個儒學的骨架，所有其他思想我們可以說皆是由它進而推廣與延伸。於是倫理思想就不可遏止地在人們內心中根深蒂固。

就儒家思想最經典的典籍－論語而言。「五倫」的概念層出不窮的出現，君臣父子間的關係被下了嚴謹的定義。顯然地，中國文化能綿延數千年，我們多得歸功於它，要是沒有這堅若磐石的戒條，歷史上僭越倫常的事件絕不屈指而數。但反言之，這種缺乏彈性的規定，卻給現代社會帶來不少爭議，甚至造成難以挽回的悲劇。在王肅《孔子家語》一書中曾經提及，孔子要曾皙「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的記載；以及在《論語．里仁篇》中談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的說法。這種「愚孝」的行爲若套用到現代社會是極不合時宜的。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天下多的是不是的父母。日前社會新聞上播出虐童致死的消息，更是令人不勝唏噓。要是身旁的人能不顧忌這如此迂腐的教條而伸出援手，遺憾也將不會造成。

若再從君臣關係而言，論語記載君臣相處要以禮相待，到孟子時主張民貴君輕，而時至今日被中華文化陶冶的我們也受到這觀念的影響。儒家所提出說法像是現代在西方蓬勃發展的民主思想，無奈他並未在廣袤而蒼老的大中華土壤上發芽。幸好它並未枯萎，而只是休眠的種子，靜靜等候民主思想的寒冬度過。而最後在西方思潮的烈火之下，在浴火重生的秋海棠上以緩慢的速度生長著。儒家思想對於王權的合理性並未如法家思想般強調。但地位有上下之分，這是必然的。金字塔最尖端的石磚，需要底下數以萬計的石磚撐著。儒家思想便以此爲出發點加以討論。上對下的權力並非是絕對的，應該是互相支持合作。人在現代社會中好比一部大機械中的小螺絲釘，我們應學習如何與上下左右的其他零件合作，共同創造出美好的成品。

儒家思想已被傳頌了數千年，它雖蒼老，但它的談吐饒富著哲理。有些觀念經過時空的遞嬗已不敷使用，我們在閱讀這些經典時不應一味囫圇吞棗地往自己腦袋塞。學習的過程是不斷的攝食、消化、反芻，最後精煉出最精華的成分。對於儒學的益處，我們應把它應用於自身，甚至推己及人。反之儒家思想不合時宜之處，所謂「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我們可以把它當作一面警惕用的銅鏡，提醒自己真確的做法應是爲何。這及是我們閱讀這些經典後，所應有的認知。

授課教師：張勻翔先生
醫學一 B99401073 謝沛峰

儒家思想之於現代社會的利與弊--談儒者的自我要求

現代社會的和諧主要仰賴於深植人民心中兩千年的儒家思想。儒家強調「正名」，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強調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這些盡己、推己的想法從家庭教育即開始灌輸，可以說：不管人們有沒有察覺，儒家思想早已嵌入人們潛意識中，規範人們行爲、安定整個社會。而對儒學認同較深的人甚至樂於將儒家思想奉爲圭臬。

對於那些全然的儒者，他們行己有恥，凡事要求自己當之無愧，謹守「克己復禮爲仁」。儘管外人不會理睬，他們仍謂：「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因爲對自己的要求源自於內心，而不是外在環境，因此別人有無注意到自己的德性與他們無關，只要自己行爲符合內心的那把尺就好。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吾日三省吾身」、「克己復禮爲仁」儒者們從內心要求自己外在行爲的這些舉動，換個角度來看，卻同時扼殺了那追求享受又逍遙自在的本我天性。儒家思想是個沉重的包袱，壓著人們安分守己；是個鐵鍊，束縛人們追求快樂的衝動；也是礙手的鐐銬，桎梏人們放浪形骸的渴望。在這聲色迷人、五光十射的現代社會中，許多儒者們仍甘願以鏈條自捆，絲毫不放鬆。以我一位老師爲例，他高度恪守儒家教條，對上盡己、對下推己，因此什麼工作都硬接下來，蠟燭兩頭燒終究導致慢性病的纏身。儘管如此，他們仍會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這樣就夠了……」。

但現在社會不一樣了，沒有人在功利薰心的情況下還會仰慕那群儒者的崇高，在他們眼中：儒者是傻子，他們逕求功名利祿，嘲笑儒者的「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他們意氣風發地說：何必跟金錢過不去呢？然而他們沒原則的追求，終將誤觸法網，一切瞬時煙消雲散；反觀儒者，在追求感官享受的現代社會，他們堅持著苛刻但更長遠的「道」，並且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因此，在外表下的心靈活動，他們勝人一籌，無人可望其項背，在空無的聲色社會中他們真正有所內涵。

儒家除了人們熟知的維持社會的基本規範外，更深層的精神實踐在現代社會中也有其可觀之處。對道的堅守，對己的紀律，可能深深絆住人們的雙腳，但也可能灌溉更充實的精神肥料，而這也是儒者們願意繼續作爲儒者的原因。

授課教師：劉文清先生
農經一 B99607026 陳駿國

命運史詩---我們對命運觀的演進與蛻變

當人們智蘖初萌，想出第一個對「命運」的疑問時，就此展開了一首篇幅千年的史詩，如今，現代的我們回首，便不難發現，原來這首不止息的絕唱，是這樣陪著人類前行與蛻變的。

宗教的退潮似乎暗示哲學的進展

在人類的歷史中，我們將可理解的領域歸結於科學，對未知的理性猜測納入哲思，最後，將遙不可及的奧秘交託於諸神掌中的浪漫，若真是如此，那麼，隨著神權思維的退潮，我們便不難觀察哲思進展的腳印。

在觀看《九歌》的《大司命》篇章時，我們欣賞到了楚人對神祇的神話天真，然而，在翻譯時，字裡行間卻不免嚐到一股楚國人對命運摸不著頭緒的酸澀，而不免地將超脫理解的未知歸結於神祇善惡的判定，相差約四百年，懵懵懂懂的希臘神話起步，異曲同工之妙地將無法理解生命，譜成女神作弄的一手絲，這給了我們一種啓發，人類似乎會因爲徬徨，而將超脫自我理解的事物，本能地奉爲仰頭瞻望的神明，就像忙於考試的我們總是在大考時才肯燃起那一炷祈禱的香，而到了北歐思維的來臨，遙不可及的奧秘，幻化成爲腳前的女神，人們以哲理的眼光，拉近了和神祇的距離，因而觀看到了過去、現在與未來，當然，剩下的秘密，仍留給三位女神看守，時間漸漸走，我們看到了人本思想，感覺上人類似乎意識到自己在生命中具有掌握某些定數的能力，因此懂得開始關心自我的生命價值，於是，就像高中時學到的《論語》，我們不難想起在人本起源較早的東方文化中能看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的想法，到了今日，我們除了對某些無可掌握的定數求神問卜，生命觀的存在，似乎不再只是遙不可及的崇拜，而是隨著我們際遇而成長，隨著我們成長而心跳的哲理。

感覺人類命運觀的進展，似乎就像普羅米修斯般，從神祇手中慢慢偷取哲學的火種，只爲了能在自己的生命中燃燒，好煨煉出對生命的看法，我想，在這個懂得許多知識的時代，能更進一步地以哲思取代神權，並看清楚自己的生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命運觀漸漸走入生命觀

當人們意識到自己能掌握的生命定數越多，我們似乎不難理解到人們爲何開始出現人本思想，然而有趣的是，人們關心的議題似乎因此從「誰掌管我的命定」到「我的生命價值」。

時常，我們在閱讀古文詩書時，除了能學習到他們對命運的看法，還能偷嘗一口和先賢對談的狂熱，然而，如果有一天古聖先賢真能坐上時光機來到臺大，和我們談論這個時代的命運觀時，我想，這不免令人頓時咋舌，除了多元的環境與資訊給人多元的觀感外，成千上萬的現代詩詞，感覺好像搔不到「命運」的癢處，原來，隨著人類的進步，甚至是科技的發展，人們似乎更強烈地感受到自己擁有操作人生定數的能力，進而更加

注重在自己生命的哲思，因此，人們漸漸由對「命運」的探討轉成「生命」的價值，我們不再一昧向神祇發出天問，而是轉眼關心起對自我生命的看法，當然，人類歷史中這樣的發展不一定一帆風順，例如中國魏晉南北朝的戰亂迫使人們進入佛學思想，匈奴攻擊西方時也被刻劃爲上帝懲治歐洲大陸的「黃色閃電」，清朝動盪時會出現義和團等宗教，這或許反映到當人們對人生的決定能力又再次消弱時，我們會直覺性地將主權歸給神祇，或是遠離塵世，不去過問與現實有太多連結的人文想法，不過，到目前爲止人類的歷史還算是不斷進步的，因此我們才能因著注重哲思，而發展出更深一層的生命觀，也使現代的我們較以往能更享受在自己人生的價值。

當上古的人們低著頭，卻發現漫無目的的生存終會陷入永久的沉睡，人們開始學會將頭漸漸抬起，於是，視野抽離了遲早葬入的地土，而更多地關心起美麗的蒼芎，我想，這對人類來說是幸福的，因爲我們不單撇去對死亡的憂愁，還能進一步地延展自己的生命價值，甚至是決定自己的生命價值。

總結感想

在這個人類決定權較高的年代，對生命的價值似乎多於對命運的看法，我們不再一昧向上蒼要求指引黑夜的繁星，而是轉眼在每一池湖水的倒影，因此，如果我真能有幸遇到先賢，被問起命運觀是甚麼，我想，將自己不能決定的部分還給造物主，而在自己的範圍內努力負責，是我適存在這個時空的哲學，畢竟，即使神掌管命運，似乎也在這個時代賞賜了我們許多決定權，於是，好像不再有任何一位神願意替我們決定甚麼是有價值的人生，而是在努力與契機的互動中去尋找屬於自己最好的人生定位。

對於人類生命看法的演進，慶幸地是我們能享有過去價值觀接力下來的成果，遺憾地是我們無從知道未來人類更進一步的價值進化，會是因爲全球環境變遷、生存艱辛，以至退回求神問卜的思想，或是所有的人生課題已解決，由哲學發展成爲某種創新而未知的科學，我想，這是這個時代的我們多少會好奇的，然而，如此遙不可及的想像，似乎仍需要我們願意放下，將掌內沉甸甸的疑問交給上帝，好去期待有一位神會在冥冥之中帶領人類前行。

授課教師：李隆獻先生
中文一 B99101042 張乃文

面目

“Art is made to disturb. Science reassure.”

--George Braque

（喬治・布拉克：「藝術是爲了造成困擾而生，科學則令我們安心。」）

舌擦音似的雨聲持續整個星期。日常的生活在長長的熱與烈之後，忽地置換成滯塞著液體、時強時弱的雨打濺濕衣物的陰冷。每日溼淋淋返家，兩指拎著彷彿滴水的球鞋布鞋娃娃鞋，啓動除濕機轟隆隆徹夜低哮，和風聲相應。

不得已商借來一雙夾腳拖。兩隻通體螢光黃、別有大朵複瓣南洋花卉的渡假風拖鞋，穿在腳上，活脫像個一心嚮往陽光棕櫚大溪地、卻跑錯船誤抵基隆港都，滿臉困惑面對東北角綿綿纏纏細雨的外地觀光客。

而我竟還趿著這雙突兀的鞋去聽演講——聽林懷民先生的演講。

先熄了前排的燈。半闃黑中，以極簡單的 MovieMaker 軟體剪輯成的短片，一幅影像挨著一幅展陳它們的面目，熟悉但遙遠的名字、一個啣著另一個語音的尾巴縈轉：李石樵、陳澄波、廖繼春、顏水龍、李梅樹、陳進、郭雪湖……不是張大千，不是黃君璧，也非傅心畬。並非以水墨勾畫暈染的便不足以述說這片土地上的故事，而是對後者來說，他們描摹的更神似神州山水，一個遠在眼界之外、望不見的黑白阿卡迪亞，一處遺民示現的桃花源。記憶裡那片缺失了的高彩度繪像拼圖，究竟被不經意的棄落在哪個遺忘的角落？

「你覺得有什麼是可以代表臺灣人的？有什麼形象一放出來，我們就可以說：『啊，這是臺灣人！』」林懷民先生瞪著眼，雙手抱胸，幾近挑釁的拋出這個問題。日本有浮世繪、面部粉白露出大半後頸項的歌舞伎。義大利第一場雪過後、街上一瞬盡換了秋香色的長大衣靴子——那是襲自波堤且利的文藝復興配色，突顯淡色瞳仁……那我們呢？

「林志玲！」一個人半打趣的語調丟出這個答案。佔了三分之二強的中年以上聽眾，發出低低的嘿笑。

林懷民先生轉過頭，微微一笑，道：「這正是我要說的。林志玲的確是公認的美女，但是……」眉毛一蹙，表情一緊：「這還是西方的審美標準，不是嗎？要高挑。腿要長臉要小，最好瘦得跟竹竿一樣，」演講的一開始，向陽請他在高高的講壇正中央安座，但他堅持站著——他從左邊走到了右邊，逐一掃視臺下聽者，「但是路上有幾個這樣的人？哩ㄟ阿姆甘係生作這款？是不是長得跟林志玲不一樣的就不是美女？」國語臺語變換著傳遞連發的激問，「那如果我們不是長得這樣，」他停了一下，輕輕地問：「是不是要去死？」

大部分的人默然，還是有幾聲更低的嘿笑，只是摻了乾乾的神經質在內。可我從那椎心的自審—而非講者進逼的詰問—回過神後，才意識到自己已經噙著淚，聽了好長一段演講。

《跟著雲門去流浪》裡，林懷民先生提醒舞者不能看著自己的肚臍眼跳舞。「因爲

我們死命的照別人的鏡子，照東京的鏡子，照米蘭的鏡子，照紐約的鏡子，照出來的自己不像個人，所以我們害怕，所以我們縮到自己的肚臍眼裡面去。」我們自主性不見了，他這樣輕輕的說。太急於找尋認同，努力於模仿和追隨，跟著別人的笑聲放聲開懷，追著他者的旗幟、吶喊著東奔西跑——但是沒有自己在裡面。

我們並非真切的存在，而是活在他人的想像中，以他者爲我們建構的模樣來決定該如何形塑自身的面貌。大可以是整個社會集體的自卑，小可以是中文系面對他者好奇的已存有偏見的善意的無知的等等眼光。我們過於在乎他人的凝視，花大把的力氣關注從別人的角度回望自己，卻極少、極少停下來，思索自己究竟是什麼樣子。

「當我裝得越像，我便越接近理想中的自己。」電影裏的角色如是說。這不是討論欺瞞或者扮演，營造一個他人眼中的假形象，而是對自我的肯定——我想成爲這麼樣的人。

我知道自己並不會因爲聽了一席話，便能馬上知道我將會是什麼樣的面目——林懷民先生也在回答完每個問題之後，不厭其煩的坦承他其實並沒有解決這些被提出來的疑問。但我了解，期待一個精確的標準答案畢竟是太過依賴、像佛氏所謂退化至嬰兒期的表現——我找到了一個可供定位的座標，知道質問和自己辯論不僅僅是後青春期的過渡，而是追尋自身面目的必須，足矣。

悉達多走了一生，才找到原本大覺世尊的面目。眼下長路漫漫，我需要的是走下去的信心，並非一個立即、乾脆的答案。

走到國北教對面等公車，周遭是不熟悉的店招街景。突然一隻手搭上肩膀，我驚嚇的跳起，轉頭——一張認識三年的臉，有些調皮的衝著我笑。

雨已經停了。

授課教師：尹子玉先生
醫技一 B99404043 吳楚琳

美食的意義

在看完《芭比的盛宴》後，我首次了解到「美食的意義」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就在電影的片頭中，導演一開始就向觀眾呈現了村民在岸邊曬着的鹹魚和他們煮食時緩緩冒起的白煙，這一畫面固然是向各位交代了電影中海邊村落的故事背景，卻也悄悄地道出了「人」和「吃」之間的互動關係。無容置疑，「吃」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是生活中絕對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問題是，「吃」對我們而言，只是爲了活着，還是也有屬於它的特殊使命或意義？

在影片中，牧師與他的兩個女兒教化信徒們的時候都是以「嘴」作爲出發點，他們以口歌唱聖詠、讚頌主名，以此洗滌自我的心靈，卻漠視了「嘴」的另一功能——「吃」。在那個保守的年代，這些清教徒可能視「吃美食」爲一種罪惡吧，或許再準確點來說，他們認爲吃得太好只會是爲了滿足自己的「口慾」而已，這有違他們的教條和原則。這些人們即使心裡對於身邊所有的一切，已經無法打從心底去認同和接受，也要摒棄任何的享樂，讓自己過得清苦。面對美食，他們只感到驚恐，因爲他們相信，舌頭是用來讚美神的，而不是爲了沉溺於奢華美食，食物的作用只是爲了塡飽肚子而已。不過，透過芭比所準備的盛宴，不僅滿足了教徒們一直壓抑的口慾，也豐潤了他們不滿空虛的心靈。是美食的力量也好，是神蹟也好，芭比的菜將眾人之間的仇恨熔化，拉近了各人心靈的距離。一頓飯竟可有如此神奇的功用！或許在人的內心感到匱乏的時候，給予他心靈適當的滿足，也是有其必要性的。芭比做的每一道菜已起了作用，它們的使命可是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呢。

而在我出發來臺灣以前，媽媽她就像電影中的芭比那樣爲我準備了豐盛的一頓飯。故當我看完影片後，心裡總覺得好像有一些值得想下去的地方。還記得那天，從下午忙到晚上，媽媽都在廚房中忙碌着；從前菜、主菜到湯水，她都費盡心思去烹調。直至現在，我還感動着能在離開澳門前吃到這麼一頓豐盛的家常菜。當天的菜色我還能從腦海中自然回想起來，其中一道，是全家人最爲推崇的——魚香茄子。廣東人做的粵式魚香茄子會加入鹹魚，甘香的鹹魚再配上帶點微辣的魚香茄子，再加上媽媽特製的酸菜，一端上桌便令人食指大動；吃在嘴裡，茄子滑嫩入味，就連醬汁拌飯也伴隨著濃郁的香氣，讓我們一口接著一口，完全停不下來。一道菜就可以將各種味道混合在一起，我相信這個只屬於我們一家人的味道不可能在別的地方還可以找得到。現在我在想，或許，媽媽是想着要把她在長年的歷練中所感受到的「人生五味」傳授給我，希望可以幫助我能在未來的路上走得輕鬆一點、順利一點。不用透過言語，也不必藉着行動，媽媽的菜已經道出一切，讓我深深地感受到她是愛我的。

美味的食物總是能感動人心的！因爲烹飪者在那烹調的過程當中付出了自己的用心與真心，儘管食物吃進肚子之後就沒有了，但在吃的時候，那種溫柔的味道、溫暖的感覺，卻依然徘徊在我們的心頭，永遠不會消失。無論在電影中還是現實中，一頓飯的意義已被提昇到另一個境界，成爲人與人心靈之間的一座寬闊大橋。

授課教師：張麗麗先生
社會一 B99305041 戴定皇

《我和我的小鬼們》觀後心得

曾經看過 Bourdieu 的一篇文章，標題是什麼老早字記憶中淡出了，但是主旨卻一再地從遺忘中復活：文化霸權。真巧，背景和電影一樣，都是法國。

在電影裡，階級、國族認同都大異其趣的師生們就這麼莽撞地被湊在一塊。如同 Bourdieu 所描繪的，從出生起就已經一直接受「文化」薰陶的學生，也就是出生自文化資本較高家庭的孩子，在制式教育的僵硬中仍顯得從容不迫、甚至如魚得水。這並不是在學習中獲得滿足、得到認同，而是在學校裡證成自己，也只在學校裡。譬如飽受稱讚的中國移民之子、以明星高中爲目標的高材生，以及那位因閱讀《理想國》而蒙老師青眼的桀驁班代。

然而電影扣人心弦之處當然不是在這片粉紅色的幸福美滿中。大部分的學生，不只是被退學的那幾位，並沒有享受到「教育」的甜頭。在「教育」的過程中，他們所經驗到的只有無用，無用又衍生出無趣，無趣再蔓生出無力——他們的過去與展望中的未來根本與學校所教演的「文化」沒什麼關係、甚至相衝突。然而，這就是「教育」的核心功能——文化上層者大力推銷自己的生活方式，並宣稱其爲高雅的、美好的、普世的，在推銷自己的文化產品時挫折他人意志來再肯定自身，同時借助各種處罰〔如退學之類〕來維持秩序感。於是乎，這個文化世界能在文化上層預定好、控制住的方向上繼續發展，排除了任何出軌的可能。

在這些精心演練的算計中最成功也最駭人的，是慣習，是麻木。在電影中我們見證了老師、學生諷刺地一致內化這些上了妝的壓迫，將自己在「文化」中所體驗到的苦難歸咎回個體先天上的缺失，卻不用同樣的質疑眼光注視「文化」的人爲成分，讓「文化」能堂而皇之地繼續僭越。

電影剩下最後十分鐘的時候，師生一起普天同慶似的踢著足球，所有人的臉上都是笑，滿滿的溢到旁人臉上。這是不是意味著，「所有人」對第十三位退學者的沉默接受，一片荒涼的淡漠？深陷蒙蔽而不自覺，甚至享受蒙蔽，是更高層次的受苦。換個方向想，是不是只有在師生界線消融的足球場上、場邊，人們才是確實快樂的？遊戲中的歡笑與追逐，會不會才是真實人性的晶瑩閃光？

電影以兩個靜止鏡頭作收：分別從教室前、後凝視凌亂但空無一人的教室，喧笑隨下午的陽光自窗口流瀉進來。乍看之下，這或許像是第十三位退學生寂寞的造訪，或許。這也是導演最後的提示：看清楚！這就是「教育」卸妝後的醜陋真面目——荒謬！

授課教師：張麗麗先生
財金一 B99703105 鄭又欣

《我和我的小鬼們》觀後心得

《我和我的小鬼們》這部電影，除去特效、配樂，採用類似紀錄片的手法去拍攝。片中角色的對白彷彿未經設計，而是將演員放在那樣的情境下，放任演員自然流露，因此常有一片譁然的場景。這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見，但在戲劇的表現上並不常見，或許是因爲會帶給觀眾紛擾的觀感。這部片和另一部德國電影《愛在旅途中》很類似，一樣都是劇情片，卻採用十分樸素的拍攝手法傳達出真實的感覺，例如《愛在旅途中》沒有結尾，如同真實人生，一段戀情的結束並不會爲人生劃下句點。但劇情片畢竟不同於紀錄片，紀錄片實際拍攝生活，再加以剪接，劇情片則是將主題自日常生活中昇華爲劇本。波蘭導演奇士特勞斯基在拍劇情片前，拍了很長時間的紀錄片，之後轉拍劇情片，理由是紀錄片拍不出他想要的真實。所以——何謂真實？這是我在看完《我和我的小鬼們》之後最想追探的問題。

電影的場景設在法國(應是移民區)的公立學校，學生除了不愛上課、不尊師重道，更有種族問題、學生各自的家庭問題等等。就種族問題而言，片中反映了典型的種族特性，例如華人安靜、會讀書，而黑人的處境則較複雜。一般而言，是黑人受白人歧視，但片中則反過來，是黑人歧視白人，稱白人爲「白起司」。近年來世界各地不斷強調族群融合、落地生根，導演也用卡爾這個角色表達官方說法——大家都是法國人；但在非洲足球賽的辯論中，種族的議題仍舊持續著。在好萊塢電影《街頭日記》中也處理類似的議題，此片以大融合的方式作結，之間的差異或許可歸因於美國和法國不同的社會狀況。然而，哪個比較接近真實呢？

法國的教育採取自由主義，課堂上老師鼓勵發問，給予同學表現的機會，這樣蘇格拉底式的教法，在現今教育界頗受認同，然而該片卻赤裸裸地呈現自由主義下的教育弊端，學生的大膽妄爲已經危及課堂倫理，從罔顧老師預習課文的要求，到批評教材，甚至質疑老師的性向，例子比比皆是。電影《蒙娜麗莎的微笑》中的老師凱薩琳・華特利用彈性極大的教育環境，將現代藝術介紹給保守的衛斯理女子大學，並達到啓發學生自主思考的效果；《放牛班的春天》一片中，馬修老師利用音樂課籌組合唱團，給予學生成就感，甚至影響許多學生的一生。傳統的教育電影對於老師能拋開教材的束縛，不拘泥於老師與學生的相對關係等，給予鼓勵及認同，然而當《我和我的小鬼們》片中的老師嘗試如法炮製，卻產生相反的效果，那麼——究竟何者是真實呢？

這部電影當中探討最多的是老師的角色定位，老師是犧牲奉獻如聖人一般？抑或只是一份工作？劇中有兩句臺詞：「我們是老師，又不是狗」、「老師是無法取代父母的」。在電影《街頭日記》或日劇《極道鮮師》中，老師的形象是美好而神聖的，能以無限包容面對學生的質疑、挑釁，學生的家庭出現問題時，還能爲學生四處奔走。但《我和我的小鬼們》這部片子中，老師教到洩氣的時候會大罵，會想打破規則抽菸；在學生的家庭面臨居留問題時，老師們只能到法院給予支持；學生遭退學必須被送回家鄉時，片中的老師幾度斡旋，但仍改變不了校方的決議。相較於其他劇中老師能單挑校方，力保學

生，並利用教育使學生脫離困境，又是哪一個才是最真實的答案？

然而我想就如片中最後以假期來到，師生踢球同樂，和一間空蕩蕩的教室作結：很多問題都是沒有答案的，每個觀點都表達部分真實，關鍵在於每個人想相信什麼。

授課教師：張麗麗先生
法學一 B99A01129 張華安

評《我和我的小鬼們》

《我和我的小鬼們》以近乎紀錄片的拍攝手法，目的大約有二：一、創造真實感。二、盡量維持客觀。同時，以馬罕老師爲主角，但也多以側錄的方式，記下國中生那種天然的躁動與純真、老師的失控與無奈。另外，本片流水帳式的劇情、場景的鮮少轉換，亦似故意令人不耐，使我覺得：這就是師生的日常生活啊！無有美化或醜化。

開頭，老師之間自我介紹，略帶緊張或害羞，解構了我們平時在教室裡熟習的「權威角色」。接著，黑板、站立而微禿的老師、服儀打扮五花八門的學生們，標準的教學場景要開始了，我們都在期待老師會出「怪招」，馴服學生——但他沒有。他在本片裡，其實僅代表了一個中規中矩的老師，然而也因此呼應了更大的群體。他是法文老師，很好——因爲他就可以指派學生語文作業：自畫像，使學生的眾生相更方便展現觀眾眼前。

馬罕老師在片中，處在一種緊繃的狀態——他必須應付學生、校務會議，甚至家長。我們看見一個老師處在這樣的脈絡中，努力想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卻往往力不從心。康芭，渴望雙方面的尊敬，他不知如何／不願回應她。家庭訪問，家長語言不通，還有背後的生長環境，他無從干涉。蘇勒曼衝突事件，他無意罵「賤」，也不想害自己的學生被送回馬利。校務會議，他僅是權利結構中的小螺絲，無法阻止蘇勒曼被退學。

在最後一場會議前，所有老師聚集起來，似乎開始辯論本片的核心主題——關於一個教育者該盡力到什麼地步，及自我角色的定位。還有懲戒，真能解決問題嗎？

結局：馬罕老師和學生又打成一片，踢足球，好像一切如常。惟此時，畫面回到凌亂的教室桌椅，才使人理解：問題仍在，且尚待螢幕外的我們去思考、去解決。

授課教師：黃培青先生
植微一 B99613037 梁文傑

《兒子的大玩偶》電影心得

電影《兒子的大玩偶》是根據臺灣作家黃春明所寫的小說《兒子的大玩偶》、《小琪的那頂帽子》和《蘋果的滋味》作爲基礎，經過改編而成的一部集錦電影。三個故事主要描述早期臺灣居民貧窮的苦況，人們爲生活而不斷努力工作，賺錢養家，並要接受社會上的各種挑戰和壓力，以及爲求溫飽而沒有選擇餘地的無奈。筆者先分別談談各故事中所得的體會。

先談《兒子的大玩偶》，較早前已閱讀過該篇文章，故對其電影並不陌生。驚訝的是，主角坤樹的廣告人打扮比我想像中的更怪異，難怪會飽受別人的歧視和嘲弄。筆者認爲該電影比文章更爲傳神，更能體現出坤樹爲養妻活兒而忍辱負重、奔波勞碌的情形，的確是感動人心、賺人熱淚，難怪獲得大眾的好評。

故事中最主要帶出的是父愛，坤樹爲得保留孩兒，不惜放下尊嚴和面子，從事受人嘲笑、看不起的廣告小丑。該電影的海報標題寫道「把歡笑帶給兒子，把眼淚流給自己」，可見黃春明是透過這故事表現父親對兒子那份無私的愛。這一點筆者是十分認同，常言道：「天下無不是之母親」，其實父愛亦同樣偉大。父親在外面工作，承受工作上的辛勞和各種各樣的壓力，無非是爲了給兒子讀書上學，提供較好的生活環境，所以豈能說父愛不偉大？

另外，這故事亦道出夫妻間的相處之道。片中有一段情節是阿珠發現坤樹沒有回家吃午飯，便立刻出去打算找他回來，卻沒勇氣上前叫他回去，更因爲擔心他工作了一整天，卻什麼都沒有吃過而流出眼淚，可見阿珠是很愛坤樹；同樣，坤樹也很愛阿珠，故事中有一段是坤樹跟阿珠吵架，雖然坤樹口中不斷責罵她，但心裡卻一直希望阿珠不要再反駁，不想再吵下去，並責怪自己埋怨她。事實上，這兩段情節亦反映現代社會夫婦之間常出現不和的問題。其實，夫妻之間應多互相了解，互相包容，並透過言語和行動去表達愛意和關心，減少不必要的爭吵，這不但可使夫妻間相處更和睦，還可以使家庭更爲融洽。

接著是《小琪的那頂帽子》，不像《兒子的大玩偶》有個美好的結局，而是一個令人無奈、不愉快的結尾。片中有兩幕比較震撼，就是小琪被王武雄脫下帽子和壓力鍋大爆炸。小琪的帽子下，竟然是頭骨蓋，令人相當吃驚；壓力鍋在示範時爆被，碎片擊中那名推銷員的頸部，場面亦同樣令人驚愕。

小琪被脫帽的事，主要表達出要尊重別人的私隱，主角未得小琪同意，就揭開人家的傷疤，實是不對。壓力鍋的爆破則主要帶出社會中商人爲獲得更大的利益，忽視了產品本身的危險性，罔顧他人的生命安全。

至於《蘋果的滋味》，感覺就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雖然主角被美國軍官所坐的車撞倒，但並沒有因此而令家庭陷入困境，反而獲得一大筆賠償，以及啞的女兒可以到美國留學，全家人都感到既意外，又開心，可說是改變了全家人的命運。

故事中具有很大的反差，家人在探望主角之前，還滿是擔心他的狀況，害怕失去家

庭的經濟支柱，但當知道獲得一大筆賠償時，便好像覺得主角被車撞斷腳也是值得。這種反差同時帶出了當時社會的貧窮程度和人們渴望改變現狀的態度。要是問我覺得是否值得用雙腳換取當時來說如此豐厚的賠償，筆者肯定地認爲是不值得，因爲人的生命不只是爲了生活，還有其他的事如尋找理想等，失去雙腳是非常不方便。不過我們出生於較富裕的環境，當然有選擇的餘地。

綜合三個故事，筆者認爲它們都帶出一個訊息，就是要好好珍惜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作者透個三遍小說，描繪出舊社會中人民生活的苦況，爲求兩餐溫飽而掙扎，面對上級和老闆的欺壓也只好吞聲忍氣，一生中，並沒有很多可以選擇的權利，更莫談自由。相反，反觀我們現代社會，的確是富裕很多，豐衣足食，不用爲基本生活而煩憂，更有時間和金錢去娛樂，甚至到外地旅遊，人生亦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有很多選擇的出路和機會。其實我們有這樣美好的生活環境，是上一代人的辛勞做就給我們，故此，我們一定要好好珍惜現在所擁有。

此外，故事也帶出小人物努力掙扎、堅忍不屈的精神，特別在《兒子的大玩偶》中，坤樹的那份能屈能伸，以及有承擔、負起責任的態度，是十分值得我們學習。現代社會中，很多年輕人當遇到挫折，便輕易放棄，缺乏忍耐和承擔的能力，所以我們要多學習他們那種不屈不朽的精神。還有，我們也要具備判斷是非黑白的能力。《小琪的那頂帽子》是很好的反面例子，主角其實早已質疑壓力鍋的安全性，但卻爲了賺錢而忽視其危險，最後在一次示範中爆炸，其實這件慘事是可以避免，主角在最後後悔也來不及了。所以具備判別是非之心是十分重要，讓我們在選擇前可以衡量更多方面的利害，從而避免不必要的損失和危險。

在這部電影中，筆者較喜歡《兒子的大玩偶》，是因爲我覺得該故事很有感染力，帶出強烈的父愛的訊息，特別是故事結尾，坤樹爲兒子再次粉墨登場，更突顯父親對兒子那份摯真、無私的愛。筆者認爲這故事能夠讓我們反省自己對父親的態度，有否盡孝道，從而使我們多關心和照顧父親。還有，該故事有一個較美好的結局，即使故事開始時，主角的環境情況是如此糟糕不濟，最後都獲得一份更好的工作，這是讓觀眾能滿意的。同時亦帶出只要肯努力工作，總有出人頭地的一天，作出正面而令人嚮往的結局。

授課教師：歐麗娟先生
社會一 B99305027 吳璠

赫塞《流浪者之歌》讀後

將磅礴萬物以爲一——赫塞《流浪者之歌/悉達求道記》讀後

每回沏茶的時候，總喜歡凝神看著原先綠癟的茶葉在水中舞旋著、同時慢慢舒開的模樣，透澈的水色逐漸漾成翠玉。清水與茶葉，因爲相忘而相合了。讀《流浪者之歌》，亦是這樣的感受。初讀是向內深旋，緊迫叩問幽密的私我，靈魂因此而緊張凝縮，繼而慢慢地在意識的流裡重新把自己打開了……

悉達多的求道之旅，我想，可以說是一個「逐步破除一切差別，以尋求宇宙胸懷」的旅程。第一層的澈悟，發生在他離開了大覺佛陀之後的深思——此時的他猛地發現了自己求道的根本矛盾在於：求道的欲望，正是他求道的障礙。而且儘管想在自我的內在深處發現「萬法的核心，神我，生命，神性，絕對」[1]，他卻不知不覺地想藉由征服自己、驅逐自己來達成，以致於反而丟失了自己。認識到了這一點，他才救贖了自己內在的神明，讓祂與自己合而爲一了，因此在他的心目中，萬物莫不也復歸於其本來的單純真相了，這是幻象與實相界線的消弭。而後，悉達多以這樣單純的目光「不加思索」地觀看世間，被「除魅了」的萬物便莫不明亮了起來，莫不以其本有的生命內涵召喚著他，他便以這樣新鮮的感知來涉入了他曾經鄙夷的、以爲是世間最「虛妄」的部分——滾滾紅塵。在再次涉世、出世，且歷經生命當中的愛與死之後，悉達多最終才真正達致了所謂的「宇宙胸懷」。「宇宙胸懷」瓦解了一切差別：物我的、時空的，自我的精神在宇宙的格局之下自在舒展，逍遙自在，互相感通，沒有邊界：「時間既不真實，那麼，橫在此世與永恆、橫在痛苦與極樂、橫在至善與至惡之間的那條分界線，自然也就是一種虛妄不實的東西了。」[2]這洽與杜甫詩〈北征〉中的此段精神相通：「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精準對應了莊子在〈逍遙遊〉當中談的「至人無己」、「將磅礴萬物以爲一」的概念。

我始終想不透的是：「人的存在以及世界的構成，究竟是虛還是實？還是虛實相生？」過去未曾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總迴避著——也許是因爲這幾乎是在質問自己生命的虛實吧？然而越是不敢思索，不就越暴露了我對於這件事的根本焦慮？我想，我自然沒有能力解決「宇宙關係」這樣龐大的命題，但是尋思的欲望卻因爲不同說法的衝擊而被挑激起了。人們常不無無奈地說：「醒醒吧，其實我們都活在幻覺裡面。」乍聽此句，在悲觀的覺悟當中好似還蘊含著對「真實的確存在」的肯定，好似如果我們能夠清醒地覺知到這件事，幻覺就可能除去，真實的自我、真實的世界乃得以現身。然而，世界當真可以以「表像」和「真實」的二元來理解麼？書中便寫道：在悉達多思索到「意義和實相並非隱藏在萬物的背後，而是就在萬法之中，就在一切萬法的裡面。」[3]之後，便不再苦苦追求永恆的實相了，因爲世界是實有的，沒有什麼是虛妄的，而後才發展出他的宇宙胸懷，虛實的二元思考在此處是被否定的。關於這一點，莊子說得更透達——我想赫塞

[1] 頁 102。
[2] 頁 249。
[3] 頁 103。

正是援引莊子的思維的：莊子一方面認定現實是虛幻的，一方面認爲這個虛幻才是真正的實有，是以「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這個「無」，便是充斥於天地的「道」，是天地萬物的本原。在莊子及赫塞的宇宙思維「天人合一」的概念底下，人與宇宙的關係被打通，一切按「道」自然運行。

然而，相對於《流浪者之歌》當中的唯心論述，當代法國學者 Jean Baudrillard(1929-2007)有截然不同的說法：「我們生活在物的時代，我是說，我們根據它們的節奏和不斷替代的現實而生活著。在以往的文明中，能夠在一代一代人之後下來的是物，是歷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築物；而今天，看到物的誕生、完成與死亡的，卻是我們自己。」他企圖指出，由於物的反向超越與過度生產，不僅表象之下沒有真實，現代世界根本只剩下比真實還像真實的虛無。對當代實在質疑到底的 Baudrillard 甚至如是諧謔：「我們不會給世界的虛無增添什麼，因爲我們屬於這個世界。反之，我們也不會給世界的涵義增添什麼，因爲它沒有意義。」我一面因著他的「似乎有點道理」而悽惶不已，一面卻又更可以理解，爲什麼赫塞要在《流浪者之歌》中強調對宇宙本原的相信是應該被落實的：這正是他對於這個當代問題——人與人、物乃至於宇宙關係的疏離、懷疑和焦慮——的個人回應吧，詩人期待我們別再悲觀、別再懷疑了，相信美、相信善、相信虛幻的「道」的真實存有吧！我自然情願相信精神自由、與萬化冥合的可能的，而且心嚮往之——然而我的情願是一回事，實際上的思維辯證，卻應該繼續進行呢。

悉達多一直是個孤獨的求道者，自幼自絕於「凡俗」，潛心求道爲的是尋求自我精神的脫透——而起先令我大感意外的是，這竟使得他成爲一個「愛無能者」。他向名妓渴慕樂探詢「情與愛」的學問，結果是兩個孤絕的人兒都無法喚起彼此愛人的能力，悉達多甚至說，一般人的妙處正在於他們能夠愛人；而把愛看作是「可操作的藝術」的他倆，反倒是愛無能的。初讀至這段，我呆愣良久，百思不得其解：難道愛不是天生而成的麼？怎麼夙慧的悉達多，卻偏偏在「愛」上有所缺陷呢？幸而佛洛姆《愛的藝術》的書中所言，使我恍然大悟：「人——一切時代一切文化中的人——永遠面臨著同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他必須解決的：如何脫出隔離，如何達成結合，如何超越自己的個人生命而找到合一。」[4]，而愛正是「向結合的體驗之勇敢的投入」[5]，脫出隔離狀態的唯一力量。悉達多在涉世以前，儘管已破除了虛實的區辨，然而，把自己看得太過高明的他，將自己與世界完完整整地隔離了，「真實的生命卻從他的身旁流過而沒有觸及他」[6]。是以，他必須涉世，且必須真正地投入這與人合一的體驗，才能脫離那樣的孤絕狀態，了解到「我們永不可能『抓住』人及宇宙的奧秘，但是我們卻可以用愛的行爲來參知這項奧秘。」[7]透過「愛」，感通世界的宇宙胸懷才成爲可能，因爲唯有「愛的體驗」可以賦與他這樣強悍的溫柔：「始能學到愛護這個世界，始可不再將它與某種理想的世界、與某種想像的完美景像比對而觀，始能一任純真自然，不加干擾，始能愛它，始能心悅誠服地歸屬於它。」[8]。

---

[4] 佛洛姆《愛的藝術》頁 22。
[5] 佛洛姆《愛的藝術》頁 47。
[6] 頁 149。
[7] 佛洛姆《愛的藝術》頁 48。
[8] 頁 249。

讀《流浪者之歌》的過程中，我一再地想起王維及杜甫——兩位生於盛唐也同時目睹大唐衰頹的中國詩人。赫塞筆下的悉達多，其秉性與王維何其近似。王維是「桃源四面絕風塵」的——他活在俗塵，卻洞澈塵俗，在精神上清清淨淨地站開去了。悉達多向渴慕樂傾吐的這段話，正描繪了與王維一致的內在桃源：「你內心有一種平靜和聖堂，隨時隨地都可以退到那裡面獨自稱尊，像我一樣。」[9]我想起我尤其鍾愛的王維詩〈辛夷塢〉：「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這不正是悉達多的流浪者心境？求道之路乃是私我的幽密路途，如花之自開自落，自證自足；而「以物觀物」、以我之本心感知到那靜山之中花朵之開落，更貼合了《奧義書》中云：「你的心靈就是這整個世界」[10]我這才明白了爲什麼我過去就老喜歡默念這首詩，尤其在覺著寂寞的時候，好像念著念著我也就可以收拾好自己了，也就可以覺得我是如此完整而無憾了——在這個解詩的想像裡，我既是那兀自綻放的野花，不需別人來參與我的完整，我又同時也是那神遊宇宙的惜花人，參與了萬化的完成。

然而，赫塞那複雜而深沉的善良，毋寧與杜甫更爲接近。於詩人赫塞而言，他的文學生命是要奉獻給世人的、是要回應時代的，他筆下的悉達多秉著王維般的清明平和之性，不僅最終達致的是杜甫詩文當中映現的「愛物而幾於齊物」的宇宙情懷，並且赫塞著此書的初衷，同杜甫的平生心願一般，是要追尋現世的安穩與和平。相對於杜甫身處安史之亂下的破碎河山，赫塞生逢西方自 1880 年以來的「世紀末」心態。簡單來說，自 1880 年到 1930 年間，西方各政權間的角力乃至於一戰的衝擊使得社會動盪不安、茫然無所適從，機械文明的弊病更使得人們開始質疑工具理性和科學方法的禁錮，反啓蒙的思維因此興盛了起來，同時積極推崇人性的力量、美以及善的意義。出版於 1922 年的《流浪者之歌》，是對這個時代的反映也是對這個時代的回應：悉達多要追尋的就是那時代普遍覺得失落的東西，而且要追尋那失落的、以達致那渴盼的。老莊思想雖然是古老的中國的，卻正好應了赫塞在這個時空所想要強調的，因此書中處處是老莊的影子。如悉達多自始即不相信「道」可以言詮，因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切知識資產都碰觸不到實在的「道體」，這樣「絕聖棄智」的主張，正扣合了彼時的「反智」思維。更甚者，悉達多的求道之旅在悟道層次上又與莊子〈逍遙遊〉有脈絡上的近似，通過精神的大流浪，自在嬉戲於有大美而不言的天地之間，最終「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也呼應了彼時對精神力量的看重。赫塞是藉由闡揚人性內在的光明聖堂來爲悽惶的「失落的一代」安頓身心的。

通過悉達多在求道之路上的私密獨白，赫塞試圖對人類存在的處境提出解釋與嚮往。我想，上帝因爲寂寞而創造人類，人類又何嘗不由於寂寞而體認到上帝。人生而孤寂，長而孤寂，側身天地，獨立蒼茫。何處是歸鄉？實則問的是安身立命的所在，生命熱情之所繫。求道者的路途於焉展開，循著內在的虛線獨行，觀內在的河，聽內在的水，從內在的宇宙通向外在的宇宙，然後認識到，那便是同一個宇宙。

[9] 頁 150。
[10] 頁 41。

授課教師：歐麗娟先生
電機一 B99901090 黃翔致

國文閱讀心得報告－《父與子》

晨光灑下，打嫩了初發的綠葉，涓涓細水，不知爲誰而奔流，好鳥悠鳴，吟著頌揚的詩，曉風輕送，躲竄於林森之間，而被擾醒的走獸，矇矓間，也迎接了白日的到來。大自然竟是如此的美好，在無我、無私的世界裡，人才有機會找到自己，也才能找到他們的寄託，古人崇拜自然，山川天地皆有靈神，這是他們在不安定的生活中，心靈的依歸；詩人欣賞自然，把人世的理念寄寓在自然；音樂家讚美自然，用音符記錄每一分的感動。

白日的美好投影在水波裡的月，星光浮沉其間，受著螢火蟲的指引，尋著鳴澗的去處，不料這裡不是只有我，難得在這偶遇有緣人，我正期待分享大自然的喜悅，卻見這人正捉著青蛙，「先生，你要青蛙做什麼用？」「我要解剖青蛙，看看牠身體裡面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這實在很殺風景，而這就是我——阿爾卡狄——和你——巴薩洛夫——的第一次會面。但沒想到後來幾次的相處，卻讓我更加的崇拜你這個人的神采，甚至我儼然成了你的小跟班，你來過我家、我也造訪過你家，我們一同去過舞會、拜訪了不少特別的人，然而，你的噩耗傳來，使得我不斷回想著我與你相處的日子，以及你說過的那些話……

還記得你第一次來到瑪里諾時，你跟伯父的爭辯，當下我原本是有些得意的，因爲那給我了一種在父輩前的優越感，我原以爲那是我們這代和他們的差別，是父與子的距離，不過，隨著時日，我漸漸發覺，父，是那整個社會的普遍價值觀，也許過去的我不會同意，但確實，我也被包含在內，而那個子，毫無疑問的，是你，是你耶夫金尼．瓦西里奇，是你那勇而不智，桀驁不馴，評判一切的虛無主義，你曾說：「爲什麼我要倚賴時代呢？還是讓時代來倚賴我比較好吧。」「你（也就是我阿爾卡狄）的小孩一定會很聰明的，因爲他們將會出生在正確的時代，不像你我。」顯然，你的意思是，人的聰明與否不在個人上，而是是否符合那個社會的價值觀，我們會跟隨、倚賴時代，你不會，所以你永遠不會出生在正確的時代，你永遠會是這個社會、這個父親最叛逆的兒子，也只有你流著超脫時代的熱血，也只有你有那樣的膽識，才夠資格孤獨、傲骨地走著你自己的路。

說說其他人的近況吧，我父親跟斐妮奇卡結婚了，我們是同一天舉行婚禮的，後來也過地相當幸福，而你父母，你的離去對他們實在是很大的打擊，但也因爲有他們彼此的間扶持，願他們可以走出如此的傷痛。我們都一樣，都需要一個依靠，不過還有一個與你相像，沒有尋求依賴的人，就是我的伯父，帕維爾．皮特維奇，你別再說他是個白痴了，他不僅僅是個好人，我還覺得，他跟你實在是太相像了。最初你也是不信愛情這套，「若是你喜歡一個女人，就想辦法去得到你想要的。假如辦不到的話，那也無所謂了，放棄她算了——反正海裡的魚多得是。」然而，當你真正感覺到愛情，你還是跟一般人一樣，一度陷入其中，而最後你離開了愛情，卻也祝福了我和卡提雅，自己則一個人走下去；讓我說說帕維爾吧，他曾是情場高手，但對他而言，愛情也只不過像個遊戲

般，然而，當他遇到了R公爵夫人，他卻是深深地愛上她，奇怪的是，R公爵夫人外在是個舉止輕浮的蕩婦，而當她面對情人卻是不笑鬧又驚慌，帕維爾不像我們是要找尋安慰，他自己也不明白他所求爲何，也就認爲R公爵夫人爲史芬克斯（謎）。然而一段漫長的愛情追逐後，R公爵夫人的死給了伯父一輩子的痛，他之後也再也沒碰愛情，但父親跟斐妮奇卡卻也是伯父促成的，我們婚禮的同一天，也是伯父的餞別晚宴，伯父自己一個人去了德勒斯登。還有一點是，你自以爲懂得和農人談話，事實上他們卻把你當作一個大笨蛋；而伯父也是，從過去在貴族自治選舉時，他就不討喜新舊的任一方，而到了德勒斯登，英國人暗地覺得他有點討厭。

看看！你們竟完全是同一個模子！就連你們對自己立場的堅持性格也相同，彼此勢不兩立，從爭辯乃至於決鬥，你們看似是註定的冤家，一個堅持虛無主義，另一個則是傳統貴族氣息、浪漫主義，但，巴薩洛夫，我必需告訴你，帕維爾是感激你的，聽聽他怎麼對我父親說吧：「我開始認爲巴薩洛夫指責我的貴族氣派是對的。不，我親愛的弟弟，我們不要再擺架子和在乎社會的看法了，我們已經是垂老的人了，應該把一切的虛榮心拋在一旁，讓我們，如你所說的，盡我們的任吧，你等著瞧，我們甚至還可以換取幸福呢。」伯父他如此堅持的性格也改變了他的想法，也因爲有你和他，才能造就我們兩對婚姻的美滿，後來伯父找了他自己的生活，應該也算是十分的逍遙吧！不過這點你卻和他不同了，你從不屈服自己的想法，你也不曾受其他人的理念、話語而改變（除了你那段受愛情所苦的日子），「我只相信自己的感覺。」這是你的哲學，因爲你勢必要走這樣的路，你不會接受妥協的，不過，我還是很遺憾你的結局。

我知道你不欣賞自然，當世人稱這爲「自然之母(Mother Nature)」、「大地之母(Mother Earth)」時，你卻說「大自然是毫無意義的，大自然並不是一座廟宇，而是一個工廠，我們人便是這工廠裡的工人。」你反對我們如廟宇般的崇拜、頌揚自然，而稱大自然爲一個工廠，我們是工人，兩邊的關係就僅止於工作環境，這也難怪你不能欣賞音樂、詩詞、以及美術，我依然記得我們在一次的爭辯中，我忽然說：「一片枯的楓葉脫落了，而且正要落向地面，它飄的樣子就像蝴蝶在飛一樣。那不是很奇怪嗎？淒涼與死亡卻具有和歡樂與活力相似之處。」你馬上斥駁我，說我附庸風雅，坦白說，我想我那時是故意地說那些話，而這也確實成了我們的引爆點，不過，一直到現在，我才有點明白這種種。

爲什麼古人會崇拜自然？是因爲生活的不穩定、生命的不確定性，他們無法預料、無法掌控這一切，於是他們轉向到大自然，用崇拜的方式祈求豐年、平安。人性是脆弱的，我們害怕死亡、害怕孤獨、寂寞，也對自己能力不足感到沮喪，還記得那次，我害怕跟你真的大吵起來，而你卻說：「讓我們痛快徹底地大吵一次吧！」而對於奧丁索娃的挽留，你也只祝了她身體健康——你不相信大自然、藝術、傳統信仰、浪漫主義，當我們在意那些情感：友情，以及你口中「誇大的情感」——愛情，而你卻僅相信真實、相信科學、相信你自己的感覺，你有你的信念，對吧？當你我道別時，你對我說：「你不適合過像我這種人的苦澀、辛酸和無根的生活，你沒有那種膽識，也沒有那種怒氣，你擁有的只是年輕的勇氣和年輕的熱情——那對我要做的事是不夠的。」你不願因人性的脆弱而屈服真實，也看不起那些人性脆弱的產品——你是個勇者，生命的勇者。

不過，我想你不會忘記當時我們見到奧丁索娃時，你我是多麼地充滿著興致，然而在追尋的過程間，她漸漸的喜歡上了你，我其實是很難受的，我有多少的話想對她說，然而她想說的話都在你面前說盡了，也因爲那樣的心情，我跟卡提雅相處的時間就這麼的增長了……我也因此和卡提雅找到幸福，可是，你最終卻也沒有和奧丁索娃相許，你大概會覺得我說這些無聊，但我不覺得這有那麼單純——你我一開始也是一同追尋虛無主義，或者說是我跟隨著你，然而，就如你所說：「我全部的希望都在卡提瑞娜．賽爾吉夫娜的身上，你等著吧，她會成爲你最大的安慰！」「她會做得十分聰明，使得你完全在她的掌控之下——不過，這是應該的。」是了！我想你真正的意思是，我並沒有你如此堅強，無法走那樣的虛無主義之路，因此我是該要尋找安慰的，就算我會漸漸地被她掌控，不過這是應該的！而你，你是那般的堅毅不撓，過程間也許你曾經動搖，不過你始終會回到你該去的地方，然而，我找到了幸福，你卻如此離去，而在你臨去前，你又招喚了奧丁索娃，你對她說：「妳是完美的人……」「妳知道，我始終沒有吻過妳……」我到現在仍不明白，你是那樣的堅強，但照你的話說，你喚回她的原因，卻也是要找到那份安慰，可是在面對這樣的安慰，你又是想堅持自己並沒有受到動搖的形象……其實這麼一說，也真的有你的作風，但，這是不是也代表了，你勇者的形象後，也有著不能抹滅的人性弱點？

另外，我想你也注意到這點了，就如你我離別時你對我所說的話[11]，以及臨終時你安慰你父親說：「……如果基督教不用的話，就做個哲學家，一個斯多葛學派的哲學家！」儘管你只相信真實，但你也發現，有些事情它的真實性其實並不重要，因爲它本身安定人心的意義已經遠超過它真實的價值，人性弱點是不可抹滅的事實，但我們可以從一些事物中獲得慰藉，而你就是不願像我們一樣承認弱點，於是走上如此艱辛的路，我十足的佩服你，卻也對你感到惋惜，因爲只要你接受這個弱點——先不管它真實與否，可惜你就是不能接受不真實的可能——你可以活得比誰都來的出色，可能會是個醫師，甚至，如你所說的，一個偉人，可是你選擇的這條路，卻只能讓你做一個以體面死去爲目標的偉人，爲什麼？勇者固然可敬，但爲什麼不選擇一條智者的路？

唉，我聽說你塗油禮的事，你說好要體面的死去的，可是你卻在最後一刻，露出驚恐的神情……我很心痛，我害怕你後悔你的勇者生命。你曾說：「我所佔的這個小地方跟其它沒有我存在而且和我不相干的空間比較起來是多麼的渺小，此外我活著的這段時間跟我出生前及死後的永恆比較起來又是多麼無意義……」是啊，你還是回到大自然了，儘管你再怎麼不欣賞它。我們百般的情感在你眼中，都是微不足道，然而你的勇者精神，在「無情」的大自然面前，似乎也只是淡描的經過，那麼世上的真實、情感、社會價值，在永恆中，又有什麼是能真正永恆的呢？又有什麼是值得我們拿生命去交換、去捍衛的呢？

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澱，我來到一個鄉村的墓園，其中有一個石碑寫著你的名字，墓園四處雜草蔓生，而你的碑前卻獨開了個小花，但花是不能長久的，明朝花開花落誰又能明白？相反地，雜草勢必還會滿布著墓園，試著縫合長眠人的傷痛。不過對大自然而

[11] 即前面段落提到的「你不適合過像我這種人的苦澀、辛酸和無根的生活，你沒有那種膽識，也沒有那種怒氣，你擁有的只是年輕的勇氣和年輕的熱情——那對我要做的事是不夠的。」

言，花與草都同樣是必要的存在，花儘管短暫，卻是代表著這個季節的生命力及熱情。安息吧，我的摯友，巴薩洛夫，花謝了，唯有香如故。

授課教師：歐麗娟先生
農經一 B99607044 左祺

罪狀——誘惑者日記閱讀心得

當「誘惑」二字被用上時，常是一個禁忌的打破，或者，至少是一個社會上大部分人所以爲的禁忌。這時人們常無法自己地伸長了鼻子探問：是誰誘惑了誰？是什麼禁忌被打破了？造成什麼傷害？受害人是否因愚昧而活該？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如何定誘惑者的罪過？

但令人失望的是，這啓懸案既沒有人失貞也沒有財產繼承的糾紛，沒有什麼複雜的狀況可以供人們眾說紛紜。三對誘惑者與被誘惑者的三件事情，在時空上是如此整整齊齊的平行發生：

一、日記中的誘惑者約翰尼斯，罪過不在設計少女情陷又失戀，而是使克蒂麗亞成了痛苦的蘇格拉底。

二、本書文字的創作者齊克果，罪過不在不相信愛情，事實上是太瞭解愛的真諦而向眾人揭發這世上大部分愛情的不合格。

三、讀者左祺的罪過，需自首的不只是不聽老師的勸而選了這本書，更是兩年前便栽下的澀果子——在事件中既是誘惑者又是受惑者。

※　　※　　※

這本日記與一切誘惑計畫的誕生都是來自生理上的約翰尼斯。他身爲男性，沙文卻自然的一面，使他像任何一個普通男人一樣，在初次見面時，無法克制地著迷於少女輕盈窈窕的身段、典雅的鬢髮與如希臘雕像的雪白小手——在他的 Male Gaze 中，少女渾身的美麗被物化成無數甜點，秀色誘人餐。被少女深深吸引的約翰尼斯決定要引誘這個美麗的少女產生美麗的愛情。

打定主意要誘惑克蒂麗亞以後，第二次見面他反倒記不得、注意不到這位少女的外表了，忘記了男人以慾望欣賞的目光，改而迷戀少女心靈上的純真、驕傲與對愛情的無限潛能。這一切迷人特質無需也無法細細分解，全成了視覺記憶中的一件綠斗篷——集興奮、期待與上癮爲一體的一抹綠。

脫去他的男性天性，會發現約翰尼斯的一部分是女人，他是如此瞭解少女會對生活中出現的人事物有什麼反應、產生什麼想法。並且每一次的見面都經過如此精緻的策劃，讓他漸漸跨進克蒂麗亞的生活中，也讓他要克蒂麗亞體會的感受與想法偷偷滲進少女的身心：

> 姑娘們時常在表面上苛刻地對待那些羞澀的男人們，私底下卻暗暗的喜歡他們。一點點適度的窘態正好搔到姑娘的癢處，使她產生優越感，這是她最重要的本錢。（p. 88）

約翰尼斯先利用情敵愛德華笨拙的殷勤，討克蒂麗亞開心，後使她厭煩一味無理的癡情。另一方面他替愛德華選擇借給克蒂麗亞的書籍，藉由觀察克蒂麗亞對不同書籍的

觀感，洞察這位少女的才智與性格。

在克蒂麗亞心目中，約翰尼斯是難得對她無追求之意，只談論哲理的正經男人，是詹森家大方的朋友，又是以豐富的農藝話題得到她姑媽認同的年輕人，並且總是有大量的事情忙著要處理，像費加洛一樣說：「一件、兩件、三件、四件詭計同時進行，這是我的樂趣」(p. 79)些行爲是完全忽略她年輕女性的身分，同時懂許多她不知道的話題與無法理解的事務，深得周邊長輩親友的尊敬——約翰尼斯成功創造自己的社交價值，讓克蒂麗亞祈望擁有自己。

作爲一個女人，克蒂麗亞憎恨他，作爲一個聰明的女人，她懼怕他。

年輕姑娘最為懼怕的莫過於才智。本因愛情是在姑娘的勢力範圍內與之周旋，而在這方面她應該要永遠是個強者。男性的美與悅人的性格雖可令姑娘傾慕卻不能取得徹底的勝利，才智雖令人敬佩卻是否定她的女性存在，使她面紅耳赤、難堪受窘——卻絕不能喚起她難以名狀的銷魂奪魄的焦慮，正是這種焦慮才使她分外動人。(p. 111)

然而作爲一個具有美好心靈的女人，克蒂麗亞愛戀他。因爲他的傲慢無禮、憤世嫉俗、冷漠奚落、無情嘲諷反倒使她可以在這男子面前特立獨行。約翰尼斯的獨特消解了愛的衝動，始他們的相處只是聰慧心靈的衝撞，不必去想男女之間的既定關係。

這樣外誘內萌的愛意在克蒂麗亞聽聞約翰尼斯有心上人的謠言時衝出心門。她無法遏止好奇與不服氣：怎麼樣的女孩，可以得到高尚的約翰尼斯欽賴？她忌妒那不知名的姑娘可以獨佔約翰尼斯——能使女孩感到自在與趣味的珍品。約翰尼斯於是趁機向克蒂麗亞提出求婚，並在她姑媽的贊同下訂婚。

自此，誘惑者由幕後魁儡師者轉爲臺上光明正大的未婚夫，繼續他的誘惑大計。約翰尼斯對高尚的藝術或平俗風俗、宇宙大的哲理或細瑣的少女心都有一番興趣與見解。雖沒有強烈的愛情，克蒂麗亞卻是真心享受跟這位溫文未婚夫自在的談話。有時他帶刻意帶克蒂麗亞到他叔叔的裁縫屋，親見訂了婚的情侶是如何不避人就當眾親熱、一解慾望，未婚夫妻間如何充塞家庭背景與財務等與愛情毫不相干的俗物。有時他一天給克蒂麗亞數封充滿赤情的信箋，這些當了面講顯得愚蠢的甜言蜜語，化作文字卻是專屬於克蒂麗亞的美麗神話；見了面時卻以冷嘲熱諷激起她的勝利感，好似信中那個浪漫的人並不存在；這樣一冷一熱的相處，克蒂麗亞在信件中所對比產生的情潮只是更加強烈。

再次提醒的是，約翰尼斯並非在誘惑克蒂麗亞愛上他。而是在誘惑克蒂麗亞，擁抱繁複、自由、真正出自內心的愛情。過程中他宛若克蒂麗亞隱形的舞伴——在恰當的時刻順著她的思想完成兩人的動作，宛若這個思想是在她心中自己完成的。她依照心靈深處湧流的旋律翩然起舞，而約翰尼斯不過是觸動她起舞的契機。而這支不碰觸對方，卻越跳越契合，越跳越快的舞攀上高峰時，約翰尼斯打贏了他的第一仗——解放克蒂麗亞。

克蒂麗亞意識到爲了社會而訂婚、爲了有伴侶而戀愛的行爲，是對美麗愛情的褻瀆。唯有解除婚約，唯有不再忙著談戀愛時才有可能真的戀愛。她毅然決然解除婚約，開啓誘惑者與受惑者的第二仗——征服。她離開城市，避居到約翰尼斯鄉間的房子，並欣喜地發現約翰尼斯留在《賽姬與邱比特》中的線索：「我的克蒂麗亞：很快我們就是

真正的在一起了。」沒有婚約也沒有城市裡親友們的目光，依然如此強烈的需要彼此，克蒂麗亞確信自己能爲這份真愛獻出一切了。

約翰尼斯的日記記錄到此，在得知克蒂麗亞被征服，自己也被征服的前夕，他的狂喜如烈日般令人無法正視。下一刻卻是他永遠離開克蒂麗亞，如同拋棄過了夜的曇花一般，不需解釋也不多回想，就這麼讓兩人只能終身追憶他們之間有過的美好。哭泣與不捨在克蒂麗亞之後的來信與約翰尼斯的日記中都不再出現，經歷那段愛情，兩人都具備了只採擷情思精華的審美觀。冷靜後的克蒂麗亞不負約翰尼斯對她才智的肯定，在誘惑者離開後自行完成了解開俗世愛情束縛的最後一步：

被欺騙固然無法忍受，然而更不堪忍受的是他把她心中的審美能力開拓的如此深廣，以致她已不再能謙卑地聆聽單純的聲音，而只能同時傾聽多種聲音匯成的交響樂。(p. 29)

每每循著思緒到此，她又回憶起往日那些美妙的瞬間，遮蓋了現在的痛苦。這樣的思考不但使她對約翰尼斯念念不忘，更對他的人與行爲有了更切透徹的瞭解。克蒂麗亞知道，不論是他自然流露或刻意擺出的每一面，都是約翰尼斯，不是美好高尚的未婚夫，也不是怙惡不悛的負心漢；她終能停止探究約翰尼斯是誰、兩人之間情感的組成成分，而僅僅以審美的感覺達到與他心靈的溝通。

僅僅以審美的感覺，達到與他心靈的溝通。

※　　※　　※

男女之愛在齊克果看來，非基於性欲望的衝動與種族綿延的需求，而是出於審美的角度——在他的審美活動中，女人呈現美，而男人審美。男人對女人的愛，就是去欣賞認識每一位女子的美。(p. 9)

欣賞即是愛，所以一個人是有可能同時鍾情於許多位少女的，深深品味每一人的獨特的美，把這些令人愉悅的美好深藏心底，使每一個少女都各得其所。這樣的愛，不是由理性或倫理的角度去生活，而是以審美的角度去生活。

也基於以上的理由，婚約對齊克果而言不過是個喜劇性的難題，未婚夫妻總是急於介紹他們的家庭與過去的生活，一切與神秘的愛情風馬牛不相及的瑣碎事務。彷彿相愛是爲了這些俗事而存在的。然而，撇開這些不良示範的愛情，婚約卻有它的好處。好在使自己更專一、獨有、無條件的、永遠愛著同一個女孩，而對方也如是相待——在相愛的瞬間，兩人才互為對方而首次存在。這比上面提到的以欣賞來愛又更醉人。

齊克果讚嘆:「美妙絕倫的大自然啊，你把言辭賦予男人，卻把吻的力量賦予女人！」愛情是在姑娘的勢力範圍內與之周旋，要得到這份禮物自然得親近一個女人。因此雖對社會上普遍的婚約狀況不以爲然，二十八歲時齊克果卻依然與十七歲的蕾真娜訂了婚，也許是相信兩人的心靈上的真愛可以免於俗人婚約中對愛情的扼殺，畢竟欲獲得批評其他藝術家的權力，必先成為一個藝術家。

齊克果的訂婚與筆下的誘惑者的大費周章是爲了保存審美者所能得到更高一層次的美。

假使一個人不能攫住美，將它留在心中，那麼他一旦面對美好事物時一定寧可與之保持一段距離，免得因為離得太近，反倒使擁抱在懷中的東西逃逸出眼睛的界限，而把握不住它的美妙之處。如果把它放到一定距離之外，他又會重新看到那動人之美。如果人的靈魂生有眼睛，那麼縱然他緊緊擁抱著美，縱然他不能把它作為審視的對象，縱然他親吻著美時，他依然可以讓這美留駐心間。(p. 40)

日記中的主角雖是誘惑、引導少女理解愛情的真諦，卻也是讓自己被少女與愛情誘惑，實驗並期望最終自己的靈魂之眼有能耐把親吻著著美依然留駐心底。她在書中以未婚夫的身分盡享克蒂麗亞的所有嫵媚與可愛，卻又恪守誘惑本分，絲毫不對她濫加褻瀆。我相信他信函中那些無可救藥的浪漫沉淪並不是爲了誘惑而設計的精緻教材，而是齊克果與約翰尼斯放縱自己、也無法自己的狂熱，愛情不可缺少不自主的沉溺與自動的屈服。

然而日記中不斷出現的告誡——「保持距離」以及隱藏在那些「額外的弦」中弦外音，已經諭示了他倆最終的離別。齊克果發現自己——約翰尼斯並不擁有那近觀卻不褻玩美的靈魂之眼。實驗失敗，一對聰明的男女依舊無法使愛情那些瞬間美好保鮮。然而這個實驗過程並非毫無效果，畢竟齊克果還是借敏感的克蒂麗亞之心，在日記中推演出他尋找真愛定義的過程：

當然，分手後一開始她並非沒有嘗試過，卻很快發現自己心中的淒苦無從向人傾訴分擔——因爲她甚至說不清，無法確定這份痛從何而來。因爲她失去了約翰尼斯的愛嗎？回想起來卻甚至無法確信約翰尼斯曾經愛過哪一部份的她。因爲她被拋棄了嗎？可解除婚約的是自己，沒了社會倫理約束的一對，或聚或散端看自然，「拋棄」對約翰尼斯的指控似乎太重。或者因爲她喪失了結婚、擁有家庭的機會？她知道自己不是那些爲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生活而露出滿足傻笑姑娘。在一堆不是答案的答案中，她甚至不確定自己真的認識並愛著約翰尼斯。

有時他是如此才華橫溢，以至於我感到作為一個女人我已不復存在。有時他又是如此狂放熱烈，情慾勃發，使我在他面前幾乎渾身顫悸。有時他視我為陌路人，有時他又對我充滿獻身的熱忱」(p. 30)

約翰尼斯的每一面，如毒浸入克蒂麗亞的腦中，生成她烏黑的鬈髮，一絲一緒都對著主人耳語：「你喜歡他的……」。每絲思緒似乎都有她的理由，偏偏緞子似的黑髮，從來必須是一片，沒有一根一根數的。於是她以爲自己爲了一推細小的優點愛上約翰尼斯，敞開胸懷想爲他獻上一切時，卻發現自己擁抱的不過是赫拉的雲彩。腦中曾有的耳語不過是她推測的約翰尼斯，從來無法證明哪一個真的是他。況且她沒有愛上對自己熱情無限的愛德華，也沒有愛上擦肩而過的千百個路人，更沒有立志要嫁給丹麥最有才華

的詩人——她拼湊不出什麼是真正的約翰尼斯，也找不出自己會因哪個他也許存在的特質而愛。

約翰尼斯對自己的愛，或者自己對約翰尼斯的愛，真的不是無端的幻覺嗎？一切無從說起、無從解釋、無從抱怨或怪罪的事情，只得回歸內省以尋求解答。一個在內心迷失的人，是遠比迷路在旅途上的人還要痛苦的——迷途的旅人至少可以靠景物的變換來燃起找到路的希望，在內心迷路的人卻沒有這麼大的活動範圍，她很快就發現自己一直在兜圈子。毫無希望的克蒂麗亞感受不到他人的存在，只是苦苦地、徒勞地尋找自己。

也許愛的其中一項特質便是不可定義，我們可以在戀人分離之痛、曖昧之甜、癡傻之可愛、怕幻滅之悲哀中尋得愛情鑲著金邊的臉側。單單「愛情」一個詞卻遠不及上述的任何一項動人心弦，「愛情」是兩個空洞、不可定義的字詞。少女之美與愛情之美，不是因爲燦的無法直視而求不得；少女的美麗與真愛的美好其實是大自然捉弄人類的日全蝕。依著一線線光晃，越近太陽越燦亮，而就在光線尾端亮到極致時，光源本體卻是被遮著的一片漆黑。

齊克果不是不相信愛情，而是終於發現取得保存愛情美麗的心靈之眼，不是靠聰敏達到的，反而是不求甚解卻真誠的傻子，能陶醉於日晃的美暈，不貪心去探求光源，方能不陷入漆黑。但一切都太遲了，他已經知道太多；不幸的，經由誘惑者日記中實驗，克蒂麗亞或者蕾真娜也成了知道太多而痛苦的蘇格拉底；更糟的是，印刷術並把這個知道太多的病，也給了你和我。

※　　※　　※

現在，與其怪罪齊克果與印刷術讓我也成了知道太多而再得不到愛情的失落者，不如怪自己的長鼻子對「誘惑」二字毫無抵抗力。沒聽老師的勸而開始讀這本書，接著卻是發現齊克果的實驗解釋了我兩年來病態而沒由來的行爲。在一篇正式的讀書心得報告中，個人的瑣事是不足以與約翰尼斯或齊克果並列罪條的。但齊克果對愛的求真，使我相信有必要提出真實的經歷來證明並記錄自己對這本書的執著並非一時意亂情迷。

在克蒂麗亞的年紀，我已犯下誘惑者與被誘惑的罪過卻渾然不覺。

我在克蒂麗亞的年紀與一個多才多藝的男孩相識，在活動中總是頭一個由人群中幫忙搬移桌椅、在討論與課堂中卻完全不出鋒頭、擁有各種類的朋友，尤其爲感情或課業傷心的女孩特別珍惜他耐心的傾聽——令人嚮往的社交價值。但經過這些仰慕與傾聽，他的感情世界竟還不曾有人進入，我瞬間如此渴望獨自擁有這個溫文有禮卻又略帶驕傲的男孩。

人際關係中最美好的莫過於偶然，命運讓我們每週四晚上都在同一間教室活動。我跟教室中的每一個人友好，卻從來不與他交談，好似我們是沒緣認識的；同時我卻讓他不時在人群中抓到我「來不及」避開的視線，那視線有時是過暖的笑、過傻的慕、過細的好奇甚至也有冷漠的旁觀。

一次兩人都太早到教室，我們終於可以並且只能跟對方交談，對話雖禮貌地繞著高中生活與社會現況轉，我刻意卻不時以巧辯逗笑對方。當晚我們就從陌生人晉升爲最難停止對話的「朋友」。我對他擅長的古典音樂或者從未接觸的文學都有一番趣味的故事可說。偶爾我會在爲他述說張愛玲的小說時，逗道：「我的心也是一棟多層公寓……住

著許多互不相干的獨特興趣與幻想，但是尚有空房間……」

這時他原本就黝黑的臉會轉深，抿著嘴好似想笑卻又不知道該說什麼。我總是爲他這樣的羞赧、拙態感受到克蒂麗亞的歡愉與優越感。另一方面卻又好似約翰尼斯的自滿：「她對愛情一無所知，如今她領略到愛的力量，如同一個落難的帝王之女，平步青雲地登上先父的王位一般，她也被安頓在自己的王國之中。但這卻要依靠我，她懂得愛情之際就會愛上我。在她拓寬她的愛情領域之際，她的力量也隨之增長，我就是這個力量。借助於愛情，她逐漸認知了自身的價值，在與我相愛中，她不斷地擴充這種認識；她想到他是透過我而認識了這一切時，她對我的愛就會擴充一倍。」(p.132)

我刻意使他成爲我情緒脆弱時，救贖的英雄；卻在遇到一般女孩子會直接請男生幫忙的事情時，毅然決然地自己動手——使他驚喜卻又惋惜我的獨立。我看著他從一個自在的異性朋友，漸漸轉爲想追求獨佔的少男。那數月個可愛的日子，我們對彼此是如此的毫無名分卻又莫名重要，曖昧的刺激，可以使人失落也可以使人春風滿面，而我深深享受那份多變的美好。

然而，當他告訴我：「我的多層公寓最近被社團給擠爆了，感覺到加蓋的必要。我的多層公寓加蓋了一層不格間的，給一個奇怪（祺）的房客。」

我的誘惑成功了卻沒有期望中的狂喜，只是疑惑：追到了，然後呢？

一切的見面成了每週的例行公事，他良好的人緣成了不分親疏，對音樂典故與藝文的遲鈍成了沒情趣，接吻像碰一塊擦嘴巾那樣。我並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理解我，真的知道他喜歡的我是怎樣的人？或者只是因爲中了我的誘惑，成了技倆下的配對錯誤？」與他正式交往的兩年日子，我解不清這個問題，性格大塊的他則是認爲我們兩人之間沒有問題存在。我將窒息在這段已經喪失追求期的可愛，卻又沒有理由拋棄的雞肋關係中。那時還沒上歐老師的課，也還沒有齊克果的《誘惑者日記》——沒有看清我病態追求與對感情無由冷漠的背後意義。

事情的結尾只是草率的在大學生活的第一個月遇上一個傾心於他卻溫柔可愛的普通女孩。我抓著他們過度親近的事實，不顧他的軟聲哀求轉身離去。兩年的交往沒有任何意趣可言，相識與追求心靈上溝通的那段年輕歲月，卻是我一再想仔細記載卻又無從說明白的一段故事。如今齊克果給了我合理的解釋——不是不相信愛情，而是保存愛情美麗的心靈之眼，不是靠聰敏達到的，反而是不求甚解卻真誠的傻子，能陶醉於日晃的美暈，不貪心去探求光源，方能不陷入漆黑。但一切都太遲了，我已經知道太多、策劃、求取太多。也許真正有在兩年的雞肋情感中得到喜悅與平靜的人，正是那性格大塊、不貪求光源的他。

※　　※　　※

約翰尼斯的罪過不在設計少女情陷又失戀，而是使克蒂麗亞成了痛苦的蘇格拉底。齊克果並非不相信愛情，事實上是太瞭解愛的真諦而向眾人揭發這世上大部分，甚至包括他自己的愛情都不合格。左祺需自首的不只是不聽老師的勸選了這本書、缺課與遲交，並且誘惑又傷害了善良的無緣人。

授課教師：歐麗娟先生
生工一 B99602032 劉承翰

瘟疫隨想

緣起是輕微的，在購物車上不小心碰到，只好帶你離開網路，來到家靜養。在之後整個禮拜都在一起，即使在捷運列車中公館站的門悄然關閉，都未曾驚覺已經過站。一週的「瘟疫」裡，俄蘭裡的人群或喜、或怒、或哀、或樂、或奮鬥、或頹敗、種種人生，默默的在靈魂裡撞出風暴的種子，今日尚未成長，未來可能在思想、行爲上掀起一陣風雨。

四月的俄蘭規律但卻弔詭，在那裡「既沒有鴿子也沒有花園和樹木……四季只能從天空分辨出來」(頁 15)，一種安靜而恐怖的沉悶在律動，在這個城「只要你養成『習慣』」〔頁 17〕，然後就會「沒有靈魂」。也許是蒼天看不慣，灑下鼠疫的種子，在李耳醫生的那一腳下，悄然萌芽。大量老鼠的死亡，到看門人-密歇爾的去逝，一點一地的入侵、爆發、封鎖俄蘭、組織醫療班、到它躡足離去。瘟疫，在俄蘭似乎是一種必然的到來。在俄蘭這荒謬的城市裡，一切變與不變、成功與不成功、愛與不愛、甚至是思想、人性、靈魂，因培養「習慣」，造成安逸的慣性、還有些過分的或是說麻木的樂觀、當然還要外加上不願相信現況的危急，造成瘟疫的加速。即使現在沒有瘟疫，但仍有「瘟疫」，瘟疫其實也可以說是一種絕境、噩夢、衰退、敗亡，人的一生起起伏伏，誰能說自己沒有一段充滿「瘟疫」的時光呢？ 有時一時疏忽，造成傷害，除了他人的不舒適外，自己心裡也會有些愧疚；一個不小心，遺失重要文件，除了承擔責任外，自己更會有些自責。若是用李爾醫生的說法：這些惡，都源自於無知。然而在閱讀瘟疫時，延著記憶的絲路，去搜尋過往，似乎很多事不僅僅是源自於無知，更多的是自已爲知，還有把無知當作了習慣，習慣失誤而道歉、習慣四處爲丟失的東西奔走，這時改變才是通往窄門的道路，也許會很苦，但是值得奮鬥。

提到奮鬥，總必須說到瘟疫裡人物經歷的種種。李爾醫生，「霍塔曾經問他：『你相信上帝嗎？』他說：『……我在黑暗中摸索，盡量想找到些甚麼。但很久以前我已放棄尋求那最初的根本。』」(頁 140)他不信上帝，也不願爲天定而奮鬥，他關心的只是「人」而已。『霍塔又問：「保衛他們對抗誰？」』(頁 141) 在李爾醫生接下來的回答裡，他覺得對抗根本就不重要。有提到當初只是因爲一個年輕人的熱忱而「抽象的」去做了醫生這件事，而後來目睹死亡，從抽象的意涵到了更深的現實，只是不願意看到人們的凋亡而奮鬥，這可能注定是永遠的失敗但他也會持續下去。既然只是爲人而奮鬥，那他對人了理解和想法也能透過對話而知道。他認爲：「就整體而言，人是善多於惡的。」(頁 146) 此時他肯定人的善，雖然不是很確定，但他總認爲人是善的。然而，「如果善意之中缺乏理解，也會跟惡意一般，造成同樣嚴重的損害。」(頁 146) 有時總會覺得實在不該，明明他人處與一種身體極爲不舒服(其實沒有很嚴重)，還傻傻問說「怎麼了？怎麼了？要不要去看個醫生？」還一天內連問個五六次，也難怪乎最後他的火會生起來，後來才在怪自己莽撞的善意，造成他人不適的小惡，但如果是一個人生了重病，你卻提供他一些自己也不清楚有沒有療效的方法，那這個缺乏理解可能就會造成遺憾，況且他如又是

在你心中拿走了一大部分的愛，那可就不只有遺憾了。既然人是爲善，而宇宙間又充滿不確定性，所以奮鬥就是一種價值，爲「人」的本質做一種奮鬥，才具有意義。再來就要說霍塔，他是一個很可愛的人，充滿了矛盾。仰望著抽象境界卻又沉溺於物質環境；在某些談話裡透露著熱情，但轉瞬又變回沉默的霍塔；寬大又嚴肅，對於柯塔的殺人案一直想給予一個機會，但卻又對自身所作的死亡裁決極度嚴肅。從李爾醫生的想法，可以知道他們兩彼此屬於同一類型，但卻因生長環境和出身經歷的不同而造成差異，他們倆的差別只是一個要作不需要上帝的「聖徒」、一個要做「人」然而霍塔最終還是死亡，這是一種理想的消逝。思考著人都不法達到的高度，哪還能是個人嗎？就像魚想在天空翱翔，最後的下場就是風乾。但他的話語總是有些溫暖和人情，除了這樣最多的是理解，也許只是奢求更高的高度，如果只是想做個「人」而已，卡謬筆下的瘟疫應該不會找上他吧，死的真的有點可惜。

有不信上帝者，有不需要上帝的聖徒，那就會有證道者。潘尼洛神父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是一個我最難理解但又必須嘗試理解的一位，也許有許多偏頗，那可能是我的理解無法深入到潘泥洛的心裡。他的兩篇證道詞說明了他思想的變遷。一開始他選擇了一切瘟疫都是「無」，在那篇裡只需要奉上虔誠的信仰，瘟疫便不會找上你。但是在目睹一個男孩有生到死的折磨後，連同禱告也無法減緩那樣的痛苦，他爲了維持自己的「道」，只好改成了「全有」在第二篇裡他說要留下奮鬥，要安於苦難、安於兒童的死亡，這又是過分的「有」了，取個中間值不是很好嗎？我們要奮鬥，但不是要安於苦難，而是要從苦難中活出自己的靈魂，奮鬥出生命的華彩。然而他最後也是在瘟疫中已一種莫名的方式（病毒）死去。格蘭是爲善良的人，他本可以跟其他人一般，過這盲目而無目的的生活，只爲活而活，這樣可能不需要太過拚命，雖然也有可能會離去。他沒有英雄本色，他只是盡了自己本分外，更願意犧牲奉獻，從來不抱怨，像一隻牛一般，任勞任怨，緘默地承受。就瘟疫幾種人物來說，他的靈魂是我敬佩、效法的對象，爲別人而奉獻，爲他人而努力，能力雖小，但總是一那麼一點一滴的付出，去改變整個世間。他也有一個小小願望，就是寫一封信給他出走的妻子，讓他左思右想、絞盡腦汁，雖然最終還式燒成灰了，想了許久的文字，就如此消失了，還有點可惜。不過，如果真的有一名朋友許久不見，真的哪天要見面，除了給他個擁抱，好像就說不出話來了。就像王維那句：「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言語都如此無力的，何況是一封信呢？要寫得好，難呀！但無止的想念總要抒發，所以只好在案前愁眉苦思，思考最能表達的文字，來治療那被思愁感染的靈魂。

思念總是鴉片般令人瘋狂，藍伯他聲稱：「他是爲了和一個女人共同生活而來到世上」(頁 98)，爲了愛人竭力設法而離開俄蘭，甚至利用衛兵逃跑、走私—懦夫式的離開。說他是爲了愛人，倒不如說是被愛情荼毒，失去了邏輯理性的判斷能力，罔顧愛人性命。來到一個受感染的地區，便有機會受到感染，這點，李爾醫生也說：「就算我知道沒有，我又怎麼能夠證明，從離開我的診療室起，到行政長官公署這段時間之間，你沒有受到感染？」(頁 99)一旦離開或許將鼠疫傳染出去甚至傳給他的女人。假使角色相同時，也許我也會作上相同的事，但不妨礙我們說他被愛沖昏頭。但，在後來他看到受難者的痛苦，最後還是把自身投入救災。這就是因爲環境而改變了自身執著，執著不一定是壞事，

有時候只是考慮不周想，傻了點，或是爲了某些而奮鬥，所以人能沒有執著，那麼他除了是一具屍體外，那也只有行屍走肉。李爾有爲人而奮鬥的執著，霍塔爲成爲聖徒而執著，潘尼洛也有爲證道而執著，杜甫爲他的烏托邦而執著……人都有其執著的地方，只是不知在何處。執著，人人都有，可是柯塔的執著就不太好。除了很基本了欲望（貪婪、奢靡）之外，霍塔也曾向李爾提起他：「他唯一的罪惡就是，他內心贊成某種濫殺男女而同的東西。我可以諒解其他的一切，但對於『那一點』，我唯有寬恕他而已。」（頁 311）既然霍塔用到寬恕這詞，即代表在他寬大的胸懷裡，也不認爲柯塔的「那一點」是可以被理解及原諒，他只能寬恕而不能同意那種濫殺的思想。柯塔在瘟疫中可以被細剖成三部分，第一，是在瘟疫之前，自殺上吊未遂後，處於一種不得不孤獨，但又卻憎恨孤獨，所以他選擇一種生活，藏在都市之間過著毫無生氣的日子，化作幽魂在人世遊蕩，想與人交談，但人對鬼總是採取一種隔離的態度，就造成了不得不的孤獨。當瘟疫爆發時，所有人的處境都一樣，每個人都是同樣悲慘、同樣痛苦，柯塔就像擁有了保護色般，暗藏在內心的欲就浮現出來，從走私到浪蕩奢侈式的的交際行爲，這種也是一種奮鬥，爲了自己的欲而奮鬥，能理解，但不能諒解。瘟疫過後，一切回復了正常，但他卻無法變回原來的幽靈，心中的欲不能發洩、靈魂裡的惡不能執行，最後只落得發瘋的下場，拿著槍掃射群眾。柯塔的人生就是與瘟疫共生，「瘟疫，生活罷了」（頁 316），活在世上時時刻刻都有瘟疫纏身，只是如何奮鬥、如何不服從瘟疫，這就是應當思考的一件事，即是指是爲了奮鬥而奮鬥，也不要拿著強力膠把瘟疫往身上貼。

黏貼，人們免不了都要黏上一些面具，但是像奧銅先生卻是臉上了個鐵面具。不是金面具也不是銀面具，金色至少還有些柔和、銀也有高雅的氣息，在霍塔的觀察裡「……他一直站到他太太做家爲止。然後那兩隻小獅子狗才可以安些在自己的座位上。他對家裡人絲毫不用親暱字眼，而有有禮貌但含惡意惡毒的話對付太太，並且用粗魯的話告訴孩子們，他認爲他們應該這樣。」（頁 43）這種鐵面很冷，冷到令人發顫，如果要忍受這種寒流，不如離去尋求一個可以得到溫暖的地方。這種冷不僅僅會造成他人的不適，更會傳染給周遭，自己冷就算了，還有讓附近的人一起組成冷氣團，這可怕的寒風會造成多少傷害，沒人知曉，也難怪乎霍塔又說：「那傢伙真正是天字第一號的公敵」（頁 161）但是，在他兒子身患鼠疫時，他只有「沉重的嚥了一口氣：『可是—救救我兒子。』」（頁 244）這就是鐵面生鏽的開始。到後來得喪親之痛，讓他的面具完全崩潰，崩潰後的一種醒悟、情感，讓他投身於醫療班中，最後離開這世間。失去了才知道珍惜，冷冷地面對人、事、物還不如一開始就去愛護，留一點溫馨回憶在消逝後作酒品嘗，至少不會有那麼多的遺憾。既然人間已有冷那必然會有暖，一種默默關心、一種淡淡呵護，卻有充滿愛和慈祥的溫柔。李爾醫生的母親種是那麼默默關心，正如他認爲的「他和她母親總是互相沉默的愛著。」（頁 301）愛是不適合用比較的，或應該是李爾所想的「『愛』是永遠不會強烈到足以找到適合他的字眼。」（頁 301），很少能有自此表現那滿滿的的愛，也如同路易斯的母親那種默默的關視，也是一種愛的體現。以言詞展現的愛，或許動人但總是少了份真實，行動更能表現出這份價值，而那種過份熱情的作爲又顯得很矯情、做作，除非真的是性格使然，不然這份熱情總帶著一點不安。

不安，城裡的不安隨著瘟疫的來去而起伏。來時，帶來了「放逐」：「一種永遠不會

脫離我們的內在空虛感，一種想要會到過去、或希望時間加速前進的不合理渴望，以及那些想火焰般令人刺痛的鮮明記憶的迴光。」（頁 85）也許永遠體會不到被放逐、封鎖，但不妨礙我從書中理解那中空虛，那種孤立無援，沒有辦法受到他人援助，只能回憶過往，當過往回憶到變成一種抽象符號，只剩下空虛的人名，連那種鮮活的記憶都變成黑白電視時，似乎也只能行屍走肉罷了。還有當修道院和監獄及軍方都發生感染而造成極大變動時，「這些改變，加上狂風，也對人的心情產生某種燃燒的效果」（頁 186），連守護人的那道防線被摧毀那，靈魂當然就燃燒起來，監獄是制裁罪惡的象徵、軍隊是保衛的意涵、修道院是精神的寄託都被瘟疫給摧毀，摧毀後只剩下許多徬徨的人群，或許不能用徬徨來形容，麻木也許更好，對發生在週遭的不安產生無限的麻木。瘟疫過後，「在光輝燦爛的街道上盛大遊行，高歌歡笑。」（頁 283）一種欣喜的姿態，但霍塔死前的那句「我在競賽中輸了」（頁 294）發人深省，那贏了又得到些甚麼，借李爾醫生的話「僅有一些經驗—他認識了瘟疫而且記得他，他認識了友誼而且記得他，他認識了感情而注定了將來有一天要眷戀他。於是一個人在瘟疫與生命中的衝突之間，其所贏得者，只是知識和回憶。」（頁 301）瘟疫不僅是瘟疫，也可說是現實人生的絕境，有時候在絕境中勝了能獲得的只是知識和回憶，喪失得可能是一種愛與情的寄託，最多就讓生命的連結獲得更多緊密，只是能獲得勝利總是讓人舒心，畢竟甚麼都失去了絕對比失去些但同時也獲得些來得差。

瘟疫當然不只有如此，其人其事還要自己融入那書本才能理解，如藍伯將政府官員分成的類型其實很有趣，仔細一想，日常生活中管我們的人不就也有那幾個類型嗎？而氣喘小老頭，他就像個見證者，似乎沒有參與其間，但一隻眼睛默默注視，偶提出來個見解。還有那個像貓吐口水的怪人，他更像一個隱士，隱藏在人事之間，也隱藏在瘟疫裡，只有貓出來了才會出現，也就是只有他感興趣的是才會出現在人世中走動。還有那個足球選手、走私販子……看完瘟疫後，也許人真的存在上毫無意義，僅有的只能以「人」的身分去奮鬥，但仍覺得做一隻快樂的豬隻，比做一個痛苦的蘇格拉底來的好，不過要做一隻聰明的寵物豬（不會被吃掉），至少有蘇格拉底的十分之三，不痛苦的思考，也有快樂的泉源，當然不是只有爲生活而生活，當然也又爲理念而努力，只是瘟疫改變了我不少想法。

一週的邂逅，只因一次的碰撞，人不可能閱遍所有人的性格、見過種種人生，只好靠書來帶領我們領略，這應該就是瘟疫爲我帶來的最大好處吧—看自己經歷不到的人生、想自己不曾想過的思想，進而改變自己的生命。喔！今天有不小心在購物車上出了車禍，失手帶了一本回家，這次有能看見甚麼，好像不能期待，那就行動吧！

授課教師：王士銓先生
醫學一 B99401054 游沅叡

1.〈檳榔西施翻身中臺灣房仲女王〉商業周刊 1187 期 2010.8.23~2010.8.29

挫折能夠帶給一個人的生命什麼？是苦難，還是轉機？一個看似人生終點的挫折，帶給這位賣了 18 年檳榔的單親媽媽，另一個生命的起點……

唐千喻，本文中的主角，出生在一個窮苦的工人家庭，國中畢業後出嫁，在鐵皮屋裡賣檳榔賣了十八年。三十五歲以前，她的人生，就如同手中小小的檳榔子，受盡奚落和鄙夷……但是爲了三個孩子，不管生活再怎麼苦，環境再怎麼艱困，她無所懼，她要做給孩子看！「我要成爲孩子的榜樣！」這樣的信念，支撐著唐千喻勇敢地面對一次次的奚落與困境。

文中敘述的故事，深刻，深深的刻入了我的心版上。從小生活環境順遂，鮮少遭遇逆境的我們，著實難以想像：暮冬半夜三更，寒流來襲。唐千喻母女三人在朔風呼嘯的街上，披掩著幾件單薄的外套，望著空無一人的大街，奮力將房屋出售資訊壓克力板掛吊上電線桿，還得忍受客戶幾近無理的要求—跑腿送麵，心中的悲苦真的是難以形容……究竟逆境能帶給人們什麼？根據 2010 年 2 月，《哈佛商業評論》中「逆境商數」的發想者，史多茲指出「有 70~90%的人面對逆境時無能爲力；10~30%的人能夠管理逆境，亦即正面思考；只有 5%的人，能夠掌握逆境，化挫折爲動力，獲致成功。」[1]正面思考，轉化逆境爲前進的動力，正是逆境能夠帶給我們最佳的禮物。

西方哲人曾說：「順風可以航行，逆風可以飛翔」，乍看之下這句話饒富道理而不難理解，然而仔細思忖，當逆境之風吹起時，我們能否有那對足以承受這「生命中難以承受之重」的這對翅膀—堅毅與勇氣？能夠考上臺大的我們，無一在社會上，相較於許多人，擁有了先天的優勢，但也缺少了接受困境淬礪的韌性，以及轉化逆境爲動力的正面思考能力—因爲我們未曾遭遇如此艱困的情形。一個人的生命之中，不可能永遠不和逆境這頭巨獸相遇，心靈脆弱如現在的我們，很有可能在面對：課業壓力、人際交往問題時，無法接受挫折而意志消沉。因此對於身處順境之中的我們，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在遭遇逆境時，面對它，轉化它成爲生命新的起點，並且培養正面思考的能力。正向思考，決定我們是否有機會成爲那 5%的人。

這學期的每周三晚上，在新生專題—預約美麗人生的課堂上，劉麗飛老師無時無刻不在與我們強調「正面思考」的重要性。唯有當我們身上充滿正面能量，在我們面對人生逆境時，才能夠以樂觀、坦然的態度去面對，以積極、智慧去改造命運！當一個人身上充滿正面能量時，連命運也會幫助他，正如同文中的唐千喻，她勇敢的面對人生中的困境，而這些看似挫折的責罵與批評，其實都是化了妝的祝福，也爲她的人生帶來了另一種美好。

「謝謝你，罵過我」[2]，當別人對你做出批評時，將它當作化了妝的祝福，成長的肥料吧！成功與喜樂必定伴隨而來！

---

[1] 商業周刊 1187 期 2010.8.23~2010.8.29，頁 97
[2] 商業周刊 1187 期 2010.8.23~2010.8.29，頁 96

2.〈死亡教給他的人生三堂課〉商業周刊 1190 期 2010.9.13~2010.9.19

「因爲每個人，都需要一位心靈導師，而每個人周圍，也都有潛在的導師。」[3]舉世聞名的暢銷作家，米奇・艾爾邦在他首次來臺的演講中如是說到。巧合的是，去年七月，國文老師對正式邁入升學的高三生活的我們說：「在念書念到煩悶的時候，一定要有一本能夠引領你的生命之書」。於是，一本《聖嚴法師－最珍貴的身教》伴我度過了中日埋首書堆的苦悶高三生活……

從聖嚴法師的身教中，我漸漸了解到現代佛教，對於普世的大愛精神。也許背離了當初佛陀的教義，但我以爲：宗教原本就是因爲人而出現，自然也會因爲人而改變，對一切宗教的包容，是我在書中領悟到的深刻道理。而聖嚴法師，也成爲我心中最倚靠的心靈導師。

而本文的主角，米奇・艾爾邦，是我最喜愛的作家之一，從國中的《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到前陣子閱讀英文版的《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Tuesdays With Morrie）我仔細咀嚼作者所希望傳達的故事意涵……而商業周刊這篇短短三頁的文章，可說爲米奇・艾爾邦的著作寫下了最佳註解。死亡在我們生命中究竟扮演什麼角色？是恐懼？還是指引（guide）？面對死亡，我們總是帶著一股敬畏之感，華夏民族更是視死亡爲禁忌。在喪事期間的諸多限制，更顯示我們對於「死亡」的觀念，是敬畏的。

但也許我們可以把鬼神之說撇開不談，而去探討另一個層面。就如同文中的三次出現的死亡老師，讓艾爾邦對於生命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珍惜、分享，以及相信。而我以爲：心靈導師真正能夠教導我們的，是機會，與機緣，但是要如何領悟其中的道理，還是得靠我們的「心」去體會與思考。在生活中培養去觀察與思考的能力，對於每件事情的發生都抱以審慎的態度，必然能夠得到許多寶貴的人生經驗。文中的艾爾邦，在三次重要的人離他遠去的死亡經驗中，學習到調整生命的步伐；青春飛揚的我們，又該如何去規劃生命旅程？我想不斷接觸社會上的萬事萬物以及深深思考，會是最佳解答！接觸各種不同資訊讓我們的知識豐足，內省思考讓我們的心智強化，進而真正明白自己未來的人生，究竟該做些甚麼。艾爾邦藉由死亡來了解這件事情，我們更可以從自己的經歷，乃至於旁人的經驗細細忖度……生命本是一道難解的謎，值得我們用盡一生追尋其意義所在。

艾爾邦曾提到：「生命真正重要的是善待他人與樂於分享，這樣才會無憾」[4]這是莫瑞老師在最後十四堂課中教會他的人生哲學。這讓我聯想到遠赴西非布吉納法索行醫的連加恩醫師也曾說過：「好命的孩子，就該比別人付出更多，這樣，好命才有意義。」也許不曾經歷摯愛的人死亡的我，從他們身上學到的是：付出，能讓我們更富有，因爲我們獲得的心靈的滿足。

品味生命，我細細思考……

---

[3] 商業周刊 1190 期 2010.9.13~2010.9.19，頁 56

[4] 商業周刊 1190 期 2010.9.13~2010.9.19，頁 58

授課教師：王士銓先生
公衛一 B99801033 林玥妘

選讀文本：教授於 CEIBA 上所分享之「死刑」相關文章

我總是在看到兇案新聞時情不自禁地眼框泛紅，這或許和我的情感神經比較敏感有關，但我總是能從傷亡者家屬的表情、吶喊和淚水中，深深地體會到他們無聲但卻沉痛的哀鳴。我不是當事人，甚至也跟他們沒什麼關係。但是我總是在這些案件被媒體報導出來之後，感到悲傷與惋惜。也許對大部份的人來說，這只是一個新聞事件，只是一個成爲幾天頭條就會被遺忘，看過了就算了的事情，但是，他也是某些人的至親朋友啊！也有人像我們天天祈求自己所愛的人平安一樣不希望不幸發生在他（或是她）身上。我常在看過新聞後，在心中自己問自己，你是否曾經和他擦肩而過？而那時的他的生命，仍充滿嶄新的機會？下一個不幸，是不是會輪到自己？

我同意沒有人有資格決定他人生命的看法，但相對地，我也不支持以這個看法爲立足點去討論廢除死刑，因爲在提倡尊重加害者生命的同時，是否應當想想被剝奪生命權利的受害人？如果你自己擅自地剝奪了他人生存的權利，你又該如何使用這個論點作爲爭取自身生命權利的基礎呢？有人說，活著的人，比死去的人更重要。但試問，死去的人不曾經也是活著的嗎？他也是某個人生命中最重要、最柔軟的一部分，這部分被撕裂了以後，要多久才能重新癒合？十年、二十年還是永遠？對於那些受害者的親屬以及朋友們，他才是最重要的啊！

雖然我或許不懂，也沒有經歷過，可能有人認爲我只是在這邊無病呻吟，但是將心比心，把自己放到那個位置，你會發現，光是這樣想像著，自己的眼淚就快要奪框而出。因爲我不能忍受自己失去生命中任何一個重要的人，所以我總是憤慨於那些加害者的所作所爲。我只是個普通人，希望自己所愛的人都能夠快快樂樂地生活著，所以更希望有個法律能夠約束、懲戒那些或許會傷害到我小小的幸福的人。當然沒有人希望用到這條法律，但我只希望，當悲劇發生，至少有條法律能夠行使對我來說某種程度上的公平與正義。不是原諒與否、寬恕與否的問題，也並不是希望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我們只希望這些事情不會繼續發生，也希望每個人都爲自己的所作所爲負責。不是復仇，因爲復仇並不會遏止傷痛蔓延，我們依舊心中懷有愛、帶著關懷，只是我們不能接受我們曾經最重要的人們就這樣離開。

當疾病帶走我的家人時，已足夠令我難以忍受，何況是那些被他人奪走了生命至愛的人？我們並沒有因爲死刑而變的殘忍，但是，無限上綱的寬恕是否真的是必須的？無期徒刑所仰賴的一切開銷，是整體國民的稅金，爲什麼一個人做錯事的懲罰，卻要所有納稅人來買單呢？另外，是否真的如廢死人士所想的，死刑犯不想在牢獄中度過一生用以贖罪？若是真心悔改的死刑犯，他們或許也不希望自己接下來的日子裡都要背負著另外一個人的生命被囚禁在一個小空間裡吧！也許他們會受到自己良心的苛責，而認爲自己應接受死刑。若是僅爲了逃避死刑才假裝悔改的犯人，我們又該如何避免他們透過減刑與特赦等管道，讓無辜的大眾再度受到傷害？

分享的文章有多篇關於王清峰前部長與一篇她個人的文章，對於我來說，每個人都

有發表自己想法的言論自由，但是她身爲一個國家的法務部長，不應該干涉司法體系的獨立性，既然法官已經作出「死刑判決」，那麼即使緩死已成爲國際間的共識，也不應該被拿來理直氣壯地宣揚。因爲我們是一個法治的國家，到底廢不廢除死刑仍就在討論的階段，我們現有的法律上明文表示我們有「死刑」這項刑罰，所以當她並沒有簽署死刑令的時候，是否不應該大聲的宣揚說：「我絕不簽下任何一張死刑令」？以一個國家法務部長的身分，王清峰女士應帶頭遵守法規的制定，而在部分民意有所反彈時，仔細地站在反對者的立場思考，而非透過語言反擊廢除死刑的反對者（更甚者再度地傷害部分的受害者的家屬）。太過於理想化的想法，並不是不能夠被接受，而是當我們現在沒有辦法提出完善的配套措施的時候，就不應該草率的決定是否廢除。

而關於王清峰女士所提出的誤判的情形，就如同第二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可以透過精進檢調體系而得到改善，因爲若是調察過程可以更加仔細，就能夠減少誤判的機率。我們也並非持著「寧可錯殺一百，不肯放過一人」的心態，而是我們相信檢調體系和司法體系能夠健全地配合，並且緊密地替我們織成一個牢固的保護網。

「積極殺一人或消極殺五人」文中，提到我們比較的同樣都是生命，而我認爲這不能算上是一種比較，因爲生命同樣重要，兩方都是在珍惜每個生命，尊重每個生命權；但雖然如此，我們仍就須在近期的未來裡，作出選擇。大多數人都能認同廢除死刑是趨勢，但該要怎麼樣作出傷害值最小的選擇？每當新的規則要被制定，總是要經過一番的抗爭與磨合，現在我們就正處於抗爭期中，兩方的意見仍未被統一，我認爲雙方的意見在統一前，首先部分廢死倡議者需要改變闡述的基礎，因爲往往這些廢死倡議者都會讓人有種將受害者家屬或是反對廢死的支持者視爲缺乏寬恕、懷抱仇恨的人，這樣子的論調使得雙方難以進行討論，所以現在雙方都應該是自己沉澱自己思想，並且設身處地的站在對方的立場想想看的時候，如此一來，才能避免讓這個議題淪爲口水戰的中心，而是確確實實能夠健全我們現有的法律體制，從而使得我們的世界更加美好。

在朱敬一教授的文中提到了嚇阻論，我認爲嚇阻論究竟有沒有成立需要建構在一個基礎上，那就是真正且確實地執行死刑，因爲就現有的情況來看，即使判決了死刑，在執行上仍會有所謂的技術性延宕（例如不簽署死刑執行令等），所以我們可以合理的猜測，死刑並不是沒有嚇阻力，而是沒有「確實的」執行死刑才導致死刑缺乏嚇阻力這樣的結果出現。試想，如果罪犯心存僥倖想說：「我搞不好不會那麼衰，也許只是無期徒刑而已啦！不然就算被判死刑，也不會真的執行啦！」那麼如此一來，當然會降低死刑的嚇阻力阿！如果是因爲這樣，才使得死刑的嚇阻力減少，那麼廢死倡議者也許要想想另外一個支持他們的論點，因爲究竟死刑有沒有嚇阻力這點已經不具有準確性。

沒有誰的生命比較重要、誰的比較不重要，也沒有誰的人權重要、誰的不重要，我們大家的目的都是要建構出一個更加公平美好的社會，所以請大家不要在以寬恕、拋棄仇恨等作爲立論基礎，因爲這並不全面、也不客觀，廢除死刑是一個需要我們用理性思維思考的感性議題，所以請提出例如嚇阻論（雖然它充滿爭議）這樣的理論來說服大眾，讓每個人都能夠接受「廢除死刑」這樣的概念，雖然困難，但這終歸是趨勢，未來有極大的可能性成真。在那之前，我還是想說，我希望不論最後廢除死刑的配套措施是什麼，法律都能夠保障所有人的安全，對於法律，我沒有什麼其他的要求，只希望法律永遠都

是我們的保護傘，能夠讓我們免於受到傷害的機會，並且最大限度地發揮它所應有的效益。

授課教師：王士銓先生
經濟一 B99303035 張菁育

＊雜誌名稱：Cheers 快樂工作人
＊出版日期：2010 年八月一日
＊期數：119 期
＊文章標題：

》前言

此次會選這篇文章當作報告主軸有兩大主因：一是受到本校李嗣涔校長先前對臺大學生去當 show girl 的評論；一是因爲敝人就讀經濟系，此篇可以連結所學加以探討。在現今社會中，「正妹」是個很「夯」的名詞，廠商打著它的名號、媒體追著它跑、宅男對著它傻笑……。到底這股旋風如何形成？能持續多久？造成的影響又爲何？等等問題，我細讀文章後便歸結出以下之淺見。

》正妹經濟旋風從何而來？

人向來是喜歡美的東西，所以自古就有推崇美女的現象，而把美女的功用「擴展」開來的例子更是屢見不鮮！像是三十六計中的第三十一計美人計、漢番和親政策等等。因爲古代握有重權的往往是男性，有心人士就抓住男人的弱點：色。自古以來只要有美人和酒，一切好談！運用在商業上的例子也很多，像是在小茶館裡的說書藝人，藉以吸引客人光顧，著名的有劉鶚的《明湖居聽書》中描述白妞王小玉的外貌[1]，再配上動人不凡的歌藝[2]，難怪表演場場爆滿！

而現代所說的「正妹」[3]就是美女或辣妹，從搭上代言商品熱潮後就極受重視，最近幾年因爲網路發達[4]，造成資訊傳播快速，滑鼠一按，上百張正妹圖隨即呈現在你眼前，旋風就此形成，狂掃全臺。

---

[1] 「瓜子臉兒，白淨面皮，相貌不過中人以上之姿，只覺得秀而不媚，清而不寒……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白水銀裡頭養著兩丸黑水銀。」---高中國文課本《明湖居聽書》

[2] 「聲音初不甚大，只覺入耳有說不出來的妙境，五臟六腑裡，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吃了人參果，無一毛孔不暢快。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鋼絲拋入天際，不禁暗暗叫絕。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尚能回環轉折；幾轉之後，又高一層，接連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來峰削壁千仞，以爲上與天通；及至翻到傲來峰頂，才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峰半中腰裡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從此以後，愈唱愈低，愈低愈細，那聲音就漸漸的聽不見了。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不敢少動。約有兩三分鐘之久，彷彿有一點聲音，從地底下發出。這一出之後，忽又揚起，像放那東洋煙火，一個彈子上天，隨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這一聲飛起，即有無限聲音，俱來並發。那彈弦子的，亦全用輪指，忽大忽小，用他那聲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塢春曉，好鳥亂鳴，耳朵忙不過來，不曉得聽那一聲爲是。正在撩亂之際，忽聽霍然一聲，人弦俱寂。這時臺下叫好之聲，轟然雷動。」---高中國文課本《明湖居聽書》

[3] 正點(端正標誌)的妹妹(美眉)---原雜誌 P.41 第二行第二段

[4] 參見原雜誌 P.42 末段

》網路發達加速此風只有利沒有弊？

上段有提到網路的發達使正妹旋風更形風潮，但引發的效果全是好處嗎？不盡然。好處之一是對於正妹本身而言，可以使自己的人氣瞬間飆漲，如最近紅透半邊天的豆花妹「蔡黃汝」即是一例[5]；再來就是網路正妹有代言的周邊商品也會因此銷售量提升，因爲其照片人氣高，這樣也可促進經濟；男生方面亦可滿足視覺享受，而女生說不定可藉此輕鬆獲得相關衣著或化妝技巧。至於壞處就是正妹太氾濫，導致價值觀扭曲，男生看女生一切以外貌爲依歸；女生對自己的外貌感到沒有自信，一窩風地模仿與跟進[6]。審美觀就此被窄化，表面光鮮亮麗取代內在涵養的重要性，且被影響的年齡層日趨下降。「好看」的定義不該是只有一種，每個人都不同，當女孩不屬於大眾所定義的正妹那一類，難道就該被忽略與歧視嗎？內在的品德與知識有時候是比姣好的外表更爲重要的！

》爲何要用「正妹」？

代言商品的爲什麼大部分是正妹？難道不能用「正哥」嗎？這個其實要歸於商品本身。當一個廠商要僱用商品代言人時，首先要考量到這個消費市場的客戶是屬於哪一類的，像現在電視廣告主打的線上遊戲，其廣大的消費群是我們俗稱的「宅男」，要攻陷他們，就要祭出各式各樣的宅男女神；又如３Ｃ產品與汽車的主要客戶爲男性消費者[7]，清涼的 show girl 們自然而然就充斥在各大商展或車展中囉！歸類出其中的要點：要迎合男性消費者的「色欲」，所以推出正妹吸引他們的目光；要滿足女性消費者的「貪欲」，所以提供各式小贈品或是滿多少送多少的優惠促銷。而「女爲悅己者容」，當看到穿著時尚的正妹能吸引廣大男性的目光，自然也想去買一件來穿，這也是爲何正妹代言人在女性消費族群中也能吃得開的原因之一！最終，廠商就是把正妹當作一個「誘因」來吸引消費者掏出錢購買商品，需求上升，廠商就可以樂得數鈔票了。

》人氣＝買氣？

文中提出了很有趣的想法，即是正妹經濟的效應到底有多大？原文抱持著懷疑的態度[8]。再引用原雜誌所做的問卷調查 7 可知道，想運用正妹來做行銷，能確定的只是提升知名度，但增加買氣的效果還是有限的，58%的民眾對於商品還是抱持著「有需要才買」[9]。有此可驗證，因爲正妹而「衝動性消費」的人還是少數，大部分的人還是重視商品的實用性。在經濟學裡，衝動性與炫耀性這類的消費本來就佔少數，除非廠商運用得當，否則最後可能僅只提升正妹本身的人氣而已。

》物化女性？

那麼，廠商要如何才能把正妹和商品配合運用好呢？爲了怕正妹壓過商品本身，採

---

[5] 「……被一個 PTT 網友拍了照片上網分享……」---原雜誌 P.43 中段

[6] 「發現女生不管幾歲，卸妝後都一樣，因爲大家的妝髮一模一樣……一股腦兒往一個方向去模仿。」---原雜誌 P.57 直的第二行中後半段

[7] 參見原雜誌 P.44 直的第二行第二段

[8] 參見原雜誌 P.49 最末段結論

[9] 參見原雜誌 P.49 調查 7

用「無個性正妹搭配有個性商品」的手法進行行銷。換言之，廠商要的就是年輕漂亮的正妹來便於搭配各類商品[10]，正妹代言人瞬間變成陪襯品，也就是所謂的花瓶，成爲男人品頭論足的玩物，頗有物化女性之嫌。不過久了之後，消費者也會疲倦，因爲廠商都採用相同的模式在運作，最後對於正妹代言人也會麻木，於是乎，商家又再想出別的辦法，請到高學歷正妹來代言，這次不怕正妹本身壓過商品，反而藉由她們高學歷背景來爲產品背書，爲產品增添了知性。現在，面對如雨後春筍般的「臺大五姬」[11]、「政大四姬」[12]等等正妹代言人，是否就可擺脫花瓶或著物化女性的汙名？可能還是見仁見智吧！

》正妹風潮能持續多久？

早期網路還不是那麼發達時，大眾取得正妹訊息的來源多半是電視媒體。相關的綜藝節目在當時因而收視長紅，但隨著網路功能日新月異，大眾越來越容易取得正妹照片時，同性質節目的收視率便開始疲軟，最後不得不走向改變節目型態一途。現在，正妹風潮移師至網際網路，充斥著我們的生活。不諱言，這就是個流行，而流行總有退燒的一天，如同幾年前的滑板車、葡式蛋塔風潮等等。我對於正妹風潮的看法是，單就一位正妹來說，屬於她個人的風潮很快就會過去，後面還有更多年輕貌美的正妹等著卡位。大部分的民眾都喜歡新奇的事物，所以我可以很殘酷地說，只要淘汰過氣正妹，讓新血地補上來，就會有人看，正妹風潮就還會持續下去。

》臺大生當 show girl 可惜？

最近臺大校長的一席話引起了不少討論，這源於許多臺大美女投入正妹行業中的一項「show girl」，而這個行業在過去都是被貼上有色標籤的，臺大學生在受盡全臺最好的師資、教育後，投身的竟然是這種被認爲是「不正當」的行業裡，是否浪費的教育資源？大材小用？針對臺大校長的質疑，雜誌方面也做了相關的問卷調查，發現現代人的想法已不如過往[13]，對於高學歷美女去當 show girl 並沒有太大意見。所謂的「可惜」該如何定義？高學歷的人就是要去當教授、官員嗎？其實我覺得應該尊重每個人的自由意志，如果這真的是興趣所在，那就勇往直前，趁著年輕貌美的時候去圓夢，但也要替自己想好後路，當年老色衰的那一天來臨時該怎麼辦？臺大校長或許就是認爲 show girl 是很短暫的，應該讓所學對社會發揮更大貢獻，所以才會有那番言論。雖然投入的行業不同，但我想只要在這個行業肯努力，還是會有一番成就，進而回饋社會！有句話說得好：「行行出狀元！」祝福她們的選擇。

》結語

正妹風潮帶來的利與弊當然不只上文所述如此簡短，爲怕自己知識有限無法正確分析更深入的話題，僅就寥寥數語淺析相關現象，不甚完備請多包涵。

敝人希望大眾面對「正妹經濟學」能關注在其到底能對經濟造成多大改變，而不是

---

[10] 參見原雜誌 P.46 直的第二行中間
[11] 翁滋蔓、陳匡怡、劉乃潔、余涵彌及吳依潔
[12] 柯念萱、翁子麒、沈易儒及邱兆梅
[13] 參見原雜誌 P.50 問卷調查 10

扭曲社會對於美的價值觀，造成年輕女生一味的模仿，甚至整形、節食，結果賠掉了金錢與健康！沒有人能夠一直活在他人的狹窄價值判斷中的，那樣太辛苦了！外貌會衰老，所以臉蛋不好看不必自卑，對自己有自信也是一種美！也可藉由培養高 EQ 與學識來增加氣質，這才是永恆的！最後以王文華先生的話與大家共勉之！[14]

[14] 「胸部是爸媽給的，胸襟是自己給的。」---原雜誌 P.59 中間後段

授課老師：王士銓先生
電機一 B99901170 周資傑

雜誌名稱：康健雜誌
出版日期：2010 年 8 月 1 日
期數：141 期
文章標題：好死，要趁早計劃

談到死亡，許多人不是面有難色，就是故作鎮定，一副好似篤定可以超然灑脫、安然離開這個人世的模樣。其實，死亡與我們的身體與心靈緊密相關，當面臨生命最終的病痛折磨時，大部分的患者早已進入到昏迷的階段，是被囚禁在肉體的靈魂，而身旁圍繞的家屬更是飽受精神煎熬，徹夜照顧，苦苦等待那最後一刻的來臨……。

這是令人萬分遺憾的收場，也是「死亡的臉」一書中提到有關臨終的場景。有時候我不禁懷疑這樣的存在是否已經失去意義，當那曾經爲我們最愛的親人變成勉強靠呼吸器維持的一具肉體時，我們還能期盼他們有朝一日會轉醒嗎？或是應該放手讓他們安心的離去呢？

我覺得這可以回歸到一個基本的問題上：凡是身爲人，必定會經歷死亡的歷程。簡單的道理大家都明白，但人總是會抱著一絲希望，期望醫師能將生病的家人挽救回來，爭取延長軀體在世上最後的「保存期限」。然而，如果把死亡的拉力比喻成無所不在的重力，人就好比是被向上拋出的球，當球下墜到快接近地面時，速度已接近最大，幾乎無法讓它停下了。如果想用醫療的力量挽救病人，就像希望讓球停止一樣，勢必得花非常大的力氣，而且還不一定成功。我們至少應該了解這個原則帶來的啓示，然後再繼續談自己的死亡計畫。

我們可以切入的角度有三個面向：病人自己、醫師和家屬。

作爲一個病人，我的感受特別深刻，因爲這個禮拜才剛從急性腸胃炎的劫難中歸來，算是活在這個世上頭一次生了這麼重的病吧！躺在床上發著四十度高燒的同時，心裡其實是清醒，卻又是擔心的。清醒是因爲自己的身體已經因爲被困在床上，失去了行動的能力，也沒有作業的壓力讓我操心，更沒有網路、電視等其他的娛樂享受分散了我的注意力。說來奇妙，這或許是造物者要我們專心面對疾病的侵襲，用身體全部的力量使它痊癒吧！而擔心的自然就是這次不知道要拖多久時間，請這麼多假之後會不會趕不上課業，補考的問題，對成績的影響……。作爲一個已經生病的病人，如果有還有要擔心的事，不僅對療程沒有幫助，更徒增心裡的負擔。特別對於末期的病患，如果沒有事先做好規劃，一旦感受到死亡快速進逼的威脅，其實心裡必定多少有恐懼的陰影，更何況死亡每個人都只有一次面對的機會，也不會再有第二次了。我自己當初自然也沒想到病程竟然會進行的這麼迅速：一下子就從些微的頭痛，轉成腹瀉再到高燒不退，前後不過半天。

又有的時候，病人的心情也會隨病情的好與壞而反覆無常。特別是原本已經穩定的病情又再度惡化，或是病情持續低迷不振時，病人的心情一樣會非常沮喪，可能懷疑自己是否還有救。而對一個知道自己快要死亡的病人又何嘗不是如此？生命中少了可以期

盼的明天，少了家人親情的滋潤，其他的瑣碎事務已經與我無關，而醫師又已經不抱希望，那活著又還有什麼意義呢？[1]

上天是公平的，既賦予每一個人生命，也給我們充分的一生來規劃死亡。所謂的生死，或許可以解釋爲一段生命從開始到結束一個完滿的週期。如此一來，「出生」是由父母爲我們打理好，「死亡」就是給我們自由發揮的藝術品了，有人死得重如泰山，令人後人景仰，又有人死得有如飛鴻雪泥，留下一生清名。重點在於，走得精采，走得有尊嚴，爲人生畫下完美的休止符。[2]

由於醫師或醫療團隊是幫助病患及家屬度過這個時期的主要推手，同時也是病患健康的負責者，因此醫師處理的態度也是影響走得順遂與否的關鍵。就我的認知而言，醫師應當在病人允許下，適度主動關懷並了解病人的私人情況，我相信沒有人會拒絕別人主動且善意的關心的。[3]同時，也應詳細告知病患和家屬有關病程、治療方式，以及建議採取的急救方式等等。這麼做的好處有：一、某些專業的知識需要醫師的解說才容易理解。二、病人和家屬可以充分感受到「知」的權益受到保障。三、病人和家屬可以積極規劃未來離開的方式，並勇敢接受不能改變的現實。

不過醫師也有他們難爲的地方。當一個急診的病人被推進來的時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麼？當然是先穩定住病人的健康情況再說，因此 CPR 等各種急救程序應運而生。久而久之，當急救程序變成必備的標準作業流程時，變得硬性而難以變通，而負責的醫師也容易制式化。像這次到醫院急診時我就有這樣的感覺，當母親想要詳細告知我的病情狀況時，急診的人員卻只要聽我到底拉了幾次？最近一次拉是多久以前？而在抽血檢查和打點滴時也一樣，動作快速也很精準，但感覺就是少了一份親近。不是說醫療人員缺乏專業素養，而是當一套標準已經變成人人教科書上教導的準則時，就容易失去了它原本具有的人性「溫度」。點滴快打完時，我因爲左手的劇痛而從昏睡中驚醒，護士來了之後只淡淡的說「這種點滴本來就會有點痛」，幫我調整了一下點滴的位置後疼痛變減除。沒想到她離開不久，整隻手又開始劇痛起來，好像被整隻針刺進去一樣，這次我連忙要求把點滴拔掉，才得以繼續休息(和老師您的電療經驗不謀而合，呵呵)。如果醫護人員不懂得病人到底痛在哪裡？心裡的感受如何？那麼病人要怎麼信任醫師採取的醫療措施是以病人爲出發點去思考的呢？

急救程序是以穩定病人的生理情況，並以之後進行更進一步治療爲目標。然而如果

---

[1] 莎拉七十四歲，孤單單地一個人在等死。莎拉因爲充血性心衰竭已經奄奄一息，當初醫師預測她只能再活一年，結果她多活了十一年。即使她知道接受現實後內心能獲得平靜，但她還是很不甘心自己即將死亡。隨著病情的惡化，並失去行動能力，親友也跟她愈來愈疏遠。她對於醫師不再花時間在她身上感到很沮喪，並歸因於她快速惡化的病情。「我知道，要醫師親近一個快死的人很不容易。但如果到了什麼話都不對我說的地步，就只有兩種可能：要不是他們以醫師的立場，已經說不出任何鼓勵我的話了，就是他們根本不在乎我，」她說。還有其他類似的病例。阿曼達，十六歲，愛滋病末期。我們問她最喜歡看什麼節目：「不知道」，最喜歡的演員：「不知道」，最喜歡做的事：「不知道」。她已經開始放棄做人了。

[2]如果安寧病院是專門爲了即將死亡而設立的，那就實在太痛苦了；而如果安寧病院是爲了讓人習慣死亡的過程而設立的，那這個動機本身也實在令人高興不起來。但根據我的經驗，我發現安寧療護既爲死，也爲生。這兩個過程是糾結在一起的，而安寧療護的哲學，就在調和兩者的相互關聯性。

[3]我喜歡和那些與死神搏鬥的病人談話，他們掙扎著爲生命劃下和諧的句點。我很珍惜受邀到病人家中的機會，他們賦予我特權，讓我進入他們私人的領域，擺脫醫院呆板的規定。我很重視安寧病院提供的人性尊嚴，並且對這樣的體制感覺很自在。有了這次的經驗之後，我希望未來能致力於安寧療護的工作。

病人自己的意願並不想忍受急救的痛苦，而要求放棄急救，而且這種病關係到病人的生死時，醫師該如何抉擇？《白袍：一位哈佛醫學生的歷練》就提到這種衝突與矛盾[4]，既然醫療的最終目的是減輕病人的痛苦，那麼如果自然死亡是對於末期疾病最快也最無痛的方法，那麼何不尋求痛快的解脫呢？雖然我自己不曾認真考慮過怎樣結束生命的問題，不過我倒很確定這次腸胃炎我一度痛到冒出一個想法：如果切除掉腸子會讓我好過一點，那何不現在就去做呢？

我想，醫師就他們的專業素養有難處[5]，醫師也是人，不可能見死不救，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沒有人是完美的。我們不能寄望醫師一定可以帶給我們美好的人生結局，所有美好的東西都是要自己去追才會有的，所以我們要對自己負責任。提早做好準備不但是對自己的人生負責任，也是對所有關心自己的人付一份責任，不讓他們爲自己煩憂擔心。

最後我想談的是家屬，家屬至少扮演了兩個角色。一是病患和醫師溝通的橋樑，有時候甚至在病患昏迷不醒的時候，代表了病患的個人意志與權力維護者，協助處理病患在醫院和家裡的各項事務，也是進行重大醫療行爲（手術、急救等等）的同意權行使人。另一則是病人身旁支持鼓勵的力量，這對病情的好轉有莫大的幫助。生病的人若是沒有家人的支持，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鼓起勇氣來面對病魔。我真的很感謝爸媽在夜半的時候還不眠不休在急診室裡照顧我，讓我盡量感受和在家裡一樣的舒適，並常常關心我的病情。雖然只是一句簡單的關心，但聽在耳裡卻有說不出的幸福與感動。

家屬自然想爲病人爭取最好的醫療資源、最舒適的環境、最完善的治療，當然最重要的，對病人最好的以及尊重病人的措施。可惜這往往與醫師的目標相衝突，而造成令人遺憾的結果。[6]

---

[4]「保羅，我真的很佩服你，你讓鳥人有機會拒絕插管，並且支持他的決定，尤其是多數人都主張幫他插管，」我說道。「其實，加護病房裡的人說，我們早就該幫他插管的，」保羅說。「儘管他和太太入院前就決定病危時放棄急救，也不要插管，但是住院期間，對於要不要插管這件事，他們的心意已經改變過兩次了。這表示他們兩人都很矛盾，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經準備好要放手。只要確定插管是暫時的，他就應該要插管。這家人需要時間冷靜下來，好好想清楚他們的狀況，重新評估先前的急救聲明。」

[5]我很失望。我第一次覺得我們做了一件完美又正確的事，可是後來卻聽到，我們的決定有可能是錯的，我有種幻滅的感覺。也許當病人的生命有可能被延長時，死得有尊嚴這件事就變得完全不可能。然而，加護病房醫師的論點也很有道理。我們要給病人選擇生命的機會。是否急救這個決定很複雜。我們怎麼可能每一次都對呢？一般大眾常常會批評醫療人員不當延長病人的生命。但如果無法確定病人已經準備好要走了，我們又怎麼能坐視他們這樣死去呢？我們必須採取行動，因爲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可以思考。查閱急救聲明或是徵詢家屬意見所花的時間，可能就會讓病人沒命。而且如果不只是我們，病人本身甚至家屬都還沒有準備好要面對死亡，那就更難處理。我們還是必須盡力搶救每一個人，希望有天真的能救了一個還不想死的人。這一層體會讓我對於醫療照顧者的角色感到難過。有了安寧療護的經驗之後，我深信應該讓病人走得單純些，也不要有任何外力介入。我很珍惜與病人及家屬討論各種選擇的機會，傾聽他們決定何時自己準備好要離開人世了。但身爲一個醫師，我會被迫成爲一個沒有時間多想的角色。我永遠也無法確定我的決定是否正確，只有在知道自己做的是那種情況下唯一能做的醫療選擇，心裡才能稍微舒坦一些吧。

[6]幾年前，我自己最親愛的爸爸得到胰臟癌，從發現疾病到往生只有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身爲家屬也是護理人員的我須要面對多少事，我不但要忍住心裡面的悲傷和恐懼，還要憑藉著自己一點點醫護的教育來判斷怎樣的醫療隊爸爸是有幫助的。在這當中爸爸接受了 On Port-A 做化療，做放療，做胃鏡等等無數次的侵入性治療，我爸爸忍著身體及心裡的折磨，我們身爲子女也面臨一次又一次的抉擇，我們不知道怎樣的決定對爸爸是好的，我雖然知道安寧的照顧對爸爸有好處，但是面對求生意識很強的爸爸，我無法讓他就這樣離我們而去，因爲我們跟一般人一樣在等 待奇蹟，所以爸爸忍著痛，我們家屬也忍著

最近在電視上也看到安寧照顧基金會的廣告[7]，正巧與康健的這篇文章做呼應，當世界各個先進國家都逐漸提高他們對病人自主權的關注時，相信臺灣的社會也已經做好準備接受新的價值觀。祝福那些還在與病魔奮鬥的勇士們，也祝福我們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創造的精彩人生！

參考資料：

[1][2][3][4][5] 《白袍：一位哈佛醫學生的歷練》

[6] 網址 http：//www.tho.org.tw/xms/forum/show.php？id=340，一個經過喪父之痛的醫護人員心聲

[7] 網址 http：//twenty.hospice.org.tw/main.html，可參考「預立醫療自主計劃」

痛，經過一連串的治療，我們似乎也半推半就下到了安寧病房。爸爸不了解何謂安寧病房認爲只是換個地方做治療，連到浴缸裡泡澡都認爲是要使用另外的治療，而媽媽是覺得醫院放棄了治療，更糟糕的是爸爸到了安寧病房一個星期後就過世了。在這當中爸爸雖然意識清楚，但是從來沒有表達過他的想法和意見，不知道面對死亡的他是否會害怕會無助，面對這紅塵俗世是不是有未完成的事，我們無法了解也不知道該如何了解，深怕一不小心就戳破了爸爸求生的意志，而我們無法承受親人因爲喪失求生意志而離我們而去，所以到現在我仍然不瞭解爸爸是不是抱著遺憾離開了人世。經過喪父之痛後，我害怕接觸安寧病房，因爲我的親人沒有在那裏得到解脫，而我得到了遺憾，我很明白這是因爲台灣的安寧照護還沒有很成熟，而我對它的期待又很高所以落差太大。我在想如果能有一個團隊裡面的成員是：有愛心的志工能分擔生活的雜事，有耐心的護理人員幫忙解除各項生理需求，有細心的醫師能讓病人得到最好的照顧，有厲害的心理治療師讓心靈得到解放，擁有這些條件所組成的安寧團隊一定能造福不少人，也能讓人得到好生好死的夢想。

[7] 網址是 http://twenty.hospice.org.tw/main.html，內有詳細介紹。

授課教師：楊芳燕先生
財金一 B99703072 曾則恩

魯迅的嚴厲與哀愁—由「鐵屋子」與「路」的隱喻探究魯迅的批判思維

前言

探究中國近代文學，鮮有作家如魯迅，能直言不諱的對傳統提出挑戰。魯迅以寓意深遠的情節、批判意味濃厚的人物刻畫，具體而微的呈現了大時代的悲劇。但在小說嚴厲的批評背後，潛藏著魯迅一顆仁愛關懷的心。若能深究作者爲文的目的，便能夠體察其人與其文的溫存。

這篇報告欲從魯迅的兩個比喻切入，以了解魯迅的中心思維。這兩個比喻分別是《吶喊・自序》中「鐵屋子」的比喻，及〈故鄉〉中「路」的意象。這兩個比喻可說是囊括了魯迅多數作品的寓意，相信能藉此對魯迅的思想能有更多的了解。

壹、「鐵屋子」的比喻

(一)魯迅筆下的中國

綜觀魯迅文章，可知魯迅爲文是目的性的，帶有對中國社會的主觀批判。在《吶喊・自序》中，「鐵屋子」的隱喻便概括呈現了這樣的批評。魯迅寫道：

>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不久就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人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鐵屋子無非是魯迅眼中的中國，而魯迅形容這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這樣描述隱含了第一層意涵：魯迅所鄙夷的「屋子」，乃牢不可破的限制：將人囚禁於封閉的空間，以至於死。又由於沒有窗戶，它侷限了人的視野。

而這又可以延伸到第二層含意，也就是中國人的無知。所謂熟睡，指的是思想上的昏庸與停滯。讀到魯迅筆下「熟睡的人」，以及「從昏睡入死滅」，我們可能會問：若這鐵屋子內燠熱難耐，又怎麼能熟睡、「不感到就死的悲哀」呢？但是另一方面，若未曾體會過涼爽宜人的氣溫，又怎麼會抱怨環境的燥熱呢？於是「昏睡」也隱含另一個批判，那就是中國人經驗的侷限。這也是魯迅在〈故鄉〉及〈祝福〉等小說中，對中國人乃至於中國社會的剖析。

讓我們回頭探討「鐵屋子」字面上的涵義。有趣的是，這屋子是人爲提煉產出的鐵所造，是違逆自然的存在。在此可以推論，魯迅試圖以「鐵」來代指人造的思維與習慣，也就是強加於人的文化。但是文化的範疇寬闊，尤其中國文化的發源極早，悠深淵博，

因此鐵的涵義在此又有衍伸，象徵著現代文明。魯迅的小說是時代下的產物，具有時間的侷限性。我們無法將魯迅的作品應用於西風東漸前的舊中國：我們無法將當時中國人的不通人情，一味歸咎於傳統的古板；我們也無法將當時中國社會的集體無知，全然怪罪於中國文化的獨立性。魯迅把焦點放在傳統的不合時宜，也就是說，魯迅批判的是近代中國。當屋外的風景已然轉變，充滿著人類科技發展的火熱，而屋內—因著鐵的強導熱性—也確實受到了影響，社會再也不一樣。但大多數人卻未察覺，因傳統已成了習慣，而改變、拆毀鐵屋子並不容易，對魯迅而言，中國傳統文化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是如此的萬難破毀。

綜合以上論述，可簡單將魯迅的中國印象歸爲三點：文化的封閉性、人民主觀經驗的缺乏及文化的不合時宜。而這三點從「鐵屋子」的比喻中皆可窺知一二，也是魯迅爲文的目的。

（二）清醒之人的困境

「鐵屋子」的比喻還有兩點值得探討，第一點是清醒之人的困境。既然看清危機，爲何不搭救身旁的人呢？原因來自於環境的限制，也就是中國文化的穩固。走舊路總是最安全的，清醒之人必然知道鐵屋子是待不得了，但卻不知如何離開鐵屋，因對清醒之人而言，那超出了他的經驗範疇。第二點在於上頁引文的最後一句話：「你倒以爲對得起他們麼？」。魯迅筆下極力撻伐一種人，那就是「看客」
。雖然悲劇就發生在身旁，看客卻無法理解，以爲事不關己，甚至因著自己的愚蠢無意間助紂爲虐，成爲加害人。而從「你倒以爲對得起他們麼？」一句便可知清醒之人與看客的差別，那就是對人的基本關懷與社會責任，而這樣縝密的心思，使得清醒之人陷入了兩難。

貳、由魯迅作品看「清醒之人」

（一）「先知先覺者」的孤絕

魯迅身爲中國社會中的先知先覺者，自然承受著前述「清醒之人的困境」；他的仁愛之心亦使他備受煎熬。從另一層面來看，魯迅尚一種顧慮，而這個顧慮充分顯現於他的小說名篇〈狂人日記〉中，那就是「禮教吃人」。魯迅身爲一位先知先覺者，卻害怕喚醒鐵屋子裡昏睡的人，除了因爲未來的不可預測，另外就是因爲昏睡之徒的不可理喻。在〈狂人日記〉中，表面上敘事者患有被害妄想症，精神錯亂，而四周圍的人是所謂的「正常人」，但事實上正好相反。〈狂人日記〉中的敘事者是「先知先覺者」，他看到了他人尚未意識到的，也就是人在禮教之下所顯的愚昧，也就是所謂的「禮教吃人」。而四周圍的人卻看不出來，因此他們是思想困頓的無知人。真理並不是絕對的，而是來自於多數決。也就是說，大多數人認同的想法就是真理。在鐵屋子裡，大多數人是昏睡的、被舊文化束縛的，那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真理。因此，當清醒之人在鐵屋中嚷嚷，意圖喚醒沉睡之人時，便會如〈狂人日記〉的敘事者一般，被目爲瘋子。

另一篇魯迅名篇〈藥〉中，夏瑜同樣也有相似遭遇。夏瑜是清末革命分子，說他是「先知先覺者」，意圖喚醒沉睡之人，再恰當不過。但他的最後下場是死，流的血甚至被人所嗜。而「看客」們卻認爲夏瑜瘋了，因此不爲他的英年早逝感到憐惜。這些先知先覺者的孤絕，來自於與社會所認定的「真理」違背，這樣的不同使他們被貼上「瘋子」的標籤，不再是一個人，因此被剝奪了「正常人」所享有的尊重與權利。這是先知先覺者所畏懼的，使他們感到被孤立於群眾之外。

（二）魯迅的矛盾情緒

魯迅以救中國人的命爲己任，這「命」指的倒不是生理上的生命，而是思想上的活潑。對他而言，一個人有了獨立思辨的能力，才是真正的活著(being)，反之只不過是存在(exist)於世上，不是真正的活著。上一段已經說明：魯迅是鐵屋子裡清醒的人，看清了中國人的愚昧，並身陷於「清醒之人的困境」及「先知先覺者的孤絕」，因此對於在鐵屋子裡嚷嚷產生了畏懼，卻又無法拋開對於身邊的人的仁心。這樣的情緒呈現於他的小說當中：〈故鄉〉中的敘事者想到對未來願景，反倒害怕了起來；〈狂人日記〉更是直接鋪寫了魯迅的忐忑不安，並刻畫了先知先覺者欲喚醒愚昧人可能的下場，〈藥〉中夏瑜的死與不被理解便是一例。禮教吃人，吃的不僅是無知人的心，更是清醒之人如魯迅的命。

參、〈故鄉〉與〈祝福〉中的「路」

(一) 「路」的意涵

「路」在的隱喻同樣可以看出魯迅的思維脈絡。從〈故鄉〉的最後敘事者的反省中，可略爲得知隱喻的涵義。當故鄉的影像漸漸模糊，魯迅寫道：「我躺著，聽船底潺潺的水聲 ，知道我在走我的路。」。很明顯的，〈故鄉〉中的敘事者是鐵屋子裡醒著的人，他開了眼，踏上了自己的路。相反的，和他一起長大的閏土，成了鐵屋子中昏睡不醒的人。但是敘事者所走的，究竟是哪一條路呢？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看〈故鄉〉中的一段敘述。魯迅寫道：

>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了起來。閏土藥香爐和燭臺的時候，我還暗地裡笑他，以為他總是崇拜偶像，什麼時候都不忘卻。現在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製的偶像麼？只是他的願望切近，我的願望渺茫罷了。

從上述的文字中便可略知「路」的意義。不論是敘事者或是閏土，他們尋找的，是一條「活路」。但不同的是：閏土求神拜佛，顯見其依然迷信，受舊思想所束縛。因此可以推斷，閏土只是卑微的希望能在鐵屋子中繼續活著，那是他走的「活路」，是重複走了他父親的老路。但這路是有限的，這路在鐵屋裡繞呀繞的，循環再循環，終究是條死路。但是對敘事者而言，他棄絕矯揉的舊封建階層，渴求重返幼時自然的、擺脫人爲

限制的人際相處。他走的是欲離開鐵屋子的路，是真正的活路，永無止境的延伸。

（二）路途艱辛：「偶像崇拜」與「鐵屋子」

〈故鄉〉中的敘事者確實清醒了，當他看見了屋外的世界，他卻不知道這條路將引領他到甚麼境界，前途茫茫。偶像崇拜是盲目的尋覓，在〈故鄉〉中，閏土非理性的信靠舊時代的神明，冀求因此有更好的生活，這明顯符合偶像崇拜的定義。但〈故鄉〉中的敘事者是否也符合這樣的條件？他雖然沒有求神問佛，但他確實有所追尋，他追尋著他幼時所體驗的、掙脫繁文縟節的自由生活，那究竟是可達成的，抑或只是他「手製的偶像」呢？

這和魯迅的矛盾心理有呼應之處：不論是否能走出鐵屋，希望總是遙遠而不可知的。是的，清醒之人察覺到了困境，並欲突破，走出了鐵屋、脫離了困境，踏上一條活路，但這條綿延的活路上是否有更多的困境，不得而知。

（三）活路與死路的差異：「偶像崇拜」相對於「希望」

但魯迅終究是肯定〈故鄉〉中的敘事者的。要認清這點便要回答一個問題：清醒的人和昏睡之徒的不同之處究竟爲何？這時我們就要再次回到「鐵屋子」的比喻。魯迅利用鐵屋子的比喻，批判對社會變動缺乏感受之徒，他們身於險境而不自知，仍舊昏睡不醒。他們是盲目的，有著如同偶像崇拜般的無知。

而清醒的人的不同之處正顯現於〈故鄉〉這篇小說的結尾，也就是敘事者的自省。他不像閏土，卑微的服從傳統的禁錮，相反的，敘事者質疑傳統，走出了鐵屋，且他更進一步質疑所抱持的信念與希望。也就是說，他不僅在鐵屋裡是醒著的，他就算出了鐵屋也不昏睡。就這個層面來說，他不是盲目的。因此他的行爲不若習慣性的崇拜偶像，而是理性的追尋；他所抱持的不是一尊「手製的偶像」，而是魯迅筆下所謂的「希望」。

（四）活路的辨析：〈故鄉〉與〈祝福〉中敘事者的反差

分析完對於〈故鄉〉的敘事者的描述後，再對照〈祝福〉中敘事者，便可看出作者魯迅對於〈祝福〉中敘事者的批判。〈祝福〉中敘事者雖自認超脫於舊社會的爛泥，是綜觀全場的讀書人，但他最後卻盲目的融入了傳統的「祝福」儀式，不可自拔，是何其嚴重的偶像崇拜！他崇拜的是他的清醒，他的獨樹一幟，而那其實只是他睡夢中的一景。

另一方面的不同，來自於對社會的關懷。〈故鄉〉的敘事者看到故鄉成爲了「鐵屋子」，於心不忍，想喚醒鄉民，卻又多有忌憚，顯見其仁。反觀〈祝福〉中敘事者，他咀嚼著祥林嫂之生，卻不知其韻味，彷彿行刑臺邊旁觀者，事不關己。魯迅所謂昏睡，實指精神思想上的怠惰，而〈祝福〉中敘事者缺乏對人的體察與關懷，自然是魯迅筆下昏睡的人。

（五）路的終極目標

〈故鄉〉的最後三句話極爲經典，點出了魯迅心中「路」的終極目標。魯迅寫道：

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變成了路。

這句話顯見魯迅寄希望於於未來的想法。從「鐵屋子」的比喻中，魯迅讓讀者知道改變的困難；在這裡，魯迅則告訴我們改變的方法，即爲「時間」。這也說明了：魯迅所抱持的「希望」並不若偶像崇拜般的無憑無據，而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時間一久，事實自然是越辯越明，終究會成爲主流、成爲「真理」。

結語

確實，魯迅的文章描寫著一個社會的病態。其批判極其嚴厲，充滿著大時代下，對傳統的不諒解與憤怒，而這本身就是一場悲劇。但藉由「鐵屋子」及「路」的比喻，我們看到：魯迅不僅描繪了當時中國社會的荒謬與瘡疤，無意間也顯出他對於人的濃厚關愛，而這是悲劇之下最寶貴的溫存，亦是希望的來源。在一個悲慘時代下，一方面，這不僅是一種由舊至新的過程，亦是一種復古：欲找回起初，人與人之間最真誠的情感。

授課教師：楊芳燕先生
財金一 B99703083 趙祥亨

從毀滅與偶然中擁抱美好
探討「封鎖」和「戰爭」在張愛玲所著之〈封鎖〉與〈傾城之戀〉中的意義

報告引言

這篇報告所要論述的，便是牽動著〈封鎖〉與〈傾城之戀〉這兩部小說情節發展的重大事件，即封鎖與戰爭在張愛玲筆下的安排與其重大意義。這兩件事看似與一般小說裏面幾乎都要被設定的故事背景一樣，在沒有仔細探討以前，他們的確就只是故事上演的舞臺罷了。不過就張愛玲對於其小說的鋪陳，每一個特定的時空背景都絕不僅止於是容納劇情的容器，它們的地位，對於故事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它們本質上是愛情故事，特色便在於在其中穿針引線的這兩個重大事件。看張愛玲的小說，有時候注意各種情節的安排，比起只鑽研男女主角的互動言談還要重要且有趣。

報告內容

封鎖與戰爭，是偶然還是必然？

「封鎖」在全篇小說的一開始便開始了它對於時空的主導地位，男女主角們偶然地進入了同一班封鎖中的電車，再經由董培之的出現等種種因緣際會，將所有的偶然性串在一塊兒，成就了男女主角相遇的必然。由於封鎖在故事中的地位是有絕對的主宰性，其獨特的偶然性便創造了男女主角在這種情形下相遇的必然。但就封鎖的本質而言，它絕對在客觀上是件偶然的事。

而在〈傾城之戀〉中，在戰爭尚未爆發前，流蘇與柳原的愛情是否會有結果，還是撲朔迷離的。但是戰爭就在最剛好的時機出現，這種偶然，使得柳原和流蘇的重逢與結合成爲必然。戰爭的發生，剛好讓這對開始要接受遠距離考驗的小戀人可以免於煎熬與猜忌，和因爲遠距離所造成的變化，因此要讓流蘇能夠真正擁有柳原，這場戰爭勢必非發生不可，而且一定要在香港。不過一樣從客觀的角度來看，是上天偶然的安排成全了他們倆，這場戰爭在本質上也絕對是偶然的。

獨立分離出的時空－封鎖的意義

封鎖在小說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在故事的結構上來說，有著幾種代表意義：

一、封鎖創造了完全異於原世界的空間，它將時空割裂，好醞釀出接下來將要發展的情節。這一點在小說中部沒有任何隱藏，張愛玲也試圖告訴讀者，接下來的這場邂逅，是在另外一個時空氛圍中發生的，像小說的第一段：

『叮玲玲玲玲玲』每一個『玲』字是冷冷的一小點，一點一點連成一條虛線，

切斷了時間與空間。

時間與空間被切斷，但是主角們卻沒有察覺，所以封鎖的到來只是一條虛線，但是這被創造出的新時空，將是爲他們帶來甜蜜的溫床。而文末再次響起的鈴聲，便是再將他們放回原本的時空。

二、封鎖的的真正內涵，並不是它字面上的意思。封鎖像一道結界，隔開了原本拘謹的世俗，讓身爲會計師又已經有了妻孥的呂宗禎和一個出身高上家庭且學識甚高的吳翠遠漸漸拋棄了某些矜持。封鎖真正鎖住的，是原來的那個只存在著單調流動、處處被禁錮的世界，但是它卻相反地，解放了電車上許多在苦悶世界裏沉浮的靈魂。所以，封鎖的意義其實是解放。

三、封鎖對於主角們，到底代表著甚麼？對於呂宗禎，封鎖在須臾之中停下了他原本庸碌的生活步調，讓他暫時得以抽離，讓他開始正視到他自己活在一個受許多人支配的日子。妻子的不體諒、會計師生活的煩躁，便是這些壓迫他的因子。對於吳翠遠，則是在這靜謐且詭異的氣氛中，使她一邊批改一邊察覺到自己身爲一個女子的無助感。封鎖沉澱了兩人的心情，好讓他們培養情調來迎接這接下來這既巧合又美妙的相遇。封鎖也讓董培之得以有時間準備來跟他預想中的岳父來攀談，好讓宗禎和翠遠得以接近。這個割裂的時空，就像打開了某個開關，原本單調的電車時光得以出現一個裂隙，這個裂隙也讓男女主角的心稍稍敏感了些，否則在原本那種庸碌繁忙的世界，兩人也無法真正的在刹那間體會到彼此的可愛，在翠遠的世界裏，也就永遠少了那麼一個值得她流淚的好人；而宗禎就可能再也找不到一個把他當作一個平凡男子的女人。

轟隆的砲聲是修成正果的信號－戰爭在〈傾城之戀〉中的意義

就在流蘇在柳原買給她的房子中宣示主權後，蒼涼的靜寂緊接而來，兩人的愛情在歷經了之前的種種風波後，是否又要在經歷一次大考驗呢？這場戰爭的出現再度爲流蘇與柳原引出一段轟烈的情史，使得這場戰爭更意義非凡。要論就這場戰爭安排的時點、過程、地點和結果，才能夠釐清它在故事中的關鍵代表性。

一、 戰爭是一把鋒刃，流蘇因爲這場戰爭，正式告別了原本還與她有著種種羈絆的過去。張愛玲一樣嘗試告訴讀者這種發生在流蘇身上的轉變：

流蘇也想到了柳原，不知道他的船有沒有駛出港口，有沒有被擊沉。可是她想起他便覺得有些渺茫，如同隔世。現在的這一段，與她的過去毫不相干，像無線電的歌，唱了一半，忽然受了惡劣的天氣影響……。

在『吱呦呃呃』的砲火中，流蘇好像也感覺到了些甚麼東西正在運作，過去已經是

過去，這個時點之後，她開始了解到他現在的生活中那些值得她留心的人，就是柳原一個了。徐太太在戰爭時不知去向，上海的家人們更不是她想面對的。在週遭的空間更加孤立她時，她越強烈地掛心於柳原，於是她和柳原的結合，便勢在必行。這場戰爭的安排，看似投下了一場災難，卻爲流蘇和柳原排除了阻礙，加速他們的戀情。

二、在流蘇初次到達香港時，這座城市的浮誇令她目眩：

那是個火辣辣的下午，望過去最觸目的便是碼頭上圍列著的巨型廣告牌，紅的、橘紅的、粉紅的，倒映在綠油油的海水裏，一條條，一抹抹刺激性的犯沖的色素，竄上落下，在水底下廝殺得異常熱鬧。流蘇想著，在這誇張的城市裏，就是栽個跟斗，只怕也比別處痛些……。

在她的心中，柳原似乎是接近這種她所不了解的浮誇，她頓時成了個從上海來的鄉下女孩，她也許心中試圖矜持，但是以柳原的條件，流蘇是被選擇的一方，在別人眼中，也許她根本配不上柳原，畢竟她踏入了這屬於柳原的浮誇城市，這種隔閡，她難以在短時間內消弭。

戰爭來臨，蹂躪了這誇張的城市，就在意象上來說，就像是她與柳原終於排除了那隔閡，兩人不再有文化與地位上的差異，甚至可以說，在戰爭時，他們就是命運共同體，兩人盡釋前嫌，在戰爭下，他們所唯一擁有的，就只是對方。所以安排這場戰爭的意義，便是要打破那原本阻隔在他們之間困惑他們的那隔閡，就連那頻頻讓流蘇感到自己處於文化邊緣的薩黑荑妮，也在戰爭中狼狽不堪。於是彼此知道對方不再和自己格格不入，對方就是值得付出真愛的那個人。

三、戰爭在本質上來說，既是破壞，亦是創造。對於飽受戰火波及的人，流蘇確是歷歷在目，但就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爲了要成全她，才有了這場戰爭。在主角以外的世界，尤其是香港，一切都完了，這個誇張的城市死去了，這個她與柳原發展戀情的城市陷落了。爲了成全她的愛，香港從絢麗中出現在她的世界裏，然後爲他帶來真愛，而且爲了要讓她能與柳原修成正果，它便燃燒了自己。戰爭到來，就像是用其他人的犧牲當代價，給流蘇這個已經結過婚的女人再一次寶貴的機會，尤其是在那個年代的中國，女人能夠在第二次婚姻中遇到真愛是相當難得的。所以，戰爭的安排，便是要做代價的交換。也許在其他人眼中，戰爭所造成的是無謂的犧牲；但對於流蘇而言，她知道，這些人也許是爲了成全她的愛而犧牲，但卻給了她這個怪異但卻美好的契機。戰爭的本質成了一場儀式，讓他們倆從談戀愛昇華至戀愛。

從〈封鎖〉和〈傾城之戀〉中探討張愛玲的愛情與人生觀

這兩篇小說，濃縮了張愛玲對於相遇與戀愛的一種態度－偶然性是愛情中很重要的因素。這種想法，在張愛玲的許多作品中都曾經出現過，其中最能夠代表的一段如下：

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要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地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裡？」

「碰巧」成了這兩個故事中相當重要的因素。設想在茫茫人海中，若將所有的人擺在眼前，我們是否能夠馬上就揀選出誰是我們命中注定的那一半？就張愛玲的觀點來講，人與人的相遇首先就已經是偶然的了。必定是先相遇而後認識，才有辦法進一步發展，所以於千萬人之中，遇見那個人，就是一種巧合，而非注定。否則，在茫茫人海中，誰又能保證在看過每個人的面容、讀過每個人的心思後，會願意死心踏地地愛著當下選中的那個人嗎？也許全中國有無數個像翠遠一樣的遭遇而且一樣懂得傾聽宗禎抱怨的女孩子，而也有無數個男子有如宗禎一般生活在煩悶的城市中且亟需一絲溫情。但偏偏就是翠遠和宗禎，獨獨就是他們倆，而不是其他人，這是需要許多巧合來配合的；接下來，便是必須讓他們倆遭遇封鎖，封鎖在對的時機出現，他們倆才得以有著那甜蜜的時光。流蘇與柳原的相遇雖也是偶然，但戰爭到來的時點更是強調了這種「剛剛好」的概念。這場戰爭就正好在流蘇在柳原給她的房子中悵惘之時到來，不早一個月也不晚一個月，就像是刻意要安排來成全他們倆。他們的愛情若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少了，便很可能以分離做結，所以這一切，不就都是那麼剛好嗎？

而戰爭與封鎖也表現出了張愛玲對愛情的另一種看法。愛情之火燃起的那一剎那，或是有情人終成眷屬時，大致上都是所謂的令人和樂的美好結局。但張愛玲卻不這麼安排，張愛玲在這兩篇小說裏，都將那重要的相戀契機放在最不令人感到有希望的地方。封鎖，感覺是一種窒息氛圍，但沒有封鎖，就沒有這幾刻鐘美好的邂逅；戰爭使多少人顛沛流離，但流蘇卻像是踐踏在別人的屍首上在尋找自己的幸福。兩人在璀璨的燈光下相擁且結爲連理，但將視角拉遠，往那美好的景象後一望，那背景是灰暗、蒼涼且沒有希望的。所以從這兩篇小說中便可以看出，張愛玲並不認爲只要愛上了，週遭的一切也會隨著你的美好境遇而跟著幸福洋溢起來；相反的，若將愛情最真實的一面剖開，不管是愛情滋長的舞臺、促成愛戀的種種或是爲了成全愛情所犧牲的一切，反而是最不堪的。所以在〈天才夢〉中的經典名句－**「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蝨子。」**拿來形容這兩篇小說的愛情，也相當合適。這兩篇小說，便是她將此種對生命的觀點擴展到愛情的範疇，愛情是人生的縮影，人生本是在看似華美的外表下隱藏著許多讓人想起會備感遺憾的細節，愛情也是會有同樣不完美的內涵。

而愛戀既然是人生的某個縮影，放大到一個人的一生來說，不也是如此？人生中的任何一個環節，只要少了那麼一個巧合，那麼一切便也會不同。就像若是張愛玲並不出身於上海，而只是偏遠鄉村中的一個平凡女子，沒有受過現代思潮的刺激，沒有從小到

大的種種經歷，我們便可能失去一顆文壇中的閃亮之星。生命中有許多事物，便是要在對的地點和對的時間下出現，才會顯出令人羨煞的美好；愛戀最重要的契機，便是在千萬人中剛好握住的那雙手，或是剛好對望到的那兩雙眼。

授課教師：楊芳燕先生

法律財法組一 B99A01319 張意鈞

封鎖與戰爭構築的愛情

前言

「他們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在摩登上海裡一處依然被傳統禮教包裹，象徵舊中國的宅邸；「開電車的人開電車。」看似科技發達、文明進步的新世界，卻剝奪了人性最基本的真，兩個身處舊傳統禮教逐漸崩解和新式西方文明建立過渡期的女子，如何運用封鎖與戰爭構築自己的愛情？

（一）封鎖與戰爭的特質

１、封鎖的特質

「如果不碰到封鎖，電車的進行是永遠不會斷的。」電車是上海的新式產物，象徵新工業和資本主義社會，電車不停地依照軌道的路徑行駛著，呈現出新工業和資本主義社會對於存活其中庸庸碌碌人們的異化，就像卡夫卡《變形記》的故事背景，異化是生活的基調。封鎖打破了習慣，強迫人們停留在某一空間，彷彿凝結了時間的流動，暫停重複的動作，將一切定格，切斷時間與空間。

「這龐大的城市在陽光裡盹著了。」定格才是覺醒，讓人們拋下忙碌急速的腳步，給予一個喘息思考的機會，使之短暫脫離異化狀態，封鎖成爲能夠短暫確實感受自己生命跳動的時間，這樣的短暫是非常態的，但只有在非常態時，人們才能窺見真實的自己。

２、戰爭的特質

「那幽暗的背景便像古老的波斯地毯，織出各色人物，爵爺、公主、才子、佳人。」在砲火轟隆的緊張場面，不管你的身分地位如何崇高抑或如何卑下，每一個人通通被剝去了虛假的外皮，顯露出生命本質的脆弱。戰爭迫使人類展現自己的脆弱無力，一切名譽、權勢、財富都可能隨時化爲烏有，令人回歸最原始的求生目的。

戰爭給予了人們勇氣與衝動去即時把握當下擁有的，只有在生命隨時可能消逝的狀態，人們才會拋開平常自己或社會所設定的無謂堅持，肆無忌憚地珍惜眼前的人事物，緊緊擁抱，深怕下一秒就會失去實現的機會。

（二）封鎖與戰爭的意義

1、封鎖的意義

封鎖的核心意義是思考。第二二六頁「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封鎖給予被異化的人們思考的機會，給了他們實際面對人與人互動的時刻，但人們卻因爲潛意識裡慣於現況而裹足不前，無法察覺這個珍貴的契機，他們太習慣於僵硬的異化而無法恢復人類與

生俱有的思考能力,喪失了人之所以爲萬物之靈的核心價值，也就是思考。人們被重複的異化所操弄，大家都以爲自己沒發瘋是因爲身處的環境已經令所有人發瘋，發瘋變成了正常，是一種常態模式，重複的動作取代了思想，「也不知道爲什麼去，爲什麼來！」

吳翠遠和呂宗楨原本亦是陷入僵化模式的兩個人，因爲誤打誤撞的機緣，由逢場作戲的調情進而開啓兩人思考的活化，假戲真做，才恰巧運用了封鎖給予的良機將兩人推向真實的人際互動。呂宗楨的思考是發現自己終日爲了家庭、孩子奉獻，但他甚至已經不愛他的妻子；吳翠遠的思考是發現旁邊的男子爲活過來的真人，令她熾熱又快樂，並且發現自己亟欲掙脫那些她厭煩的一塵不染的好人。

兩個人思考的前提都是因爲感受到眼前的人是真人，是可愛的女人和單純的男子。

真人的情感是源源不絕地流動、澎湃的，能有意識地思考，真人的生命是有溫度的，真人能夠看見真實的自己，能夠了解自身想法並剖析記錄眼前發生的一切，是一種有自我價值的存在。好人的情感是停滯死板的，只依照社會規範盲目地服從，被僵化的封建體制所桎梏，是情感層面的異化。就因爲大部分的人在常態下照著社會規範所認可的價值去從事一切行爲，而成爲所謂的"好"人，好人比真人多。

2、戰爭的意義

戰爭原本的意義在於兩方爲爭奪自身利益而發展出的決勝方式，贏的一方獲得一切，輸的一方失去所有。《傾城之戀》中所鋪敘的戰爭有兩種意義，第一種是男女主角之間的情感戰爭，其意義是對自身空缺的渴求；第二種是真正烽火連天的戰爭，其意義是情感的解放。

其實戰爭很早就出現在小說中，即男女主角的感情戰爭。范柳原期待流蘇滿足他對中國文化的空缺，期待流蘇能填補他對中國的想像，以這樣典型的中國女子爲追求永恆愛情的對象，范柳原追尋的是一份純粹的愛情；白流蘇將柳原當成逃離舊禮教社會的完美跳板，取得一張長期飯票爲流蘇與舊式禮教之間戰爭的勝利條件，西化的柳原或許也一方面彌補了流蘇對於新式社會的嚮往，也暗示流蘇以爲能藉此脫離舊式禮教的束縛生活，流蘇追尋的是一紙結婚證書的承諾。兩個人各取所需，各有目標地展開情感攻防，展開一場誰一不小心走錯一步，便會全盤皆輸的危險戰爭。

小說後半部出現真正的戰爭，反而是兩人感情上戰爭的巨大轉捩點，香港城的陷落推倒了牢固的心城，當戰火停歇時，兩人的感情戰爭也同時結束，不再是膚淺並且爾虞我詐的表面情感，打破了對立關係，轉變爲真正深層的相愛，建立親人般相互依賴的情感，結合成生命共同體，能夠坦誠相見，擁抱彼此。戰火炸毀了阻隔流蘇和柳原情感交流的內心阻礙，讓他們在牆根下遇見，讓真心觸碰真心，「鬼使神差地，我們倒真的戀愛起來了。」。

真實的戰爭製造出人性當中最赤裸脆弱的一面，即生離死別。面對或許結局是生死兩隔的考驗，白流蘇和范柳原終於選擇放棄了內心情感戰爭的糾葛，是戰爭成就了兩人的圓滿。

除了上述兩個層面的戰爭，還有一個隱藏的戰爭，它藏身於流蘇與柳原的情感攻防中，第六十七頁「火紅的小小三角旗，在它自己的風中搖擺著。」這面旗代表了流蘇與

舊傳統禮教的戰爭開打，她決定違背傳統，用脫序的方式贏得勝利，「一個女人，再好些，得不著異性的愛，也就得不到同性的尊重。」，流蘇要靠自己的力量掌控命運。但弔詭的是，流蘇欲達成的目標——依附一個可靠的男人，卻仍然是舊封建社會對她的期望，這是流蘇的自相矛盾、新舊衝突，不管她是如何支持新社會制度，她終究掙脫不了舊觀念給予女性的枷鎖。

（三）封鎖與戰爭所彰顯張愛玲的人生與愛情觀

無論在《傾城之戀》還是〈封鎖〉中，都強調了女性在傳統社會的地位和新舊文化的矛盾。吳翠遠是高級知識份子，活在新式家庭，照理來說，她應是擁有獨立精神的新女性，但面臨舊封建社會底下的婚姻觀念影響，被給予應以依附男人爲最大志向的壓力；白流蘇一開始便生活在舊式封建社會，而她骨子裡卻流露著一股對舊社會的反叛，堅持新社會的制度（或許流蘇對新的堅持是因爲前任丈夫的家庭背景），「我們可不能拿法律鬧著玩哪！」，不過最後她心中根深柢固的仍是舊社會觀念，女性應依附於男人的庇佑下。張愛玲是一位極有自尊的女性，她終生倚靠自己的能力過活，婚姻不減損她獨立自主的精神，小說裡描繪女性身處新舊文化的衝突，傳遞張愛玲追求的女性解放。

封鎖與戰爭都解開了心靈的枷鎖，封鎖短暫解放了異化人們的情感，戰爭解放了兩個情場老手的情感對峙。就故事的安排而言，這兩件事都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安排，若不是在同一輛電車上遇到封鎖，若不是呂宗楨爲躲避討人厭表姪的攀談，他和翠遠怎能啓動死寂的情感，讓思考再度活躍，刻劃一場從未存在的邂逅；若不是無情戰火在范柳原即將離開香港時燃燒，他和白流蘇怎能卸下各自的心防擁抱對方，由淺薄的戀人變成一對平凡但真實的夫妻。這些巧合製造出對的時間、對的地點、對的人，才構築成張愛玲心中的完美愛情，這完美愛情可能是一閃即逝也可能天長地久，但如此戲劇化的嚴苛條件，如何奇蹟般只能低頭祈禱它降臨，一般的戀愛是不會輕易如此美滿的，這顯現出，張愛玲在愛情方面

是個不折不扣的悲觀主義者，愛情之於張愛玲或許是可遇不可求，你有機會瞥見幸福的一角，但不能奢求抓住它。

結語

傳統規範和家庭親情的雙重排擠將流蘇推到寂寞的死角，逼得她掙脫鐵屋子的禁錮尋求活路，放手一搏，做個勇敢的賭徒；時空的停滯強迫翠遠去分辨眼前的真人與好人，看著好人活過來，又看著真人死去。封鎖給了翠遠一段從未發生的邂逅，戰爭給了流蘇一個看似美滿的平凡婚姻，短與長，愛情的本質最後都只化成一縷飄散的輕煙，「噢，你也在這裡嗎？」。

授課教師：楊佳嫻先生
醫學一 B99401035 汪玟儀

紅樓夢人物比較--襲人與晴雯的個性

高貴地位中有黛玉、寶釵兩個對比；在下層的丫鬟中也有晴雯與襲人兩種對立性格。襲人與寶釵相似，晴雯則與黛玉相似，襲人溫柔和順、識大體；晴雯性烈且自恃聰明美貌，心比天高、不容人欺侮，她心中另有一個關於高貴的標準，不在於階級高低，而在內心的高潔。

襲人偏重生活的起居照料，又有姨娘之實；晴雯則是寶玉的紅粉知己，她以高潔美麗的形象觸發寶玉的心靈。襲人讓寶玉認清現實的生存法則，唯有功利主義才能安身立命；晴雯讓寶玉領悟美是何物，在汙濁的世界中終將被摧殘。

這次我主要針對兩個角色的個性做比較，以下逐項對照兩人性格並舉例：

遵從規範與自然不羈

襲人基本上是順從禮節規範，但在三十六回，寶玉嫌熱，不願祝壽薛姨媽生日，襲人勸：「你怕熱，只清早起到那裡磕個頭，吃鐘茶再來，豈不好看。」看來她的行禮只是博得「好看」。十九回，襲人以返家向寶玉要脅三個條件，希望他走上正途。三十二回襲人見寶玉與黛玉親密，便擔心起他們會做逾禮之事，但最早與寶玉偷試雲雨情的正是襲人(第六回)，可見襲人對於禮的瞭解只停留於表面形式。

寶玉在晴雯發脾氣時，任憑他撕名貴的扇子（三十一回），最後兩人都獲得了極大的樂趣。晴雯的任性舉動顯出她的天真爛漫，她不受制於刻板觀念。第五十一回中晴雯為了嚇唬麝月，在寒天中只穿了小襖便出去，後來著了涼，寶玉還反過來勸她別鬧，可見晴雯比寶玉還更不顧後果。

襲人希望寶玉遵從禮教、考取功名，傳統的價值觀她奉為圭臬，但她其實不知這些規範的實質意涵，導致她常與自己的情感掙扎；相反地，晴雯的真性情雖引人側目，卻能真正做自己。

周全與靈巧

襲人盡責地做好服侍的角色，她專心於針線（二十四、三十二回中與寶釵一同做女工），並對寶玉鉅細靡遺的照顧：第九回寶玉去上學，襲人早把文具備妥在床邊等著，還對寶玉叮囑一番道理。第三十六回經寶釵一問，才知襲人在寶玉睡著後還在旁顧著，怕一種小到可穿過紗眼的蟲會咬寶玉。

五十一回晴雯受寒去看病時，大夫見她手上指甲有三寸長，以為她是大小姐，可見她平日很少做事，同一回中她還讓寶玉替她做事。雖然她看似懶惰，但五十二回寶玉將雀金裘給燒一個小洞時，晴雯還勉強拖著病體補好。

襲人照顧寶玉，或許一部分是爲了掌控寶玉、當上姨娘，所以讓寶玉有壓力而心生反感（第三十回中寶玉誤踢襲人，襲人有感覺到其中有故意的成分，所以心灰意冷，第七十七回寶玉對晴雯被撵，麝月秋紋卻沒事，懷疑是襲人在搞鬼）；相反地，晴雯對寶玉卻是散漫的態度，但她的靈巧卻讓寶玉激賞（第七十三回老爺要考試寶玉，晴雯假借有人跳下牆幫寶玉裝病），他們心性上接近知己，而不是生活上瑣細的照顧，所以雖然襲人做了很多，但可能還比不上晴雯偶爾做一件正中寶玉下懷的事。

八面玲瓏與理直氣壯

第八回寶玉爲晴雯留下的東西被李奶奶拿去，晴雯便直接說出，惹得寶玉摔杯，襲人馬上謊稱是自己滑倒砸了盅子安撫寶玉，襲人處世是八面玲瓏。

晴雯講話不饒人，連寶釵黛玉都吃過她的虧：二十六回中寶釵來怡紅院，晴雯便抱怨：「有事沒事跑來坐著，叫我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黛玉敲了兩次門，晴雯沒認出她聲音不放她進來，讓黛玉乾瞪眼。晴雯只要看不慣丫頭，便說要撵出去：五十二回墜兒偷竊，她便邊罵邊打她，五十八回芳官的乾娘賺了芳官的錢又作踐她，晴雯便忙著去指責。

後來五十九回芳官的乾娘向襲人求情時，襲人便無要撵她出去之意，襲人常常在做好人，她不願與任何人結仇，我覺得其實一方面是爲了維持自己的地位。晴雯道德意識強烈，只要得理便不饒人：第三十一回她直指寶玉和碧痕洗澡之事，第三十七回秋紋得了賞賜的衣服，晴雯便不齒地潑她冷水，第七十四回抄檢大觀園時，她以倒箱之舉激動地證明自己的清白。

順從與交心

第六回襲人即以身體交換使寶玉對他有責任感，三十四回中襲人告密成功，博得王夫人器重，她還向王夫人建議寶玉應搬出大觀園，爲了自己的前途，葬送二玉的愛情。晴雯心裡也喜歡寶玉，但喜歡是一回事，不苟且是一回事，第三十一回裡寶玉找她一起洗澡，她卻拒絕，她比較以交心的心態來看待這份純真的感情。

襲人想當姨太太企圖明顯且積極，晴雯也想，但她等待寶玉和她以彼此心中默契自然演成，五十一回晴雯凍著後，寶玉拉她進被窩暖和，邊拉著她的手，邊看著她雙頰如胭脂，但晴雯很快回自己的床上，避免發生情事。有時候壓抑自身慾望才能保全純真的感情，其實寶玉心中對她的高尚多所崇敬（芙蓉誄祭晴雯中），所以寶玉和晴雯比較偏向平等的關係，和襲人則是上下的主從關係。

授課教師：楊佳嫻先生
生傳二 B98610013 阮越琪

賢襲人 V.S. 勇晴雯

襲人和晴雯是最親近寶玉的兩個大丫鬟，性情差異極大，待人處世的哲學也大異其趣，作者刻畫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以細膩的筆法寫襲人、明朗的筆調寫晴雯，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性格。然而，我覺得雖然兩者有著鮮明的對比，還是有某些相似之處。

我比較欣賞襲人，所以就先說說她吧！第三回提到賈母因爲襲人「心地純良，克盡職任」，所以給了寶玉。她的「純良」是顯而易見的，像是盡心教導芳官、因勞煩湘雲針線而內疚，還有給香菱裙子，脂硯齋也說是「意極醇良」。但如只是如此並不足成爲寶玉身邊不可或缺的人，甚至怡紅院大小事情也都必須要她操心安排。她在做事上精細、伶俐，一手打點寶玉所有生活起居食衣住行，將賈寶玉照顧地無微不至；且處事又穩重，大事可交辦、小事不馬虎，因而受到長輩喜愛。

她待人和善、「諸人跟前和氣」（34 回），不頤指氣使、謙遜待人，因而「眾人是人前人後的誇獎她」（34 回）、連婆子丫環們也喜歡她，且「素日殷勤小心」（26 回）、謹言慎行，隨時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是否得宜，深怕得罪了人似的，像是第三十五回寶玉顧著和玉釧兒說話，襲人怕冷落了鶯兒便拉著她去喝茶，如此之類的事情不勝枚舉，由此也可以看出她在待人接物上的周全。

她的判詞中有「枉自溫柔和順，空云似桂如蘭。」的描述，這道出了她的性情「溫柔和順」，德行「似桂如蘭」。她溫柔可人、心思聰慧、善解人意，是寶玉不可或缺的「解語花」。她總是扮演著和事佬的角色，盡力於消弭紛爭，像是王夫人問賈環在賈政面前說了什麼時推說不知、賈寶玉生氣奶媽故意吃掉留給她吃的糖蒸酥酪時假裝肚子疼等，甚至有些委屈求全，第三十回中被寶玉踢了一下也忍痛推說沒事。真如脂批：「襲人善解忿（紛）」。

她總是將自己擺在最後一位，萬事以眾人和睦爲原則，是「頭一個出了名的至善至賢之人」、「原是久已出了名的賢人」（77 回），以致作者給了她「賢襲人」的斷語（21 回目）。這在第三十四回中她和王夫人的一番談話可見一斑，脂批「遠慮近憂，言言字字，真是可人」、「襲卿愛人以德」，體現出她防患未然的遠見和顧全大局的苦心，這是「無私自我的坦蕩無僞、從集體的群眾福祉爲著眼的大公思慮」，「德」字絕非溢美之詞，襲人當之無愧。

這些再再都印證了宋淇所認爲的：襲人之說話談吐，其出發點是爲人，不是爲己，所以說話很得體，層次分明，理路清楚，尤其是有真感情，因此能令人感動。真感情是指她對寶玉有著很深的感情寄託，凡事都爲他著想而非爲己，因而能說服別人，王夫人也說她的話「全是大道理」（34 回），她的深明大義在第三回中也有提到：「只因寶玉性情乖僻，每每規勸寶玉，心中著實憂鬱」。

而晴雯則是以美貌和心高氣傲著稱，形象十分鮮明：任性俏皮、坦白率真、性情

剛烈、火爆易怒、傑傲不馴、敢愛敢恨……，她可以說是最不丫鬟的丫鬟，甚至比小姐還要小姐脾氣。作者還給了她「勇晴雯」的斷語（52 回目），何謂勇？子曰：「惡不遜以爲勇者」，十分貼切。她從不卑躬曲膝，還經常耍性子，連寶玉都敢頂撞(31 回)，過於爽直而招人怨，快言冷語的犀利也常得罪人，書中就有「嘴尖性大」、「性情爽利，口角鋒芒」（77 回）、「滿屋裡就只是他磨牙」（20 回）。這些的描述。和襲人的柔順謙讓形成強烈的對比。

晴雯甚至有些「倚強壓人」、「恃寵而驕」，不太體恤下人，不似襲人謙和待人。她的判詞有一句是「心比天高，身爲下賤。風流靈巧招人怨。」王夫人就是因爲目睹晴雯謾罵小丫頭的狂樣子而心生不滿，鳳姐：「論舉止言語，她原有些輕薄」，王善保家的也說：「她仗著生得模樣比別人標緻些，又逗了一張巧嘴；天天打扮得像西施那樣子，在人眼前能說慣道，抓尖要強，一句話不投機，她就立起兩隻眼睛來罵人，妖妖調調，太不成個體統！」雖然其中不無偏見，但也描繪了她的某一種形象。

晴雯是外放的、熱情的、調皮的，然而較爲內斂的襲人也不是全然古板不識趣的，她也會和其他人玩笑，偶爾還會「淘氣」，像是裝睡引寶玉來同她頑耍（8 回）、調皮不開門（30 回）、捉弄芳官（63 回）等，只是不如晴雯頻繁顯著，她「柔媚嬌俏」。兩人也都對寶玉盡心盡力、誠摯深情，襲人是「如今服侍寶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3 回），晴雯則是熬夜「病補雀金裘」，令人動容。

晴雯和襲人的相似之處還有她們都十分心細聰慧且自信，只是襲人是賢慧、智慧，散發的是和氣；晴雯則是靈巧、聰明，渾身帶著一股傲氣。她們對自我的要求也都很高，襲人是「因王夫人看中了，越發自要尊重」，取決於外在因素，晴雯則是因爲自傲而感到自卑（階級）進而自重自愛，頗有不食嗟來食的骨氣。

她們的聰慧同時也體現在她們在人情世事上的感悟上，她們都嫻熟人情的處世智慧，只是有著不同的處世哲學和應對方式，襲人選擇順應現實，入世以對；晴雯則是不世故、不做作，不願迎合也不容人欺侮，如魏晉名士般不畏世俗，盡情展現自我。我欣賞襲人的進退有據，但也羨慕晴雯任情任性。一個是嬌俏卻有些世故，另一個則是驕縱但不失真率，玉兄何其幸哉！

參考書目：

《紅樓夢》。曹雪芹。聯經。2005 年
《紅樓夢人物立體論》。歐麗娟。里仁。20

不讓青春等閒過———99 年臺大國文課程創作文集

大一國文暨經典閱讀網站：

https：//ceiba.ntu.edu.tw/course/0f9e91/index.html

著　　者：大一國文修課學生

責任編輯：潘少瑜

執行編輯：楊國寬、曾肖儒

發 行 者：中文系大一國文教學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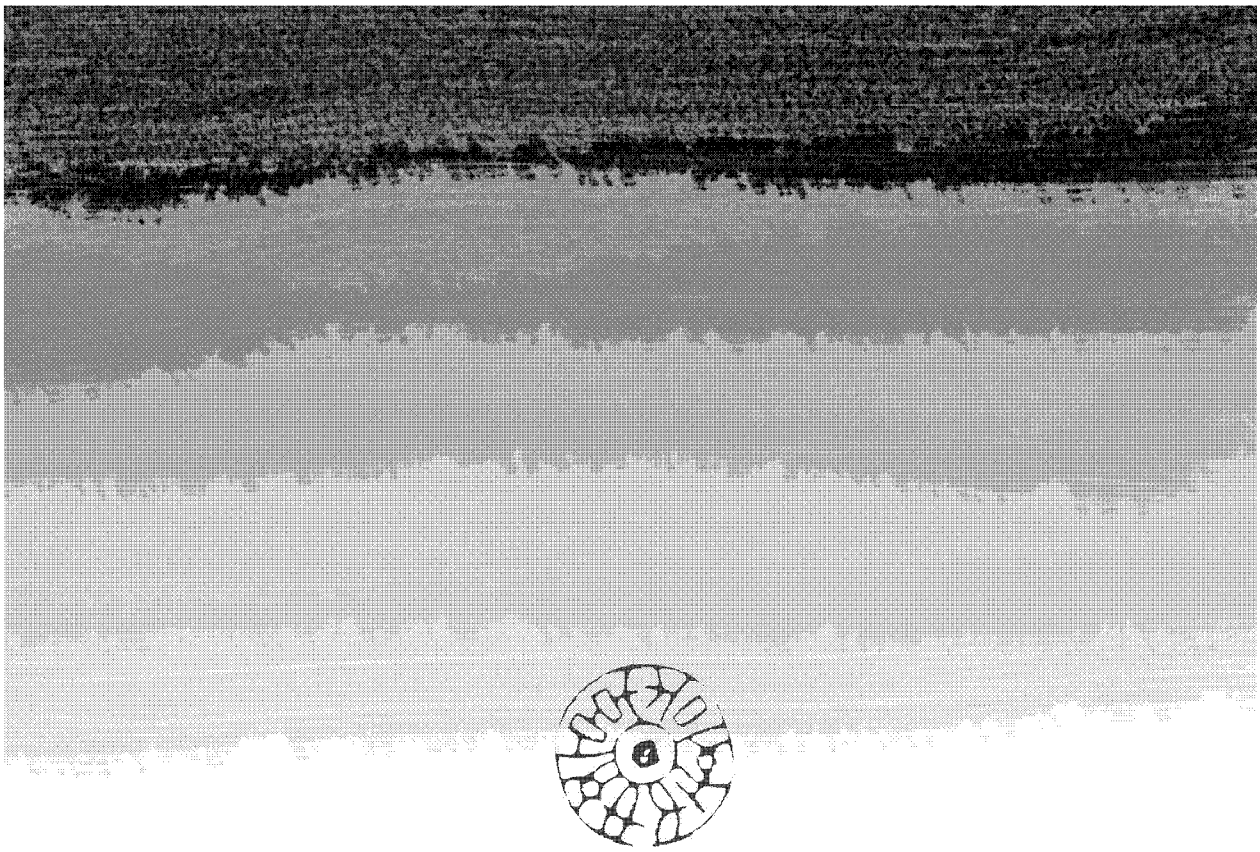
發 行 所：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文學系

電　　話：(02) 3366-4002～7

系所網址：http：//www.cl.ntu.edu.tw/

出版日期：2010 年（民國 99 年）12 月 31 日

（本電子文集版權屬臺灣大學所有，未經許可，不得翻印、翻譯或轉載。）



中國台灣系